

譚友夏合集



04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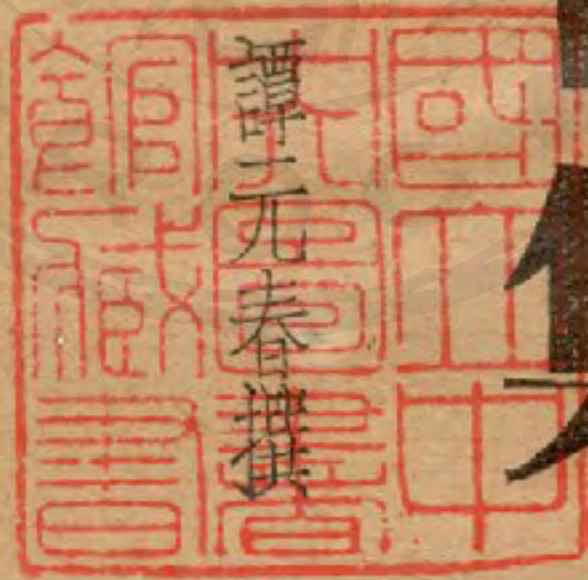






Faint red markings, possibly a date stamp or library identification number,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page.

譚友夏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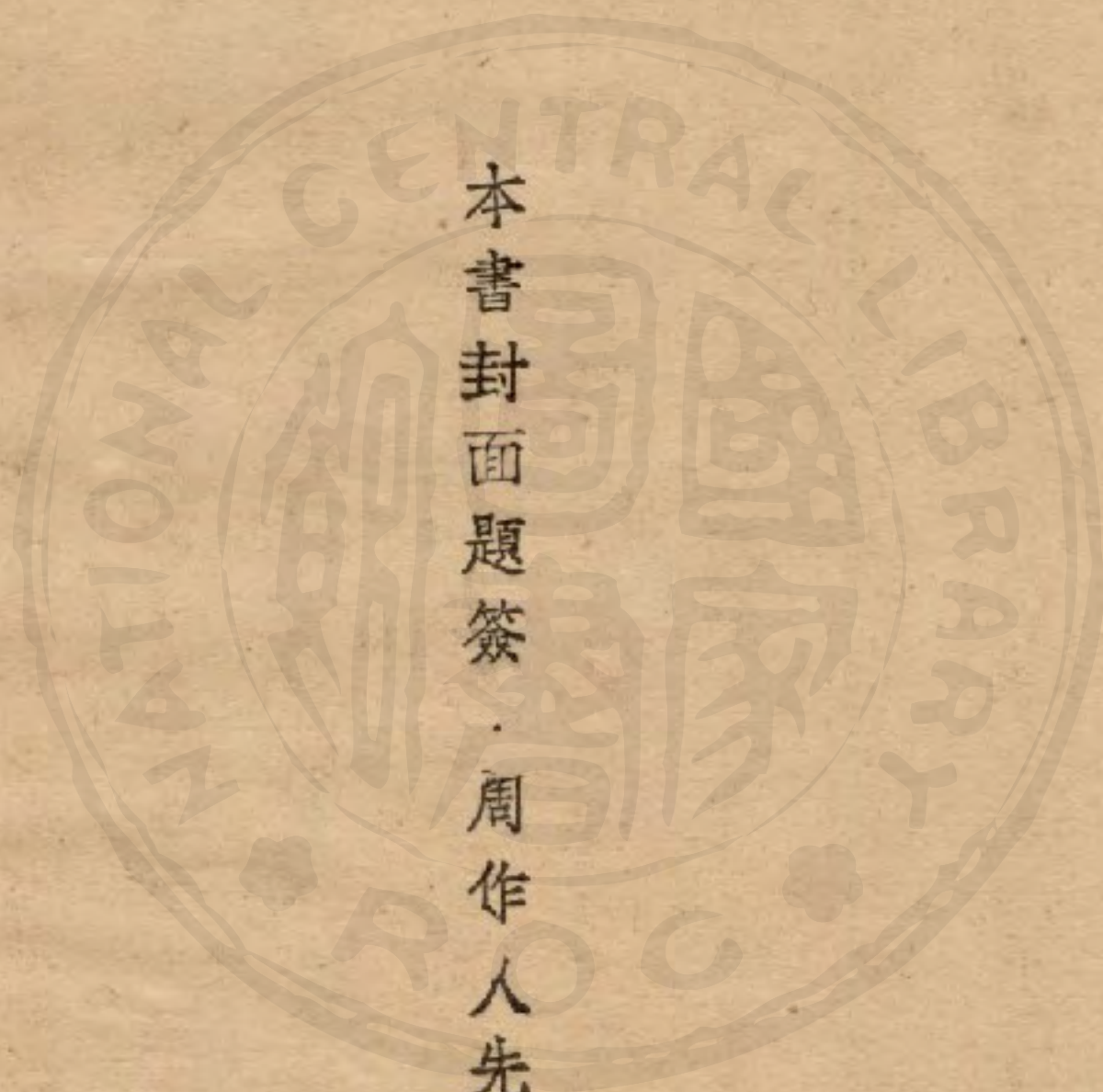


第一輯
第八種

據明原刻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 · 周作人先生



譚友夏合集序

海內奉譚子之教也久矣。澤亦寢處其中者十有餘年。而卒茫乎未有得也。輒泫然而傷之矣。澤少無文章之譽。獨欲退自循省。游衍情性。而又操作靡恆。不能專致其功。以敦進古今之業。故于詩獨便。遂暱而爲詩。然其爲詩也。不屏息矜盼以寵達于縉紳之前。不結社友以徼倖。夫騷雅之譽。不尋聲逐響以剽竊于時代之間。故宴閒習處。坦步安趨。日從事于所謂詩歸者。取其說以相覆。而胸中亦了了自明。獨愧筆梗才澀。不知其所措耳。于是以嶽歸堂諸本爲驛騎焉。句櫛而字比之。朝誦而夕吟之。十年以來。輒與雲子九一搜剔真隱。博通奧會。摩娑既久。徑路斯熟。或時有所去取。則互相傳觀。以驗其中之所得。無何而九一人官。雲子憂處。而澤亦擔簦走四方。升沉遐隔。趣志異形。不能時時有所論說。惟是蹤跡既定。青氈旣安。必出其所攜書卷。陳設几席。而是書者寯然獨存。故精神所注。點勘不休。遂覺前日之所解。今日輒不能解。今日之所好。又非往日之所可好。青黃屢易。闡別彌遠。有指示譚

子佳處以示澤。澤亦茫然不知爲譚子詩。猝亦不得其佳處。又不解澤之悅何意。私心誦言。異其一語二語恍惚似譚子者。或郵筒之便。足跡之至。以斯語爲贊。使親見譚子。進我於道。而又素恥未同之言。恐爲其所羞拒。讀其書想見其人。磊落自致。當不如近所稱聲氣者流。以媵阿附媚爲親己而悅之也。故端然自處而安焉。客有自竟陵來者。輒詢其得譚子近作多少。或得其起居何似。欣然以爲樂。今年遯跡聞溪。杳隔城市。高齋古木。助以良友。竟不知其身之匏落也。坊客見有攜譚子嶽歸堂新詩及鵲灣文艸至者。急賺一本相授。取而讀之。靈深之氣。響答高廣。質深之云。風發峻遠。耳目哀集。了無分屬。神魂栖尋。初不一致。道永而靜。志堅而清。眞研磨之藥鏡。豈丹鉛之摹悅也乎。乃合向所去取譚子詩以刻焉。使海內奉譚子教者。抽繹旣盡。新故相接。各得其所。自進而後。不敢妄以學譚子者誤譚子也。雖然。譚子之爲譚子。豈藉人以相明乎。澤妄庸人也。奉譚子之教。以覆己之所短者也。安敢不以自明也。癸酉初秋古吳張澤題于旨齋。

自序

比年寡作。然斯事洞然。以爲詩者探始助化之物。郊廟掌故。民人禮俗。可取而賴也。何預人事。今觀予詩。多至四百葉。有幾題無人姓字者哉。愧矣。愧矣。非但詩爲朽器。諒予亦古人罪人也。力素辦四言。吃吃未克。又嘗愛古樂府。深蒼冥隱。而止令小小駘宕之音。專此一體。能心安否。詩至四百葉。而所作詩。尙未有端。請斷自是刻。將上下四旁而索之。山高淵沈。而究之。于是有三告。告于帝。賜壽閒二十年。告亡父母。增吾慧。告一二亡師友。陰掣吾筆。使不得妄加點。則予猶今之可與言詩者也。

癸酉首夏朔元春書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一

嶽歸堂新詩

五言古詩

蔡敬夫先生賦寒河二詩見寄奉答二首

又和其來韻二首用呈懷抱

其二

其三

其四

光化舟中春熱奉懷老母夫人寄六弟元

禮

贈羅少司成師莫江

譚友夏合集 卷一 目錄

西山道中念馬仲良邀晤今日

觀裂帛湖

于司直邀入西山紀贈

西山還馬仲良以詩見簡復寄數句

長安得徐元歎詩有寄因送顧青霞還吳

門

周安期忽忽辭去

與譚梁生鄰寓詩

馬仲良邀餞同茅孝若賦亭臯木葉下

留歎詩別王六瑞作

爲葛震甫題幽閨人所畫野草

新化令陳鏡清予所刻寒溪六詩者也都

門得書感寄二首

其二

糴米詩乙丑六月十八日作二首

其二

蔡師亡後令弟仁夫遣問感答其意

甲子京師得池直夫書丙寅家居得書與

贈詩因寄之海上

武陵舟遇贈楊弱水先生

胡公占遊西山見予所題煙磬閣有詩和

答之

別鮑男卿寄懷劉同人

玉泉歸贈胡汝濟明府

穎川張同甫曾訪予都門萬福寺投詩不

值而去丙寅冬日閒居有懷始寄答此

章

龔母詩爲君路母賦

同劉濟甫橋坐

鄂城贈傅陵九郡尊初度

送葉敬君憲副

丁卯秋場前一日看童子買草鞋戲送夏

長卿兼寄韓求仲太史

贈李都諫座師

送閔同生還菴

小米弟四十感懷成詩

答許玄昭

周伯孔移家湖岳堂招集兄弟友朋歌姬

觀湘漲因具舟泛河遍歷湖蕩諸處下

泊萬樓鼓吹大作分韻記事得原字

負傅陵九觀察永州約至湘寄之

園中送劉子侗黃子城龍子霽臨歸舟

送王六瑞給諫還朝

百日詩哭仲弟小米作三首

其二

其三

祝釐篇送傅陵九觀察進表

送劉同人北學四十二句

置竹鵲亭將竟送李仲含歸

譚友夏合集 卷一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一

嶽歸堂新詩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古詩

蔡敬夫先生賦寒河二詩見寄奉答二首又和其來韻二首用呈懷抱

杳杳吳越路。從此門前踏。我歸欣有所。河光資伏臘。天陰濕素練。月上澗玉塔。雖曰流不返。林居有吞納。茆屋圍長隄。水火自相匝。溝池界爲垣。春流歸無雜。桐卉覆雞鳴。渡口聲颯颯。兄弟成鄰里。賓朋知老納。倚樹時不冠。人逢無拜答。庶幾桑者心。泄泄猶杳杳。吾師曰不然。大道明闢闔。

其二

異哉淘河夫。門斷十年橋。大夫始梁之。亦以寫陶陶。喧寂無成心。高懷若冰綯。可斷亦可梁。斯人德先昭。我欲志尙友。雜念隳其標。河水鷗所家。以我充乃僚。釣雪權煙心。耿耿貫晨宵。落葉知將生。落月知將朝。落翎知將毳。落岸知將潮。君子閉門深。百物稟榮凋。蘆荻性所堅。松柏脂所銷。吾師師此水。何以冥靜囂。

其三

寒泉亦此寒。寒山亦此寒。深巖閼靈化。蕭蕭反難干。河流周舍北。幽蹤已造端。自我桃能花。淵士時往還。緬將無競心。吐入煙物間。衣冠陳俎豆。蠢蠢寫人閑。非詠先王風。無以發其瀾。舟車不言勞。使令不言安。所難提攜人。數子咸達觀。物外生笑語。竹風吹肺肝。豈不慎威儀。我友聊相寬。

其四

欲隱先濟世。此意空蹉跎。仰彼易名叟。竿外不求他。臺池僅僕力。微具溪與阿。曾袖南嶽雲。投之東臯河。春杵雜鐘磬。緇俗相盪磨。誰結風雨歡。視此笠與簑。朴心良以一。毋乃幽緒多。弱柳亦有浪。古松亦有波。蕭蕭乃娟娟。懷君能不歌。我歌臨河水。河水流奈何。

光化舟中春熱奉懷老母夫人寄六弟元禮

最憐吾母愈。似人多病時。遊子歡出門。良由未經思。難言諸仲季。齋塾非遠離。母愛無是非。含哺卽爲飴。前欲向汝拜。忍膝恐淚隨。初向長安道。相戒勿苦悲。俗情不可同。聊以慰親知。鄖襄風土高。兼旱來牟危。鳩喚吐新熱。不爲春雨資。憶母身上衣。增損是其期。酌汝軒牖間。敬哉延涼颺。

贈羅少司成師黃江

嘗陋陳正字。胡琴集市喧。所以客京師。破寺隔頽垣。吾鄉羅先生。體氣如湘源。淡淡秋水月。分身注甕盆。君適爲陽城。我來作何蕃。北面窺高座。巾烏肅心魂。遭際成師友。絲毫皆君恩。班行喜深匿。皇皇誼我敦。逡巡未肯前。亦以見道尊。執經古所許。是日上公門。

西山道中念馬仲良邀晤今日

一路把君詩。過門不及訪。數月慕山光。展期未暇往。歎我事事然。後時多存想。楓柿紅高秋。微涼天氣廣。安能城中坐。徒受喧塵享。山亦喜人來。不聞罪今曩。君子物表心。豈不嘉空朗。

觀裂帛湖

行藻蘊水天。湖以潭爲質。龍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爲。喁喁如魚濕。波眼各自吹。肯同衆流急。注目不暫捨。神膚凝爲一。森哉發元化。吾見眞宰滴。

于司直邀入西山紀贈

相攜入秋山。與君見面始。人情重拜揖。脫略高雲裏。巧熟自相因。靜默翕靈詭。先引謁奇樹。再導踏芳芷。纈草香衣裾。約泉行纈底。升降君所司。虛衷聽起止。香山而能言。感君來君子。

西山還馬仲良以詩見簡復寄數句

不甚急君晤。良由平素深。反覺故識人。尙多速見心。故人急鬚眉。故心急高森。十年蘊形影。水月默相尋。譬如交隆古。未面始得欽。良覲今可遂。常恐洩幽襟。京師萬物早。菊先重陽臨。地寒拉使燥。易使花散金。杯酒涼秋天。漠漠山還吟。雞鳴見君子。我懷如空林。

長安得徐元歎詩有寄因送顧青霞還吳門

如何君形影。乃覺都城遇。我無山川心。致君車馬句。塵糞不敢道。累君失君素。一舟易江水。慈親有日暮。

貧養必以身。友尙可神晤。問我胡燕遊。我難答其故。面赤真無益。路窮行非路。含情送君友。愁心墮煙霧。

周安期忽忽辭去

此心向君驚。明日歸路多。颯如獨坐時。夜半聞鴈過。丈夫萬事左。誓莫嗟蹉跎。請看吳楚路。原不同煙波。君歸我卽歸。君聞驚如何。

與譚梁生鄰寓詩

南屏窺子齋。勝因窗牖透。湖上登我舫。奇唱發初遘。五年天涯身。再逢鬢及袖。我退君則進。胸中不可究。鈴韜與圖書。常若馬處廐。馬有出厩心。慨世將焉救。人生射猛虎。卽是依靈鷲。以我空拳人。雖勇不遑鬪。京兆試失利。丘巖離難驟。乙我而甲君。壯心拱手授。京城路易遠。卜鄰君先僦。月寒不能寐。門掩頻相叩。兩人何所語。耿耿菊香候。

馬仲良邀餞同茅孝若賦亭臯木葉下

秋風帶早寒。吹君鄰家樹。葉葉望遠吹。在君堦下遇。木與葉相別。飄焉墻瓦赴。颯沓散秋迴。非爲霜所誤。如何故人影。看作霜天路。是夕燈外菊。同心照遲暮。

留歎詩別王六瑞作

與君同井邑。升沉各在京。非緣今始合。結交難結輕。是年官騎馬。沙土飛冠纓。衝塵出破寺。肝膽吐可驚。長鬚怨遙邸。裹飯頻出城。宵夢與晨思。片紙走營營。青鸞月一隻。照柏舞鐘聲。安知故鄉遠。所有懷抱明。初秋

拜夕卽封事有紀經。笏影含希夷。君友一精誠。氣宜栩栩化。非但不爲名。賈生憂已久。原不在枯榮。還家郊樊寬。千竹水一泓。留數在君處。我尙力我耕。

爲葛震甫題幽閨人所畫野草

燕中草木稀。何人畫此草。自是幽閨人。無端發靜好。偶見上堦生。素筆向秋杪。毫素覓不及。閒心豫成稿。咳唾化野烟。未必由墨掃。觀者前世來。足令秋天了。

新化令陳鏡清予所刻寒溪六詩者也都門得書感寄二首

行住待終古。果得遇君詩。君詩如有覺。衝泉破壁馳。我適遭天幸。退卽告友師。數眼同一心。各口無兩辭。何必有故舊。此物真絕奇。曾聞峯與塔。飛飛自外夷。精神萬里來。豈人力致之。甲子春客燕。家以君書貽。得書寧不喜。心中反自嗤。可惜神賞意。機泄受君知。雲雨雖一物。常感雲生時。

其二

廉吏不願富。老吏不遑貴。持此太古心。豈能甘宦味。前亦有所聞。不免私相喟。歸耕性可伸。懷袖忠孝氣。時勢迫令然。非關人勇毅。大哉吾取法。蒿中一仲蔚。

糴米詩乙丑六月十八日作

獨飽看人饑。腹充神不完。我在凶歲內。不可謂旁觀。雖有家人糧。喜因賓遊殘。冬衣夏所用。出糴不爲難。糴谷糠粃力。饑婢催心肝。未若糴米好。八門旋作凜。米價朝夕更。人如饑鳥攢。富人與市兒。倡和作粘竿。安能

久不食。嗟哉立城端。

其二

六月望前後。稻花香過區。子粒未暇黃。益與初饑殊。令尹平其直。忽復閉倉庾。擔石空夜還。吾尙立隕途。由僧學道人。愛與其飢飭。一舟下蓮塘。相飽亦須臾。老衲慈有數。倒囊向予輸。反令僧爲檀。此意化妻孥。有弟不失養。瓶粟多私儲。君看吾饑時。何以不瞿瞿。

蔡師亡後令弟仁夫遣問感答其意

弟兄無各羣。師友非偏篤。不恨見友晚。但恨失師速。我師恨煙霄。其弟問林屋。殘驛乞馬來。悽然響僮僕。展書不敢喜。拜使先之哭。平生春草心。它鄉夢常綠。貽弟惟良友。未面意久熟。曾代鴈鳴渚。以答鶯啼谷。曾寄仁夫詩先生代答四首。此意是何如。皓首當交勗。

甲子京師得池直夫書丙寅家居得書與贈詩因寄之海上

奇人住閩海。日月出其門。白鷺兼鳥湧。吟嘯相崩奔。玉屏太古色。手自劈雲根。雲斷損怪石。文字補無痕。萬里尋儔匹。只如越陌存。會面非所急。親舊安足論。念我亡師友。無日不聲吞。真宰逃無處。皇皇收心魂。靈秀傾人命。徒令拙者尊。與君暮相保。進以大道言。浮丘遇安期。所談近蒙昏。世人風煙下。一笑焦螟喧。

寄鄭別駕吳君

文人作郡倅。世爭歎輻輳。豈知學道人。亨屯任運妥。舉世戲相逐。有如男女贏。甘爲青裾婦。寧羨佩玉璫。

滙中三府齋。少時半年鎖。衙西通曠園。塘小鑿未果。日見過牆鹿。啣草斜陽彈。憶君是時步。如與相右左。但以我知君。因覺君知我。彌天習英稀。遙遙存碩果。

武陵舟寓贈楊弱水先生

客心寫空江。客蹤愛孤牒。瑞人與神士。自賀得梯接。中丞風義高。蕭遠歷多劫。大道萬物母。實心真宰血。昨日識鬚眉。十年勤齒頰。相見欲致辭。忽墮無可拾。君適閒一郊。丘壑入匡燮。高樓收眺聽。目往圍紅葉。繁霜落不及。妙容恣滄獵。

胡公占遊西山見予所題煙磬閣有詩和答之

巖墟不可盡。煙嵐向夕通。坐臥碧岑上。星辰立燈中。香山宮闕心。趨與百祥同。僧嬾不廢磬。鳴磬如幽衷。天半行筆墨。杳默存遙蹤。用我手蠢蠢。映汝目熊熊。吟嘯落人世。曲折亦從風。佳句裂帛聲。疑經湖水融。始知高下際。曠士收厥功。

別鮑男卿寄懷劉同人

劉生五年別。不謬劉生意。約略心口間。常有男卿字。男卿會漳卿。久亦成良友。又愛劉生字。日在男卿口。野菴立東風。柳色牽腸去。告別車馬香。音影滿君處。我寄劉生書。自喜常飄泊。飄泊固人心。無復友邊薄。

玉泉歸贈胡汝濟明府

胡公才卓然。惘款作良牧。許我王粲流。登樓共游目。日愛清漳清。不愛曲沮曲。時雨散櫟林。好風吹鬼谷。

度門八十老。僧中號耆宿。萬事皆健忘。尙知誇佩犢。我再游玉泉。泉寺易風俗。肥僧對蔬豉。不遭輪蹄辱。笑問何由然。公至洗腥毒。智者戒非常。潛夜授壯繆。再來事有之。塔級數應熟。

古意寄懷美中以實兩黃子

苦念兩黃子。貧居浹上川。川光日以碧。貧居日以妍。茶香午夜甕。魚肥深秋船。各自懷金錫。時多重貝錢。寶爾布褐囊。寧不厭人憐。我亦有弦朔。念之不能眠。喬木既易朽。藤蘿相歲年。藤蘿自可古。慎勿荊棘纏。寄語兩黃子。斯言或其然。

穎川張同甫曾訪予都門萬福寺投詩不值而去丙寅冬日閒居有懷始寄答此章

古晉不可追。正響謂孤調。雲水散杳冥。永日不彈妙。小室綠燈影。自將朱絃照。憶念平生友。宜用寂寞報。曩客春明門。塞默中浩浩。盛世四民外。別自有無告。汝陰張氏子。萬卷不圖效。奇蹤無貴游。訪我申所好。荒寺苦難逢。一去成遠道。天寒雁鷺多。野水自移釣。

龔母詩爲君路母賦

龔子齊憶忘。自念其母苦。冰蘖如薺甘。難哉母兼父。孤貧表弘慈。挫鍼日夜輔。敝帷暎隣光。誦讀聲出戶。有檄可捧時。投淚思纓廡。何以報爾親。勤慎用相補。

同劉濟甫橋坐

種秫常薄收。嗟嗟綠尊淺。子適斷盤辛。雖飲不至酒。霜月沒深溪。林逕互隱顯。端坐想十年。村春送寒犬。

相傍良夜深。褐中珠玉煖。

鄂城贈傅陵九郡尊初度

人生本在直。又以勤不置。古語矜昔聞。之子得其意。離堆山下月。月心照高致。文士羞自了。起而去爲吏。膂力人方剛。骨體天無媚。小戟楊馬才。安就龔黃位。來守武昌日。江魚價騰貴。些些水晶鹽。便足知宦味。問君今幾齒。生我遲暮愧。四旬公始滿。蹉跎我過二。公曰且無論。脈脈笑相視。

送葉敬君憲副

陶公心問影。莊子夔憐虵。茫茫海水際。可以悟成連。西安葉夫子。憲郡二三年。作述如古人。非獨龐眉然。談經七城肅。物物中和宣。一語流州黨。競綵兩俱捐。高坐飯寒士。庭空人吏眠。我栖林廬遠。水木托丹鉛。覲面成私淑。心耳自覺圓。洗伐苟能盡。安用毛髓全。今聞君去郢。始一摳衣前。大人見傾筐。野人譌扣舷。無隱固如斯。江雨桃花天。

丁卯秋場前一日看童子買草鞋戲送夏長卿兼寄韓求仲太史

前步別蒼川。悵君後步至。紆紆楚場前。帆過君投刺。蹤奇或往生。心驚如殘寐。高言吹江天。秋熱散荷芰。詩書久無益。賴君增意智。諸生好藏身。略帶田園戲。爾舅家弁山。十年無一字。麻屨見試官。不可謂憔悴。江漢秋水流。舟遠各獨醉。

贈李都諫座師

秋桂馨一山。孔子爲春風。魯有無字碑。古色照鴻蒙。能使物我深。不由滔滔終。採木梗枿鄉。兼以涉芙蓉。風雷雨其腋。星漢變爲瞳。神鬼聽燈火。愧用疵愚充。萬夫堵而觀。三歎試官公。嘉賓不敢當。所喜芭從雄。誓載車馬後。保此箕釣躬。

送閔同生還茗

竟陵生桑亭。吳興明松雪。我留茶外思。君補畫中缺。吾家盛池塘。芳草芳不絕。入君幽夢長。舟盡添車轍。各蓄鷓鴣心。春風浩將別。

小米弟四十感懷成詩

吾弟亦四十。歲年催我深。巾裾棄如屣。醉來聽兄吟。兄吟有哀樂。弟醉無古今。古今只一夕。胡爲不浮沉。失足入世場。剝腸露文心。當我刺促時。羨汝正披襟。各自有二毛。莫向快人侵。始知愛用老。一快生光陰。

答許玄昭

高翔無可墮。弦驚快林藪。必待聖明出。被除謠詠口。君治三戶民。我是十年友。背人酣秋光。紙駟愈郊走。溟滓隨手穿。渾洞徑情有。私度如是人。給札宜左右。且抱釋之心。濕飲黃州酒。廓落忘嶮巖。焉復記某某。閒當排宦闈。夜坐噴問斗。

周伯孔移家湖岳堂。招集兄弟友朋歌姬觀湘漲。因具舟泛河。遍歷湖蕩諸處。下泊萬樓。鼓吹大作。分韻記事得原字。

空湘待春雨。薄旭照湘渾。卜築聚風騷。魚鳥入高門。堂幽宜晚坐。舟事沿芳蓀。欲知所歷妙。信棹覓溪村。柳絮點濁醪。野香行岸根。小灣水夜夜。前者渴平原。勿謂湖岳遠。厥勢如吐吞。一醉古人到。重游安可論。

負傅陵九觀察永州約至湘寄之

瀟湘易含愁。琴書不暇暢。弱纜牽春色。迢迢安能上。徂冬拜公書。永齋收輿曠。樓檻入高煙。遠江充騁望。展書心目迥。學射身手壯。聞此空躍躍。郢哀如疎放。夜夢武昌城。曉看潭水漲。離別有舊恩。三歎釋筇杖。我知紫蓋心。嶽雲無背向。

園中送劉子侗黃子城龍子霽臨歸舟

伐木理殘舟。秋水緣篙漲。旱餘留春聲。氣敵歌喉上。厭君歸明朝。愁心何處向。

送王六瑞給諫還朝

秦歸不幾見。一飲卽成愁。聞君新亭高。延結河上鷗。我邑陸生奇。貴不在王侯。酒茶無去取。涼心香夜甌。吐肝撒籬壁。憂憂鳴好仇。坐兼壞色衣。磯專新羊裘。僧漁我輩物。君胡在中洲。側席者何人。將伯意孔憂。能不舍此去。明良相與酬。穀洛于焉靜。機槍久矣收。托汝非一端。予其甘荒丘。

百日詩哭仲弟小米作

今日是百日。吾弟去不返。霜鴈稀一行。參差不覺遠。達人在世間。爲樂猶未緩。有子不常教。何怪身名嬾。駢馬愛疎直。禮法駕言晚。坐非心所篤。肯令杯行滿。羨汝未及終。哭汝聲已斷。騷騷北來風。手寒遭袖短。

其二

今日是百日。切切復唧唧。兄拜而弟受。下跪匪家吉。酌汝以美酒。是汝手種秫。愚者憂水旱。豈憂壽命畢。爲樂雖及時。膏絕燈無術。兄弟四五人。剗心事紙筆。

其三

今日是百日。孟冬望前日。不待齒髮變。人生安可必。肩隨振衣裳。顧影驚疎密。弦朔爲人設。何爲向汝疾。富貴不可待。友愛事未實。別汝百日後。白髮雜然出。

祝釐篇送傳陵九觀察進表

瀟湘我舟返。永衡君節駐。同此三戶內。各在一天住。頗怪祿食人。爭粒如雞鷲。仕踪無近遠。坎坎恥餐素。土僻見古心。朴散君常怒。朝與山光朝。暮與奇書暮。蒼生有苦樂。願爲宣室吐。虎拜趨承明。明德天所祚。君志已清虛。難匪在疆固。曰臣自楚來。楚人香一炷。玄后與祝融。匪勉山壑赴。岌岌藩臣才。陸離佩寶璐。欣此日中時。默用葵心付。白雲滿蜀天。紅雲滿燕路。行矣投君親。車輪愛沙霧。

送劉同人北學四十二句

麻城山谷怪。歲產龍數百。人面龍鱗瓜。脫衣欲驚擲。如雨隨風雷。如湫養窟宅。不受造物鍾。離離窮幽隲。詩書咽卽吐。夜鍊惟精魄。忠敬隘日用。不能謝風格。孤可子瓢笠。野堪濕襪袂。娟然繫人處。嫵婉思向夕。不知妬者非。反覺愛者窄。破帽訪小廬。林垌羨我闢。未仕先辦隱。許身一長策。理舫掃苔閣。欲示性所癖。歌吹發憂

患情似官遠譎。去負一卷文。徒步作燕客。失意走踈踈。氣平不可阨。楚場鬼遮燭。貧賤生戈戟。願入橋門觀。高聲讀邕石。大學數百人。睜眼看珠璧。雄文寫磊磊。宗廟護手跡。莫向露才人。把盞賣肝鬲。沽有一斗酒。半醉充奇隙。

置竹鵲亭將竟送李仲含歸

春深草木一。青綠被溪涯。野香不辨名。鼻慧渺無遮。穿池爲亭基。修竹四交加。筠籟有鑒別。好惡在心遐。二柳老奇材。當亭資歎嗟。待此級可登。琴書曜如家。所須攜手人。日與穿谿笳。惘惘聞君往。別心未萌芽。自歌蕩舟去。餘音焉可拏。

嶽歸堂合集卷之一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二

嶽歸堂新詩

七言古詩

喜譚訥菴持新詩見過予將別之入都

題別李漱甫酌甫亭子

鄴中歌追和鍾伯敬

香山碧雲寺施朱魚歌

同袁田祖客燕贈之以歌並懷令弟述之

葛震甫洞庭詩人索米久不遂將別感賦

劉季龍簡討庭上看舞刀歌

憚道生以畫見送並出張葆生顧青霞畫

同觀

送五弟正則會試

桐臺歌

楊修齡先生生日歌

喪鍾蔡二公得陳鏡清書感答之

寄懷文汝止

青溪春雪引

鄂城呈傅陵九郡伯話舊

徐公穆過訪後南遊不果復同舟自夏口

至漁泛泮始別作歌紀之

將到青溪同周汝璞雨宿山家

劉濟甫自江夏至吾里讀書授徒與舍弟

遠韻師席相望予身往送之主人以三

鶴見送濟甫有詩予亦和歌

監軍沅州使君陸公景鄴三山擣苗以紀

事十六首見寄索和壯之作歌

奉和座主李太虛翰林黃鶴樓放歌

寄孟誕先初度時在蘭陽

十月十日篇寄壽楊修齡先生六襄時巡

撫三邊

敬夫師易名祭葬後未卽入閩展拜傷懷

作歌寄仁夫兄

後迎匯兒詞

早春老蕩子行

老蕩子失意行

潛刻右丞墨蹟有歌并引

譚友夏合集 卷二

嶽歸堂新詩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七言古詩

喜譚訥菴持新詩見過予將別之入都

老人咄咄良可怪。日犯天忌身猶在。越陌度阡問梅花。天意如此翁自愛。七十老人窮寄食。好詩好友嗟無力。徒步送我沙塵去。歸向鶯聲失吟處。

題別李漱甫酌甫亭子

李家亭子兼豐嗇。原田陂水私相得。惓惓欲盡魚鳥心。隣家竹柳來弄色。君亭直作我亭看。下上河水分一寒。讀易讀莊不礙人。亭間君朴儘可安。車馬塵中乍分影。夢君兄弟燈耿耿。春深夏首鶯離乳。簾外斜月村邊雨。

鄴中歌追和鍾伯敬

北風吹漳漳水明。落日照人心不平。渡口望臺指飛鳥。觸撥從前情杳杳。英雄作事無可隱。恥將仁義換

紅粉分香自是平生事。試想高臺爲誰置。磊磊瑣瑣本一腸。雄心柔骨無短長。銅爵下令少愧恥。怒擁如花看流水。臺上女兒多不俗。魂歸片瓦硯光綠。

香山碧雲寺施朱魚歌

碧雲池上金鯽生。不網不罟邀天成。饑來未敢食螻蟻。時過高僧梵咒聲。一生弘慈仰來客。出入池上此心迫。如袖餅餌慰嬰孩。來亦不忘投不擲。餌上餌下浮片片。大魚小魚暖水面。明知人有佛天心。忽聞人語翻不見。池定餌消我徘徊。明朝自有給孤來。

同袁田祖客燕贈之以歌並懷令弟述之

遊燕常喜逢楚人。喧寂多與君相親。西山數日城數月。領盡烟嵐與埃塵。烟嵐素有山靈舊。埃塵甘爲君受受。以實酬名忌不生。因文生質君善救。時衰相對抱膝吟。勸君勇智貴深沈。丈夫事不必由已。羸糧躍馬君留心。君家六弟與我好。常願同君幾人老。可記當年過竹谷。累劫慧人坐一屋。

葛震甫洞庭詩人索米久不遂將別感賦

君先來。我先歸。塞報臥衾霜報衣。有營無繫住長安。識君者多知君稀。長安宮闕上虛空。疋馬一人孤吟中。偶然古句銘周鼎。有時花底活秦宮。我過君來寄幽賞。陰鏗李願私來往。聞君酷價較米多。別去久客儉如何。

劉季龍簡討庭上看舞刀歌

燈影與月爭微茫。堦間塵靜添薄霜。主人奇不但文事。呼童舞刀刀割光。一童雙臂如蛟纏。兩童蹴蹋身手強。沐金浴火刀欲吼。颯颯月響秋吐芒。我欲飲時舞亦迴。素魄挾霜紛下翔。鷄既鳴矣冷相看。歲筵鑰起天欲明。青鞵青笠我不辭。君用世人宜徬徨。他年期我深山裏。世平僮斲刀沈水。

惲道生以畫見送並出張葆生顧青霞畫同觀

君不同去攜畫去。峯光剡剡雲絮絮。如從天半插江根。又如疎林卜深處。自知君非失意人。杯停香歇縱冬春。一片心想行空碧。濛濛寒河霜月神。霜上林時月下島。張子顧子畫蒼浩。

送五弟正則會試

誦讀之暇兼力穡。廿年兄弟聚喜色。今日臨岐難盡言。但汝動念兄在側。霜中入燕我返扉。風塵化人九化衣。汝到長安自知之。莫使榮出輸賤歸。長安歸來如女處。縱不得官笑迎汝。

桐臺歌

此桐移植八九年。初在庭次已聳然。地靜土疏風露幽。槐柳凡材莫得先。森鬱上枝下枝疊。離奇左枝右枝穿。日午微暉學斜陽。朗星數點漏殘烟。勢似未骨巢鳩鶯。意向高人克屋椽。覆土築堦經營少。便來坐哦賀居遷。昆弟緇俗懶上堂。喜登靈臺過東偏。惠施稿梧吟想久。陶叟庭柯眎昧專。西桐三株氣未敵。去年一樹折風顛。莫更爲臺受苔蘚。留與踈雨滴涓涓。

楊修齡先生生日歌

神仙中人我聞之。乙丑孟冬見其人。含胎本在山水裏。下床卽與烟嵐親。有子經世李長源。其先高隱鄭子真。古之人乎君孰是。輞川香山或其倫。對之三日舌本強。自顧片片如飛塵。亦云鷄犬有仙分。叨逢龍象則佛因。焚溺溝前不得救。縱君郊原與松筠。拜石焉取具袍笏。捲還只留霜月輪。霜月如水照丹壑。十月十日崧高辰。

喪鍾蔡二公得陳鏡清書感答之

連亡知己心惻惻。君又遙遙不相識。日月日月逐飛光。晨星獨有天明力。梅初開。雪亦至。感君書來夜夜醉。官况世事何足問。新詩細字莫顛顛。

寄懷文汝止

我行青溪就孤往。笠與飛鳥爭方廣。此中有路入西陵。欲去難去忘俯仰。念君燕寺結情親。含情始成孤往人。

青溪春雪引

入山看山養毛羽。古泉飛作一潭雨。曉起山靈幻巖壑。吹雨作雪融膏乳。亂烟斜霧封羣岫。添寒着豔心如畫。不知何峯有樵逕。青帝縹緲龍女瘦。萬白光中分翠微。其中新柳碧依依。山家拄杖撥春麥。田禽饑出肩輿飛。鬼谷相迎吾不往。洞口雪花大如掌。

鄂城呈傅陵九郡伯話舊

此來始覺江漢流。重喜洲上芳草稠。子子干旄先寒士。我聞今之太守古諸侯。天下根本在郡縣。二千石好何必憂。野人久矣如禪蟲。蜀中師友心苗苗。亦知奇絕願相商。十枝菴外藕花香。

徐公穆過訪後南遊不果復同舟自夏口至漁泛泮始別作歌紀之

天下奇士皆丘壑。徐生一事十年諾。峨眉古雪心到今。長安秋月影如昨。長安月甚好。結交無草草。神靜不歌寶劍篇。道在羞誇致身早。徐生買舟不買車。竹塢蘆岸尋我廬。家在天涯心在友。此行渺渺去焉如。園丁小摘婦脫粟。藕花塘邊野燒燭。桑麻久不見奇人。暫停犁鋤相款曲。喜君往江南。霜楓夢亦酣。送君指夏口。草色波上守。出門千里萬里思。逢人一步兩步忌。始知兩人胸懷間。好古未掛干謁字。挽君上鵝磯。閨闈有寒衣。秋滿楚天去不得。送君行又君送歸。秋氣悲。秋聲急。心眼俱明古人出。揖君且謝遠遊冠。正值貧家秋熟日。

將到青溪同周汝璞雨宿山家

行近青溪猶夢溪。溪鳥出溪數里啼。主人細雨自同心。濕雲下山松桂低。雨不停絲嵐新飾。灑灑怒增空崖力。明朝新霽猿出迎。昨日緇流探消息。

劉濟甫自江夏至吾面讀書授徒與舍弟遠韻師席相望予身往送之主人以山鶴見送

濟甫有詩予亦和歌

琴書遠鶯紅雲耕。日擁一卷如專城。五經蟠胸師道榮。燈火待旦蓄奇聲。主人堦前鶴煢煢。羽雖可鍛氣肅清。舉酒贈我出籠鳴。縱之千桃萬竹行。我今捕魚以爲生。依塘飲啄無經營。有弟如君潔哉真。兩座皇比人

所驚。褐珠囊壁對崢嶸。伴君能使鄉夢輕。我攜鶴歸林霜盈。

監軍沅州使君陸公景鄴三山擣苗以紀事十六首見寄索和壯之作歌

前年戰蔣義寨。今年戰馬鞍坡。斜倚雕鞍西風吹。短旌秃袖自度河。兩度河。十踰山。鞭指扇揮獅子關。叩鞞泣諫懦可哂。出人不意我常閒。亦不攜烏合士。亦不攜部伍兵。令嚴氣決馬半棄。二十九人健無聲。賈角山何高。捫葛披榛冒戰袍。監軍一登溪瀼瀼。二十九人相向刀。苗人未死膽先死。咿嚶不得丘壑委。血殷刀瘢火燒穴。人疑此軍雜神鬼。公曰神鬼我爲之。曉入匣斗夜不知。一騎前馳九騎突。快刀亂切人如泥。更遣中軍奮。苗鼓聲震水塘苗無主。人頭纍纍克負載。來獻公前自起舞。公爲何人曰陸公。欲拔人出烽火中。借問將軍安在哉。金樽豹褥門未開。

奉和座主李太虛翰林黃鶴樓放歌

吾師吾師真絕奇。西風捲山山盡夷。曠如奇雲生太清。快如烈日破流澌。吾師不可及。胷中萬里手底一。卮李供奉重來。回道人再期。江漢日與黃鶴流。倒蒼寫碧成風儀。江不可測。漢不可窺。似疎實密。光影離離。夙生恍記靈山會。此日爭誇芙蓉池。我生四十常落羽。彈琴種圃甘如飴。鬢有星星意何蚩蚩。良友將盡。惠我以師。我今自賦北山移。魯蜀兩夫子。鐵網同此珊瑚枝。潮痕相及。鏡照無疲。平生最重一人知。吾師吾師真絕奇。卷阿車馬。載驅載馳。臨牖欣然。各慰調饑。登樓不復見古人。師弟如此。古人何爲。鸚武洲邊空青草。沅湘澤畔空香籬。楚屈俱左。曹禰一悲。應輸今日獨賞時。從今以往。無復路岐。下拜丘與壑。負愧良在茲。吐肝事人。迴筆

生姿晴川颯颯白雲吹。奇矣哉吾師。

寄孟誕先初度時在蘭陽

初逢采石看殘雪。十七年來光照徹。吐心吐膽作知己。許爲佳士意不屑。我驅瘦蹇君揚鑣。子歌唾壺予擊節。鬢各蒼然天涯散。向時顛狂如煙滅。老筆奇放長安驚。可笑廣文腰猶折。昨入江城逢女士。記君生辰歎離別。同是西菴拜佛人。寶劍似冰斫地熱。

十月十日篤寄壽楊修齡先生六袞時巡撫三邊

十月十日崧高辰。欲往從之無主賓。是年先生在西秦。弓矢節鉞辭楓宸。帝目送之語諄諄。眼是是人淨烽塵。先生自許管樂倫。有君如此寧顧身。匣中寶劍吼到晨。隴水鳴鳴車麟麟。貔貅十萬如家人。僕射父兄嚴且仁。邊酒夷歌取次陳。各賣釵釧市醪醇。先生羽扇白綸巾。終南山色照錦茵。賤子一卮不可申。他年汾陽聲伎新。我亦張仲孝友人。桃川無歲無花津。

敬夫師易名祭葬後未卽入閩展拜傷懷作歌寄仁夫兄

我生有願誓當了。櫻笠入閩拜阡草。祠宇肅肅國人哀。我亦隨之奠芟棗。有弟有弟吾兄乎。安得同居以終老。荒燈殘磬隔遠天。孤忠奇志跡便掃。安得日把士龍手。敘述生平送懷抱。半擅秋祭聖明知。兩字謚典史氏討。信是兄弟同心人。喜無書走燕京道。石火忽忽眼中飛。自公逝矣吾潦倒。書不忍讀蘭已衰。名未及成營先稿。新文一卷向誰看。冥默焚之用自考。

後迎匯兒詞（有引）

吾弟有孿子曰匯與浦。予既已迎浦而子之事已在戊午臘五矣。天啓丁卯之暮秋。予以聞慈氏喪。自鄂奔還。凶吉受於旬月。措身無所。心自糾盤。骨肉之內。一過其前。皆如地獄變相。從兄諱元龍者。死而無子。有遺命以酒爲後。予不覺有感。此二子自我主。離胎性割。破如亭臯葉。落因風遠近。不識故枝。乃堅留匯不許。而出五弟子。筍爲之後。仲冬八日。我母柩遷。因以是日告廟迎匯。匯與浦復得聚一處。予自笑。乃似喜多子者然。生平於嗣息不復厝意有無。雖不願效達人之言。而性不可化。常如不飲酒食鹽人。亦竟不知酒有何佳。食鹽亦復何堪。蓋予生平無他畏。畏束我苦縈我。不得暫動。今迎一子。復迎一子。乃又似市苦購累。用繭自縛者。他時噉噉。然悲我而聲加疾。容加蹙者。儼然二子焉。婚友常情。偶爲無子有子之談。以私幸逝者。則又似今日者。亦汲汲然謀此爾。嗚乎。愚豈至是哉。予每每動一念。卽思有以行之。初動念於雙生。以爲天將駢一拇貽我。十年之間。兩小各屏。寢食師傅。各有出入。不自記憶。爲同胎兄弟。又以是動念觸事。便發人天願。併獲有二子。每見共牢而食。比硯誦習。面目無別別。以衣履亦間爲之一喜。私心止於如是。偶一日命二子名。匯名笈。字只負。浦名籍。字只收。謂只可負吾笈。收吾籍耳。予又自笑。誰謂予不愚者。予生平讀書專一。遠不如鍾蔡兩公。涉筆圖史。常多紕漏。本無足傳。卽有可傳。正欲使殘帙斷軸。散去人間。或遇高邈之士。流覽一過。自賢於凡下兒孫。陳列終身者。予豈不知而令之芸蠹爲。予聊以命名爾。作後迎匯兒詞。

弟先兄後胎重換。剝駁造化割昏旦。孿子子我亦有天。世父父爾誰作瀾。我自人間離奇人。掀浪海中我笑看。豈必樹樹接有花。常見葉葉落忘幹。泉眼飛布無時休。我聞汲井聲常斷。田園書籍莫悵悵。奉身告畢似可散。透膝且教十年讀。屈指惟望兩家爨。借問此意欲如何。堪相對語歌酒半。

早春老蕩子行

牆頭柔柳東風拜。山闌花作幽情賣。夜聞鬼哭鬢絲中。抵碎青銅思家敗。腕脆不能事弓矢。神慙恥令學機械。仰天不笑太憨生。薰籠香噴犯嬌戒。昵昵側側度天陰。捋鬚許嫁表知音。人生一熱不足道。君但記取初夜心。

老蕩子失意行

學拈同心教人結。帶斷續繩繩中絕。今日宛頸明日飛。怪風雜雨鷓鴣別。東家兒郎癡過我。年少顏朱心未妥。偶奪鸞篋隨手驕。小姨參差阿母左。道心孤耿此際申。十日光陰如烟塵。枕畔衣裳不着體。喔喔鷄鳴思古人。古人招之不肯至。持鏡照我眉無翠。空知年貌不知好。燕子樓頭亦草草。

潛刻右丞墨蹟有歌（并引）

王右丞維。因其父官司馬。徙家汾州。然實祁人也。我明萬歷間。祁閻氏築宅。忽地陷。得骼。視宛然。中有甕枕。枕上有剔銀燈詞。乃右丞夫人聞金泥喜信作也。其邑人無言李公嗜古之士。憫然有水流燈焰之感。倡祁上同志。斂錢改厝焉。公來令潛。告予故。且刻其墨蹟。予以爲右丞栖神禪悅。施莊報母。發心永劫。願爲

佛門伽藍。想於生平詩畫風流。舉在懺中。當時凝碧池鬱輪袍。已蕩然如夏鴻冬燕。何知所在。且妻亡孤居者三十年。卽有金泥喜信。此夢幻之尤可笑者。而嗜古如李大令。寶其殘骸遺枕。重封馬鬣。愛其枕中詞。如香奩新詠。纔脫諸口。方將傳爲逸事美談。拾之惟恐不盡也。天地間詩畫風流。機倪蹤影。其連屬後世人。與造化相持。所謂貽所不知何人。獨此物有神焉。卽右丞焚香寂照時。亦不能使詩畫風流。化爲月光童子。一泓空水。而予與李大令。古墓荒草間。安能澹不生情也。大令豈直爲鄉人徬徨耶。於是譚子爲之歌。

右丞移家河東去。祁人造像空知處。魂依番土失前和。出隴新詞香風曙。重瘞盡蝕土花好。素鬢作枕金石保。我欲高歌剔銀燈。喚起維摩禪心早。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三

嶽歸堂新詩

五言律詩

改誦菴城路

贈素甫卓甫

寄贈蔡仁夫

其二

寄懷仁夫詩蔡先生得之鄖陽代和四首

再奉和答二首

其二

以三小特別元履師撫黔各詠以一首

譚友夏合集 卷三 目錄

其二

其三

彌陀寺答周安期

秋夕集周安期陶公亮陳則梁趙彥琢胡

用涉金正希柏鸞堂看月

得舍弟書自老母晨昏外惟報園中竹笋

荷花喜賦二首

其二

廣慧菴同譚梁生袁田祖雨宿于司直齋

齋

太和菴前坐泉

碧雲寺臘甚題之

煙磬閣夕望贈澹公

答茅孝若

其二

乙榜詩呈贈分考傅公右君

秋日同震甫安期集於司直園中

席上贈馬是隱

趙退之陳則梁夜半叩門告以明日別去

得五弟元方登楚錄信

別張葆生

留別馬遠之錢仲遠惲道生徐公穆

留別謝彥甫劉士微王六瑞同里諸君

與俞彥直別五年矣至是又別

再答馬仲良

金正希留燕讀書柏鸞堂中念其夏秋間

情事殊不易別因有此贈

其二

奉別陳正甫侍郎

贈同行僧香公

送龍明伯還鄂兼劉濟甫

喜五弟北還

夏五月燕巢吾堂

送僧暫還公安

阻風野菴竟日

喜碧僧再至園中同舍弟遠韻服膺作

喜袁田祖就晤沙市

病足沙頭徐銓部帽雲垂問

送寒碧還公安

武陵逢陸君啓使君黔還

楊文弱桃源歸示予以舟遊即事八首和

答其意

其二

武陵三遊詩

河湫山

梁山

德山

武陵別楊修齡先生同天岳文弱海運及

雨諸君扁舟相送郊外遊集遂不成發

留詩三首

譚友夏合集 卷三 目錄

其二

其三

胡應侯廣文六十送其令子公遠公占南

遊

爲栗仲芳題初月閣

將往玉泉青溪別胡汝濟明府

青溪寺雪中作

遊青溪寺觀濫泉上石洞洞爲龍女聽法

處

度門過無跡時公已八十二矣

送胡崑石弟兄還蜀

過徐生新居題其初構園

傷譚訥菴野老

其二

三三

喜園中徐公穆遠訪二首

其二

蔡師亡後得林觀曾書問

居易過小園志感

小園閒夜同李永言竹宿

冬夜橋上示寒碧

園中贈居易

吳彥先重訪贈之

送濟

贈周四表弟準宣

義河邊別業欲改作菴訂點雪師弟來居

丁卯仲冬夜邦伯敬慕訖過其五弟易家

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江上逢周陶士真學鉉吉師長公也

得六弟服膺藩署寄詩有懷三首

其二

其三

陶友忭招集劉又伯齋中薄暮紅雲在天

疑返照所映服膺云薄雲收晚照因用

爲起句絕一日之事

其二

送汪全吉里選北七

了然見過適竺峯自郢來而居易寒碧先

在柳菴茶果夕集遂成盛會

倪航再泛

贈張玄升

輓柴夢菴

僧開子過訪贈之

寄于司直燕中

鄧舍答胡公占雨夜見柬

屢過孫爾穀園因題二首

其二

夜飲王青嵐齋中

得海鹽陳則梁書

湘岸過周伯孔

湘潭客周宜一齋中

贈易順之

別謝仲玉

送陳庇華自竟陵往襄陽

劉同人龍朗伯黃宗之見訪夜上帆閣

與詹卓爾步園中

李朱實制中初度不受觴慰之以詩

李師奉旨歸省南昌呈寄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劉同人致蘭陽訪孟誕先寄以詩誕光前

詩有別來書不絕句用爲起語

其二

械生子晬日因懷其尊公退谷

陳正甫先生舟過敝廬感贈

仲舍代予刪竹

譚友夏合集 卷三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之三

嶽歸堂新詩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律詩

改柳菴坡路

坡陀尺寸勢。要取徑窈騰。乾土晴敲杖。疎林遠報燈。坐看上橋客。行送出園僧。爲愛新成日。情添故故登。

贈素甫卓甫

數載君兄弟。從遊意寡猜。只須鴻鴈好。因有鶴鴒來。窗靜同垂柳。亭寒各放梅。莫慚遷史語。自守是奇才。

寄贈蔡仁夫

未晤煩君夢。夢中曾晤君。氣春驚是蟄。天霽望爲羣。我友無如敬。人生果在勤。相懷轉相告。古語向同聞。

其二

甚知君夙昔。寧待作闕遊。軾轡易三卷。機雲屋兩頭。以予遙水乳。在世各蛟虬。靜抱幽琴看。高深指外求。

寄懷仁夫詩蔡先生得之鄖陽代和四首再奉和答二首

若復無神理。舟車未是游。淵明私問影。子羽或慚頭。終日野如鶴。有時書似虬。并將心大小。俱向友邊求。

其二

友于乃如此。貽弟似貽君。喧靜豈無主。飛栖多未羣。通仍存落穆。困不悔辛勤。灌灌家中告。予誇是異聞。

以三小物別元履師撫黔各詠以一詩

知無斑駁嗜。止爲漢輝光。對此古堪守。非公靜莫當。軍持旌武節。花事壓廉裝。天地是中滿。或收雲一囊。

（漢小銅瓶）

其二

城池身到肅。自不少閒時。以此酬孤影。常如接遠知。邕琴微一弄。苗笛悅相吹。若向月明裏。長安憶滿卮。

（獨酌壺）

其三

廷珪留絕技。一片偶隨身。與茗俱離俗。如交不重新。最宜魯公手。恥染孔璋塵。昭德無如此。君其示遠人。

（羅小華墨）

彌陀寺答周安期

懷中字雖滅。此意但悠悠。今日帝城裏。前年詩筵頭。杯深鐘告夜。瓶下井知秋。未暇西山往。君邊可當幽。

秋夕集周安期陶公亭陳則梁趙彥琢胡用涉金正希柏鸞堂看月

雖云常謝客。太寂亦思人。月性閒階滿。秋聲半夜真。歌連鄉夢了。坐歷酒寒頻。如此森森柏。微喧恕好賓。
得舍弟書自老母晨昏外。惟報園中竹笋荷花喜賦二首

數行親健外。原不似家書。頗見平安久。真由誦讀餘。粉霜開晚笋。香雨溢新蕖。寫寄多塵裏。寥寥鼻眼虛。

其二

東隣鵝鴨斷。荷竹報依依。可怪垂楊活。長條信尙稀。弟常經野閣。家自慎柴扉。最憶懷梨棗。相邀省夜闌。
廣慧菴同譚梁生袁田祖雨宿于司直舊齋

山泉處處虛。細雨欲何如。滑有明朝路。安惟舊日居。榻多僧出乞。硯在客來書。靜守禪燈暗。知無火照墟。
太和菴前坐泉

石選何方好。波瀾過接時。應須高下坐。徐看吐吞奇。魚出聲中立。花開影外吹。不知流此去。響到幾人知。
碧雲寺麗甚題之

如佐幽人麗。層層金碧通。驚心多事日。識氣不貪中。鬼下牛蛇壁。松高鳥鵲風。眼光非亂射。散作萬山紅。
煙磬閣夕望贈澹公

不但遐終日。兼能迥一生。平臨星燭影。雜出樹泉聲。客少欣存性。僧閒失問名。還城塵定遠。山氣養身輕。
答茅孝若

所行吳越路。聞說有君存。燕市賤同事。茗中閒一村。蘆花秋此際。菊葉暮何門。許汝扁舟下。水天明且昏。

其二

知子一何久。幾曾名字輕。等夷皆相國。甘苦作經生。爲客嗟多故。論詩露不平。菊寒霜月外。離合付都城。

乙榜詩呈贈分考傅公右君

榜中分甲乙。衆棄表孤音。莫問天人理。微存師友心。鵲鳩巢易換。圭璧氣難尋。恥作蹉跎感。空霜吾舊林。

秋日同震甫安期集于司直園作

幾人同聚好。况復在茲園。密葉心心落。寒鴻字字翻。夜常明井屋。秋不出牆垣。莫怪微蕭械。離情諒有根。

席上贈馬是隱

君適作司城。萍蹤遇自驚。蜀中師友地。燕市米薪情。落羽心相眷。如毛德匪輕。時衰官莫大。人海可孤行。

趙退之陳則梁夜半叩門告以明日別去

遂如江上夜。譎客值琵琶。誰叩三更戶。各還千里家。字斜分旅鴈。栖近羨城鴉。尙共佳儔往。生予歸路嗟。

得五弟元方登楚錄信

賢書天下滿。一喜見家微。燕筑吾空飲。村籬客不稀。迂遲豐祖德。安靜壽慈幃。奇警汝難料。勿徒誇策肥。

別張葆生

自然吳越去。先欲到君家。客舍園中有。交情靜處加。柴桑真仕宦。詩畫古生涯。記得高梁水。灣灣爲柳斜。

留別馬遠之錢仲遠惲道生徐公穆

不第如離友。何堪友亦旋。天涯催我散。物外爲君牽。柳下高粱水。松收報國烟。幾人同夢夜。相記在游燕。
留別謝彥甫劉士微王六瑞同里諸君

吾鄉猶古道。未甚愧沉淪。慰藉無多語。知予澹朗人。閉尊僮僕喜。閉戶笑談真。豈不欣歸路。烟霜入別辰。
與俞彥直別五年矣至是又別

一醉各分艇。吳江夜別心。鴻霜飛塞早。驢月踏燕深。鬼敢輕羅友。人如對展禽。君留吾且散。水榭草堂陰。
再答馬仲良

謂予當返楚。仍勸尙留燕。多別兩三夜。遲交十五年。官疎忘磬折。詩細入匏絃。徐記君聲影。去行黃葉天。
金正希留燕讀書柏鸞堂中念其夏秋間情事殊不易別因有此贈

相依荒院住。同守暮天鐘。可見鴻蒙物。卽如緇納踪。笑予猶短見。怪爾不修容。事事非今世。君其吹朔風。
其二

同舍有三人。胡生亦最真。反如登第者。未免獨孤身。高笋林同晚。疎梅塢漸春。半年堂下月。留與鑿精神。
奉別陳正甫侍郎

無意居先達。淵然獨見君。逢聃龍卽見。留爽鳳重聞。時蹇中常結。情恬夢不紛。送予多悵悵。聲寄故園雲。
贈同行僧香公

甚可天寒往。歸人約奈今。幅巾同客影。孤磬到菴心。十月晴霜暫。一瓢汶水深。羨君眠易着。車馬是何音。

送龍朗伯還鄂兼寄濟甫

惟爾敦交好。寒舟上水行。重來桐映竹。閒步弟前兄。沙蟹添杯事。林禽習鉢聲。歸煩私告友。門閉是真情。

喜五弟北還

忘爾公車躓。羨予茆屋盈。才俱堪鹿薦。性但入鶯聲。負米姑同養。聞鷄覺暗驚。蓬心看盡息。益矣帝都行。

夏五月燕巢吾堂

一村百餘戶。誰是爾巢邊。茆屋寧當捨。桐陰允可遷。高飛維始遂。多暇主真賢。心力嗟輕擲。明年認水煙。

送僧暫還公安

行踪若雨風。羞與繫舟同。遇有丹鉛處。常勤汛掃躬。巾瓶露曉濕。燈火浴春紅。啼盡園禽老。油江水自東。

阻風野菴竟日

野利泊荒荒。風濤不受航。雖然貧到骨。焉肯坐垂堂。龜磬多生熟。庭陰一日蒼。吾家花下藕。出手正新香。

喜碧僧再至園中同舍弟遠韻服膺作

已經鶯笋後。相住稻苗辰。滌硯蓮塘水。拾枝茶竈薪。涼宵收曠野。饑歲樂閒身。危路嚴僧衲。輕裝徒莫頻。

喜袁田祖就晤沙市

驅車恐不及。風雨入交深。氣已經千里。秋常肅一陰。客燈添近事。朝報遂初心。欲與君言切。空江隔夜林。

病足沙頭徐銓部帽雲垂問

山公家暫憩。海內事紛然。靜問秋園月。遙開水鏡天。花香官假後。藥熟客愁邊。欲企淵明脚。籃輿未可前。
送寒碧還公安

相留經數月。聊亦踐前言。師莫忘槌磬。予惟勸杜門。詩書僧未業。麻麥佛深恩。聞爾菴居水。空濛勝小園。
武陵逢陸君啓使君黔還

相逢五溪路。頻失九江書。橫槊君猶壯。拈毫我亦虛。友稀貪把袂。母在聽牽裾。悵望一帆下。寒汀立古漁。
楊文弱桃源歸示予以舟遊卽學八首和答其意

圖經如自作。指點復前名。幽響過仍隱。奇峯到始生。虎惟漁父狎。雞見野僧鳴。十載此中影。身心相照明。
其二

致有幽人號。可知時事難。禽魚因暖出。汀渚落雲乾。思靜隨舟寫。機忘若夢殘。恨無王績勇。隣就此溪巒。
武陵三遊詩（有引）

三遊者。遊德山梁山河湫山也。夷陵宋賢三遊從人。茲三遊從地。是歲天啓乙丑。是月秋冬交。德山之遊在竹。竹與木同爲一山。山水與竹木同涵一碧。梁山之遊在霜紅。霜紅之妙。亂蒼翠而暎黃紫。足目升降。失厥端倪。河湫山卽古平山。是山獨以夜遊。遊獨以坐。坐于道士山門。亭影森森。磯聲戛戛。從燈火星光中。頽臨四眺。永永甯肅。不可爲狀。名爲三遊。伊可傳矣。其遊有侶。皆楊修齡先生倡之。德山有越中陸公君啓。先生之子戶部文弱。平山有文弱。梁山有荊王孫。予旣爲三詩。系之小引。以當記云。

河洑山

山上復山下。芸芸不一尋。磯流鳴遠火。亭影宿寒林。白蛤吹霜薄。黃冠立夜深。誰能甘自絕。猶託古人心。

梁山

高松翠萬行。斗折亂紅黃。造物光搖落。空山破混茫。人如一雨雨。國是衆香香。理屐非今日。徒誇靈隱霜。

德山

便娟無限影。日綠枉人山。偶見漁舟出。猶存善卷閒。煙深分衲老。雲古守筇還。此地能茅舍。門宜對小灣。

武陵別楊修齡先生同天岳文弱海運及雨諸君扁舟相送郊外遊集遂不成發留詩三

首

笑談連昨日。舟酒尙無驚。水澆通城淥。霜吹對浦晴。卜居鴟策困。指路牧兒明。請載梁山影。歸人伴數程。

其二

暫緩離人思。荒垆未便寒。斷蓬忘去住。衰草受盤桓。爾汝攜朱累。渠儂理白團。春郊應更好。將別得遊端。

其三

竟負梅花去。徒然見蕊肥。存亡師友散。歌哭一身歸。檣鳥先舟發。賓鴻戀郭飛。翠屏時悵望。山水遠危機。

胡應侯廣文六十送其令子公遠公占南遊

博物吾鄉宿。胸中書史函。一毡寒座側。雙壁照江南。庭解昇平氣。舟車遠道談。不知尊酒內。兄弟孰先酣。

爲栗仲芳題初月閣

結閣千家上。遐心可見君。欄寬先吐月。瓶靜久留雲。但許孤琴動。無煩蠟屐勤。玉泉遙注想。亦若此中聞。
將往玉泉青溪別胡汝濟明府

白雲君部內。敢不告山行。畫入宗生路。琴分子賤聲。淙淙春谷大。豔豔夜花明。去與樵人揖。閒談尹素清。
青溪寺雪中作

溪雲常不斷。雨雪自多端。收得聽泉意。分來衆嶺寒。煙凝成秀壁。晴瀉作哀湍。貪就山房息。火邊逢懶殘。
遊青溪寺觀濫泉上石洞洞爲龍女聽法處

玉乳冬春一。濫泉流匪今。龜魚蒼蘚瘦。猿鳥碧雲森。山色開宗炳。溪聲續法琳。杏花依洞發。意欲襯青林。
度門過無跡時公已八十二矣

此山由北秀。如嶽下南臺。末法兒孫力。幽居國老才。健忘禪定後。多病芋
送胡崑石弟兄還蜀
來珍重燕公手。碑垣莫浪開。

我來花縣曉。君返錦江春。峯秀名峨處。箋香姓薛人。鴈羔先備物。蘭玉各矜
過徐生新居題其初構園
一。莫惜萊衣遠。彈冠好慰親。

非爾抱襟期。爲園應尙遲。圖書先榻到。魚鳥若僮隨。步爲躋山緩。懷因徙宅奇。花紅來覲語。吾適念王維。
傷譚訥菴野老

已老何須病。真衰卽易亡。仙遊仍草屨。佳句失枯腸。水旱癡兒力。誅求寡婦鄉。送君辭末季。地下或羲皇。

其二

悔不生前至。親將糞脯開。焚枯煩老婦。裹飯慰兒孩。天屢收吾侶。人多忽爾才。叩園車馬有。誰與杖秋苔。

喜園中徐公穆遠訪二首

開戶披衣笑。專來必是君。曾叨兄弟好。不飾主賓文。交道停卿夢。秋心納遠聞。瓜蔬穿竹設。且爲息辛勤。

其二

好友來何遠。丹鷄一念深。君遊須慎口。予住是灰心。老圃細商句。奇人貧散金。秋光不相厭。且爲聽蟲音。

蔡師亡後得林觀曾書問

鄖齋三日語。已是故人如。西水歸時恨。參山別後書。貧交予縞紵。新出汝芙蓉。萬里心常苦。鶯聲滿索居。

居易過小園志感

失侶空愁歎。君來暫豁悲。晚年予與女。新社俗兼縑。饑問堂邊笋。涼添戶下枝。難將胸臆結。日月徙臺池。

小園閒夜同李永言竹宿

空堂萬竹明。好月照同行。向我酣歌徹。知君誦讀成。貧常隨曠了。嬾亦爲奇生。不似軒車到。予猶廢送迎。

冬夜橋上示寒碧

帆到卽臨河。常來苦菜多。園廬如寺隔。僮僕見僧和。月好君難寢。更深我尙過。外人傳不可。近趣愛蹉跎。

園中贈居易

雖因花事到。兄友固難忘。夜雨寒春屋。踈燈接暗芳。椿煩僧伴摘。茗許主人嘗。何處同悲切。鐘聲自草堂。

吳彥先重訪贈之

一家鶯笋靜。重到或前因。衰鬢驚殘燭。輕裝照晚春。怕談村外事。喜問舊時人。不敢塵封硯。伴予農圃身。

送濟甫

馴鶴見君鳴。空堂是日成。野蔬趨隔歲。高燭略深更。養母離家重。攜書返棹明。此中鄉里朴。亦解具舟迎。

贈周四表弟準宣

愛汝性淵沉。吾姨墓草深。相攜湖畔影。同起渭陽心。弓冶無慚舊。風雲各有今。笑予兄道拙。惟喜避人吟。

義河邊別業欲改作菴訂點雪師弟來居

捨宅雖猶愧。齋閑易改菴。來翻如逆旅。家漸信瞿曇。雨長隣園豆。霜垂屋角柑。竟陵城隔水。住此覺師堪。

丁卯仲冬夜拜伯敬墓訖過其五弟居易家四首

孤身來及夜。乞火照墳成。碑碣增冬野。山川見哭聲。車停仍腹痛。劍失仗心明。萬事如筵散。荒寒立二更。

其二

吹笙秋宴日。墮淚亦因君。晚售空相長。新知別作羣。歌兼登木苦。是時先慈見背。亦以十月廿八日葬。音觸碎琴分。何事申前約。孜孜小物勤。

其二

姑蘇徐逸士香雨祭茶時。（謂徐元歎有奠茶文）寂莫常宜赴江山不再岐。楓橋朋好路桃渡古今思。勝此一坏土君當無不之。

其四

哭罷尋何處。宵投汝弟家。磬聲知世短。墨蹟引心遐。墓柏微微樹。瓶梅漸漸花。在時頻遠別。悲只似天涯。江上逢周陶士督學鉉吉師長公也。

江水知予事。存亡百感深。但能歡把手。卽有淚盈心。澹澹春洲漲。茸茸夜草陰。箕裘君似可。再見勝如今。得六弟服膺藩署寄詩有懷三首

其二

忽忽常思弟。充充總爲親。署深成遠客。苦近得閒身。夜易添嗚咽。天難補苦辛。不憑毫素力。楚越聚何因。家園無汝在。焉忍快林幽。塘泛惟前日。湘行必暮秋。軸籤身內事。杯捲手邊愁。欲慰鄉心切。音書每雜投。其三

客中親仕宦。亭沼不生雲。逢倦翻成句。多愁易向文。弟兄常自拙。人世每相聞。音好全關尾。桐焦莫再焚。周友忭招集劉又伯齋中薄暮紅雲在天疑返照所映服膺云薄雲收晚照因用爲起句

紀一日之事

薄雲收晚照。高燭接殘星。客子且安坐。關門尙未扃。同心蘇小小。別態柳青青。秋月牆頭立。公然待恥瓶。

其二

薄雲收晚照。微露下幽花。歌舞翻增恨。林園易受嗟。塵飛移故榻。香動出新車。一聚煩珍重。秋深各遠家。

送汪全吉里選北上

先皇恩詔及。載筆試都城。送汝今番往。如予昨日行。拜呼隨象散。誦讀上車生。誰不尊醇士。吾聞世太平。

了然見過適竺峯。自郢來而居易寒。碧先在柳菴。茶果夕集。遂成盛會。

倪航再泛（同友濟甫僧開子寒碧弟遠韻服膺）

一汎幽光迫。因堅汎汎情。友朋俱未散。兄弟漸相生。鷺只依沙聚。螢初出浦明。每遊留興返。歸路亦難輕。

贈張玄升

不覺旬盈六。焉知輩是前。口常開日日。顏轉嫩年年。蠶牘豐由婦。兒孫好聽天。帶來方朔性。過架袖奇編。

輓柴夢菴

離潛二十年。重到自酸然。氣結山陽笛。心悲單父絃。羔羊貧不失。烏鳥痛難宣。執汝士龍手。感懷東屋邊。

僧開子過訪贈之

雨晴俱歷過。始覺到旬餘。愛廕常移舫。貪眠但枕書。鉢纒縣戶牖。筭亦上階除。不願推敲舌。閒吟莽莽如。

寄于司直燕中

詩成人不見。獨寄竟陵邊。驢帶西山雨。簾通北闕煙。約惟閒聚好。來必計偕先。曾指高粱水。論交筇竹前。郢舍答胡公。占雨夜見東。

與君時得晤。堪此一宵踈。甚有杯觴向。私將筆硯如。磬奔爐火煖。燈入布衾虛。對雨休愁歎。心知好月餘。屢過孫爾毅園。因題二首。

來是園成後。冬心向此多。欲移藤作格。漸有竹陰坡。步步邀誰笛。舷舷叩卽歌。空霜飛夜半。入水或增波。其二

不知一泓水。藏此作家園。坦步書聲去。幽心豔事存。風旋成葉巷。月只似柴門。怪是城居裏。披衣任曉昏。夜飲王青嵐齋作。

夜爲羈心卜。無拘事更添。高閒相引出。幽豔一時兼。半醉私藏跋。輕寒始問簾。麗人扶上馬。亦借薄香霑。得海鹽陳則梁書。〔時韓求仲嚴印持聞子將馮宗之朱宗遠相唁〕

踈狂似汝稀。漫士得相依。往往緋衫坐。蕭蕭綠蟻圍。偏能崇禮法。遙與哭慈幃。四海高人慟。彌傷見齒非。湘岸過周伯孔。

年貌不須疑。扁舟再到奇。江潭留坐處。嶽麓送行時。病爲孤吟在。田因好宅遲。我愁兼聚散。相見慎嗟咨。湘潭客周宜一齋中。

夜雨濕湘花。春山欲焙茶。牛蹄聒叟氣。鼠跡惠生車。快侶吟無節。愁人醉有涯。重君多遠尙。恥向說名家。
贈易順之

同上吹笙宴。偏成廢樂人。過君雙慶日。驚我百憂身。（順之卯秋亦在省候宴）錦帶羹堪煮。紫羅囊可珍。潭州風日澹。離合似周親。

別謝仲王

兩都遊各遍。相失十年交。年貌同堪惜。風華不受嘲。春吟商竹屋。夜醉踏江郊。再聚天涯易。君方出故巢。
送陳庇華自竟陵往襄陽

秋容寫水木。明月主人心。鴻漸井雖好。鹿門灘正深。裝輕思絕俗。帆靜感知音。獨上大堤去。君聽堤上砧。
劉同人龍朗伯黃宗之見訪夜上帆閣

千林明月積。登閣暗相看。秋荷良朋睨。身常獨往難。天涼催筆札。家陋學盤餐。行遍漁人路。同思物外安。
與詹卓爾步園中

萬竿圍數卷。未免受君尋。只可題門暫。難容謝客深。菓常垂到口。瓜亦種無心。喜汝新詩就。初來上岸吟。
李朱實制中初度不受觴慰之以詩

忍向支牀骨。觴君出腹辰。南陔供母力。西塔飯僧人。坐雜時增赧。談深或露斷。舞衣須再製。孫子遞嚴親。
李師奉旨歸省南昌呈寄四首

文綺及朱提。裝輕仗帝齋。舞來衣正綵。扶去杖仍藜。丹竈階前火。爐香夢裏鷄。孝經師手授。恨恨我難齊。

其二

爲官思負米。寒燠歎離居。暫緩朝簪筆。常隨僕御車。烏烏歌下酒。白白水迎魚。流覽多閒日。情高必著書。

其三

唯阿羞史職。抗疏幾番呼。有筆資司馬。將心許董狐。拜知明主喜。戲慰老親孤。亭外誰相問。侯芭不可無。

其四

人間師弟子。獨此覺徬徨。有約尋匡俗。無歌怕楚狂。鶴翎修日夜。鴈足託冰霜。陸羽君臣契。猶存褐布囊。

劉同人至蘭陽孟誕先寄以詩誕先詩有別來書不絕句用爲起語

別來書不絕。五歲在蘭陽。制舉心猶愛。爲官味已嘗。寒山僧赤脚。夏汭女紅粧。是汝家居日。年年到武昌。

其二

別來書不絕。此度故人傳。夢遶微酣夜。天乾薄祿年。鶴聲擢益遠。梅格禿方全。細問劉郎好。秋曾踏水烟。

械生子啐日因懷其尊公退谷

雖云亡友曠。性亦喜飴含。似此初稱祖。翻如再得男。全家依竺國。遺產守芸函。風俗盤中物。知從紙墨探。

陳正甫先生舟過敝廬感贈

不厭魚蔬薄。益知前輩真。柳明舟忽霽。花豔路深春。兄弟爭求誨。鳧鷖素所親。猶嫌洛下社。年位尙須均。

仲舍代予刪竹

竹亦仗人成。何能任意生。開背予欲秀。割愛客尤明。坦送經行步。踈穿浦唱聲。空園留入夏。此地最流鶯。



嶽歸堂合集卷之三終

譚友夏合集 卷三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四

嶽歸堂新詩

七言律二

坐東青軒

陳磬生處聞王永啓白下訃音

過利西秦墓而吊之

懷鍾伯敬久無書

眞定道上懷舊井陘使君朱無易先生

燕歸明日伯敬同賀可上令弟居易過訪

時諸弟他出

黃美中從蘄水遠過

喜白門胡元振至

十三夜喜雨後月遠韻服膺同作

皂市問伯敬病勸予究心楞嚴

沙市尋袁述之

十五夜月食張樓同朱其勤袁田祖述之

宴集

武陵待少司馬中丞師蔡公黔襯五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答郁仲開明府書問公爲弟元方房師

冬夜謝吉父招汎東湖題其水屋

送周無畏

玉泉閒步覆舟山響水潭憶同伯敬舊遊

其二

王天庚令姬畫霜紅圖而自題詩寄予冬

窗賞之寄以一詩

喜袁述之過園中

妹壻魏木從自山中過住

贈李表兄長叔恭議

友人送雙鶴置之窗間善題數句

中丞姚公直指溫公垂唁感賦

沈滄洲攜五郎過訪並示令弟炎洲給諫

書問

傳陵九郡伯入覲單騎歸省秋復還鄂攜

家抵湖南觀察任

移航至河同劉濟甫僧開子寒碧弟遠韻

擬陶月泛

寄陳湘潭房師

廬居悲感送六弟服膺入鄂應左伯閱公

館聘

園居贈胡用涉

閱左伯紐弦中秋初度予與舍弟元禮秋

看中因贈

王青嵐構山齋中同公占看殘雪

悼同年孫爾毅

送沈滄洲令洧川

金正希學道人也新官庶常貽書相迪舟

過其家仲氏招飲因寫寄燕中

湘潭謁陳闇然房師

別栗仲芳諸子

七言排律

甲子除夕和伯敬歲暮感懷之作因示弟

輩

乙丑歲除夕感蔡敬夫鍾伯敬二公之亡

賦十二韻示弟

丁卯除夕同諸弟及妹壻魏繩老僧眞公

守歲先慈瑩上十二韻

湘潭贈李宗伯八韻

壽陳松石先生

譚友夏合集 卷之四

嶽歸堂新詩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七言律 二

坐來青軒

翠到茲山欲盡收。幾多風物自相遊。虎蹲宸翰峯峯雪。龍變玉言歲歲秋。有氣泉巖如應答。無聲酒茗不沈浮。心高目下須臾際。鴈掠荒雲去未休。

陳盤生處聞王永啓白下計音

書道三年衣表骨。不知何故出江南。快人興豈隨生盡。才吏貧常誓死甘。猶恨殷遙禪未入。最同張籍哭雞堪。與君情好堪思處。輿小舟高湖上菴。

過利西泰墓而弔之（同趙伯離周安期陳則梁）

來從絕域老長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挾山超海事非難。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行盡松楸中國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懷鍾伯敬久無書至

沙急秋深意每驚。思君此際息怔營。隨拈滿字皆無字。靜照前生與後生。小几開花閒日伴。高樓落木暮天情。音書不肯來都下。予適滔滔久在京。

真定道上懷舊井陘使君朱無易先生

人來不易得回音。何敢然疑失素襟。常袖青城山下字。兩過恆嶽道中心。楚燕秋草車輪賤。巴蜀春江里巷深。前日相逢馬京兆。說君齋食輔幽吟。

燕歸明日伯敬同賀可上令弟居易過訪時諸弟他出

不尋溪塢欲焉爲。親愈家安莫妄思。閒徑苔痕朋聚早。候檐烟火弟還遲。福生狂士誠知載。慧在文人卽總持。作客將休留客始。寒星高柳夜相宜。

黃美中從蘄水遠過

舟隔朱陳邨復邨。數年一到易衡門。身經世事荆榛路。袖匿新文風水痕。有月隨君溪上照。看霜點我鬢邊存。自慚靈運心多雜。欲入空山但口言。

喜白門胡元振至

白門歸後四無隣。已是丘園半老身。明月不寒依好友。還鄉未定羨遊人。林塘位置煩咨補。榆柳蕭疎種畫因。僧起鴉飛君尙出。愛閒行獨覺君真。

十三夜喜雨後月遠韻服膺同作

節物驚心各掩書。一門中自結相於。過塘靈雨胎佳月。出塢輕風翼敝廬。春早宵明光井竈。葉開花落息舟車。懷新不覺生餘感。香動江南何處輿。

皂市問伯敬病勸予究心楞嚴

離却荷香欲近旬。陂塘祇作獨行身。扁舟甘載深情路。半榻平生苦志人。文覺王褒何句好。經逢杜衍自然親。惓惓時作資糧語。損爾衣珠念甚真。

沙市尋袁述之

微涼幾夜客懷生。氣誼無多復此行。莫爲友朋傷脆弱。時伯敬新逝。且邀神鬼聽和平。出城草樹三秋路。過市風煙十載情。欲信別來書史好。鬚髯颯颯向江鳴。

十五夜月食張樓同朱其勤袁田祖述之宴集

友朋昆弟聚常希。自與高樓遠樹依。月不成圓天若老。秋當旣半暑知歸。坐連香粉蛩私語。世滿罝羅雁靜飛。未待尊空身屢起。六街街鼓急光輝。

武陵待少司馬中丞師蔡公黔襯五首

苦僧棄婦合成身。欲狗黔荒早被嗔。力盡聚沙爲塔日。心悲發笱逝梁人。將如南八肝腸少。世值朝三喜怒頻。正羨君歸君忽化。霜花霧雁不知聞。

其二

路遶蠻溪與瘴深。一棺杳杳入寒林。自傷屈子沈沙志。誰有侯生負土心。此日日惟思鑄錯。今年年在失知音。良朋先赴緋衣召。白玉樓邊幸往尋。（伯敬以六月先亡）

其三

芒屨記到西陽時。古道秋心與我期。（公贈予詩有置身凜在古。行世淡於秋之句）才愧來書稱畏友。情甘負笈事良師。人天慧難總兼福。存歿恩俱不敵知。許大精魂風月散。焦芽石女欲焉爲。

其四

日見高流理酒漿。（謂楊秀齡先生父子）武陵溪口遲君航。漁舟約好尋仙界。馬革魂先戀鬼方。始覺詩文難斷瘴。豈知牙蠹甚投荒。予今悟矣甘無用。梁父吟多是挽章。

其五

布衣相死諾無虛。况託深知古不如。林人忘形三度約。篋開沾臆十年書。鴻飛爪在追無及。石轉江流恨有餘。我欲歸家鴉萬點。平山枉渚坐躊躇。

答郁仲開明府書問公爲弟元方房師

真成越絕絕人姿。書到常如夢見之。路愛沅湘多作客。緣慳軾轍不同師。文章力盡五丁險。旌旆光翻二酉奇。君處東風應獨早。高花弱柳孰先吹。

冬夜謝吉父招汎東湖題其水屋

野水霜天永夜凝。似將舟事待君興。薄烟歸閣惟栖磬。殘雪明蒿不挂簷。子美浦沙隨地有。志和家宅逐年增。遙知兩岸幽人出。應喜寒湖報一燈。

送周無畏

野人談笑當笙歌。臘後春前細馬過。來入弟兄羣自好。戲添杯斝數無多。相邀豈肯賓周黨。重晤猶聞帝謝羅。樊口西山新柳色。不同君往是蹉跎。

玉泉閒步覆舟山響水潭憶同伯敬舊遊

十年晉吐落嵐光。叉手看山衣履蒼。智者常存依洞壑。文人消盡念隋唐。土膏漠漠融新雪。塔影蕭蕭學夕陽。咽向春禽啼不徹。行來行去水聲旁。

其二

筇孤敢羨再遊身。帶翠沾藍若夢親。乍到此中潛墮淚。移經數處始栖神。耘煙鳥亦燒畬侶。樵澗僧無遇茗因。回省山邊今古士。何人不是覆舟人。

王天庚令姬人畫霜紅圖而自題詩寄予冬窗賞之寄以一詩

才人意想女娃筆。筆作新霜霜作花。愁借娟娟生客緒。喜分豔豔向天涯。臥看素壁如移屐。置近晴窗欲當家。有士亭中呼不出。却瞻嵐翠獨咨嗟。

喜袁述之過園中

古交相訪十年誠。曾啓園扉看水明。一入深林知路改。屢眠閒宇較家輕。早追南董君奇筆。遲餉東菑我拙耕。私約老年舟上下。遍從水木着琴箏。

妹婿魏木從自山中過住

曾依几案兩年餘。筆墨酣時每乞書。自汝一歸心便懶。遭人數請手常踈。夕烟河上黃茆屋。秋雨橋邊白小魚。深愧重來猶寂寂。只將新瀝贈山居。

贈李表兄長叔參議

六旬鬢黑四旬斑。自是輪君澹與閒。頗喜常師黃叔度。不須親見白香山。官宜水部梅花裏。身在沙門貝葉間。更欲摳衣重下拜。日從歌笑學朱顏。

友人送雙鶴置之窗間喜題數句

鳴躍同增物外緣。不妨君與日周旋。分餐似客朝收釣。假寐如僧夜立禪。霜滿姑安閒戶內。月明徐熟慢塘邊。新來剪羽慚相待。何處深林非遠天。

中丞姚公直指溫公垂唁感賦（予是年出二公門下）

落落斯情亦古如。高官孰肯問廬居。胡床興老庾公月。茆屋緣深嚴武書。豈有新歌逢雪後。漸多芳草及春初。知音散盡邕琴破。投向人間好愧予。（謂蔡司馬亡後）

沈滄洲攜五郎過訪並示令弟炎洲給諫書問

僻村齋舫載書車。喜我園林卽是家。雛鳳領來千竹裏。鵲音到兩湖涯。作官兼隱忘冠佩。待客同僧設茗瓜。可記騎驢京國日。對彈薰調不爭差。

傳陵九郡伯入覲單騎歸省秋復還鄂攜家抵湖南觀察任

燕霜蜀霧歷將周。始見高牙赴永州。路爲君親行萬里。署封兒女到三秋。浯溪頌好雲邊石。鈿鉞緣深郭外丘。頗有文如元與柳。前賢譎處是佳遊。

移航至河同劉濟甫僧開子寒碧弟遠韻擬陶月泛

夏塘生厭又遷舟。望望河光若有投。蓬底坐僧全幅畫。篙邊訪弟數家幽。野香吹岸茶初濕。林月涼灘釣未收。愛製漁歌歌吹外。志和終老宅常浮。

寄陳湘潭房師

情就望岳又浮湘。師在其間欲裹糧。昨歲剛逢歐永叔。往時多似孟襄陽。論文自與人天對。相士無如器識長。學道讀書俱可報。邇來幽夢亦徬徨。

廬居悲感送六弟服膺入鄂應左伯閔公館聘

數載冰淵事病親。最驚無繫出門身。亦知車馬江干有。餘得詩書汨跡新。靜署茶香思母嗜。高文墨飽笑兄醇。燈窗可羨荊花照。散去常愁貴與貧。

園居贈胡用涉

別家惟喜近朋儔。偶晤常如日日留。恥用奇懷雕字句。時分健氣錯觥籌。野蒲塘上予敷坐。好月門前汝泊舟。既有歸心因母動。此時真可罷閒遊。

閔左伯紉弦中秋初度予與舍弟元禮飲署中因贈

高文古質出蒼川。數載江蘼岸柳緣。玉笛清秋吹夜夜。金樽好月照年年。教嚴鵠鷺家前輩。心切夔龍世大賢。短短池塘兄弟草。映茲松柏與蒼竹。

王青嵐櫺山齋中同公占看殘雪

雪在櫺峯照郢明。與君高踏萬家晴。煙飛日落歌喉薄。屋白山青醉眼爭。帝里餘寒冰寢廟。客檐新霽雨柴荆。惠連一賦無他好。堪減胸中慮與營。（謝雪賦云縱心皎然何慮何營）

悼同年孫爾毅

郢門從此倦徘徊。最怯園扉日日開。剛與嘉賓同鄂渚。忍教名父獨燕臺。（爾毅尊公伯御亦上春官）硯邊看我書爭坐。燭下催君喚夜來。交好早知如此盡。但當常醉不思回。

送沈滄洲令洧川

君才豈但有鳴琴。所羨常經聖主心。粟卜當時兄問弟。烏飛佳事古猶今。含巾吐柘三年熟。別潞離澗兩地深。漸欲隨齋鉛槧往。溱邊好爲聽車音。

金正希學道人也新官庶常貽書相迪舟過其家仲氏招飲因寫寄燕中

六溪春水漲江潭始見君家溪遶門久爲茹蔬慚善友翻因許飲愛諸昆上乘根利兼官作中祕書多念職存莫向人間談勇退好將君父佛同恩

湘潭謁陳閣然房師

乘春襖被向師尋百丈牽江草未深花地曷天迎破笈米船漁網送孤吟才輸屈買遭明眼游人瀟湘理夙心卻念古賢奇絕處白頭羈旅少知音

別栗仲芳諸子

遊集常添好友情玉州風日自幽清春山碧處頻登閣晚燭紅時尙啓城藥餌相將停過客吟披不輟念平生此中亦覺離多緒愁負家園老去鶯

七言排律

甲子除夕和伯敬歲暮感懷之作因示弟輩

河上冬晴欲當春一聞春至卽良辰土臯微動猶思雪京洛初歸始畏塵入野班荆驅蹇便代僧植磬閉門真從昆弟飲勤相勅熟老莊書曠有因閱盡風濤舟易穩望知阻險步先勻長安弈散全拋子豪傑江寬暗揣綸雨急忽迷南北路沙明轉愛鷺鷗身行藏帶點安流俗禮數多慵睦媿姻聚日追離驚忽忽衰時得白誘

循循梅開此夕寒千里鏡到明朝見四旬還我鶯花成歲月聽他村犬靜昏晨生平遊止防中徙豫致音書告故人

乙丑歲除夕感蔡敬夫鍾伯敬二公之亡賦十二韻示弟

枉渚歸與聲自吞如因歲序動愁根溪山頗好嗟空返師友新亡愧獨存夙具道情俱未退近聞疆事總難言崢嶸鏤臂傷君辱（謂敬夫）寂寂栖心想佛恩（謂伯敬）雪月佳時私短氣笑談叢裏暗驚魂身強叔寶終歸幻眼怨嗣宗可耐喧憔悴先從文字始凋零益向友于敦俱貧豈得分南阮常定真宜學北昏已過四旬休照鏡能安百畝勝求闍營生首辦新芒屨謀醉多交老瓦盆施烏僧還猶淨域捕魚人到卽仙源高懷日日偷愁換漸有春風吹竹門

丁卯除夕同諸弟及妹僭魏繩老僧眞公守歲先慈瑩上十二韻

鼎湖秋動萬方哀適有人間苦痛催下土照知冰蘖性先君勗就柏舟才天乎何罪今除夕母也多愁此夜臺年長不堪經節序親亡誰忍具尊罍雙麟臥處吾家宅數雁聲中客酒杯未肯離羣佳壻事疑從熟劫法僧來夜晴燒燭跌衰草山靜拈香祭野梅蕉剝層層傷舊木珠明粒粒想初胎豈無檄在嗟毛子縱有衣歸非老萊空占聲華徒積淚隨遭寵辱盡如埃布金爲地酬龍虎（予建坊金閣供大士）策杖如雲息蹇駘亦黍東風村鼓內無正可賀墓門開

湘潭贈李宗伯八韻

恥從文字問傳燈。本爲深心欲仰承。杖屨豈宜忘海嶽。門牆亦自有高曾。（先生與予座師淵源甚遠）
坐穿木榻迎千卷。忽悟花前廢二楞。管樂合來方似葛。春秋大處莫如澠。人皆事後思王旦。我是緣多見李膺。
出世栖神俱夙命。救時蒿目但晨興。晴塘雨寺徘徊久。湘草山花領悟曾。何用更探黃石祕。至人奇絕是淵冰。

壽陳松石先生

蒼然石骨吾當拜。高作松鱗老自看。黃髮司農尊在品。白雲宰相重非官。挑燈喜話先朝事。杖策常尋野
父歡。萬石一經家訓遠。渚茶汀草道心寬。香山仕久餘三泰。向秀情空脫五難。牛李成風俱不染。禪玄異派只
參觀。真將末法歸龍象。始信深林嘯鳳鸞。君自出塵塵便隔。王喬更欲進何丸。

嶽歸堂合集卷之四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五

嶽歸堂新詩

五言絕句

伯敬書武夷一景寄蔡先生先生以授其

媚林觀曾題之

其二

湯陰過嵇紹墓

其二

其三

過葛震父客舍見紫薇心動各題二絕句

其二

譚友夏合集 卷五 目錄

題張葆生贈畫

伯敬畫林巖見貽予兩佳司直園舉以爲

贈因題二絕

其二

訓張龍生製裘

卷中七詩爲武陵姬秋水詠

其二

其三

其四

戲別姪簡

其五

沙河過佛圖澄洗腸處

其六

贈熊尙書非所

其七

郭聖胎齋中有石似佛骨詠之

六言絕句

入西山

入水源

園中

由香山上洪光尋徑

答俗人

登車時楊心湄大行送綿

倪航晚歸偶題

報國寺看松留別陶公亮于司直

茶瓜

夜宿長店書付倪不離還京

丁卯夏日有感

送友人遊少室

贈居易

病中隔壁聞袁郎與諸女兒歌笑

七言絕句

喪友詩三十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譚友夏合集 卷五 目錄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其二十一
其二十二
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
其二十五
其二十六
其二十七
其二十八
其二十九
其三十

送徐聞復自當陽還金陵

其二

客樓

鶴吟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送魏水從妹塔還申山

趁風過岳陽示僧寒碧

重過洞庭

洞庭舟中示琴伴涂客之

湘雨數二首

其二

潭發留別謝仲玉易順之周伯孔宜一仲

辰秋若諸子返棹湖岳堂作

登覽昭山

岳麓山下送周宜一還棹

四月八日過洞庭湖

園居答車孝則遠詩相質

至鄧東葉玄胎明府

伯敬在日歲以采芥茶寄書徐元數名曰

茶訊雨前有感寄訂元數

譚友夏合集 卷之五

嶽歸堂新詩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絕句

伯敬畫武夷一景寄蔡先生先生以授其僮林觀曾題之

他山宜畫水。武夷宜畫石。武夷溪水深。石少空天碧。

其二

藏自冰心人。入君玉潤手。半天冰玉光。先被溪山有。

湯陰過嵇紹墓

堪羨侍中血。原從叔夜來。若非高士種。忠勇許誰開。

其二

此衣飛野烟。此血流中夏。三年碧易成。頗笑長弘化。

其三

殞讒與殞仇。同覺心無徒。賀君新卜鄰。前得岳玉里。
過葛震父客舍見紫薇。心動各題二絕句。
入戶薇光迫。蕭蕭烈日中。一紅意無已。知必立秋風。

其二

君與數枝花。長安不多有。明月滿今宵。照紅成碧否。

題張葆生贈畫

山居望我來。先指行吟處。舟發是何辰。山陰從此去。

伯敬畫林巖見貽予。兩住司直園。舉以爲贈。因題二絕。

既愛長安月。又愛長安霜。攜來好東絹。同發暮秋光。

其二

不好寫槎枒。吐成蒼潔影。層層託贈深。千里通林嶺。

酬張龍生製裘

改作拜君心。近身溫似氎。高嚴是敝裘。肯向霜前脫。

巷中七詩爲武陵姬秋水詠（有引）

客鼎識秋水。嘉乃志也。出巷中七題吟者。難暢爲之搆染。已播在人口。筭無稿也。別去秋水。塚生草矣。

思舊詩。略記大意。畢。畢在治詞外。酒酣重拈。頗超向聲。焚之燈前。秋水夢謝予乎。
釧夾念珠鳴。香燈心不已。未知學無生。誓同播捺死。（念佛）

其一

一。攏江南信。渚茶香透頸。正遊河湫歸。汲有崔漣井。（煮茶）

其二

驚喜弄苔箋。吟聲隨拜落。謂是昔人詩。焉知是郎作。（寫字）

其四

樺燭照殘局。娉婷下子微。旁人莫相助。要取郎相圍。（圍碁）

其五

有郎愛絃索。北調久無傳。恨學江南曲。聲聲帶可憐。（度曲）

其六

開合少人爲。志誠生倏忽。郎若詐贏時。相看翻咄咄。（構陳）

其七

月明夜夜吹。能和歌喉響。天上苦難嬉。莫隨簫史往。（吹簫）

六言絕句

園中

柴門未破先改。橋木將欹始安。夜燭每臨水次。午餐多在林端。

答俗人

家添鶴鹿三口。僧與琴書半船。問古人中孰比。野夫行徑多偏。

倪航晚歸偶題

橋煙閣月差富。竹輦蓮舟亦榮。婚宦微乖素尚。懷安用敗浮名。

茶瓜

茶瓜楚楚無客。桑柘陰陰及隣。老圃老農後輩。住谿住寺前因。

丁卯夏日有感

誰容賈傅多淚。願學焦先不言。野性先踈慶弔。幽居厭聽寒溫。

贈居易

古道無妨弟畜。淵人久欲師承。巾車百里相訪。歸課兒書佛燈。

七言絕句

戲別姪簡兒

牽來左右神皆聳。喜有奇駒送遠行。伯父一呼予悵悵。人生易老是茲名。

沙河過佛圖澄洗腸處

腸在衆生伴煖熱。一天陰穢盡藏身。異僧出度無他法。臨水肝腸洗示人。

贈熊尚書非所

頗笑魂飛湯火旬。喜聞烽靜任身危。明君執政俱無意。自是龍泉有匣時。

郭聖胎齋中有石似佛骨詠之

泉侵蘚蝕悟無生。空谷原無想與情。天地自然同石結。始知中土佛先成。

入西山

可慚塵土埋春夏。留得秋心與好山。蒼翠此中迎太急。野雲相愛不曾閒。

入水源

嵐交四野雨初歸。濕滿幽崖日抱暉。寺寺秋深深不得。蜻蜓蝴蝶煖中飛。

由香山上洪光尋徑

登登物物是森森。攜有泉源到樹音。松柏午天皆暮色。誘人風雨晚秋心。

登車時楊心湄大行送綿

尋常着線添綿語。事到長安亦頗難。纔說還鄉身盡煖。因君款款悟霜寒。

報國寺看松留別陶公亮于司直

秋光盡處接松辰。枝縱枝橫無四隣。星日風烟俱一變。恥從奇物訴離人。

夜宿長店書付倪不離還京

桑乾欲渡殊難渡。檢校雞聲上旅愁。回憶出城橋兩處。高粱愛客勝盧溝。

送友人遊少室

贈雲休望陶居士。賣屨新逢朱逸人。自恨壺中天未滿。遍行嵩少慰清貧。

病中隔壁聞袁郎與諸女兒歌笑

虎丘殘雁段橋鶯。似許今宵雜夢行。不忿秋燈增客病。細吹檀板合蛩聲。

喪友詩三十首（有引）

喪友者。喪鍾子伯敬也。予與鍾子交。庶爲近古。起萬歷乙巳。訖天啓乙丑。蓋二十有一年。交終矣。循省情事。每別必思。思必求聚。將聚必倚檻而待。聚必盡其歡。歡必相莊。片語出示。作者斂容。一過相規。旁人失色。於是天下人皆曰。此二子眞朋友也。客有善諧者。鍾子笑應曰。吾兩人交。所謂雖蘇張不能間也。鍾子死。

予亦年四十不能多哭。又不能已。乃漫筆依上下平韻。爲絕句告其柩焉。

兩人生死獲交終。不問誰亨與孰窮。同守一檠茶果缺。亂書堆裏眼忽忽。

其二

含烟共賞玉泉松。帶月同驚牛首鐘。小水小山容易聚。高人五岳卽孤筇。
（君遊岱予遊衡有岱衡集）

其三

生樂江南死故邦。奇踪漸老自情降。牽回黃鶴磯頭舫。春水宵宵打漢江。

其四

會商對結兩茆茨。又欲開軒共柳枝。如此晨昏眞異福。空留願力照臺池。

其五

頻到園居不報扉。燕行蜀返與閩歸。家人卽出魚殮待。別遣兒童上市稀。

其六

恥用浮文掩性疎。甘將命相入孤虛。年雖半百天無力。歲歲沈痾夜夜書。

其七

形人未免文章好。愛世多將禮數無。官罷禍輕身便死。可知天意黨凡愚。

其八

局閒觀曠念蒸黎。寇盜衣冠着處迷。殷浩謝安書數紙。右軍通識不沾泥。

其九

似官似客水邊齋。香笑船過養靜懷。深夜史書書細字。破窗燈火壓秦淮。（君讀史白門著史懷二十卷）

其十

影抱巖骸寒似梅。日驅寸管走雲雷。詞場氣魄爭門徑。逢爾幽吟入不來。

其十一

清朝水火偶驚隣。仕路波濤益愴神。幾度規君君亦悔。簡交常有誤交人。

其十二

角巾相倣俗紛紛。道廣交浮事厭聞。名刺未通翻薦禰。目君爲冷豈知君。

其十三

甚雨酸風不再煩。荊花零落雁迷村。猶餘一弟僧行逕。洗鉢然燈畫掩門。（君五弟快長齋持戒）

其十四

朝雲解事死方安。阿鷺灰心嫁亦難。謝卻蘭筠久不畫。獨留春倦與秋寒。（謂吳姬孟子）

其十五

胸湯春雲溪水灣。武夷遊後絕躋攀。餘情不肯同流俗。拙拙倪黃數筆山。

其十六

忍手楞嚴只漠然。天台未見拜年年。飢思倦想無他物。夜夢經行梵率天。（君夢說經兜率著有楞嚴如

說）

其十七

十餘年內事三朝。笑看長安弈手驕。身迫諸緣香一炷。天陰夜短易香消。

其十八

冰中炭卽漆中膠。下石人傳是舊交。閱盡冤親心始悟。畏人予亦樂江郊。

其十九

蔡公今古義常高。一騎雙函發沔臯。君死尙無幽夢往。書來多是羨蓬蒿。（謂蔡敬夫先生）

其二十

手植園荆長嫩柯。弟兄持此感人多。全家愛把君文字。坐向白雲秋水歌。（手植園荆君贈舍弟詩也）

其二十一

貞曜先生宜有友。鹿門居士本無家。雲天一慟不能止。記憶纖毫莫細嗟。

其二十二

開卷茫茫檢和章。新箋舊軸動盈筐。欲將最入幽微處。寫向僧菴佛閣藏。

其二十三

被人相強立虛名。劉白韓張喚一生。美恥同歸讒獨受。此中眞賞在孤行。

其二十四

安能記此到幽冥。鳥散雲飛豈暫停。欲望來生兄弟聚。子瞻癡想不堪聽。
(寄予書語)

其二十五

賀子三春許共燈。徐郎九月說檐登。人生健日蹉跎極。相約衰時待不能。
(永新賀中男姑蘇徐波皆君

道友)

其二十六

好風好月罷同游。猶記梁溪一段愁。我上江湘君下越。兩帆風順各開舟。

其二十七

也怪伯牙說廢琴。山川滿指是君心。深悲極報從茲覓。珍重五絃音外音。

其二十八

爲文告佛願投菴。世世生生掃佛龕。再作文人君莫受。怕從絲盡了春蠶。
(君將逝爲告佛文發願受戒

法名斷殘)

其二十九

夢宜頻到月侵簾。魂若相窺葉落檐。鵬鳥一聲埋賈誼。彩毫十束葬江淹。

其三十一

讒人從此不須譏。泉去山扉風去帆。潛步吞聲何處好。微生有命託長饑。

送徐聞復自當陽還金陵

雉鳴鶯長若相關。君有鄉心我有閒。同去曲沮原上戲。也如笛步望鍾山。

其二

白門音斷十年餘。君去逢人應問予。師友新亡生白髮。鐫來封入故人書。

客樓

沮漳作客寸心微。纔上樓時翠已圍。最愛人工空外滿。風鶯響鶴破天飛。

鶴吟四首

貧家愛與鶴分田。也向閒溪製釣船。墜下偶來伺顆粒。怕將煙火累臞仙。

其一

鶴雪相宜一片凝。但愁缸水凍晨興。渴來不用瓶他汲。待爾鏗鏗自鑿冰。

其二

經旬未鐫鬚閒白。月月難忘剪鶴翎。鶴不令飛鬚再出。嬾人心事未全停。

其四

村屋如山徹夜晴。曉眠慵起愛窗明。不知空響誰教觸。春磬一聲鶴一聲。

送魏水從妹壻還申山

妹將箕箒遠依君。家入申山純是雲。老桂深松蟠數里。未過先喜向僧聞。

趁風過岳陽示僧寒碧

纔向巴丘趨鹿角。岳陽樓下去愔愔。湘君廟遠帆邊祭。怪有閒僧怨順風。

重過洞庭

曾遊嶽嶺後山登。悔失三天門未升。卻又過湖逢水小。君山燁燁見春燈。

洞庭舟中示琴伴涂客之

十四年前獨往時。不堪心緒被琴知。囊琴且住洋洋手。怕動湘君往日思。

湘雨歎二首

青袍素鞵常兼着。白鬢紅顏偶雜居。涕淚忽盈春雨夜。昨宵歌笑是何如。

其二

一城人隔雨聲邊。高唱閒情出自然。怕遣爐香來擾坐。終朝寂寂是湘天。

譚發留別謝仲玉易順之周伯孔宜一仲辰秋若諸子返棹湖岳堂作

客放船歸天放晴。仍飛密雨切羣情。此中師友誰先定。何可山川少恨聲。

登覽昭山

煙急茶爐僧木末。雨腥漁屋叟峯腰。花開花落知何事。草扼泉鳴問去昭。

岳麓山下送周宜一還棹

維舟柳港愛山邊。笑語紛紛就醉眠。昨見茶靡黃一架。送君心到野塘天。

四月八日過洞庭湖

碧空時遠露鷗身。柔艣輕風去若津。香縷未消湖便過。方知帝子佛門人。

園居答車孝則遠詩相質

野塘遙岸想形神。一僕囊詩過洞庭。正值寒河新句就。也無人看立茅亭。

至郢東葉玄胎明府

天教卓魯寬饑歲。性癖江山閉晚衙。欲信君才非吏俗。看予如訪故人家。

伯敬在日歲以采芥茶寄書徐元歎名曰茶訊雨前有感寄訂元歎

泉烹雨采弄幽姿。頗爲生慚陋季疵。歲歲楓橋僧俗路。幾人魂魄在茶時。

嶽歸堂合集卷之五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六

鵠灣文草

書啓

寄太史羅公黃江啓

奏記蔡清憲公（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譚友夏合集 卷六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六 目錄

其八

上座主李太虛太史箋

寄陳玄晏書

寄周伯孔書

與舍弟五人書

答何綱卿書（嗣刻）



譚友夏合集 卷之六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書啓

寄太史羅公黃江啓（南昌李太虛座師出公本房）

元春遭逢雖晚。僥倖難言。續鉢之與傳燈。在大道所不恪。而副墨以追洛誦。惟斯文有奇傳。誠不自意甲子之秋。既依馬帳。丁卯一雋。遠淑龍門。以衆父之父。爲吾師之師。始以何蕃歸陽城。謂可傳于韓愈。今則于木學子夏。轉相念乎孔子。似此淵源。必由聲氣。恭惟某官。下筆妙天下。立朝如古人。主恩獨眷。而雲在意俱遲。物望同歸。而水流心不競。當否泰相乘之日。穀洛交鬪之時。非先生持之以砥柱。化之以虛舟。則楚弓未見其必還。鄒谷何時而得煖。所謂功深社稷。慈暎鄉邦。爲儒恥言儒榮。末相先有相品者矣。元春由苦偷息。丘壑坐談。時已過而功不成。恩欲酬而愁先積。空有鴻鵠之志。僅成枋榆之飛。然才不如人。命非由己。願齋鉛槧。先計吏而北學。日詠榛苓。因美人而西歸。聊以求裁于及門。豈因妄附於開閣。欽哉立雪。悵矣臨風。

奏記蔡清憲公

今古道同。曠者超超破格。君民分遠。愚人往往安卑。自賈島推敲於馬前。浩然起伏於床下。乃知士有不必過避之嫌。冠裳匪俗。上有偶然相知之故。筆墨爲緣。但不肖者喜自以爲才。而好名者遂全喪其實。恭遇某官。日讀異書。月成佳政。慧業勝因。有黃面瞿曇之悟。高樓長嘯。追綸巾羽扇之風。千古之九畹皆芳。七旬而三苗不斂。苞栩透遲。諮諏諮詢不已。軍民安堵。載歌載詠。何妨以此轉盼之駒隙。爲文章德業而有餘。因念苦心之蠹芸。雖獎許游揚而不足。在夫子則高矣美矣。惟愚生竊竦焉媿焉。以爲名太浮者不祥。分太踰者獲咎。出入於風雅者十餘年。聊自娛悅而已。皈依乎末光者幾何日。敢云依稀近之。置身玉壺秋水。曰食無魚。曰出無車。乃生平之所羞。有志布襪青鞵。將讀萬卷。將行萬里。從他日之所好。苟能偕幽人以佩芷。庶幾爲長者而折枝。縱玉曰士前。士曰王前。而不怒。高義原薄乎雲天。恐用上敬下。用下敬上。而或乖微躬。難逃乎斧質。所以汗流箋外。思發花前。問何日其往謝。指初冬以爲期。

其二

春以書生愚賤。不敢輒上通。又思稍學古人一二。雖事體當謝。亦不敢輒謝。但數年以來。屢得明公與敝友往返書疏。皆伏讀深思其理。不知其非貽春書也。又得誦明公前後詩。觀所以爲詩之道。如見所以運思下筆之時。是則明公日夜教春不倦也。春居嘗見浮名無益且易得罪。而敝友與人言。多不令春知。惟前與明公言。春知之。春亦不止。則以明公者非名之所在。而實之所在耳。素習明公功德詩文。質朴古勁。而近日伏覲遙揣。始知其幽秀之脈。清芬之氣。乃蒙先示梅詩。拜手寒香。復論詩禪之理甚微。似謂不肖評右丞詩誤。竊以爲

梅花妙物。生心發政。寂悟冥想。大道不遠。明公以佛作詩。而春以詩作佛。則大小之別。淺深之候。莫可強身。但明公心眼既出詩外。則亦出佛外。又何必與華嚴涉者。而後爲華嚴也。請再下一轉語。明公談春於瞿馬二文。宗此慈情熱腸。全副憐才。偶然洩於不才。心口之間。相迫而言。是何等念頭。而可以人道俗情。明其感激者。且又舉二文。宗報節來告曰。予雖言。而彼二公者。自能知生也。此一意。尤古人也。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况望其相爲言。而不自爲功乎。春有二弟。元聲元禮。其能文遠過春。將攜之深入山中。雖遇合不可有意。而文章之道。實有未能盡者。故欲爲此下榘。今見明諭亦如此。而又訂以無窮遊期。是春之下榘。特爲將來從遊。裹糲耳。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范子之言。春今日之謂乎。歟。詩奉答。以待懷袖。寒書生實不能調謝。秋杪乃走湖北請教。今惟有仰止。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其二

春三月至八月。皆住九峯。四月中家人傳得明公札子。如簡交以得已。斂名以厚實。春要藥也。無從報牋。伯敬歸。遞明公札子一通。駢語書價郵符皆領訖。中云。欲子降格而不可。此又世人見喙。與春自阻喪之要藥也。頃與伯敬別於湏。又自湏歸。踽踽行霜月下。忽明臺所遣者相遇。下馬就月。觀書徘徊。明公自爲挹損。沈摯則可矣。春素冒昧。獨仰窺明公。似有一二語稍着。昨與伯敬言蔡公書法。雖非其至者。然點畫深重切實。似亦有詩文之淵源。作人之誠壹在內。伯敬頗以爲然。每接明公片紙。覺闊遠之氣。離紙許遠。朴厚之道。入紙許深。而伯敬則云。明公凜凜於冠裳中。公然勝士。卽春嘗言世卻有翩翩風雅場。居然俗子之說也。如此雖芒屨往

見自可。况又假以人馬之便乎。春十一月嫁妹。十二月欲侍孀母度歲。過此則飄然負笈之日。春又復不第。場卷點抹皆無。如未以手觸者然。數年來。氣稍平而心稍澹。絕無不屑諸生之意。惟束縛太苦。不能爲所欲爲。若三年後仍如此。則願廣給筆札。閉門無營。就天所付之一竅充而成之。少時所讀之書。今全不能記。所記者。又以熟便汨沒其意與辭。了不知佳在何處。請從此始。讀書自哂。三年內沾沾鷄肋也。初有太學意。今如是作想。恐太學是後來不第一大葛藤。徒勤明公今日特舉。無益也。春五鼓扞逆旅。寒疲中忽有三詩篋。內卽有一扇。雖語不能工。覺於明公前卽有和肝嘔出之意。亦不知其所以也。魯文恪草書。真有亂小王者。幾入其室。慎辭也。春久失其幅。將搜之邑中。但予否尙在人。惟作孝廉時合寫楚辭離陶詩二種。楚辭落他人手。不可得。陶詩今在春處。行書稿本。蒼然而已。卽不大佳。亦是當藏善物。恨未攜至行李。旋當歸之明公。令其得所也。故詩中先言之。

其四

伏從郵筒傳至明公書一通。詩藁一摺。下贈詩五首。次序跪讀。眼界深廣。隆厚。手舞不暇。鍼砭所及。汗流瀑如。恨伯敬先一日行。不能共讀也。書云。詩歸中有太尖而欠稚厚者。宜刪去一二。確哉茲語。春閱唐詩。訖會。有無嫌同或異。常恐密兼疎之句。蓋彼取我刪。彼刪我取。又復刪其所取。取其所刪。無絲毫自是求勝之意。乃可共事。况明公眼邁而識定。將取裁焉。肯爲二子刪之。則徑刪之何妨矣。春與伯敬。蓋厭詩之宗匠。人所應有。必有事。所衆入必入。如書畫之作家。骨董之行家。雖曰可法。而識者憎焉。所以選詩之役。其流爲風趣太多。主

臣有之書云。情豔詩非真深遠者勿留。不喜人於山水花木着婦女語。尤爲篤論。春選古詩至齊梁陳隋而歎焉。顧伯敬曰。岌岌乎殆哉。詩至此時。與填辭差一黍耳。隋以後卽當接元。被唐人喝斷氣運。天清風和。可謂煉石重補矣。伯敬以爲然。相與咨嗟久之。然有真能動人者亦不能舍。雖其氣近妖。不妖於車來賄遷淇梁芍藥也。至於山水花木之間。宜秀宜潤。秀有近於媚而實非媚。潤有似於軟而實非軟。有烟粉之婦女。有淡妝之婦女。皆能與山水花木作仇。反不能點綴其光景也。易曰。殊途同歸。以春小儒之見。上下今古。詩人之致。詣之深淺。力之厚薄。不同而同者歸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又曰。以意逆志。又曰。誦其詩。知其人。論其世。此三言者。千古選詩者之準矣。春雖不能至。竊以自勗。因是以移其心目於明公之詩。雖不中亦不大遠。蓋明公之詩。厚而不濁。清而不寒。近情而不刻。剗腸而不苦。如往者贈伯敬諸古。與前後梅花諸什。亦旣吟之拜之。枕之藉之。不意今者躬獲滿函。如人方存見少。天若歎才難。爐依讀易寒。拜君如拜石。還當留末吹。孤在簿書暇。書落有無裏。夢歸明滅邊。道路猶言易。蒸嘗難獨持。爲兄終自拙。抱子况俱遲。忽與竹聲破。又隨梅想開。一官但勞我。復勉子求官。此事寧非幻。逃名古亦難。臘去固無家。春來詎有路。共此寒更中。而以分初暮。游人競懷新。君子重念故。烏夢不能成。往往人聲誤。綿綿或問之。以斯卽舊今。惟有薄雲色。猶連隔歲陰。締觀今昨事。豈殊光與音。日月無改轂。多此新陳心。稍露桂輪半。來終穀日晴。疑君兼性習。深看喜怒生。未見胡然夢。其占曰得書。渺矣絃中思。難於聽者心。求友誰知苦。相託在無窮。相士如相詩。隨人所取之。於此無精感。雖多奚以爲。山鐘占易體。欲答已忘辭。置身凜在古。行世澹於秋。或使人躍然而起。或使人默然無言。在明公之妙。妙在章法。豈

可以摘句標勝。凡若此者，皆私自點閱，丹鉛密處也。不可以全帙賚還，故瑣瑣如右耳。既而思明公愛春，有超倫等，縱一無可言，猶當披尋妄言，稍別媚子。况古今人作詩，亦無有一無可言之理。明公即泛愛，豈肯愛媚子乎。竊以爲贈送馮觀察先生之作，猶有必欲滿四律之意。如夜雨歸心三丈水，不多得也。四十明朝是三首，長慶多用此調，愚竊謂調未甚高。幸第七句尙不同款耳。酒戶病乘除，則未免以太巧得俚。守歲詩妙矣，而念故之下，故園故人故年泯之更妙。元日對雨詩妙矣，而花鳥以下六句刪之更妙。畫理詩妙矣，而圖中即見迎止之更妙。梅詩獨傳衣二句稍遠，憶弟詩尙省得一兩首，歡心事事賒時哉，怒翼搏吟成霽景餘，似以落韻未新，深於此日哉。似以落韻未穩，固哉元春之爲詩也。明公必一見而笑之，堅儒烏知乃公意。爾以孟子三言自勗者，何在矣。是明公自發其猖狂之論，而又自笑之也。夫達尊之門，高才雲屯，必未有敢言如不肖春者。春若望其門，不如明公不敢入，入其門，窺其不如明公亦不敢言。今之敢言者，非元春也。明公也。一二日內發九峯之棹，舍弟聲禮與俱，聲入學第一，禮第三。前有應試之許，紅案未至，懷疑漠漠。如遺一弟，則往慈仁臺，兩弟真能讀書作文，頗懷奇想。不然者，春門庭之內，亦不能以一字譽之也。已斷詩不作，故未敢率爾裁謝。以寒河集仰求塗抹。元成馮先生會書至邑，令君物色元春。元春止上一書而未往，其道古道也。見前輩如此，感激用壯，倉卒具牋，附筒躊躇，並乞明公便中爲元春明此意。

其五

春自大酉諸勝，乃返僧舍。先以所作詩呈上仁公覽教。春歷證諸洞，必推玉華佳。詩中鑿雲爲地肺，手搏

六丁黑燈光生妙象。龍蛻想空靈。遂爲此洞寫照。而此洞之妙。可以供諸妙手驅使。非一寫可了。大都玉華是仙宅。玉田是蛟窟。玉華如萬花。大酉如老柏。大酉之妙。使人可入可出。玉田之妙。使人一出不敢入。玉華之妙。使人既出復思入。再出再入而不厭。玉田如極寒鍊師。大酉如極真老衲。玉華如極幽文人。雖今古巧朴化工。各有所勝。然不可以朴之一字使玉華淪落也。鐘鼓待考。擊而求之。此子瞻所以嗤李渤者。不過玉華中一片石耳。玉華片片可響。但是衫袖所拂。攀躋所觸。皆成五音。是其大略也。春既不遑爲記。拙詩不能寫出。故草草數語。以質之閉門時真山水人。舟中無事。閱先生文稿。有絕大絕妙者。不可不急以示人。亦輕淺者至樂也。又閱伯敬詩一過。閒暇亦試一動筆。看去取同否。蓋同志人詩文。其去取所在。卽是自己取益之端也。如何如何。

其六

遞中垂贈犀杯詩。黃字跋如日月星辰入懷。如江淮河漢行地。得之驚喜。而犀杯之明遠。黃字之深老。可直一詩一跋也。然春自入辰以來。無日不明。遠深老待。杯字詩跋而後知之。是以酒斟別杯之品。以款識覺字之佳也。春性不能藏物。覺從今以往。寢食几案。當與二物爲伴侶矣。

其七

春不量痺近。叨附門牆。既辱百方開誘。何止十年讀書。道途阻遠莫。或詣謝父。以小人之之。母欲辱仁人之言。而巷語漁歌。亦求弁首。既忘其賤。又忘其愚。真可嗤笑也。初息林陰。細省所獲。追味前言。與弟曹參詣。或所爲片語。偶失記懣。至啼鳥者。忽復記之。洞然爲之一快。向求小史錄新詩文絕佳者見寄。轉恨其嬾。何不

於披閱時自寫也。先生小劄絕妙，幸勿遺之。頃貞甫黃公見寄廉吏傳，良佳。非先生真廉吏，何能讀。然私計經濟一途，有大詳而損神者，亦望高明稍節之，勿以累眠息也。

其八

春去年六月，奉先生醴陵書，并拜名篇。母氏五十之文，又爲春序其稿。兄弟聚觀，母子色喜，手口五六日。至於旬時，以達於今，未嘗不欽儀也。其後九月，鍾伯敬書到，申前參約。春待之襄陽良久，又得其書云：先年往返萬里，頗怯車馬，改從水路。春以是故，又不上峯。十二月得其遊岱信，與其詩記，以爲一快。是月也，朱無易先生觀察楚中，先枉寒河，意表舉事，而詩文突過黃初，又一快也。伯敬自是儷居金陵，旋有報書，言所委先傳，自有一副肝腸，暇便了之，可遲不可拙也。又云：見尊作老母文，不無奪氣。今年二月，無易先生招至西菴讀書，柏路草砌，想見典則。洪山傑其佐，修靜寺頽其右，人馳洪山，而春念李北海故宅，撫柏徘徊，莫有知其寄者。仁公聞此，當亦遙思不才趾矚乎。三月得從無易先生側聞黔中口業，與臺司不平之言。春惟一歎而已。書生何敢深聞，且自誇自受於先生何與哉。越十日而聞之使至矣。讀書使春感泣，觀揭使春用壯。味近詩使春神情願盼，而奮力方將。若從舟楫於九曲之間也。春自南岳回，作絕少。今年遂不厝意，惟前與伯敬書，偶一商其進步，岱記佳矣。然山記只在升降伸縮，固有以意應以氣應，以消息應而不必以字句應者。此不可不參也。伯敬詩春所不如，然有一進步焉。元氣渾沌以上語，止宜厚其氣而氓其迹之，而於以諸虛字，還須用則擇，而多則舍。高明以爲何如。三復新詩，神理光怪，破我貧落，亦有妄效矇瞶者。筆大處容或板之，語多處容或舊之也。是

卽所謂未融也。世豈有未融之清新哉。若自謂清新而實得未融。敢不勉旃。曹能始使君神韻如仙。非春輩所敢望。然其舊率處。或以爲入箝不妨耶。夫新綺之補衣。與故裳之綻縫。其不融無辨耳。請質諸曹公。今世之能究此中元運者。曹先生其人也。去年八月。忽見舍弟元聲元禮詩。驟成墳箴。伯敬亦稱其（以下文佚）

上座主李太虛太史箋

門生譚元春謹奏。賤吾師太史公閣下。今年楚場。非吾師得元春。實元春得師也。命相本窮。福分太過。初止謂數年以來。友多亡而師始值。曾不意四旬而外。得一師而失一母。每於呼天呼母之時。卽興負君負師之感。回思元春少而讀書。賤未失意。山水固其所就。而懶不重經。筆硯本與相近。而嬉未至工。苟非知我之人。無不掩口而笑。乃吾師讀其文於場屋。未數行而卽語副座師曰。得此一人。我輩數十年都不寂莫矣。初聞而異之。卽使元春自觀自定。亦豈知其若是。乃與吾師再見。累見信。信宿宿。悟我以濯濯春柳之丰神。移我於茫茫海水之邊際。始覺無可異者。元春今者。乃得與洪崖浮丘。稱座主門生也。承作壽老母六十文。母不克待。然有此文。母直以六千歲爲春秋矣。會葬時。邑之士君子。製帛爲帳。大書此文以告母。酌其酒以爲觴。曰。母可瞑也。元春敬稽顙再拜。謝吾師之文。師寄母十金爲壽。是日鄂城有劉居士。募修鐵祖師觀者。問其工未竣。

者幾何。曰十餘金。元春舉師所賜。不啓封而施之。以爲母消災。無如師賜者。何知真福。乃資於此。敢不再拜謝。師賜。每於悽斷無緒時。輒誦吾師見寄四言。江文通之恨。衛洗馬之愁。不知何以起止。始知思到極深處。文章到極妙處。皆能使人泣下。恩深二字。自父母而外。朋友亦有之。管鮑是也。座主門生到此二字者少矣。對吾師時。語語吐出。今臨當寫書。甚難下筆。至此又不禁汨汨放言。後之覽者。或亦有感於師弟之間也。終天不得見我母。三年不得親吾師。獨夜無人。有淚如瀉。

寄陳玄晏書

僕之序刻君詩也。君蒼蒼灑灑之氣。形於詩。破於壁。而護於山靈。自有不可磨滅者。僕原不任功。君之遺吏數百里遺書於僕也。僕生平亦有一段精誠。不爲浮名所欺。不爲才氣所怵。足以通於蒼蒼灑灑之人。然則君自不能已。僕原不任感。但今日之人物。有對之而可歎者焉。其人情有歷之而屢歎者焉。其毀譽升沈。有觸之而歎不止者焉。其說在僕所寄詩之第二章也。敬夫吾師也。伯敬吾友也。孟誕先吾友。君友也。張葆生君門人。吾友也。君則吾師友之間也。元方吾弟也。今適來京師。得先我而見君之蒼蒼灑灑焉者。其年其學不如我。則君門人也。幸門人之也。承委以兩先世不朽之文。倉卒不遑作。又君所自作。古雅不能加。且未可輕作。曾記葛屺瞻業師。命作太公傳。且囑曰。子遲遲爲之。不在速得。亦不在寄我。但存子集中可耳。嘗以語伯敬。伯敬賀我曰。我生平作文。未嘗有人持此說來者。何子之多幸也。今尙欲比例邀惠於陳先生。先生許我。我決不敢爲俗下文字。至於天分有限。筆力不遒。則固非其罪耳。向所損惠。金出自俸。帛出自機杼。僕方客燕。故鄉淫雨百

日大麥失秋。家人正饑寒。取用之。而以空函報於京師。所拜實深。

寄周伯孔書

兄去年在南都。罵人之興亦太勃勃矣。至使故人輩皆務爲周旋。而不暇細讀其詩。私覺兄詩清妙可想者多矣。豈以一罵而忘之。夫人之罵人。不止於不憾。且有相念者。則周五工詩。遠過劉四耳。兄去年胸中似以家計客裝。不能滿志。乃迫而成一罵人之周伯孔。非得已也。不能諒其不得已。而避兄之躁。至不暇玩兄之詩。爲故人者不能無過。然兄亦何可如此。去秋在白門錢塘間。與王永啓諸公處。深知其作人作客。非時人所及。而同僚未免相形。性亦未免太執。雖有一肚皮報國之志。馭衆之才。而世固不能安之。無咎。則其志與才。亦有時難行。若使和其性。深晦其有爲之迹。常使此身爲邦家所受。日出入於報國馭衆之中。不尤可以行其作人作官之高乎。弟對永啓持論如此。今兄白門詩雖佳。而至使故人輩救過不暇。皆不欲細讀其詩。益悟天下事未有不思所以行之者。所以行之者。非輒熟也。躬自厚於深心之業。薄責人以援手之事。人不可親疎。性不可高下。乃敢大言曰。世不可咎譽耳。吾伯孔聰明有餘。幸一自反。豈有下筆清妙。而止以家計客裝。不得滿志。遂迫而成一罵人之伯孔。伯孔不當自悔乎。如不自悔。雖詩到儲光義。王昌齡。無益也。荒村寡侶。念我才友。士君子相處以正。不作飾語。故直寫其愛惜之意。惟伯孔平心觀覽。思所以復之。

與舍弟五人書

廿九到鄖陽。初六自船返襄中。與胡用涉從大路行。每會蔡公一番。卽骨爲之重。識爲之高。人生真不可

向損處走也。蔡公以黔事大壞，奉命速征，軍書如山，思手不停，偷閒節勞，與我作兩夕靜談，我以公是師友骨肉，無一豪作客見官意思，不知其他。舟中無事，閒發其回陳志寰先生與伯敬二書，說我人愈朴，性愈厚，是進德之驗。又說我筆慧而人朴，心靈而性厚，不知公從何處便窺我如此也。益令人竦然，進德在我消長，明日不可期，豈至喜此稱譽，所以寄聞者，欲諸弟敬身勤職，察言觀色，時時覺有此等清正方聞之人，可法可畏，自不敢只向幾個庸衆人中求好耳。詠小物三首，別公又作得一篇送行文字，公極喜之。今皆寫回一看。詩經商魯二頌，舟中批完，似於雅頌獨有所入，若不看得雅頌與國風一樣有趣，又看得雅頌與國風更爲有味，則亦是易入處便入，難入處便怯，固學者讀書之病也。到京當再細增減一過，將同蔡鍾二評刻之。題曰詩觸，觸於師友也。莊子則我五六年苦心得趣之書，今春又看得諸家注，又參訂過郭注，方自信爲不謬不僻，若未看諸家注，自是貢高虛勇狂慧，未必無大失也。名曰遇莊，道路間或一遇之，不取以爲堂室在此，然嵇中散云：此書那得須註，真是名言，不可註或可遇耳。莊子亦云：有能通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則莊子未嘗不許人遇矣，非但鍾根如我只可一遇，卽聖賢知慧絕頂，不遇之亦竟不遇之矣。孫登長嘯一聲，嵇阮可謂遇矣，而猶怪其冥默不言，是於一遇之外，而求多於孫登，其可得乎？王烈遇石髓，而嵇公不遇，雖導之使往，留之使食，其可得乎？遇仙不必同升，遇佛不必同證，亦只要本來有此根器，此後留下種子，而必欲同升同證，其又何可得耶？遇之爲言，甚活甚圓，莊子與讀莊子者，俱可不罪我妄也。久旱早熱，晚春便如仲夏，思母親起居未免煩燥，忽寫一詩寄六弟，不覺出淚。昨過均州，不及重登蓼嶺，只閒行到淨樂宮，與燒香人同入殿謁玄后座，欲留香錢，旁一童

子呼曰。爲父母者。置錢項下。爲子息者。置腰間。亦不覺動念。此童子口中。甚有輕重緩急。人特未思耳。魏家人到得科考信。知弟輩俱得入場。免費手脚。只笑六弟。又考批首。疊床架屋。真有何益。時作書戲寄伯敬曰。即使三批首在前。一大科第在後。已未免有頭重之病矣。附聞一笑。



鷓灣花草卷之六終

譚友夏合集 卷六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七

鷓灣文草

書啓

奉郡尊葉公玉壺書

甲子夏答袁述之書

答袁述之書

又答袁述之書

答鍾伯敬書

與茅止生書

答劉同人書

答韓求仲書



譚友夏合集 卷七 目錄

與鍾居易書

答池直夫書

答金正希書

答李長叔表兄書



譚友夏合集 卷之七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書啓

奉郡尊葉公玉壺書

謹白箋。春兩年來營治十畝。已督率耕牛爲太平農人。兼借析陰柳影。賚一卷自隨。待杭林上倉於冬春閒月。放懷山水。學古人經句不返之跡。部署已定。非爲高潔可慕。止以八比制科。本非真好。不過因功名所在。勉強爲之。令又屢試不第。橫以此得罪。自嘆年命有盡。何苦爲此。芒履扁舟。便可逍遙許時。不枉作一世人。初願如此而已。晉人有云。無官者多矣。豈皆高士乎。論者便以春爲慕高士。此便不然也。殘冬遠歸。弟生員元聲元禮。詳述祖臺相念相援之意。惓惓款款。衆中不名。里黨榮之。今年正月表兄李長叔先生。又傳祖臺徵及行藏。爲之慚感。夫勾萌之被折。胎卵之遂破。欲自以爲芝艸翠禽。無繇得見。而况其五石之瓠。不才之雁。已見於前事矣。雖平日親厚甚者。賢者止於永嘆。不智者因而竊笑。求其無一日之知有君民之隔。又缺拜謁之禮。而忽焉增榮益觀。獎助無已。此在古人亦不易得。春竊自念。雖無才而黻線之才。尙未盡。雖有興而進取之興。則

已敗。既不入珊瑚之網。又已驚虞人之弦。其爲廢匿。夫復何尤。而且數載之前。矢盟丘壑。出場已往。謝絕巾衫。初非無聊。而強處乎此。又偶有感。而忽動於中。此則區區動靜不一。遠遜逸士之明徵也。但旣翩翩而去。又貿貿然來。與諸生角藝一堂之上。心面相觸。筆硯相向。誰爲爲之。誰令聽之。春雖無良。不至頽厚若此。所以悟窮達之有命。窺捷徑之無益。以途中逃雨之身。聽物外浮烟之遭。或驤首以報知己。或鴻飛以答故人。酬知原非一途。感恩則甚淺矣。自傳諭以來。母弟私語。踟躕旬月。而肝腸所在。嘿嘿不可。始作一詩十二韻。與其舊稿呈上。教政以見春之守義安卑。無裾可曳。非敢頑鈍疎放。止以游惰。自處於戮民也。春再拜。

甲子夏答袁述之書

方坐桐陰中。兄書忽至。反覆之感難盡。日真如兄所云然。弟素無好興。昨行京都。益觸其倦。又讀兄書。一身之倦。不足言也。子美云。文武衣冠異昔時。弟竊以爲人物仍舊。而破舟漏屋之氣。行於其中。不可結構。此吾輩林麓之曰也。而頃者凶饑告於閭里。生平不算米鹽之人。不得不日間有亡。稽其餽釜鍾庾之數。雖妻妾未敢怒然而目笑之矣。誰謂主翁曠者。黔楚輔車也。勢足以相及。卽其勢且夕未足以相及。而凶饑之禍。究將爲亂。無論凶饑之究。且爲亂。而眼前凶饑已是一亂。前日黔兵偶敗。主之者吾蔡司馬也。愛之甚。聞其後放歸。則又喜之甚。卽以第一人。其憂其喜。皆以蔡司馬故。而西南之不可爲。又若其不甚切者。天下之人皆此一私心而已矣。其何能爲。述之有志於當世久且深矣。請勿憤勿怠。憤傷氣。怠傷志。有此則並不足以自立。而無此則並可以救物。卽晉宋諸君子。清言之佳者。理學之真者。皆其不憤不怠者耳。但人固有時與命。孔子終年

窮忙。伯夷之無聊忍餓。可謂不遭矣。而昔人云。犇車下無仲尼。覆舟上無伯夷。將誰欺也。弟以爲瑗僑諸君子。治世亦是孔子快心事。太公望治世亦是伯夷快心事。述之念此至熟也。何時真過吾林屋。夜半同宿。共聞寒河鷄聲乎。弟鼾鼾熟睡時。萬勿蹴我耳。一笑。

答袁述之書

弟今春徂夏。讀書江夏西菴。暗柏疎林。想見李北海捨宅爲寺之意。萬情不興。惟文章一道。則不敢不以爲可傳。修靜寺。頽然瓦葺耳。我家北海宅作寺。漢江濱。非文章傳之哉。弟輩雖張口肆力。空取標持而已。君家先生所處之地。所謂天下莫不與也。弟輩今日所謂孰能與之也。嘗謂愛古人者。絕不宜護其短。傳世者之精神。其佳妙者。原不能定爲何處。在後人各以心目合之。而若其所不足。人當指爲疵類者。夫安知後世之傳不卽在此。而又安知古人所以堅取後世名者。不明留此一段。以發其所議。而因以傳其佳妙耶。無論古人之深遠。與近日君家先生之靈奇。必有出於此者。卽濟南諸公。自有所以開人之議。與以議而留天下後世之名。夫豈苟也乎哉。此不實致力於文事。不回旋於今古之變決。不知有謾人人益卑。謗佛佛益尊之權理也。如弟與君家先生。恨未常納交。然得與吾兄爲知己。則亦有通家之道。所以不掩其疵類。益成其靈奇者。若或交之也耳。夫推尊人以成己之高。有之矣。詆訶不可朽之前輩。以成一敢說人能說人之聲。雖愚者知其不可述之奇士。弟輩肝鬲行逕。不可謂知之淺矣。而嘵嘵致辨者。凡以爲文章之道。疑義當析。旣於此深入。豈肯浮愛其親。且君家先生神靈炯炯。決與弟輩相關。豈肯虛就世上之浮名。而不信弟輩爲真愛者哉。每對人及書札中。卽

稱中郎有子奇絕。每向人誦爲人子。豈便爲人奴語。無不稱快。今書中又有不欲效顰先世。反辱前休。及上頓縑削。以佐袁氏威儀等語。決知吾述之爲尊先生所瞑目矣。今人所云云。是以庸人待尊先生也。尊先生決恨之無疑也。聰明才人。同是天地所私。豈肯復作異同。與造化相反哉。亦惟省之念之而已。

答袁述之書

古人無不奇文字。然所謂奇者。漠漠皆有真氣。弟近日止得潛心莊子一書。如解牛何事也。而乃曰依乎天理。淵何物也。而乃曰默。惑有何可鍾也。而乃曰以二缶鍾惑。推此類具思之。真使人卓然自立於靈明洞達之中。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又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今日之務。惟使言不敢隱。又不得不止于吾心足矣。半年中承使書兩至。真古人舉動。辱惠孫漢陽花卉。久欲致之。而不可得者。李祠部絳學碑記。敘事造語之妙。若生若脫。可以爲法。弟反謂書法不及耳。

答鍾伯敬書

曾見兄於骨肉之變。不哭而神傷。不傷而神寒。今最後又遭此一慘。私用爲憂。七月二十九日。往迎叔靜之柩。得兄書。始知近日看內典。誦佛號。一月之中齋食十五日。卽吳姬亦已長齋。不食鹽酪。率其家人寫經誦經。不以死者爲可傷。以生者爲當悟。此實福實慧也。但往往見文人談禪。皆是前生帶來種子。一生汨沒聰明中。不得出。後來欲以生死大事性命妙理了其聰明之案。供其聰明之用。悟雖若近於祖師。修或不及乎凡夫。凡夫者。其聰明常不足。一日一事之用。胸中無一物先爲之地。止知有誦經寫經。誦之旣專。寫之旣苦。爲佛子

所憫爲福慧所依。間一往來。根據于身心之中。雖不成佛。亦自得力。每于死時見小效驗。無爽者。若文人薰修。非不篤實。專壹以成佛爲期。而不知我之篤實專壹。必欲以成佛爲期者。是其聰明之所爲也。真聰明之所爲。能使已不用聰明。而但恐聰明與福慧雜居。不用聰明之意。又與聰明雜居。有時福慧來。而未免有一習見習聞之物。亦如琉璃光與之相參相映。相爲無窮。則其寫經也。最便於文人之手。其誦之也。便於文人之口。而其薰修苦行。身土相參也。便於文人之志氣才力。聰明之用日新而已。聰明之局欲結而未能。而生于聰明而死于聰明而已矣。至于死而從前以成佛爲期之願。有所不暇。遂其傷生惜死之態。反不及凡夫之從容者。豈不篤實專一。期于成佛者哉。而死多如此。何能無愧。弟自西湖歸。已斷殺。終日侍老母病。此心澹然。居簡行簡。又見赦靜客死。徐九郎一夕暴卒。因思世界之治不治。文章之法不法。游止之快不快。竹木之秀不秀。鬼神之靈不靈。日月星辰之變不變。總無一關切。而猶有敬身醒眼。閒步朗懷。不敢自蹈于非禮之動。自蹈于有戾之物者。以爲不如是無以畢我二三十年一二十年中有生之味趣耳。其實來生因緣。超度人天。似當不出乎此。不宜僕僕合掌。跣跌枯稿。使我不可思之寂樂。反驅使於不能已之聰明。是則區區弟所以爲吾子助也。至于姬妾長齋。禮佛誦經。亦是添顏着色。取憐生愛之第一事也。遂欲以朝雲之書經。爲龐家之法侶。何其拘哉。與兄常別。惟今年無日不相憶。如知山之人。門前有佳山。反忘之。常勸其清晨開窗時。卽須精神警動。作此山不易得想。使日日門前受用此山。且不枉知山人生在山前矣。記去年湖上聞子將。問及伯敬。予答之曰。伯敬者不是朋友。直是終日拿來受用者耳。嗚乎。遍天下皆朋友也。誰知受用哉。

與茅止生書

往辱足下作楚二嶽序其歸也。日日讀之。又所示武備志香魂集二序。日日想服之甚矣。足下能古文也。愈日日思之古文之道。莫有講者。欲不思足下何可得。然使足下意加虛。神加靜。與人處加溫克。而又減無用之名。減無用之應接。減似有用實無用之意氣。減可以用不必即用之經濟。至于粗之減聲色。精之減筆墨。即其所爲止生也。一增損焉。古文在是。古人在是矣。去年弟亦草草接物。未暇有所深言。自西湖蒼上回。山水發其確然之識。別離悵其確然之情。始自悔與足下交。雖未唯諾。亦少直答。雖未有豪髮。似其人之客於外。裘葛未易。餐館未穩。舟車未將。無主人則鬱鬱。有主人則揚揚。而無以報止生。因譽止生之文章第一。人第一者。然亦未能盡似古人。于文章可賞。人可欽之處。且不須言。而先勸其增損於止生之內外也。宋子獻孺真朋友。弟略以此意托致數語。足下乃毅然從之。書來甚以爲是。然則足下之所厭。乃在無以報止生。而以一譽塞其報者。而所毅然從者。乃在乎此也。何敢不遂盡其說。既盡其說矣。將無初以爲是。而旋復誅之者乎。我知茅子者。能古文。又古人其志者也。豈有是哉。

答劉同人書

同人足下。得兄書。所以教我者甚至。欲我上尋性命不易之理。次究著述千秋之業。微彰妙詣。盡此二語。僕直奉而行之耳。有何說哉。但性命之理。癡黠不能盡。人偶有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夫晉人所謂麀麀之處。皆龍肉也。卽子瞻所謂猪肉亦龍肉也。自以爲啖。而不知其已墮于談古今相欺。以至于盡。可不大哀。

耶。惟生來有志于述作，不敢不盡心。初年求之于神骨，逾數年乃求之于氣格，又數年乃求之于詞章，前後緩急難易加減之候，惟已得用之，故常以此爲快。如有一醫者，自以爲起病，而參木二陳，梁肉之序，絕與人用之不同，想其用淺也。反如衆人之用深，其置輕也。反如衆人之置重，亦必有所見焉。至于進取一途，本其所熱，而性不耐煩，輕就易去。又所見人世君子，皆以勞役博科名，以恥辱博三公，以負心之事博義稱，以人之死博安常，抑其心之所熱，以就冰雪，曰何必富貴乎，而天分不高，屢抑屢起，始知僞隱者之亦難真，不仕者之果爲奇士也。念自有所動，此豈待人勸哉。但高興爲之不妨，高興止之亦可。唐人所謂行藏繇興不繇身，僕今者蓋用之矣。同人足下，僕素心儀，以爲才大而品堅，昨舍弟相依之久，益信斯語之不妄。文正文成之間，幸惟努力，道于學畫，惠之學塑，各勿失時而已。戊午之疏，邀惠朝賢，得使蒹葭倚玉，直一笑置之耳。偶遇此焚琴煮鶴之事，當如不見不聞，苟真有破胎殺卵之心，任彼自作自受，兄以爲何如。我與綱卿同人，氣類相合，豈因同舟遇風，方思親信，况所謂同舟者，不過小兒輩剪一葉昏戲，作蝶子覆之，溷渠間耳。有何遇風哉。今年一步未出門，明年相思便當圖晤也。

答韓求仲書

西冷橋上之遊汎，志和宅畔之眠餐，忽忽且十年矣。其間桑溪蘆岸，磬烟漁火，每一年率三四夢至其地，况于大君子傾筐之愛，着屐之歡，手板看山，兩槳打水，其爲思憶，自成顛倒，尊札飛來，笑與忭會，忘其身之伏草土也。賀則及之，翻用爲賻，元春拜焉。書云：僉夫吐舌如箕，歷年奎光，偏破雲霧而出，自是知己快論，然豈知

發星匿彩。而翼軫之間。仍如潑墨。此亦章惇所爲耶。我輩從此悟去。亦可以放懷寥廓之外矣。去秋臨場。見家僮買芒屨回。不覺自哂。適夏長卿兄到門。首訊動止。送之以詩云。爾舅家弁山。十年無一字。草鞋見試官。不可謂憔悴。然而此中憔悴極矣。生平知音如敬夫伯敬。俱先淪泉壤。身亦顛毛蕩然。左車牙豁去。改頭換面。明年猶不離臭帑。終年如野馬奔塵。渴愛疲勞。不能一再過吳興虎林。尋舊遊于空冥澹冶之鄉。雖然當以勇行之。辦青鞵布襪。遍遊吳越。擊空明而叩寂寞。決當從蒼上始矣。甲子晤彥直于燕。惟長蘅子將印持孟陽令。則君常輩作十年別。如何可言。明公晤諸君。皆以遊期告之談。梅口酸。能無津津。鄭澹石不久當通書爲言。令則且告以尊指緇衣當篤。非惟杵臼情深也。前見文閑增補最妙。所益拙作二篇。評語過飾。足知故人念我也。舍弟惟元方一人以甲子僑。而元聲字遠韻。元禮字服膺。才格尤嶽嶽。家有殊色。不致玉帛。而老女懶婦媒妁屬于道。亦事之可笑者。不可不令明公知也。兩小阮并賢公子。近如何。公子韶年訪我于舟。只如昨日耳。

與鍾居易

足下來札。欲僕爲令兄志墓。俟文成卽書一通。覓佳石刻之。以傳天下。或至來世。使兩人精神如金光聚。非足下不能發此想。僕此一篇文字。不須伸紙和墨。仰屋運思。已自有一篇全文。汨汨然隨汨踪而出矣。生平知己無少長顯晦。離合譽咎。亦并無東野爲雲我爲龍之分。亦並不借天地山川。東西南北。作車笠俗證者。獨令兄一人。爾令兄詩云。庶幾夙夜。惟予與汝。今旣生死路乖。自令兄魂魄而外。惟足下可知之。其他固無用取知也。志銘當求要人高官。取重幽明。然亦決知非令兄高穆之性。故吾與足下決意作此一篇文字。用投逝者。

私好耳。倪雲林畫是令兄生平寶愛。以足下有道氣。又雅知畫。臨終付囑收藏。是僕所親見。今乃損以見予。僕出入負攜。卽用其畫作先賢雲林先友伯敬二祠香火矣。敬下四拜。拜二公焉。但此畫八好事家。立致十萬。徒手坐獲。恐貪豪成愆。輒用三萬錢奉足下爲懺度飯僧之資。此亦如置祠邊香火田二十五畝也。如何如何。

答池直夫

蔡先生不輕許人。不苟作緣于人。每見詩文中輒有池直夫心固已異之。洪爾蕃來京。遍覓所謂竟陵譚子者而投之書。與玉屏南參諸集。則故直夫也。今蔡先生死。含淚開蔡仁夫書。讀未竟而使者又致一書。則又直夫也。閩楚吳燕間。萬里則如一步耳。吾兄才格。旣不可梯接。而志氣深勇幽邃。又迥非今人所趨舍。元春行天下。得此于人蓋寡矣。意者直夫信蔡先生過篤。歎几庸人過甚。而遂寬求于我耶。乃讀見贈佳詩。以文人之筆。發有道之言。不惟鍾蔡諸公。悔知見之。琢年。千古才詰。同時汗落。有識如此。而弟猶不能信直夫之真知我。則過也。弟于福慧。總無分毫。加以學道之念不力。不恆見直夫。寄內書。旣鄙其婦行。自鄙也。直夫所居海島山麓之奇。使人神往。弟住處寂寞之濱耳。然古人獨吟閒釣。每亦思如此地而不可得。以是亦覺心安。回思少年時。有作高奇詩古文之志。後來師友扶持。並有類奇士高人之性情。今皆茫無一效。與鞭影俱亂。直夫明年早來京都。見我祇是一庸人耳。切莫作竟陵譚子。千奇百怪想也。窮鄉下里。無以相寄。作得一詩。書之扇。又書之冊。又書之紙。如小家人蔬鼓魚菽。設了重設。豈不可笑。弟長安答書。倉卒草數字。付爾蕃。本無可觀。今旣爲致書者所失。直夫又必欲觀之。因以其稿錄往。

答金正希

兩得吾兄書。汗出斗許。弟胸中雖有灑灑落落之趣。與世人入名利恩愛而不得。入嗔恚熱惱而不得。出者。似乎有間。尋常厭人沾泥帶水。喜一過而忘之。故伯敬諸子。取其根器。而恨其不肯學道。弟之不能學道。在弱而好弄。老而不衰。生平貪戀光景。極知光景朝暮更換。而實有所不能舍也。又見學道人愛官與我同。愛財與我同。愛色與我同。愛交遊玩好與我同。而自以爲學道。不知我不學道。又在何處。及迫而問之。則曰。此何礙于道。子真不知道矣。弟愈不服其言。彼沾泥帶水。而我灑灑落落。沾泥帶水者。而責灑灑落落者。爲不知道。宜其不相下而生退心也。乃出自吾兄。則實修實證。無所大戀戀于世。而忍得住。苦得慣矣。伸手接引。含淚下棒。弟獨何心。自甘昏浮。但不知兄所謂一刀了割者。是何刀法。一刀遂了者。是何了手。兄于所爲看經持呪參禪念佛。必當從一門深入。我輩亦有清靜時。萬念歇下。覺此事不謬。而少頃事煩人雜。可笑可樂。神疲力倦。性命無歸。未嘗不悔。而卒無一法。遠此塵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此雜念真境。遠公以謝康樂有雜念。不許入社。弟嘗舉以自恨。而公安王以明。累書相責。則言無雜念。不可學道。添我迷惑。莫如此語。畢竟是正希急急討箇了絕爲是。而不知何從便得了絕。則請正希示我一路。雖然學道。未有不苦。楞嚴云。菩提涅槃。尙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持。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恆河沙。只益戲論。正希新官翰林。文章人品。卓然一時。而此心斤斤悶悶。絕不知有數者之美。可謂能苦矣。弟則有不能者。雖不至取其光焰。以自加。而未嘗不資其津潤。以自美。方有惟恐其苦之意焉。而欲以學道。豈不疏乎。且不知正希官翰林。文章品格。卓然

一時而學道之人。果真無礙。于是否。雜念果盡。割絕否。反而求之。千萬再以報我也。弟非無知。強相排抵。亦實實求一消息于有道耳。至是而春之通身。又汗出矣。

答李長叔表兄

入城到門。冀可一見。吐數月之懷。乃聞湖頭水嬉。徒倚堂前。良久乃去。昨拜手書累紙。反覆研硃。欣感交集。知己之言。吾以愧於心也。不才村居寡歡。喜人至止。剝啄相續。物竭神憊。主人方欲寢息。而客子猶陳悃未休。投牽繫纜。其意皆出于客。殊增厭恚。又平嘗好爲人涉筆。作紙箴數字。而知與不知。固來相強。敗楮退筆。率滿床几。刻期追索。有如逋負。虛火攻中。對飯不食。常自思。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前有未了之事。現有當卜之歡。而枉費精神。供人一刻之求。真有何益。不如已之。已之不信。遂刻作一札。有來乞者。舉以塞之。此既一事矣。惟是性本朴率。無思無營。與人無爭。高人衣鉢。似欲傳燈。而且村中林水幽翳。舟車草野。門無人。闥無人。閨長衫累日不着。禿衿小袖。行過兄弟家。如東皋隔河故事。蕭遠不羈。恐城中大人君子。猶未免相羨也。昨偶作六言詩云。家添鶴鹿三口。僧與琴書半船。問古人中孰比。野夫行徑多偏。近狀如是。聊呈一笑。

鵠灣文草卷之七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八

鵝灣文章

序

詩歸序

刻水經注批點序

古文瀾編序

東坡詩選序

袁中郎先生續集序

蔡清憲公全集序

徐中丞集序

選語石居集序



譚友夏合集 卷八 目錄

河洛人文序

弔忠錄序

楚才錄序

長安古意社序



譚友夏合集 卷之八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序

詩歸序

春未壯時。見綴緝爲詩者。以爲此浮瓜斷梗耳。烏足好。然義類不深。口輒無以奪之。乃與鍾子約爲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亦既入之。出之。參之。伍之。審之。克之矣。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於靈迥朴潤。抑其心目中別有夙物。而與其所謂靈迥朴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古人大矣。往日之輒合。遍散之各足。人咸以其所愛之格。所便之調。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滯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學之古人。自以爲理長味深。而傳習之久。反指爲大家。爲正宗。人之爲詩。至於爲大家。爲正宗。馳海內有餘矣。而猶敢有妄者言之乎。嗚呼。此所以不信不悟。而有才者至欲以纖與險厭之。則亦若人之過也。夫滯

熟木陋。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古人不廢此數者爲藏神奇藏靈幻之區。今人專借此數者爲仇神奇仇靈幻之物。而甚至以代所得名之一人。與一時所同名之數人。及人所得名之篇。與篇所得名之句。皆堅守莊誦。而不敢颺言之。不過曰。古今人自有篤論。夫人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爲之咨嗟。傍皇者。此詩品也。譬如狼烟之上。虛空裊裊然。一線耳。風搖之時。散時聚。時斷時續。而風定烟接之時。卒以此亂星月而吹四遠。彼號爲大家者。終其身無異詞。終其古無異詞。而反以此失。獨坐靜觀者之心。所失豈但倍也哉。今之爲是選也。幸而有不狗名之意。若不幸而有必黜名之意。則難矣。幸而有不畏博之力。若不幸而有必勝博之力。又難矣。幸而有不隔靈之眼。若不幸而有必驚靈之眼。又難矣。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趣不强括。以詣所安爲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爲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爲才。恬一時之聲。臭以動古今之波瀾。波瀾無窮。而光采有主。古人進退焉。雖一字之耀目。一言之從心。必審其輕重深淺而安置之。凡素所得名之人。與素所得名之詩。或有不能違心。而例收者。亦必其人之精神止可至今日。而不能不落吾手眼。因而代獲無名之人。人收無名之篇。若今日始新出於紙。而從此誦之。將千萬口。卽不能保其誦之盈千萬口。而亦必古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一出古人之詩之神。所自爲審定安置。而選者不知也。惟春與鍾子克慮厥始。惟春克勗厥中。惟鍾子克成厥終。詩歸哉。

刻水經注批點序

自水經有注。而桑氏書遂眞爲經矣。注行而孤吟遙想之夫。開物寄道之士。若有所恃。以自證其山水之

好。端坐深讀。若奇卉佳木。舟馬相澹。若森森磕磕。麗我瞻矚。又若塔廟碑版。光我目。蒼我思。有高人真僧。迢迢待我。可舉足提杖而一往也。予少時。即知好之。聞一名家前輩。歲輒一閱。深歎其勤。求得其書觀之。筆如稿木。無復冥奧。似爲考核醜記而已。私語亡友鍾子曰。如是則是書亦可不著也。頗與鍾子空濛蕭瑟於其中。庶幾想酈子當日作注之意。而蜀朱無易先生者。淵人也。來官我楚。揖我而坐。臥乎桑酈之間。當是時。師友淵源。通理輔性。外慕等夷。內懷悱發。真有如雷次宗所云者。於是有朱鍾二家之選。而予評遂逸去。不復能自愛惜矣。友人嚴忍公家武林。不妄交一人。獨好予輩所閱書。而與聞子將諸同志合刻全注。以爲雅人資糧。夫予之所得於酈注者。自空濛蕭瑟之外。真無一物。而獨喜善長。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囚捉幽異。掬弄光彩。歸於一緒。以力致其空濛蕭瑟之情於世。而胸中獨抱是癖。且獨著一書而死。而世人猶執考核醜記以求之。不幸而與類書同功。嗚呼。則是書亦可不著也。

古文瀾編序

王聞修先生選古文瀾編既成。寄聲譚子元春屬序焉。元春竊謂古人之文。不可及矣。生其後者。無可附益。不能端居無爲。必將穆其瞻矚。暇其心手。出吾之幽光積氣。日與賞延。或不能無去取其間。久之成一書。而是人性情品徑。已胎骨於一書之中。因而後之讀是選者。皆曰。某氏之書也。則幾於取古人之文而奄有之。夫奄有古人之文。而自成一書。其事豈細也哉。徐偉長云。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斯言誠是矣。吾輩勤心。如修漏舟壞屋。必有其處。舍評選無可置力。亦無可與古人遊者。

且非獨吾輩也。尼父詩書二經皆從刪。刪者選之始也。梁宋而下。有專功焉。然困於其識。局於其代。使後人望而知爲梁宋以下之書。如見其所自著之書焉。故知選書者非後人選古人書。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學者不能勤心以取之。又勝心以居之。如劉舍人所謂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者。往往而然。祖兩漢卽奴陳隋。尊八家卽退羣儒。朝廟實用之言。溪山翰墨之致。甚至同季不相爲語。亦其勢然也。雖然。無是理也。古今文章之道。若水瀉地。隨地皆瀉。常痛穴在忠孝人之志。幽素人之懷。是二者皆本乎自然。而文章之道。恆以自然爲宗。使非貞篤恬澹之人。諷高歷賞。光影相涵。雖甚勤心。亦莫得而取之。王先生者。固今之貞篤恬澹有道文人也。故其讀書。不忘漢初。不輕唐後。不苟經世。不厭尋幽。始乎詔疏。訖於小品。輯爲一書。先生日讀數篇。輒自喜曰。吾上下千六百年間古文。不問爲海爲江。爲河爲溪。爲谷澗爲石泉。下水而皆有風生水皺。汙汙然波瀾可愛者。吾暇日編之。而常自讀。授子弟讀。授他人讀。如泛扁舟入漣漪中。蹴之使碎。又如建一閣一亭於水上。招達者數人。列坐其中。以觀其瀾之生也。謂余心樂否耶。且是瀾之妙。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有時而安。有時而驚。有時而碧。有時而紫。豈能一端而旣厥美耶。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窺其際。有幽光積氣。不知所自來。則皆先生之幽光積氣也。譚子曰。是則王先生所自著之書也。

東坡詩選序

選東坡文者。更十餘家而始定焉。獨其詩尙無選。非無選也。人之言曰。東坡詩不如文。文通而詩窒。文空而詩積。文淨而詩蕪。文千變不窮。而詩固一法。足以泥人。夫如是。是其詩豈特不如其文而已也。雖然。有東坡

之文亦可以不爲詩。然有東坡之文而不得見於詩者。勢也。詩或以文爲委。文或以詩爲委。問其原何如耳。東坡之詩。則其文之委也。吾嘗思之。使東坡之文而一人之文。則可東坡。而古今之全力也。雖欲執人從來之言。與信已一時之目。而將有所不敢。則其重東東之文。而不敢不求之於詩者。亦勢也。故淪其窳而通自見。芟其積而空自生。約其蕪而淨自出。日出沒於千變之中。而後窮者乃我之目。固者乃人之言。而東坡不存焉。惟求其東坡之所存。爲古今之所共存者而已。然則不自知其窳。與不自知其積。與蕪。與曰。奚而不知也。六經成而詩爲一體。詩之處經中也。大地山嶽之有水也。水以妙大地山嶽。而搖大地山嶽。碎之以爲水。吾知其不能。有古文於此。截其字句。變其音節。而謂之詩可乎。然以此而冀其詩文之爲二事。工詩文之爲兩人。又不可。江海之內。冰水之間。嗚呼。難言之矣。唯東坡知詩文之所以異。唯東坡知其異而異之。而幾於累其同。則文中所不用者。詩有時乎。或用。文中所有餘於味者。或有時不足於詩。亦似東坡之欲其如是。而後之人不必深求者也。蓋嘗爲之說。曰。文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詩如泉源焉。出擇地矣。文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詩則行之時即止。雖止矣。其行未已也。文了然於心。又了然於手口。詩得了然於心。猶不敢了然於口。猶不敢了然於手者也。請以是而求東坡之詩文。庶幾焉。斯選也。袁中郎先生有閱本存於家。予得之。其子述之。而合諸夙昔之所見。增減焉。述之奇士。吾友也。知不罪我矣。

袁中郎先生續集序

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續集而屬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學。學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爲先子者。實

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敍先子。予愛述之。而敬其言。受稿於裝。歷辰湘湖岳殆遍。目察公之用心。其議不待人發。而其才不難自變。其識已看定天下所必趨之壑。而其力已暗割從來所自快之情。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處不自信。亦何嘗不自悔。當衆波同瀉。萬家一習之時。而我獨有所見。雖雄裁辨口。搖之不能奪其所信。至於衆爲我轉。我更覺進。舉世方競寫喧傳。而真文人靈機自檢。已遁之悔中矣。此不可與鈍根浮器人言也。往公之哭江進之也。有悔其詩文妙理。生前未商語。後寄黃平倩札。有悔其瓶花詩文。俱有痕迹語。夫公之妙於悔。何待公言哉。細心讀破硯集。又似悔瀟碧矣。細心讀嵩華遊稿。又似悔破硯矣。今察公續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堅實者。又似爲古今人俱下一悔脚也。楊子悔少作。其意甚美。而觀其晚作。又似不知悔不必悔者。予益以此歎公之根器識力有大過乎人者焉。續集出其卓大堅實之文。出自痛快俊穎之手。吾願學公者。從是悟文章之道。若舍其大者不言。而於所爲翰墨遊戲。易於觸目者。則賞之不去口。傳之不崇朝。而法之不遺力也。又未免令述之嘆息歎歎。而獨以予爲知己矣。

蔡清憲公全集序

元春固得親以詩文逮事清憲公。北面稱弟子者。公亦時以上德古懷。引元春於詩文之內外。又似獨相期許。開其亶率。與爲朋友商究之言。故元春亦稍稍知詩文涯際。嗚乎。今不可作矣。元春日以退。無以與於鴻壯淵窅之觀。類嘗端居深念。古今文人。卑者無足論。卽興會標舉。踔厲風發。聲爛爛然。自謂名下士。吾爲之慚甚。儁異文雅。芳流不歇。便自以爲不俗之人。吾爲之慚甚。山谷老人謂大節不奪者。乃真不俗。而司馬仲達。望

武侯葛巾毛扇。指麾三軍。乃以名士稱之。嗚乎。世固安有名士與不俗之人哉。惟吾敬夫先生。始可以盡瘁爲名士。始可以山嶽之性。拔去俗根。而亦必眞如先生名貴不俗。始能使詩文之氣充滿天地之間。而決不至隨荒煙野草而散去。故元春竊以爲公之可及不可及者。凡有六。德業詩文。水乳和合。請得而深論之。夫人少而好學。老而不衰者多矣。然皆掇拾附益。必以歲時。公十齡以往。書史上口。觸目皆如重閱。嘗借人奇書數十卷。燭下取讀。曉而還之。其敏可及其勤不可及也。目下十行者。思力屨。率無暇想。公作古文詩歌。章奏牋啓檄。移科條。日可百餘通。數小史不給。朝屬草。申酉成書。而公優游尙自如。山水書畫。幽其神緒。其辦可及其閒不可及也。公忠孝友愛。出於自然。一身冰霜滿抱。千頭橋。八百桑。非其所有。救世心切。如夙生負涕泣。欲償一字一句。如佛說法。其慈可及其誠不可及也。旣爲國家經緯人。治一切邊腹夷險。可爲不可爲。無不功歸人。罪歸已。至於星隕而不化。任彥升之序王文憲曰。道在廟廊。理擅民宗。先生有焉。而日妙思經書。如寒流淵人。窺深領奧。窮其要眇。以入無際。我輩下帷終日。獲者鱗瓜耳。其肆可及其微不可及也。鴻儒大方。喜談源派。兩漢八大家。熟人聽聞。不自振精魂。如貧落子。侈稱先世門閥。予每讀公詩文。海潮泉眼。瀉注無方。其古可及其獨不可及也。世之作者。光焰過多。才每足以震物。權每足以彩毫。具曰予聖。斯亦可矣。而公與寡。取篤形神。在友隕已千仞之峻。慕人一壑之幽。誰爲爲之。誰令聽之。其高可及其虛不可及也。凡爲若說者。不勝書。將一書之而已。亦猶謚法。但節以一惠。而以爲清憲耳。清憲足以盡先生乎。先生死。弟仁夫梓其集。未數卷。亦死。其壻林子觀。曾搜而梓之。予因語林子。子之心苦矣。未遺餘力矣。還先生以日星河嶽之觀。開天下以元始玄化之域。是

吾子之功也夫。而竊不敢忘公昔者一語。公來郢中。與元春夜半論文。以爲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必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且吾輩終日獻酬人事。神明如珠。豈能從萬斛泉中。涌出滔滔莽莽。赴筆而爲之。豈能自滿作者之意。而何以接天下後世之眼。子他日爲我精選數十篇。令其可傳足矣。夫以先生鴻壯淵智之學。鼓吹經史。自存稿外。但能罔羅一字之遺。爭相傳寶。如玉匣金椀。復出人間。是何忍復議刪選。雖然。元春不敢忘也。全而搜之固難。有而擇之甚易。子爲其難。吾爲其易。吾兩人各職一事。以告哀逝者。使光靈復栖止故處焉耳。若夫詩古文之氣。挾其道德經綸。以充滿天地。梓不梓。亦非所輕重也。又何論選不選哉。

徐中丞集序

春從事於詩文者也。往見歐陽子有言。唐四庫書目。班固藝文志。其所列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而散亡不存一二。雖以文章之麗。言語之工。營營汲汲以終其身。而卒無異于飄眼之留木。過耳之好鳥。未嘗不爽然喪其嗜古之志。然而歐公之文。流傳千古。無一篇失者。則嘗思之。彼多者百餘篇。而不存一二。少者或一二篇。而亦足事傳。皆命也。意篇章之業。或賴道德以久。或附經濟以見。或風期才華之美。各有所因。而流于人間。抑在已無意於必存。而居其後者。從旁而收掇之。此自前人道德經濟風期才華之力。默鼓動于其中。而雖一字片語。自不得而淪墜。與中丞徐惟得先生。我之所自出也。宏才雅量。整儀高懷。爲海內鸞鳳者五十餘年。未嘗沾沾於詩文。而古今之詩文。若不外於是者。此何故也哉。公仲子乾之。嘗欲春序其遺稿。未

幾乾之歿。公之孫申前請焉。予凄然久之。嘗記公之言曰。吾在儀曹時。居閒寡務。與王敬美孫月峯諸公。切劘爲古學。頗知古人之意。後屠長卿以才豔誨妬。而不腆君苗之硯。亦坐是而焚。人生在世上。則性命不易之理。次則民物有用之學。焉用是招尤之言爲哉。而又以春之嗜古也。豈似欲摧折其盛氣。如歐公之於徐無黨者。今公去春十餘年。而春猶耽戀楮墨。若蜨之喜思。又竊以爲性命之理。民物之學。未有出於搜討之外者。恨當時未以是復公。而今日者。猶幸序公之集。得一言之。因私語公之孫曰。予旣無以窺公。汝從旁收掇。使人想見公之道德經濟風期才華。而有能庶幾其一二者。此孝子慈孫之志事也。予嚮者亦以此告乾之矣。

選語石居集序

閩唐梅臣先生。初至襄。延見屬吏師儒之屬。覩謁有雜學博。竟陵人也。因問竟陵譚子。譚子方匿跡遠墟。久不挂於壇坫。學博心竊訝之曰。安從知是人也。已而投一集。曰。爲我示譚子。選而序之。勿多。多弗傳也。勿譽。譽勿益也。學博傳斯語。以至譚子。譚子咲曰。唐先生如是。安得不問譚子乎。予所以遠跡不求挂文人齒牙者。凡以爲談詩者。量多而親調。元春性翹劣。無以塞其望。且吾師友皆散逝。古道不可以望人。寧甘兀兀。擲株枸耳。今使君乃若是。起而披其集。是月也。雪郊枯岸。手龜圻如淘河漁人。喜極兼怵。輒永夜獨坐。研朱凝水。親灸硯鼎。鑪間爲下點不休。所逢豔驚目秀可餐。風神肅肅。忠孝迸裂者。歌之。聲出籬外。絕不知有寒夜。小婢送酒。至手邊亦不知取煖。而或有應付雜收。熟如無物。眼不驚怪。入手芒斷者。亦竟不能爲使君踟躕。回顧卷帙上。丹銘之痕。如古木槎枒可怪。則因而念之。夫詩文之道。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必有良質美手。吟想鮮集。足以通

神悟靈。而又有硯潔思深。惕惕於毫芒之內者。與之觀其恆。通其變。探心昭志。庶幾一遇之而不敢散。然則今者使君令譚子職選。譚子欣然選之而不辭者。豈非所謂遇之而不散者乎。多也。調也。斯散矣。予入冬閱方秋崖集。喜其詠梅有云。古心不爲世情改。老氣了非流俗徒。三讀離騷多楚怨。一生知己是林逋。是詩也。可以贈梅臣。而梅臣詩中。又有拙吏津頭不嗜錢。浮囊布被恆夷然。論交結容清尋研。碩人逸叟中流連。日在吾口中吟。諷不去。遂覺秋崖梅臣二老。來往雪天手眼之間。不知何以遇。又不知何以不散。使君治襄多暇。爲我祀社。二孟六。招其詩魂。一問其故。恐亦無以舉似也。

河洛人文序

吳興潘昭度學憲。家藏萬卷書。有森挺之才。其爲古今文辭。皆簡潔深健。不喜爲一切衰世苟且之言。故其視學中州也。亦務於才之疏。以達。園以閔。廉以深者求焉。若四時之氣。獨夏與冬有未宜於中州者。曰。吾將以行救也。予盡視其文。莫不有森挺之意。散於其中。而衰世苟且之習。似遙望其界而不敢入。公旣觀察閩中。屬予友孟誕先寓書。俾序其牘。其中強半秋售。公甚快之。而尤咨嗟愛惜於未遽僞者。是其意用以師表一世有餘矣。予嘗嘆古道之不可復也。莫甚乎師友之間。以一日偶然之升沉。而忽變其愛敬之初心。售則曰。吾卜之。如是不售。咄咄曰。敗矣哉。汝之負我也。入而揖。禮貌衰。久之。刑其文。不使與僞者齒。師勸友怠。冷煥侵人。嗚乎。衡文者固將爲數十年得奇士偉人耳。非外身命。忘爵賞。齊得失。不足稱奇士偉人。而衡文者。乃以一旦之逢不逢。冷煥素所望爲奇人偉士者。驅而納於喪我狗物之途。所養非所用。君子憂焉。一切衰世苟且之言與

事俱從此生矣。昭度是刻，所以云救也。亡友鍾子伯敬往閩督學，方公孟旋送之曰：君此行須辦三十年精神，使此三十年間所用道德功業文章，皆出君門下，勿徒愛戀一榜中耀目也。予最服其言，但有一言未質，諸孟旋使得一奇士偉人，坎壈纏身，一生道德功業文章，無一見於世，鼎也不可以拄，識鼎者焉可悔哉。三十年中亦不可無此一恨，昭度性澗奇，無世味，予故附質之。

弔忠錄序

中丞楊公大洪以擊魏璫二十四罪，逮繫詔獄，榜笞刺劓，一身無餘而死。當是時也，天下之人腹悲膽寒，而不敢言。其後二年，今上深褒其忠，褫奸人以慰貞魂，郡伯胡公於毀巢卵翼之，又從而建祠祠之。海內知與不知，歌詠嘉樂，甚至稗官之家，編爲小說傳奇之部，鐫成圖像，其於常山之血，侍中之髮，若已成金鐵星斗，不可朽壞。男子在世，此爲大快，而國人哀之，猶爲賦黃鳥，子以爲百身之贖，不如一言之知。中丞所不惜，府怨梯禍，奮身一擊，頭與玉俱碎者，祇是顧命二字。盤梗於衷，死不釋音耳。光宗遺命，輔皇太子要緊，熹宗臨朝，亦問鬻子官安在。唐人有云：布衣一言相爲死，何況聖主恩如天。變負之臣，肥義以爲死不容誅，死不容誅者，死不得所也。楊公勁氣一往，爲風爲霆，而不知痛癢之人，必坐之以沽名，且謂逆璫後來之禍，公激成之，真所謂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者也。予嘗言：士君子胸中不可無愚拙人事，如石工刻子瞻諸公爲黨人，不願鐫安民二字，石忠孝感李愬之恩，傷其功不見於天下，推倒平淮西碑，一以好德之良，一以不平之氣，然兩人俱目不知書，無禍福生死計較，安當亂其胸中，故與聖賢豪傑無異，而世之黨逆璫以下石楊公者，其視此何如哉。不

愚不拙。遂至於此。楊公必屍視而憫笑之矣。弔忠錄刻成。因爲書此。以報辛程二君焉。

楚才錄序

督學師金壇虞公。來視楚士。科歲二試。既竣。脫穎之士萃焉。於是刻卯辰穎秋賦。撒棘士以賓見。皆公嘗試。嚼啜。知其才之可儔者。於是刻錄科卷。新天子御極。士山里選。公益勁於弩末。務爲蒸變雲霞。以告成功。於是刻選士卷。而公是時已擢爲同卿矣。其將別楚也。猶日夜枕籍。士子之文。徘徊摩娑。不忍釋。復合而梓之。使人問序。元春憶元春首見賞於錢塘葛公。賴閩周公復疆起爲諸生。其以恩貢上京也。爲秣陵顧公。今復歸楚。出公門墻。公本以第一人見期。是其於四師也。俱不敢一日忘。而竊有以賀公之遭也。楚年來鐸司。時分時合。江湘之烟中斷。參衡之雲不屬。卽前三師亦有遺恨。而公之來楚。復合爲一。始有以見楚才之全。而察其風氣。精魄之所在。足之所歷。目之所到。與山川相吞吐。天與人俱若應之。而公以一年之中。盡收明經孝廉之儔。復古鄉舉里選之科。豈可不謂之奇也哉。夫公之於士也。無舊譜。無常格。無我相。而後楚人之才。欲留爲不盡。居之以豁達。鍊之以精嚴。引之以高深。行之以變化。而後楚人之才。又樂爲之盡。令其試牘具在。始甲之。旣乙之。而終甲之者有矣。前學使者甲之。而今或甲之。或乙之者有矣。兩試自乙之。而後乃大甲之者有矣。士人面目。忽易。若出於神。若出於鬼。觀聽者亦若雜行於星日風霆之中。而務勉爲文章。非三楚才不足以發公心眼。而非公之神奇博大。不足以揉楚才而窮其際。嘗怪宋玉有言。天下之美人。莫如楚國。楚國莫如臣里。臣里莫如東家之子。此言何其隘也。彼美無涯。良媒獨難。使有汲汲皇皇之懷。搜幽剔寒者。爲之蹇修。吾知江臯之佩。湘

靈之瑟。皆南國絕豔也。何矜一東家之子乎。

長安古意社序

予來京師。僦居城外寺。柏二株。鸞一隻。送聲遞影。常若空虛。暇則如退院僧。不常接城中人。書亦罕至。自以爲雖非學問所得。然躁心名根。退去四五。往往有不負師友處。一日。步至城東。值桐鄉錢仲遠。山陰張葆生。平湖馬遠之。武進惲道生。公安袁田祖。興化李小有。閩中徐公穆。食正暢。予久不見奇士。怦怦心動。徙倚難去。小有田祖者。舊社友也。公穆數年前邀予住峨眉。未果。予甚感其意。庚申歲。予在西湖看兩山紅葉。葆生遠之。先後拏舟相尋。予適去。然猶躡予葉上履跡。皆可徑稱故人。而仲遠之交。俠道生之筆墨。與予久相聞。初得見。盡日六七人相勞苦。長安塵沙多米貴。諸君皆來覓作官人。不能滿持一觥酒。遍贊客曰。有貴交遊乎。謝無有。曰。時事如何。皆曰。無從聞也。於是樂甚。酒半酣。問年齒少長。忽下拜。兄已而弟人。是日覺有古意。令譚子投筆記其事。記成無所附。附以他文字。人若干首刻焉。題爲長安古意社。因想盧尉有長安古意篇。盛稱香車寶馬。挾彈探丸。徒與麗人冶客。爭郊外巷中之豔者。視此執爲古意耶。

鵠灣文草卷之八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九

鵠灣文草

序

王先生請序

醉藥軒遺詩序

潘景升戊巳新集序

秋闈夢戍詩序

周元如遺詩序

渚宮草序

汪子戊巳詩序

南北遊草序

譚友夏合集 卷九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九 目錄

古懽堂詩序

萬茂先詩序

操縵草序

二嚴書義序

汪闇夫時文序

金正希文稿序

官子時文稿序

刻黃美中文序

黃葉軒詩義序



譚友夏合集 卷之九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序

王先生詩序

王先生之爲性情也。人驚以爲癖。相隨而議之。惟春與其里之袁子不覺也。以其不覺者。而求王先生之性情。是亦古人之性情矣。以其所覺而驚。驚而議者。而王先生之性情。於是乎益。古人無疑焉。王先生之性情。既已如此。而予又與之復述。故聞曰。詩以道性情也。則本末之路明。而今古之情見矣。嗟乎。性不審。而各爲其性情。將率天下而同爲此。各有之性情。以明其不癖。是其於性情也。苟然而已矣。由此而之焉。一步一趾。苟然也。由此而笑語焉。苟然也。由此而吟諷焉。苟然也。而彼方自肆曰。我以道性情。其詩之謂夫。嗟乎。竭生平之力。而徒以成一苟然。而又皆果出於天然。由中之言。豈不惜哉。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自古人遠。而道不見於天下。理蕩而思邪。有一人焉。近道。相與驚而癖之者。勢也。則今之癖一王先生者。亦自其天然。由中之言也。王先生欲以古人之道。安於性情。而行於詩。而欲以易乎今之

所由中無勉強之物。予憂其將不可得。而王先生聽之固已久矣。王先生者。公安人。其人抱素。尙能冥心無生之旨。春與袁子皆稱爲先生焉。

醉藥軒遺詩序

當此時也。予益不敢觀人之詩矣。末法滔滔。苟濫相訟。讚歎少則怨怒多。必至之勢也。人既視詩爲可興可廢之物。而怨怒之後。遂失一友。讚歎由我。甚無足恪吟者。資爲體貌。觀者因而涉世。苟非有幽獨剛靜之士。不能實讚歎。以待才士詩成之日。而詩之一道未免以全交而廢。吁。可念也。予友黃子伯素爲孝廉。孝敬淵馴。自守奇士也。每囊其詩示予。予於手口間也。甚踟躕。伯素雖性恂恂無怨怒。而交亦坐是不深。久之。乞一甕養其親。病漸上。遂死。予既久莫見其詩。茫然於君所以進退。而君之亡也。猶及囊其詩示予。命其弟仲宅踵門而致遺言。予急取觀之。向聲已杳。然無存而心升腕降。神起氣落。幾不知其所來。予讚嘆之懷。滿不能流。使伯素而在。寧不足以深伯素之交。而予眞實談詩之意。與神鬼事友之心。俱不得不待乎今日也。予嘗言凡爲詩者。非持此納交也。所賞人詩者。非爲我交好也。當伯素在日。好學深心。不止以進取自見。又內行夷粹。可畏而親。誰不利其爲友。迨其死而讚歎出。予亦拙於交伯素之人。而誠於讀伯素之詩。亦庶乎詩之一道。以拙交而興焉。不然。予惟不敢觀人之詩也。斯已矣。

潘景升戊巳新集序

新安潘景升。年六十餘。其文與詩。足以自固於六十之年。其名足以自固於文與詩。而才多意深。復以向

來之文與詩。取而質於年。以向來之名質於文與詩。若不足以自滿其望。自盡其才。自對於後世之人者。而戊己間復潔其體。深其思。振其衰。神明其用。是爲漪游清溪二集。而屬予言其故。予嘗諒天下之人。其虛衷而從事於變移之途者。非盡虛衷也。才足以變。不必止於其所也。其拾取於先輩。莊守其故物。而不思一變。且以變爲非者。非盡自滿也。中實有所愧恨。但才不能變。以爲吾既不能變。而示人以欲變之意。不可。多人以善變之能。又不可。不得已而安其舊。以笑天下之變者也。嘗憶楚先達有言曰。吾不復作詩。聞者愕然。先達曰。吾頃在世務中。日不暇給。何敢言日新。夫新者。不得入。卽舊者。復將出。予常竦然念其言。以自勉。而景升六十有餘之年。好學深思不倦。皇皇終日。若有所營者。能變故也。景升六十年中。初與瑯邪雲杜遊。驩然同志也。已而與袁氏交。復驩。弇州諸先生。力追乎古。以爲古。石公遊千古之外。以追乎古。今二三有志之士。以爲無所爲。古內古外。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卽古人之用意。下筆俱在是。而景升復婆娑翱翔於其間。其年能待。其才能不衰。景升得乎天。前後之交。如一時一士。景升得乎人。而予皆歸其功于變。夫不變不化。則又安有景升矣。

秋閨夢戍詩序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嘆。夫嘆之于詩。亦不遠矣。何難卽形而爲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真篤淒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嘆所至也。然役或不盡於戍。時或不及於秋。情或不生於夢。體或不限於七言律。數或不至于百篇。一嘆而已矣。閩友宋北玉。好奇人也。偶過荒垆。塊垣心動。忽於架上得秋閨夢戍七言律百首。爲虎關馬氏女作。見其中有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怪而卒讀之。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簟衣裳。砧杵鍾

梵其清響苦語。一一搖人。而至於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飄粒。有悲天憫人。勤王恤私之意焉。其夢中聲情步履。不可爲狀。一若去來於孤燈瘦影間。漁陽之道路。夜經。寸腸之車輪。朝轉。豈止鶴鳴於埵。婦嘆於室而已乎。嘆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誰爲題之曰香魂集。吾謂如此女郎。而以婉變待之。但恐不受耳。或傷其太苦。予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爲詩。此婦人乃真太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周元如遺詩序

亡友京山魏太易者。詩人也。屢欲選刻其遺稿。不知何以故而屢止。予又嘗序人詩。選刻人詩。如譚叟陳令。皆朝入目而夕命梓氏。意欲以備明詩一人一種。惟恐速朽。不知何以故而於太易屢止。太易子弟常疑吾薄。卽予幾無以明吾厚也。有時而愧念之。蓋詩之爲道。淵洞寂歷。人天不尸。而我徒以高興絕才。揚揚夭死。不惟已之歲月不積其光。而同時講究之友朋。俱不到乎此。何從而自變。何從而聞之。故予蚩蚩然幸而過於三十也。然後有以自致其力。與朋友同進退。始觀太易作。如觀少時自作。有不代爲高興絕才之悔。而肯以未竟之業。竟此詩友耶。屢選屢止。其此故也矣。一日黃子以實。出其友周元如詩稿。已亡矣。已選矣。已刻矣。索予序。予嘆息久之。其高興絕才如吾太易。而不久留人間更甚。興與才之明明紙上者。如其人復在。而年齒之脈脈地下者。如其詩已有進於此。而又如其興與才之已歸於無存也。然則嘆其年者。刻其詩可也。想其詩者。恨其

詩亦可也。晉人悼友早亡，輒引苗不秀，秀不實爲嘆。不知此苗長青於天地之間，卽是秀。此秀不斷於朋友之心，卽是實。豈在蚩蚩歲月也哉。予亦歸而選太易詩矣。

渚宮草序

予甲子客燕，與徐公穆定交，未暇言詩也。越二年，公穆始乘一舟走寒河園居，徘徊於小橋茅屋之間，因相與遊晴川夏口，往來江港數十日，夜日在乎寬閒之野，寂寞之濱，和漁人，雜蘆子，備極冥緬，而後與公穆談詩。公穆出數年詩，皆令予道其工拙去取之由，予盡其誠，而公穆盡其虛，蓋亦朋友中所難也。但古人之詩亡矣，予所與談古人詩者亦亡矣，予尙敢言詩也哉。竊念生平思有以自立，空曠孤迥，祇是一家，非其所安，意欲上究風雅郊廟之音，中涉山川人物之故，下窮才力升斗之量，然是數者，非荒寒獨處，稀聞渺見，則雖不足以亂其情，而或足以減其力，雖不足以墮其志，而或足以奪其氣，則亦終無由而至也矣。公穆才秀朗，百予少年勃勃，以古今自命，久之而落落瑟瑟，然如有所失焉。如有所失者，其詩之候也。予所謂荒寒獨處，稀聞渺見，孳孳慄慄中所得落落瑟瑟之物也。古之人卽在通都大邑，高官重任，清廟明堂，而常有一寂寞之濱，寬閒之野，存乎胸中，而爲之地。夫是以緒清而變呈，公穆之候，其至矣。予請以渚宮詩爲端，公穆自渚宮歸蜀，蜀成都，予有師在焉，日朱無易先生，往質之。

汪子戊巳詩序

汪子以抑塞之奇才，閉門十餘年，與古人精神相屬，與天下士氣類相宣，凡一切興廢得失之故，靈蠢喧

寂之機。吞吐出沒之數。趨舍避就之情。豪聖仙佛之因。拘放歌哭之變。既已深思而熟讀。出有而入無。確於中而幼於外。然後切之以舟車。證之以人物。廣之以雲水。收之以吟嘯。而歸之以不主故常。與無有常家之兩言。往與予論詩。板橋霜月之中。予乃颺言曰。詩隨人皆現。才觸情自生。天不以箕笑畢池。不以魴謝鯉。賢者升降於樂府古詩之先。不能者周旋於律絕填詞之下。周旋志衰。升降力薄。夫作詩者。一情獨往。萬象俱開。口忽然吟。手忽然書。卽手口原聽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測。卽胸中原聽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強。而因以候於造化之毫釐。而或相遇於風水之來去。詩安往哉。汪子撫予臂大呼曰。然則子試觀予近詩何如也。

南北遊草序

胡應侯明府在里中稱詩。先予二十年。及予得從事於詩也。君折行輩而與之談。以其風華來相掩映。亦足以津逮乎予。如是者十年。君旣博雅翔步。遍遊燕趙江淮間。去而爲官。君之子曰公遠。公占者。讀君之書。與予往來談詩。迺秀迫人。予幾不保其壘。而君之詩不相寄者。又且數年。私心以爲君力於官而倦於詩。而君自淮東往爲越中令。忽函一帙詩寄予。使序。則數年來南北之遊在焉。憶里中當時與應侯稱詩者。皆一時譽髦。其後或厭或勸。或以銷沉。而應侯獨深心好古。志高氣厚。凡朱門蓬戶。驥子虎兒。皆若造化位置之。以成君之詩。而所經城郭山川。所逢淵人衲士。皆若先點染有致。以待君一詩。吾因而思詩之成也。有詩才有詩情。又有詩福。使非有詩福。則在人卽爲厭勸。而在天卽爲消沈。君苗之硯。以福少而焚。應劉之友。以福盡而亡。求才與情之無所不暢。亦不可得也。夫人世浮膏俗餽。亦必擇一福人畀之。而况多取造化精華之氣。久奪人士筆墨。

之權。寧渠無福乎。予奉應侯盤匝於二十年前。而今尙落落邾莒。既不及君所就。又不及君之子銳。則亦頽然厭勸人也。福薄甚矣。

古懽堂詩序

予既爲胡公占顯。其堂曰古懽。而公占刻詩卽以名其詩。夫公占之刻詩。蓋予促之也。予行天下。見朝吟諷而暮登梓者多矣。於儒者所謂恥。佛家所謂慚愧。俱不知何如。則嘗以語公占曰。子之於詩。固措措然有深力。豔豔然有秀采。剪剪然無塵埃者也。胡不鐫之以志子之勤。公占曰。未可也。吾得其句也。未得其韻也。得其韻也。未得其氣也。得其氣也。未得其神也。若夫才格則得之於天矣。法脈則得之於親矣。蓋其親遂昌公工詩。固以詩爲家學云。服習數年。採妙觀微。潔窗格芬履烏。以待佳思之經緯。韻如嘉卉。氣如美箭。神骨如奇石。予復以梓人進。而公占始勃勃不自禁焉。予謂公占。君向來於詩以不工爲恥。聞人以爲工。則又生慚愧。至於今而始勃勃不自禁。儒者亦有積累。佛家亦有時節。因緣俱不可強。予又何言。予只爲君誦良人惟古懽耳。

萬茂先詩序

聞茂先之名者十年矣。人稱其至性深淳。篤實而有光。深思好學。不知倦怠。古今高深之文。聚爲一區。而性靈淵然以潔。浩然以賾。且爲吾輩同調。及予過蠡浮貢。舟未息櫂。遇一黃冠。問此中人士。黃冠卽應聲曰。萬先生萬先生。予心知其爲茂先也。怪之。何其名至是。其後延接友朋。所稱茂先者。亦謂其與吾輩調同。而人地之美。如予家居十年。所聞者。但益以獎來學。抑薄俗。卽緇素童孺之長。一技有韻。必令其聞於人人而後快。以

是名益重。如是則尤文士所難也。予觀茂先良然。而獨所謂同調者。茂先不受。予亦不爲茂先受之。蓋吾輩論詩。止有同志。原無同調。客因問曰。志與調若是殊乎。予曰。非但殊而已也。調者。志之仇也。有志之士。原本初古。審已度物。清而壯。壯而密。常以內行醇備。中堅外秀。發爲自不猶人之言。而其途無所不經。則試取古人之詩。而盡讀之。志無人不同。調無人同。陶淡謝麗。其佳處不同。元輕白俗。其累處亦不同。譬如人相知。貴知其所不足。因而濟之。豈在衣履同笑哭同哉。夫茂先之詩。如鐘鼓聲中報晴。如大江海中扁舟汎汎。又如冠進賢不俗之人。又如數十百人持斧開山。聲振州郡。而其實則幽人山行也。此豈吾輩聲調所有哉。而至其原本古音。審度物我之志。茂先無纖毫不與予同。則何也。所謂志也。然則十年間稱茂先不容口者。恐亦不能與黃冠之稱爭其深淺已。

序操縵草

予年十六學爲詩。初無師承。亦不知聲病。但家有文選本。利其無四聲韻可出入。竊取而擬之。殆遍其法。止如其詩題與其長短之數。起止之節。而易其辭。亦自以爲擬古也。越三年始有教之爲近體者。是時亦粗知詩意。有問予擬古詩十九首。及韋孟以下諸詩者。則面發赤。後數年又稍進。并陸士衡之擬古。江文通之代擬。諸作。私心亦有所不愜。則遂泛泛焉。回翔於古詩近體之間。蓋未有專力。至於今愧之。而要其猶知此中升降。執筆運思。輒有一二字近古者。則亦十六時刻畫殆遍。暗暗爲我根株也。然而力不專者過也。予入豫章。萬子茂先。陳子士業。皆言熊氏伯甘。長於樂府五言古。已而伯甘來把其詩。則樂府五言古十之六。合諸體十之四。

帙中分數多寡。已可喜觀其樂府。樂府以被管絃爲功。今未知何如也。不如取其離者。如牧童敲蓮五祀歌辭之屬。則離者也。離而奇者也。觀其五言古蒼以澹者有之。深以淳者有之。此興猶存。胎骨渾然。吾知其用心。吸其氣而上。不搖其波而使下。古詩手也。無不合也。吾猶望其稍離。稍離則上矣。何吸之有乎。觀其諸體合離之間也。雖離亦知其從樂府五言古而來者。庸病乎。予因而問伯甘。伯甘曰。書無不閱者。惟不愛閱近代文集耳。嗚呼。得之矣。詩之衰也。衰於讀近代之集。苦多。而作古體之詩。苦少也。近代之集。勢處於必降。而吾以心目受其沐浴。甯有升者。子之不閱。誠是也。予嘗恨古今爲詩之限。何以不訖古體。而止有律焉。雖之囚之。又從而減其句之半以絕之。甚矣其不古也。人生竭歲時。忘昏且以求之。精力銷隕。於是而反以古詩爲餘。其不知甚者。乃反以古詩爲易。大郊廟。小田野。將無真聲之可存。吾雖衰。尙願從伯甘而究之。不敢忘讀文選時也。

一一嚴書義序

有傳二嚴文字一卷於塞河者。伯曰子岸。仲曰子問。其文神魂清杳。含和吐潤。固已若光若滅。裔裔旭旭。於西冷之上矣。而且自名其社曰讀書社。予尤畏之。夫多涉筆。少下帷。固通人之大累。而有道之所深恥也。事業如博陸。而不會讀書。文章如歐九。而不會讀書。諒亦有愧於嚴氏之旨已。士君子天分高。塵務寡。不求甚解。奇隙克滿。然後如陸平原所云。叩寂寞而求音。眇衆慮以爲言者。夫是以可許焉爾。嗚呼。天下有饑。由已饑之。中郎祕密一人之書。洛陽傳寫一篇之文。皆汗顏事。子岸子問。蓋深有志於是者。救人之饑。豈不亦急乎哉。二子尊人吾友印持氏者。越之讀書人也。予因愛二子文題之。而諮於印持焉。

汪闈夫時文序

予不幸出入於浮名之中者十餘年而厭之。而友人汪闈夫曰：楚士之名其子矣。次者予。惡是何言也。闈夫閉關十年。與砌苔檐溜相朝夕。以鳥空蟲響爲伴侶。而名已汪汪滄滄於海之內。予雖亦辱人口耳。然常逐車船之用矣。常煩和平之聽矣。常嘯於阮籍不山之時矣。常詠於袁宏月夜之浦矣。雖無意於名。而名亦有從此而得者。是以自厭也。故予自年漸深。意漸怠。天下之人始有非之者。而予不辯。非惟不辯也。反覺天下之人墮於吾年深意怠之中。適投吾厭之之意。而救其所悔。然不可以是而悔闈夫之名也。闈夫之名。生於其閉戶。而不生於舟車朋友之間也。乃闈夫則自悔之。予近日見其道心沈退。學力幽壯。方自適於麝麝之野。而悔之以八關之齋。六逸之竹。其子名何有哉。而予又告之曰：名之爲物。往而不知其所在。來而不知其何由。無形無影。無首無脊。浮動於不可知之中。而我之根深蒂熟者。遙遙與之相應。亦如人之鬚眉髮三者而已矣。夫三者非有用於人也。而子以其無用於人而去之乎。其將存之乎。闈夫曰：存之曰：如是則名生於閉戶者。何可悔也。雖生於舟車朋友之間。而實生於閉戶者。又焉足悔也哉。闈夫乃檢其前後文而盡刻之。

金正希文稿序

予於金子正希之文。而不敢題爲制科義也。直題之曰文稿。猶之乎讀漢註疏爾。猶之乎上下諸子爾。猶之乎名臣奏大家集。而真理學語錄爾。故題爲制舉義。而有所不可。然於所爲經史子集之類。其闕且大者近之。而一言一事之美。可舉以爲稱者。不屑近也。與則者近之。而其熟滑者不屑近也。質雅者

近之。而其舊黷者不屑近也。嗚乎。天下之人。怵於昔人久定之名。動於今人易售之路。而不暇自伸其才力。精魄以爭奇人魁士之所不能致。又不暇自理其喧寂歌哭。以挽神鬼人天之所不能奪。而日夜艱瘁。燈寒蠶苦。從俗所號。爲制科之文。畢委心力以求之。究竟命數。所幸所不幸。與此何涉哉。而以予私計之。凡此心力之耗。與人世聲色貨財。同一苦毒。使其欲爲古文字。則將舍此而別有古文。苟真有志性命也。不舍此將無以學道。由此言之。彼耗心力於舉業者。其於人世嗜慾。以何分別而獨得美名也乎。金子年少深默。冷面隔俗。每披其帷。或俯而繙書。或仰臥而思其曲折。追其微茫。自尊其性靈骨體。以冒乎紙墨之上。任其所往而不欲收也。每金子一文出。而駭者至於不能言。愛者亦至於不能言。觀其伸紙用筆。俯思仰嘆。何如世復有駭與愛者。但曰吾所有止此耳。舍此寧復有物乎。予謂金子雖俯思仰嘆。備極寒燈苦蠶之事。而卒未嘗耗其所爲心力也。何也。其心力殆歷錄然存也。吾弟服膺閱其稿。竟掩卷曰。直一味根器之言也。如是則題以文稿。而亦將有所不可矣。

官子時文稿序

士之有文。猶女之有色。文之有先輩時輩。如色之有故人新人。善論色者曰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又曰將繡來此素。新人不如故。知手爪之所以妙。又知素之所以勝。此一人也。豈目挑而心招。倚門而刺繡。可以微倖於歡儂之交者哉。夫時文中有多數句者。而先輩常少數句。有重後半者。而先輩常重前半。有用過文者。而先輩常用本文。此論色者之及於手爪也。時文中有讀之欲笑者。而先輩不苟嬉。有讀之欲泣者。而先輩不

苟悲有讀之動人心目快人口齒者而先輩不苟豔此論色者之明於縑素也前輩淪亡莫究此義有志之士多傷心焉友人官子以其文投予予驚而相向退而告人此於元詞宋曲中而有人焉獨宗離騷者也此于繁絃急管中而有人焉獨彈素琴者也已而掩袂嘆息於官子之前曰予不得與倚門者爭旦夕之效正坐此耳子胡爲然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當此之時吾亦未見好色者也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子盛年子勿貽此悔官子曰非也窮達天爲智者不愁瀉水置地任其所流予乃躍然而起官子之見達矣所以有官子之交豈誣哉

刻黃美中文序

予嗜美中之文後於徐子卿先生而先於天下人天下人爭好其言且非特一好而已也蓋爭有爲其言者凡爲其言者率魁壘拔出之材每用此得志於天下而美中守諸生自如卽美中自用此得志於天下有日矣今尙守諸生自如友人金卜公浹之文士而具目與骨者也盡刻其所爲文以書告予予於美中之文無多少長短淺深平奇濃淡欹整一字一句一篇皆若身一葉而汎於海身孤筇而支於嶽身貧兒而鑿鑰於庫身匹夫而瞻仰宮闕茫然而已爾獨其茫然之餘汗消喘定驚止味生若竦然見其人又若淵然見其抱出世之懷而不甚屑於此者故予於美中之文不可謂不知也美中日出入馳驟文字之中冥心放手未之有悔而爲其言與好其言者先用此以救世蓋天下大文章自有一日用而決壞於浮靡纖削之人惟美中文出而莊語可以救譎冠裳佩玉可以救袒裼經史之言可以救諸子末流不必問救自何人以何日往救而大都不出美

中一流之文也。有小儒者謂卜公不宜先刻。作者苦心。見者承響。實入他家。亦復何益。其言似愛美中。不知大乘菩薩。願人成佛。卽自成佛。卜公者固以美中之文作佛事者也。非特具目與骨也。

黃葉軒詩義序

予家世學易。先人蚤歲爲諸生。快其難。從而治。尙書因課予兄弟尙書。惟弟服膺一人。中道徙去。去學詩三百六篇。蓋三四年間事耳。而弟之文已幾令四子執讓。工且富矣。弟謂我曰。吾樂之甚。吾終日行籬間而吟諷。吾終夜步窗外以追尋。蓋是中有深趣矣。予視其文良然。但私謂六經無不美之文。無不樸之美。匡衡說詩可解人頤。而史補其說詩深美。深美云者溫柔敦厚。俱赴其中。弟所謂是中有深趣者也。漢書又言兒寬有俊材。以尙書學見武帝。武帝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始好之。乃從寬問一篇。今上神聖。固予所最遠過漢帝。必時時問尙書。弟雖諸生。當抱異地想。勿自以爲樸學。弗好也。當使其深美如汝詩。且詩三百六篇。好。杜子美云。詩是吾家物。何言徙哉。

鵠灣文章卷之九終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

鵠灣文草

序

大座主李翰林公帳序 (闕)

李朱實尊公序

柳母序

郭太夫人序

題卷送沈洧川序

同社請爲胡母旬壽引

周子和存詩引

環草小引

高霞樓詩引

譚友夏合集 卷十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十 目錄

譚叟詩引

期山草小引

樸草引

送鍾廣文公任武進文

少司馬蔡公撫黔文

孟誕先母六十文

爲二李觴其尊公文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序

李朱實尊公序

春與李子士傑交二十年。忠厚相勉。過失相救。踈密不同量。而未嘗相非。疾徐不同步。而未嘗相強。蓋有古人因其天性而濟之之道焉。是以山川雲雨變乎前。而兩人如故也。其弟士彥者。寡交人也。而兄事予甚謹。其子女。予坐而受其拜。不爲禮。其門弟子中分一邦。高冠峩峩。見余過必揖也。而兩尊人以高年紅頰。屏幙酣肅。令予趨堂前。笑語如家人。至於必成姻媾。以孫女字予次男而後已。雖古之誼交。至此亦難焉。吾所爲尤難者。其太公貞菴翁耳。太公以落落确确之性。不苟訾笑。吾嘗聞其幼所交好。而其人後顯聞於世。至不能得太公一登堂者矣。吾有友文人也。且貴。吾見其登太公堂。謁刺恭謹。至不欲以比肩見。而太公朝夕與子孫議一拜。竟未果往者矣。然則予幸而賤身。使予不幸而貴。太公雖不易交。其欲成今日之姻媾。可驟得耶。雖然。不以是而減太公之慎也。伯子出而雍雍穆穆。太公之雍雍穆穆也。仲子出而簡如峻如。太公之簡如峻如也。童子

見無趨無倚者。人知爲太公之諸孫年少。過於市。不佻不競。人知爲太公之子之門人。何莫而非太公也哉。蓋太公與其家人。論情理常先乎法。敬夢寐常先乎晝。課文行常先乎命。喜施予常先乎聚。務酣暢常先乎醒。花晨月秋。名園古寺。常先乎寢處。而伯子一言一事。一珠一貝。一夢一覺。一觴一盃。一筇一履。凡太公所先之。所是是之。所借借之。順焉耳。記伯子嘗與予行村落。見茅舍中翁媪。曝背於前。子婦袒跣於後。瓦盆內少許麥飯豆羹。歡然相得。出不越田間。雖不過數里。以爲人生之樂。無過此者。一入富貴場。父母化爲賓客。甘毳化爲供應。眞樂衰矣。因相與一嘆。至今念之。然太公二子諸孫。有聲有實。其於富貴也甚易。而太公善教其子孫。子孫不失其至性。豈眞異乎麥飯豆羹相得耶。今於太公七十稱觴之日。重與伯子訂之。太公聞而喜曰。吾子與譚子二十年。交日深。豈偶然哉。

柳母序

往年蔡鍾張朱四君子。爲吾母作五十文。其言高質無飾。上尊幃幃。下光階砌。是四君子由中之言也。而春凜然。以爲四君子寵之而已矣。自是向筆硯誓曰。予雖恥爲傷學之詞。然有眞爲吾友母者。有眞爲吾友母賢焉。壽焉者。有眞爲吾友之爲其母賢焉。壽焉乞言者。請得洗吾塵力。吾思開吾友之喜懼。而生吾友族屬姻黨之笑語。以是報四君子其可也。天啓元年七月十日。吾友柳太元母孺人八袞。而以其言屬小子元春。元春喜受命曰。吾所矢也。且自吾與太元交。于太元知母焉。太元畜人似弟。敬人似兄。朴厚輕澗。質直柔輒。殆人人歸誠焉。而又多聞細想。掩關息游。口中無一媠褻猥瑣語。非母善訓。安能如是。太元則曰。母自四十八稱未亡。

人常以涓陽司李起家。日相督勉。延師問友。迄無虛歲。兄弟六人。四則膠序。近猶脫簪珥。資予遠學。子所言是也。自吾與太元交。於太元兄弟。知母焉。太元曰。予年來諸弟淪謝。花飛鶻散。行路惋惜不已。而母以老嫠婦。收拾九迴腸。一痛卽罷。蠶飲食。曰。我幸有長子。有孫八人。森森蔚蔚。一竹杖周視門戶。猶能教養子孫。欲親見。煢煢諸孤。大則翔貴。次不失爲寡過。老婦餘齒。勉爲逝者加餐耳。吾所聞母言。多有類公父伯母者。敢以尋常哀樂量其心耶。吾自與太元交。於太元田宅。知母焉。母歸柳先生。相莊如賓。相助如健文男子。荆布蕭然。晨昏雜作。下至筥粒機絲。架瓜圈豚。皆因其取予作止之便。行其寬嚴。伸屈之性。而柳先生得以展其力於庠雍之間。太元則曰。從窶至腴。以相吾兄。人易能也。又從腴至窶。以課吾兄弟。不易能也。吾聞而是之。凡婦女性自我拮据。自我擲散。多眉攢意憤。出於鑰而還扇之。決不能行其志於子之師友。子決不能行其志於師友。賓客如母所聚散。有道有識者。雖鬚眉猶難之。吾嘗過太元村落。氣豐而稻香。盡陂塘林阜之美。牛馬嘶於柳下。垣墉周於畝次。如盡覩母手口步趾所在。特未登堂一拜耳。自吾與太元交。于太元僮僕。知母焉。吾同太元在山中。一僕朝而汲。午而爨。申酉而薪。暮而書。拱手而應。斂而退。遜而出。持束而入。雖予輩猶得使令之。不懈於其主使令之也。太元則曰。吾母使僮僕有法。教家嚴。不令之嬉。不俾之逸。而又節其勞逸。時其饑飽。其恩足以勸。故吾家僮婢無玩者。子所見此僕耳。吾乃知母之壽於天者。見事遠而不憂也。柳氏之盛於里中者。母日老而不衰也。母行年八十。此八十年中。榮枯愁樂之事。所歷如驛舍。苟一一向天問。事事不肯受。噫。淚之下身處乎秋冬。其何能與一家終始。若不與一家相終始。而種植者一人。而析薪者一人。而荷者一人。而

買良田者一人。而水耕火耨者一人。而倉廩者一人也。端屢更而法再變。勤穡不一心。靡嗇不一性。收縱不一量。寬粟不一法。家用平康。何道之臻。設官者銳意任法。未幾而去。復敗於代庖之手。不如古者長子孫。民吏相習。孔蠹不疑。乃可以責之成。而觀其化。吾爲柳氏壽母。卽此意也。太元得吾說。退而告人。信哉譚子善爲人壽母也。其知我母。勝我自知。如是哉。果其知太元母也。吾請以斯文往報四君子。曰。頃又爲吾友壽母八十矣。

郭太夫人序

元春十年間遊於郭文毅公之令子者三。曰無斃。曰無傷。曰無咎。而無傷交較深。好予所爲古文字。質而近情。介友人王子劉子。屬以母畢太夫人戊辰仲夏六十之文。記元春年十八九時。已能慕文毅公道德氣節。讀其書。洞見根株。恨不及出其門下。發一語。原委今古。資先生一快。而猶得撰斯文。附於家乘。觴詞之末。豈偶然筆札之幸而已哉。生平慕文毅不得見。猶幸交文毅子。因得母儀太夫人。不以春不才。親承其截髮薦剝薦之愛。過黃離館。文毅公著述處也。觀其所以延他郡邑師。課無咎。訢訢肅肅。如文毅公聲影在簾閣亭欄間。而當吾失母如失師之日。尤嘆羨不能已焉。伏讀所謂雙綸。蓋無斃爲南司農。卽無傷爲中書君。晉封其母各有辭。而天子之稱。一則曰太夫人。二則曰太夫人。嘗幃蘭砌。遂至於無以加。而太夫人愾然中夜。以獨食其報爲悲。惟日勉諸子學問。訓以居官守身。廣以交正士。親婦人。勿失身。足爲諸辱門。家有敝廬。數椽。殘書百卷。猶然先世故物。嘗曰。但使天下人稱爲文毅公妻若子。無愧。豈在多金貝邪。里中賀克由先生。惇史也。直以爲母中師云。元春則曰。非獨司農兄弟。以母爲師也。文毅公亦以妻爲友。當文毅官翰林日。卽究心當時之務。欲以

其身經世救世於天下利病宗藩閹夷人才伸屈爭讓大故靡不精心極論出以磊落慷慨風節凜然恥爲詞林輕裘緩帶然使內無絡秀憲英之偶不足以商國家大事又不足以定士大夫才識文毅雖不以此鹿鹿爲庸人而入門異趣誰適爲謀亦自有溫飽瓊談惱亂人意乃吾聞文毅生平經畫入告太夫人太夫人爲之然然疑疑唯唯否否以是恆得其力楊村之難力沮環左右在男子神色夷然聽其焔息網解此已難矣而太夫人口喃喃陳說忠義無幾微倉皇卽蘇文忠之有王夫人其賢哲亦古今所少而奔竄搜邏之際猶有好著書恐怖婦女之語以此思之豈不難哉豈不難哉王子劉子曰子之言止此矣足以壽太夫人矣無傷用其語白太夫人且曰質而近情先文毅所好古文辭類是也因爲舉一觴

題卷送沈洧川序

滄洲沈伯子之諭吾竟陵甚奇蓋熹廟末年逆寺勢過瑾直虐焔所及士大夫在鼎鑊之中人不敢名爲楚人楚尤忌溷溷有沈給諫以忤璫意落其籍者卽君仲弟也君尙官武學教授臥不安席又潛爲楊公大洪經紀其喪伺邏日八輩方惴惴焉在危巢之下覆釜之上而君卽有天幸聞竟陵諭缺輒乞補改去君之廣文君邑也不敢作官想不敢有怨色安時順命恬然如梅福之在吳門自稱爲吏隱兩湖兩湖分淼茫弄烟月光照齋宮每臨講壇坐收其勝肩輿扁舟所至岸磬野蘧遞送聲影卽執手板見上官亦蕭然然如閒遊而吾輩又與君載酒談經作肺腑交君亦甚喜蓋嘗以疇昔之事爲塞翁之一福矣君性潔情深家學真淳一切教化束修惟恐傷弟子之意而至於興廢舉墜木石板築往往物細用贏勸人惟休曰吾凡以爲聖人也會今上神

明蕩滌浮雲。復召還當時直臣。而給諫公起用事。乃以君前後狀聞於天子。於是君由資格遷河南洧川令。以
往。予賦詩曰。君才豈但有鳴琴。所羨常經聖主心。粟卜當時兄問弟。鳧飛佳事古猶今。蓋道是事也。君既令洧。
澐與濼皆君故鄉。君安樂家於濼。患難隱於澐。所不忘更當有在。予且邀兩湖鷗鷺。指兩湖漁艇僧廬。以與君
盟。盟訖書之卷。遂別。

同社請爲胡母旬壽引

元春會同胡仲用涉北上京兆試同舍共席視相與驅馳汝汝之郊。細論金臺之下。未嘗不念其母董太
君。元春因得聞太君生平勤劬。佐其隱君爲鄉里善人。已而見其伯氏靖。仲氏牧。皆爲名宿。五孫一堂書誦。聲
鏗然出田廬外。猶口刺刺勉子孫以奴耕婢織之業。曰。豈不願爾曹青紫。然老人所愛者世。世可續爲者耳。元
春佩其語。以爲友戚中賢母雖多。如澹然高識過男子者。獨太君與先慈氏。而太君最得享難老之報。固宜觴
觴者。固宜一醉也。

周子和存詩引

周子和年二十而死。又二十年而其子括。刻其存詩三十四首。自傷其少。小失父。不復記憶。又其所作詩
皆亡去。不知收輯。而其所刻三十四首者。乃其初作詩也。括旣已傷其父之早夭。事業文章。不能見於世。心恹
恹若中風病酒。夜起。徬徨問於母。問於世父叔父。問於父執友。問於乳媪。問於所善沙門山人。隣叟之屬。問於
執友之僮僕。捕影掇烟。苦心詳探。或遇其手書一紙。或聞其衣闕布衣。騎驢出遊。或聞其茆屋吟嘯。種瓜植梅。

無一俗人事。則悵悵喜出意外。恍然遂若見其父。則遂取筆而登記之。喜極而悲。執其友劉侗之手而泣。如孝女之沈於湍瀨。抱其父屍而出也。嗚乎。子和才士。弱冠夭枉。然其精神意思。復能結爲一子。令其子悲號擗。擗於身後。以有聞於世。又如鴻爪鶴唳。可想難執。盡失其生平得意之詩。而獨留此初作數首。以爲神龍之首也。予讀其詩而悲之。書此以寄括括之才甚美。竟其志有足壯者。徒悲無益也。

環草小引

古詩人未有無侶者。蔡鍾二公在日。每有詩文。率千里封題寄觀。記伯敬作家傳時。予臥丘園。甫脫藁。淋淋紙濕。輒令童子疾馳送覽。旋馳歸報。一幅之中。予未嘗不乙數字。當此之時。我輩交情。真不負古人也。數年來。王子六瑞。由史氏出爲夕郎。益讀書深思遠想。發爲詩文。使吳越遷關隴。所歷登陟吟賦。遙相披對。慮所未安。肅若有待。劉白之交。斯其訂焉。或曰。子所言詩者。多仕宦人。何寡韻也。予正告之。詩固幽深之器也。然而幽近寒深。近鬼高流。饑病。又求至於寒與鬼而後止。往往墮而不悟。悟而不悔。吾願示之以六瑞。六瑞枕青柯之白雲。弄車箱之松影。而復以鐘鼎冠佩。昌昌燁燁之氣行之。彼供奉拾遺之間。固反足鄙耶。適六瑞寄環草相問。爲題其上。

高霞樓詩引

苦無秀逸之士。與談詩者。幸而得之。以愁鬱爲騷雅。以淫豔爲風格。以柴門花鳥之屬爲幽深。前者步後者躡。舉秀逸之才而小用之。予竊以爲恨。豈獨人哉。卽予不才。自束髮來。二十五年。未嘗不寄歌哭。眠餐於斯。

而至今誦漢魏盛唐之詩何如哉。友人車孝則別八年。忽一僕衝八百里洞庭。負其詩質予。予快甚。曷快乎。夫孝則真秀逸之才耳。得孝則而予之所以慚漢魏而遜盛唐者。方有人乎究之。其何肯以秀逸止。陳同父奇人也。然生平不能作詩。觀其爲桑澤卿詩序。有立意秀穩。造語平熟。不刺人眼目之語。則同父真不知詩矣。詩豈如是之謂耶。酈生論山水曰。峻嶒百重。絕日萬尋。旣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我等作詩。真當作如是想。願與孝則伯孔切磋究之。伯孔周楷者。固孝則友也。

譚叟詩引

隔寒河四五村。有譚叟者。教童子村中。或邀其童子去。不得館。卽行吟溝塢間。稱詩里中。里中人輒笑罵之曰。牛亦自稱作詩耶。叟聞之大笑。常袖其詩過予。予多外出。叟卽袖其詩去。後數月復來。又不值。又去。如是者三年。無倦容怒色。園丁問翁何事。亦不告。以袖中物。一日逢舍弟。搜袖中良久。出一帙投之。曰。爾兄歸爲我示之。舍弟手其本。荒荒然無全紙。笑而應之曰。諾。予客歸。舍弟出其帙如叟旨。予性不敢妄測人高下。雖褐夫星卜。必凝思窮幅度。其所以筆起墨止。故得叟詩。卽屏人深讀其蛩蛙之音。唾敗之習。已了半帙。予猶望其能佳。而最後乃得老夫病起三詩。如聞其呻吟。如見其枯稿。如扶筇待老友至。如白髮妻在旁。喃喃不已。人固貴自重。予雖年如叟。病如叟。不能爲此奧語也。自是始與叟往來。如三黨。久之。閱一詩。復佳。久之。又閱一詩。復佳。積之得二十三首。刻焉。叟僂羸如柴。舉止語氣如初。不識字人。聽予去取。其詩皆茫然覺非其初意。叟名學。未有字。或呼爲訥菴。譚居士曰。安知古工詩者。不盡如此叟與。

期山草小引

已未秋闈逢王微於西湖。以爲湖上人。也。久之復欲還苕。以爲苕中人也。香粉不御。雲鬢尙存。以爲女士也。日與吾輩去來於秋水黃葉之中。若無事者。以爲閒人也。語多至理可聽。以爲冥悟人也。人皆言其誅茆結菴。有物外想。以爲學道人也。嘗出一詩草。屬予刪定。以爲詩人也。詩有巷中語。閣中語。道中語。縹緲遠近。絕似其人。苟奉倩謂婦人才智不足論。當以色爲主。此語淺甚。如此人此詩。尙當言色乎哉。而世猶不知以爲婦人也。

樸草引

予嘗寄徐元歎詩云。想應初見處。必在萬峯盤。終未與元嘆實斯言也。實之者獨於七司直耳。往入燕知司直工詩而未與接。一日從之作西山遊。位置泉巖之先後。雲物相答。僕蹇無聲。始與訂交。向白雲一拜約此生。燕楚睂眉。遙窮今古聲歌之憂。不以一韻自足。同遊者皆曰。子矜慎許可。目司直而老其盟。子何從知之。予答曰。吾見其樸也。三百問之。民間真聲。可絲可管。漢魏以前。吐腸而止。蘇勸李酬。雖之夷狄。良不可棄。故元亮田疇飲酒之言。韋應物不能和之於唐。蘇端明不能和之於宋。則何也。文采恣川。而樸心不足以達於詠也。學樸者不樸。紛華之習。日薰其心。而外飾敝車羸服。高士之容。人必以爲不類也。司直詩書無所不涉。而中有淵沈之性。不隨古今。增其浮豔。所居京華人物之海。齋鉛提囊。以業於京師者。爭一識司直。司直虛衷延覲。幾盡竹箭之美。而下簾封徑。若不識人間有何名流。眉宇淵沉之神。入於吟嘯。聽其所達。而不爲之動。故曰。詩者性

情之物。而性情者皆樸之區也。區於樸。則古今聲詩之變。可以一事一句而逢之矣。韻也乎哉。姑蘇元嘆有韻人名。予亦稱爲樸人。亦此意也。

送鍾廣文公任武進文

春初與鍾伯子交。知其尊公魯菴廣文。因以廣文益知其伯子也。嘗惟以廣文知伯子。廣文而猶人之父。其初將無伯子矣。廣文而猶夫居官者之父。將失其所爲伯子亦易矣。廣文公性溫克。不時入州郡。縮口節身。始有田廬。自伯子通籍後。未嘗一步要門。或世講者拜其廬。執子弟禮。益恂恂不自安。以爲踰涯。生平自食其筆與力。絲毫不以累伯子。使子因貧而糴官。又食其祿。以家食食叔子少子。暨於孫。絲毫不以累伯子。使諸子孫因庇而離業。卽伯子之爲人也。能不以失職之諸生易其文。不以久不遷之官易其性。不以可援手可熱之人。易其所知。非伯子則然也。其父則然也。予嘗以田牧言之。有如子獲鶉而父望雉。子牧犗而父欲文狸。則其子將受命於田牧之間。倉皇莫措。以亂於原野。甚至墮足獲穽坑塹中而不顧。曰。吾無可奈何。吾以酬父兄之望。而免於譎焉耳。乃伯子以諸生困也。廣文慰勞之曰。不諸生何如。公車落矣。又曰。尙諸生何如。視七八年官在賓旅中。人奪其顯。將徘徊郎署。廣文遍語所知曰。吾子不第復何如。予嘗察其意。覺未授大行。卽望大行。不宜爲郎。卽望郎。卽不宜南。卽望南。廣文若常以退着靜機。動乎伯子仕退之先。或言公何遂能至是。曰。公內行過人。事其兄裕齋公。至於使孺人莊之若翁姑。參伺老人。側加一飯一衣。則脫然快。損一飯一衣。終日不解顏。此在古人不能行其妻。而廣文之敬兄。不自露於身。人但從妻子奴婢處想見之。如是則名伯子何可不以廣

文也。請以是送廣文。

少司馬蔡公撫黔文

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孝接物之志。天下信之。春事公久。獨以爲能懼。今世所不足者懼也。公何懼之有。春事公久。見公於學問之本末。浩浩淵淵。筆之所往。孔上而周下。贊俯而亮仰。不遺力以達於深。願無邊際。而曰吾苦不能思。嗜書不暇讀。於學問無所窺。嗟乎春每見有志者爲之。效其一二處。微肖。卽揚揚氣得。公何懼若此。吾是以見其懼也。當萬歷乙卯丙辰間。公在辰陽。辰與黔。兵食相及。有欲用民力於苗者。公執不可。因自解歸去。而皐皐訾訾者。亦適自起滅。數年來海內多事。天下思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岳起。鄖中丞。民以乂安。會黔夷不靖。舊開府深入未還。天子乃以公爲少司馬往撫之。春聞而度其故。非用其才也。用其氣也。用其氣。用其懼也。方公疆項。不肯輕用民力時。其氣已入人肝脾矣。氣藏於不可見。動於不可禦。古之君子懼以養氣。氣以養智。而今之所爲氣者。皐皐訾訾。而務以苟勝於人而已矣。使皐皐訾訾。而可以苟勝於人焉。已洩矣。已盡矣。豈能復有氣乎。氣之所爲。不可使復洩也。誠以蘊之。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日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已而用於世也。則非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氣猶泉也。泉之初萌。如蚊蟻之微動。視之不得。何況其聽。稍流爲池。爲澗。形見聲增。至於水石交鳴。喧飀不聞人語。浣濯者往焉。灌溉者往焉。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曷往觀乎蚊蟻之微動矣。公讀書深。用人細。見事透。以神鬼自則。而以豪聖望人。初下黔。命春適見於鄖中。公虛心省躬。遍問人所以往黔者。人莫能應。公自咎曰。教人而不教於人。學問之

大詬也。氣浮與。滿示挹與。肯綮失與。何莫應也。春聞之。躍然吾所見。公懼者益信矣。懼者君子所以盡天。而好謀者君子所以盡人。天人自足於胸中。而國運人心。坦然默聽於忠孝接物之內。故成也。成之爲言。天與人俱。不必問之辭也。大詬曰。允齋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不叩自恤。君猶如此。况代君者乎。有鰥寡之哀。以通人。有天役之造。以通天。未有暇自恤者。不懼生於自恤。自恤生於暇心。於是乎紛然問天問人。而苦無以通之。泉竭自中。氣不足也。春素以是聞於公。敢述以爲送。尊其所聞。竊自附於高明云爾。

孟誕先母六十文

人卓然以才格聞於世難矣。因而有出世之思尤難。人之自致其身於出世難矣。因而得出世之母又難。若母先有出世之思。使其子才格足以聞於世。而後引之出世。此豈復有難易之數哉。雖古之聖母。有莫之或至者矣。夫人子之聖其親也。苟有一言一事之幾乎理。邁乎俗。宜乎家。舉而聖之。其誰能不聖之。至母而有出世之思者。佛母也。母而佛也者。苟有一言一事之澹乎想。合乎道。嚮乎慈。亦舉而佛之。無怪詞。雖然。人子之佛其母也。非人之佛其母也。人之佛其母也。先觀乎大者。而後小者。以類從焉。武昌有孟母。湯太君者。吾友孟登之母也。方刺史公無子。而子其總憲公之仲子。是卽今登也。字誕先者。然則非嗣母與。曰母不知也。母不知也。是以登亦不知也。春竊聞大勢。至有言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念子。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越。以太君爲母。誕先爲子。從無始以來。至於歷劫。春猶指爲母子。矧今者同聚一家。本有母分。精氣密藏。冰水合和。馨之粟。偶不寄瓶中耳。而棲者仍吾畝。露者仍吾場。閉者仍吾困也。吾籩之揚之炊之。以成飯。吾飯也。沙

也乎哉。子從胎出。人道所尙。而母不知。能使子不知。此於人世之事。一瞬之榮。復何有乎。故曰觀其大也。母教誕先。才格既已卓然。天下之人。傳其罷公車之文。疾於獲雋之篇。吾黨中凡相引以爲重者。必曰孟登孟登。以奉觀之。誕先之所以報其母。不爲淺矣。而母尤督之尋師敦友。每佳士至。誕先雖他出。必招呼令返。惟恐後時。身自酌水量薪。與鑪湯相起止。不以盛夏爲解。有不知己者。戒聞人勿相通。而至於慈情所及。黽勉求之。匍匐救之。則無親疏賢愚。恩仇力不能而盡之心。已不能而屬之子。人不知而禱之神。春嘗聞而嘆焉。母生長世家。情塵不染。雖鹽鼓之間。亦近於道。而春獨窺其略。婦女之小見。渾母子之大同。愁城愛河。杳然不知何往。欲率同志之人。奉爲佛母。必如是乃可耳。今年浴佛日。春過武昌。與誕先靜住寒溪寺。聽菩薩泉雨響。同山僧七十餘人。經行蔬食。母聞之甚喜。貽以念珠一串。圓滑妙好。是母手持物。春心許爲作六十文。以報母意。而會四方交遊。遺書相屬。因以堅誕先之向。母有倩劉君且寅。淨名君子也。請以是質之。

爲二李觴其尊公文

友人李潑李瀾。常以其文質予。予爲評駁詢咨者數年。二子感其意。稱門人。予讓不敢當。蓋生平未嘗以一日長於人。所爲以文贊予者。無慮數十百輩。而獨令二子北吾面。何以謝諸君乎。以是不敢當。其後二子苦心居業。爲名諸生。與予諸弟相友善。潑有女。又與予弟方之子。約結姻婚。往來如隔舍比鄰。噓唾相接。以末俗世情論之。師弟子無明據。至是亦可以衰矣。而二子修前恭不稍變。不以姻友爲解。予私心慙且畏之。安得質行如古人若是已。而聞其尊人省江翁語二子曰。昔邵堯夫築安樂窩。諸門人弟子之家。爭築窩待堯夫。汝曹

當做嶽歸堂制。各營一堂。但聽先生車音所至。相與迎之。使兒童臧獲。皆欣欣然有展待不倦之意。是則汝曹事也。予之愧且畏也。乃滋甚。天下人孰不高視其子弟。以文章聲譽。速與人相雁行。孰肯以名諸生不必。且爲大人者。重自損。以聞弟子之名。孰不聽子弟薄。而翁之訓其子。至引古人厚蹤。妙事如此也。予雖益不敢當。而竊以爲翁生平知大義。得有賢子。舉在是矣。且予之不敢當。則抑有說也。予於進好名。深入胎骨。嘗記富鄭公欲官堯夫不可。又欲命爲先生處士。堯夫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旣聞安更用名爲。今以予於進好名之人。坐受安樂先生之奉。其誰許我。若翁者。乃當一二不愧堯夫耳。翁雖不務仕進。日嘗乎一卷。略知前代興亡得失之故。及昭代實錄。有儒者所偶忘。翁輒能言之。雖敏人不能奪。予嘗過其家。坐臥一亭中。聽予與二子論文。盤桓不能去。亭前雜植花果。察其疏密。早暮以爲樂觀。少子弄桔槔。散秧馬。稍存其弓冶。一庭之中。本學末農。本農末漁。本租庸。末券責。本賓筵。末饗殮。本愧恥。末譙讓。進無吏責。閒無浮名。無修束。無仇怨。無愁苦。居今之世。而有一人如翁者。予不得不指之爲堯夫。使有一人如翁者。而猶慎堯夫之名。不肯與予之不能爲堯夫。又何待言哉。翁六十。予具酒見翁。倘予也。于進好名。日減一日。亦願營一亭。伏臘相將。用以永日難老。然則翁固予之師也。二子師予。予師翁。敢因二子而講焉。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一

鵠灣文草

記

遊玄嶽記

遊南嶽記

初遊烏龍潭記

再遊烏龍潭記

三遊烏龍潭記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繁川莊記

重修寶峯山觀音寺碑記

國友夏合集 卷十一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一

鵠灣花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記

遊玄嶽記

自寒河七日抵界山。山始衆。是時方清明。男婦鬢生。柳枝淒然。有墳墓想。至迎恩觀。昇人忽下肩。向井東叩首。復昇上肩去。肅肅悸人矣。過沐浴堂。夾古柏。陰黑成市。與王子坐柏下。告之曰。此物豈無神乎。矧今且萬林。入遇真宮。復出行於柏。窮其柏之際。仰胝枝。頽盼根。無一株遺者。柏窮爲仙關。關阨塞。他木老禿。與細竹點兩山。又行陂陀中。指元和觀。東路行人紘紘者。何所也。同行僧曰。十八盤道也。返則徑其處。又行沃野。乃見王虛橋。橋渡之以之于宮身。舍橋繇樹隙。傍至道人室。繇道人室。躡板渡溷渠。旁至宮。宮麗甚。制乃不可詳。且非野人所好。旁至會仙樓。峻壁四周。蒼翠無間。啓後窗。有樵人方負薪過。出宮柏。數十層亂於門。又旁至先所謂橋者。微聞水音不能去。返道人室。語同行僧曰。遊他山人跡不接。從本路出入。稍曲折焉。卽幻矣。此山有級有鑱有緇。以待天下人。如人門前路。天下人咸來此山。如省所親。足足相躡。目目相因。請與師更其足目以幻吾

心同行僧曰。此而去。有金沙圻。明日。從望仙樓後。繇昨所謂樵徑者。漸不逢人。橡葉正秀。壑平。其阜柳家澗。初自林出。嶺行屢折。橡輒隨其折處。忽從萬橡中。下一壑。高低環青。有石可坐。澗亦送聲來坐處。將至坪。左山深杳。道者結廬。纒引脰。望之。有二山鷄。從澗中衝起。入觀中。道人方煮橡麵。接衆食。隨磬下。繇齋堂啓窗。羣山墉如出。與王子坐泉中。而同行僧從左右遙呼。已先得一處爲閑亭者。爲烟客居者。皆可澹人情慮。去坪回望坪中。殊秀絕然。壑漸深。樹皆如其深。數高卑踈密。非聰明所能施設。過繫馬峯。忽一岩奇甚。連延數處。怪石與樹與草與澗。若一心一手。彼隙則此充之。與王子復返其起處。詳觀焉。岩未窮。卽爲仁威觀。有落葉數十片。背正紅。點橋前小池。若朱魚乘空。過觀十餘里。桃李花與暎山紅。盛開如春。接葉濃陰。行人渴而憩。如夏蟲切切作促織吟。紅葉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鐵幹虬蟠。葉不能卽發。如冬深山密徑。真莫定其四時。有猿綴樹間。方自嬉。童僕呼於後。猿挂自若。入隱仙岩。無居人。惟異柏一株。類垂楊。裊裊然新青欲墮矣。自老姥祠而上。望天柱南岩諸峯。嵐光照人。層浪自接者爲一重。而其下松柏翼嶺青。枝襯目。稍近而低者。又爲一重。兩重山接。魂弄色於暄霽之中。萬壑樹交蓋。此圍於趾步之間。目不得移。氣不得吐。遂休。五龍方丈。自姿焉。宮所負山峯。峭然豪立。所謂五非二池。碌碌不可照覽。一入卽出。又途中經奇踰涯。聞有凌虛岩。希夷誦經臺。自然庵。皆勝皆略之。是夜眠不穩。樓下有繫猿。啼到曉。早起。梯石穿岡。上竹樹幾不可止。細流時在身邊。與蒙茸爭路。又行四五里。俯看深壑。茫若摩烟。身在壑底。五龍忽在天際。下級水自北來。南纒始奔。自南折東。始爲青羊澗。澗上置橋。高壁成城。相圍如一甕。樹色徹上下。波聲爲石所迫。人不得細語。桃花方自千仞落。亦作水響。聽澗。自此橋始快。

焉。沿澗而折。過仙龜岩。如龜負苔蘚而坐。泉從中噴出。濺客。此而上。石多怪。向外者如捉人裾。向下者如欲自墜。突起者樹如爲之支扶。中斷者樹如爲之因緣。其爲杉松柏尤奇。在山上者依山蹲石。根露獐獐。必千尋數抱而後已。其在深壑者。力森森以達於山。千尋數抱。纒及山根。而望其頂。又亭亭然與高樹同爲一蓋。此殆不可曉。覺山壑升降中。數千萬條。皆有厝置條理。參天拔地。因高就缺。若隨人意。想現者。始猶色然。駭中而默息。久之告勞焉。如江客之厭月矣。然每至將有結搆處。尤警人思。自仙龜岩過百花泉。東至滴水岩。觀其水所滴。如刻漏。是時南岩宮殿已迎瞻矚。猶尋徑左行。右見五龍已如舟中望岸上。送者欠立未去。而五龍前所見。衆山紛紛委於壑。松柏各隨其山下伏安。然與荇藻不異。自顧身所經處。怪石奇植。非無牧者。度天一橋。山盡自吐。道人室層架其上。峻坂危棧。相爲奔秀。及登小天門。有岩石垂垂。冒人。但所謂巨人跡者。質質不可踵趾。王子亦曰。岩間紋多。類此者。欲入殿觀諸岩之奇。而兩日間木石多變。心目賢勞。若更以衆奇巖惑之。縱觀費目。分觀費心。參差觀心目俱費。費必將有所遺。曷寓道人室。明晨澹然一往矣。日未午。道人不可久對。與同行僧謀。此半日亦無坐理。當以了虎耳巖。同行僧曰。若上太子岩。取道之虎耳。則并可了紫霄。乃往紫霄。其宮背展旗峯。卷雲切鐵。有起止之勢。使人眩栗。已入宮。問禹跡池。及福地所在。則已過。復出宮。觀池。遶池登福地。巒頂以下諸峯。赤日直射。有光無色。繚宮上太子巖。磴道迢迢。疲乃造極。巒頂別爲一重。不可見。以下諸峯。嵐息烟滅。暄多而凄少。繚岩歷山上行。臨睨紫霄。指隔嶺朱垣。問同行僧云。爲威烈觀。行穿後山。下趨虎耳。此路無林木。見一松追而憇之。虎耳僧適來松下。會因同進。近巖有竹數竿。水一泓。與王子堅坐。比入岩。嵌空成屋。故榻

尙在。僧導至頂上。凡老僧花木亭榭殆盡。惟藕塘水猶與泥相守。僕有善取藕者。跌而下。兩足踏藕之所在。如梭往反。而手出之。山僧以爲樂。送余從嶺間還。不繇向路。忽循展旗峯後。過其隙中。峯方削而突。古竟離爲一處。非先所見。皂纛相連者矣。稍進。復會於五龍來路之杉松下。較始見覺親。蓋虎身心目閒於無林故也。晨起。往觀岩。岩在殿後。大石百餘丈。詭祕峭刻。有骨有膚。有色有態。有力有巧。高者上躍。壑以下至。不可測。使鬼爲之勞矣。內察岩之高下思理。外察頂之起伏神情。不覺遂窮亭際。憑欄坐楯。遠望人客。佛號沸然。是日天風吹木。作瀑布聲。常以之自愚。爲岩中補遺。已而詳所過幾處。亭閣蜿蜒。天與人規。製若相吞。西去爲元君殿。數十折。至捨身崖。大木隊而從。繇級以登。爲飛昇臺。臺孤高。亭其上。天柱峯聳然在五步內。不望亦見矣。臺旁有一樹。下窮壑。上出亭。挾千章萬株之氣。而葉未能卽發。作枯木狀。臺上石後老松。有一株散作數枝。銜石而披。大風搖之。宜可折。偏以助此臺靈奇。臺旁又有靈臺。露臺下有巢穴者。能休粮呼之。久不應。慨然舍去。行晒穀嶺。經黑虎岩下。精魂方爲諸岩所奪。至此都不經意。過斜橋。問斜橋人。上頂有三徑。一爲磴道。人所繇。三天門是也。一爲官道。繇歡喜坡往。一爲樵人道。繇銅殿岫入。予樵人。當繇岫入。同行僧別去。上三天門。獨與王子次萬文峯向背。香鑪諸峯。行枳棘中。數息數上下。道人家汲水者。負土築者。稍稍遇于路。乃至岫。石岩高危。嶺橫如界。同行僧先至。迎我太和。一見而笑。繇磴道者近耶。小憩道人室。室七層。有鴉數十頭。方向板屋上飛。喘而登。天柱絕頂。禮眞武殿上。觀其範金之工。四顧平臺。萬山無氣。近而五老鑪燭。遠則南岩五龍。在山下時了了。能指其峯。今已迷失所在。惟知虛空入掌。河漢西流而已。出返銅殿。是元大德年物。坐觀天柱峯。草木童稀。石骨

寒瘠。壑而上。石稍開。因築城銜開處。城而上。石復結。稍欹之。以護頂。至於頂。乃平焉。高削安隱。天人俱絕。因想山初生時。與人初上此峯時。皆荒荒不可致思。私語王子曰。水猶不滿人意如此。大名山苟有千瀑萬泉流之。使動樹杪石罅。受響不得。吾何思慮霍哉。同行僧曰。此而下蠟燭諸澗。純是水矣。且可了瓊臺。但察僧意。以失三天門爲恨。然子以避三天門益力。從瓊臺往。非避其險。避其雜也。他日。譚山中事。獨不知三天門何在。亦奇矣。乃復自岬出。枳棘隨人衣裾。漸覺又有山石傲岸。與他石離而立于前者無數。皆默領其要。王子恐予未見。輒從後呼語之。至上瓊臺。瓊臺峯落落有天地間意。去投宿中觀。桃花開我立處。松古于門外。有數鳥拍拍飛而東入。登其樓。蠟燭兩峯。正當窗。不知其名。而圍者同照眼。是時天欲暮。白雲起壑中。然氣甚煖。力不能上山。閑步靜室。有道人瞻視不凡。與之語。導以山下僻處松石。依依可坐。而卽促予起。曰。鐘時。虎過。此因明日行澗上。夜夢卽焉。踰一岡。爲下瓊臺。兩燭峯已向後數里。始入澗。山東爲峽。水穿其腹。右伏者爲底。豎者爲椽。大者爲激。最大者爲分湍。石少者爲衍。多者爲磴。石不勝水者狹爲溝。寬爲塘。水石并勝則狹聲急。寬聲遠。長石爲橋。方石爲水中臺。圓石爲座。植本之朽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賴之爲橋。水趨左而傍右。嶺行水忽趨右。人從右穿左。水分爲二道。則人踏水聲。相石之可過者。托履焉。心在水聲者。常失足。視在水聲者。常失聽。心視聽俱在水聲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坐石。兩崖望王子。常越數石。坐水中大石。予望其自石過石也。若蹈空。亦常徙數處。而兩崖山斷復合。開復收。削復平者。樹層層翠水光中。妙高夾立。畫鷄驚飛。自山半亦思返。日非斷崖。不得露澗。二十餘里。皆陰陰。而山香四發。不辨其自何來。惟左山一隙。有行人繖山路出。同行僧曰。此自威烈觀來。

前紫霄山後所望丹垣者也。至此一嶺橫于前，以爲不復峽，而趨過之又峽焉。澗聲直汨汨，喧至玉虛岩下，九渡澗旁，出與之合巖，兩收其響，以爲幽。遂欲爲諸岩冠，澗中觀巖，巖上望澗，上巖水聲若在空中，下岩水聲若在本末，而其間結構，天爲之屋，人爲之棧，無此一段，是山猶不可竟也。遂自此竟之，以爲武當山記，其下十八盤，與其出路不足論。

遊南嶽記

丙辰三月，譚子自念其爲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我且欲之嶽，于是遂之嶽。湖南山水，舟戀其清，次江潭，盟周子以靜遊，周子許焉。譚子曰：善遊嶽者，先望善望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雨望於淥口，月望於山門，皆不見。譚子悵然都市，乃得見之，深於雲一紙耳。將抵衡，觸望莊栗，空中欲分天，又望於縣之郊，菴雲頂一二片，綻者的的，見縹碧，又望於道中，萬嶺皆可數，然是前山，非郊庵所望縹碧者也。道中多古松，楓色綠其旁，聽觀如意的，行三十里，入嶽坊，雜木亂植，新葉洗人，步尋集賢院，廢松息竹，一僧瘦淨，良久始啓扉，問周子何來，蓋周子少時讀書院中，扁尙有周楷姓字，是日意有餘，再往水簾洞，越陌踏澗，澗中亂石流，影閒花開之，舉頭見山巖間，忽忽搖白光者，水簾也，水傾如簾，霜雪同根，下坐冲退石，且臥焉，以仰察其所飛，返于廟，天乃雨，明日又雨，登峯者危之，驅車而上，不雨，及華嚴峯，晴在絡絲潭，及潭，晴在玉板溪，及溪，晴在祝高峯，若與晴逐者，紫雲洞以上，泉氣白墳，絡緯軋軋，潭名不謬，過潭無不泉者，左右交相生，或左右隱，或左右微斷，惟玉板橋左右會，草木陰其響，離橋南折，頻上綠影，小憩半山亭，遊者頗自足，香鑪獅子南臺諸峯，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飛，再上可

折入鐵佛庵矣。曰留以快歸路。又上則湘南寺。意不欲往。遂不往。惟一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此以上。雲霧儼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僧莫能自必。譚子每值平臺。頽納晴朗。所曾經危聳。已有岡焉者。有壑焉者矣。廣疇細畝。水微明如江。江水亦莫能自大。出丹霞門外望。又有異同矣。漸仰幽徑。穿草木花竹。行有檉松拙怪可笑。顧周子而笑之。踰北斗嶺。嶺盤爲星。數步一折。足不遑措。頗以此生喘。轉尋飛來船石。衆石支扶。一石翺翔甫定。麤尾臥其上。人從隙中過。見石上樹如藤。皮半存。青青自有。葉望講經臺。甚了然。遂不往。取舊路邊山而下。指隔山上。封寺道有級路。趾斜垂。蟻影遊人與雲遇于途。雲不畏人。趾窺坦然得寺。僧火于衲。客依于罍。是時春夏交候。有蟲無鳥。亭午弄旭。澹若夕照。由寺後上祝融峯頂。新庵舊祠。僊往客來。四顧止有數人。數人止各據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極意形狀之轉不似。譚子顧周子語。奇光難再得。願堅坐以待其定。周子許焉。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萬雲乘其罅。遶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爭以青翠供奉。四峯皆莫能自起。遠湖近江。皆作一縷白。譚子持周子手。不能言。右下會仙橋。是青玉壇也。橋垂空外。架空中石。老松矯首橋下。倚試心石。不可以咫。乃復過上封。見岐路。幽翠髣髴。若有奇欲搜之。僧曰。此下觀音巖矣。留爲明日南臺路。宿諸寺。雲有去者。星月雍然。磬聲不壯。晨趨望日臺。艱難出淺霧。于天海之間。稍焉日脫于窳山。山雲洗。乃搜所謂幽翠。若有奇者。觀音巖也。寺閣光潔。有泉鼎鳴。自幽徑左行。忽得來時路。祝融追隨。下鐵佛庵。乃不見。此皆所謂後山也。菴以下爲兜率菴。下極復上。爲已公巖。稍上。卽又平。爲福嚴寺。惟獅子天柱相從最遠。方方溪澗溝塍。時時宕

人眼。因思來時路。南臺左翼所峙者。香鑪獅子赤帝諸峯。所望者特右之溪澗溝塍。雖南臺火無昔觀。要當補爲歸路也。出南臺松徑。豁整如前。初入衡山道。想其未火時。譚子悵然。已復自解。遊人各自有會。如所憇兜率菴。大竹桐如笋皮半脫。泉喧喧靜其右。僧引入閣上聽泉。晴天雨注。憑軒對天柱峯。峯氣靜好。可直此一來耳。下退道坡。坡盡榛楚。荒寂處有閣。觸目知爲紫虛閣。跡之道士樵。扃戶攀檐端。接魏夫人飛仙石。石盤空外。勢出香林。高松寒覆。而溪聲曲細。上合其濤。道士既不歸。子亦去。與周子訂方廣遊。周子許焉。于是遂以明日往。初行平壤十餘里。溪山效韻。望昨所爲諸峯皆不見。無論祝融陟嶺。得疎林。云有須彌寺。意不欲往。遂不往。須彌而上。向背高低不一。沙邊有石。石隙有泉。泉旁有壑。壑下復有奔響。響上有樹。樹間有花草。青紅光光中。又有飛流雜波。流急處有橋。橋上下皆有陰。陰內外有幽鳥啼。水可見則水響。不見水則汨汨中樹響。萬樹茂一山。則山暗。一山或未能。或則兩山暎之。使暗崖石森沈。多如幽齋結構。至于水蒲溪毛。宛其明秀。步步懷新。度三十餘里。聲影光三絕。惟至半道。緩行蔽翳間。右左條葉。隨目俱深。表裏洞密。有心斯肅。譚子視周子良久。卒不能發一言。此山中太陽易夕。璧無返照。小憩嶺端。望之蓮形若浸。暝投方廣寺。林火鴻濛。泉鳥驚心。僧引至殿旁。折入禪栖。廊下忽度橋。泉聲又自橋出。所宿處聒聒然。與來路莫辯。曉起即出寺西。由林泉夾道中。過洗衲池。梁惠海尊者洗衲處。一石臥水面。旁守以大石。亂流匯瀉。聲上林間。石去地數寸耳。不能簾而亦依稀作簾光。稍進爲尊者補衲石。近人因其勢。上置臺。題曰嘯。予易以戀響。戀響者。戀洗衲以下。水石樾薄之響也。然亦任人各領之。又西高徑山開。可入天台寺。意不欲往。遂不往。惟坐起林邊水邊。自西歷東。低回澄竦而已。如

是者三往返。俗人知好僮僕其清。乃出方廣路。天乃雨。影響無一增減。但初至重徑。略有異同。當此之時。虎留跡鹿爭途。猿啼一聲即止。蝶飛無算。似知春盡者。譚子悵然。明日不雨。乃出嶽。善辭嶽者。亦逐步回首而望之。

初遊烏龍潭記

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游者曰燕子。然而遠。湖之可游者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游者曰秦淮。然而朝夕至。惟潭之可游者曰烏龍。在城內。舉舁即造。士女非實有事于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予壬子過而目之。已未友人茅子止生。適軒其上。軒未壁閣其左方。閣未窗。未欄。亭其涓。登其磯。皆略有形。即與予往觀之。登于閣前岡。倒碧後阜。環青潭沈沈而已。有舟自鄰家出。與閣上相望者。宋子獻。傳子汝舟。往來秋色上。茅子曰。新秋可念。當與子汎于沄沄淪淪之中。不以舟以筏。筏架木朱檻。制如幔亭。越三日筏成。

再遊烏龍潭記

潭宜澄。林暎潭者宜靜。筏宜穩。亭閣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然造物者豈以予爲此拘拘者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至中流。風妬之不得至。荷蕩旋近。釣磯繫筏垂下下。雨霏霏濕幔。猶無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蓋立幔中。濕透衣表。風雨一時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羅襪無所惜。客乃移席新軒。坐未定。雨飛自林端盤旋不去。聲落水上。不盡人潭。而如與潭擊。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處。電與雷相後先。電尤奇幻。光煜煜入水中。深八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銀珠貝影。良久乃已。潭龍窟宅之內。危疑未釋。是時風物倏忽耳。不及于談笑。視不及于陰森。咫尺相亂。而客之有致者。反以爲極暢。乃

張燈行酒。稍敵風雨雷電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爲潭所有。亦或卽爲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日不盡然。不亦異乎。招客者爲洞庭吳子凝甫。而冒子伯麟。許子無念。宋子獻孺。洪子仲章。及予與止生爲六客。合凝甫而七。

二遊烏龍潭記

予初遊潭上。自旱西門左行城陰下。蘆葦成洲。隙中露潭影。七夕再來。又見城端柳窈爲竹。竹窈皆蘆。蘆青青遶于園林。後五日獻孺招焉。止生坐森閣。未歸潘子景升。鍾子伯敬。由蘆洲來。予與林氏兄弟。由華林園。謝公墩。取微徑南來。皆會于潭上。潭上者有靈應觀之。岡合陂陀。木杪之水墜于潭。清涼一帶。叢灌其後。與潭邊人家。檐溜溝勺。入浚潭中。冬夏一深。閣去潭雖三文餘。若在潭中立。筏行潭無所不之。反若住水軒。潭以北。蓮葉未敗。方作秋香氣。令筏先就之。口口隔岸林木。有朱垣點深翠中。令筏泊之。初上蒙翳。忽復得路。登登至岡岡外野疇。方塘遠湖近圃。宋子指謂予曰。此中深可住。若岡下結廬。闢一上山徑。頽空杳之潭。收前後之綠。天下昇平。老此無憾矣。已而茅子至。又以告茅子。是時殘陽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猶紅洲邊。已而潭左方紅。已而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頽。明霞作底。五色忽復雜之。下岡尋筏。月已待我半潭。乃迴篙泊新亭柳下。看月浮波際。金光數十道。如七夕電影。柳絲垂垂拜月。無論明宵。諸君試思前番風雨乎。相與上閣。周望不去。適有燈起蒼蔚中。殊可愛。或曰。此漁燈也。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天啓二年四月春。與故人孟登。蔬食于寒溪寺者累日。山雨積林。梵聲低濕。閒步殿門。仰視白板字。請孟登誦之。孟登爲誦其詩序。又請沙門取紙筆。錄其全詩。詩六章。章各有題。其一日。早禱龍湖。述龍德。其二日。祀龍。明日母疾。磨留東門。乏糧。孟封公遺美材。述孟德。其三曰。縣人賻贈百金。用爲歸資。僧二十三人。齋公六人。爲誦禮經懺。不取瓣香半粒。述賻德。其四曰。縣有三鹿。商有鹿米。欲用秋祭。予不可。請者曰。安知後來之不終用也。述三鹿。其五曰。縣有魚稞。秋日屆期。請開湖。曰。待署者。述魚稞。其六曰。武昌勝地。昔多名流。百年千祀。誰知陳生。述名勝。六題古質鬱厚。詩俱稱是。春瞪目而視孟登曰。隨孟登曰。此吾縣舊令鏡清陳公也。古人也。當在吾縣時。務以德化人。以禮服人。有父子兄弟訟于庭。賜父兄坐。與之茶。而令其子弟拜于堂下。入公門。忿出。公門慚。觀者憐。聞者斂。不意刑政汨沒。僞薄鑠骨之日。行其所學。不敢以衰世待世。不敢以衰世人待人。古人也。乃不知其詩至是。春聞之。改容嗚乎。道德之化。似亡而存。風雅之道。似存實亡。方此刑政汨沒。僞薄鑠骨之日。有人焉。不苦其力。不煩其視聽。隨其所安。而與之無求。尙足以使民愧畏而懷思。故曰。存也。學詩者先于澹其慮。厚其意。回翔其身。于今人之上。無意爲詩。而真氣聚焉。春嘗就而思之。歌兒舞女。以情殉志。清流秀子。以志殉情。其于詩也。似矻矻乎求所以亡之也。故曰亡也。兩無所殉。而獨立焉。斯之謂存。存者不告于人。而守此以待者也。陳君殆其人與。孟登又言。君今年補官都下。得長沙新化令。登以計偕至。恆與相見。袖數文錢。日買餅飢充饑。晨出夕返。數十里。皆緩步迤邐。無騎資。而人率無知其賢者。春故梓其六詩。與孟登私相慶而爲之記。陳君名治安。會稽人。春不詳其氏籍。孟登云爾也。

繁川莊記

莊遠清白江六里。過繁縣北五里。江至此分爲川。在大石橋西半里。川又分。不及橋一畝。復合。橋北不能見川。柳陰之。柳南度竹隱橋。以川爲地。不能見地。而見川。時一見地。浮其間。如水上物。度其地。十三畝有半。竹陰之。蜀中竹善爲陰。碧沈如桐。高矚如有葉。葉鬱鬱隆至半。萬竹齊陰。到影在川。川嘗碧碧。浸人影。而後已。橙亦然。年深暎遠。株必累百。初入竹時。烟其步。朱無易先生。從蒼蔚間。置含清亭。清所含也。竹盡橙陰之。合百數十。以爲影。如不見川。而見川所浮之地。如橙中物。然川至此奔激怒生。流潑潑有聲。自竹隱橋以南之地。皆若動。先生乃置軒。常自成都來住。累月課隸人。分江水入川。灌田以自澹。而先生之仲子履。顏其軒爲純音。先生之鄉人。稱爲繁川莊。先生皆聽之。萬歷丁巳。官楚憲司。屬譚子爲之記。記暇。譚子想慕其地。復爲絕句詩。凡六首。先生亦聽之也。

重修寶峯山觀音寺碑記

邑志載寶峯山觀音寺。創自大順年間。卽今所謂十八灣觀音寺也。邑百里無山。何山之足名。寺必麗山。寺之斯山之矣。或曰竟陵者。陵之所竟也。菱菱蒲葦之間。稍岡焉脊焉。亦山之矣。是二者皆無據。然稱爲十八灣寺者尤著。十八灣字亦雅。潑洄所環。堤勢地形。及帆焉步焉者。相與灣之。以暨于十有八。而寺之鐘晨梵夕。於渚晦之內者。亦常與舟馬之人。戀魂送響。而不卽去。近土人又稱爲十八灣楊氏寺。楊自成化始。從江右移家占籍。奄有田廬。寺僧相依爲香飯主。至幾傳而諱某者。始克新之。又兩傳而爲今之楊居士某。夙有白業。閭

黨稱善。聞旃檀而不愧。見蓮花而生恭。人禮大士。境敗觸目。若其身冒風日也。弔百身于莓苔之中。若其衣蒺藜也。乃以數十年所耨于水。耕于火。植于木。鋤于金。而變化于土者。舉以輸諸寺而像之。而殿之。而廡之。而垣且登之。視舊制加廣焉。越三年始改觀。是爲萬歷之己未歲。謁碑于予。而予因以發歎焉。朝施者吾思其所瘠。官施者吾思其所膏。商施者吾思其所子母。僧施者吾思其所血農。以勤行力作。不造一窻。不希一福。而施。吾望其瓦甍龕宇。猶有汗痕。卽此是日月登明矣。然則十八灣楊居士。亦可傳也已。乃爲記以貽後之慳貪者。

鵠灣文草卷之十一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二

鵠灣文章

誌銘

退谷先圭墓誌銘

觀察使吳公白雪墓誌銘

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

三十四舅氏墓誌銘

先府君志銘

沈母改葬誌銘

先母墓誌銘

譚友夏合集 卷十二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十二 目錄

岸和尚壙銘

家仲氏墓誌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二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誌銘

退谷先生墓誌銘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既葬。其弟曰快者。請元春知獨深。可不須狀而銘。又地下人偏嗜其文字。不宜舍所嗜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月。其嗣陔夏。復以母黃宜人。之命申焉。元春返其幣而哭。便予不爲文則已。使予而尙爲文也。舍是奚述焉。雖然。退谷異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徒絮絮然爲誌墓之言。彼其詩文。譔述雖傳矣。而形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退谷初在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水火。終日聒瀆。以爲吾若居給事御史。務求實行。不競末節小名。愛戀身家。如鷄鶩之爭食。婦女之簡狎。庶不令主上厭極大創。禍流縉紳。然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用出矣。先機蚤見。已若知有熹廟之末年。與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真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阨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偃仰郎署。衡文閩海。終不能大

有所表見。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亦可惜也。退谷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法書名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繙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視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閒。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界。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鈍夫長根。雖甚讎怨者。意欲投之於廁。而不能禁其不行。萬歷甲寅乙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藍筆。各以意棄取。鋤莠除礫。笑哭由我。雖古人不之顧。世所傳詩歸是也。幾以此得禍者數矣。小儒輩侏侏暖暖。刻爲書破之。退谷笑謂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外。自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妬我輩。護此書而必欲其興。與世之妬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去幾何。予深高其言。退谷改南時。僦秦淮一水閣。閉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來。陶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窗視之。則嗒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爲真好學者。退谷一人耳。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縈繚之美。使巴蜀歷三峽。入東魯。觀日出。較閩士。陟武夷。東南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還。山川豫待。人士歡迎。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矢。以爲讀書不讀內典。如乞食。終非自饜。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眠食藩溷。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臥猶沾沾念之。曰。使吾數年視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退谷簡易如楊子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

雙僮出。不治威儀。嘗遊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狀欲傾。作捉搦蹴踢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蕭衣冠。書幣恭謹。以文來贄。稱弟子者。退谷出舟相見。則向人也。爲細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退谷雖嚴冷。然待友接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方有何士。爲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然若有所請屬者。其後所薦人多。雖黃退谷。彼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慚當何如也。性喜擇士。凡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衆。遇有眞賞。雖其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常如隔隣人。有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逢貴賤。皆執其裾而詳告之。故往往才人成就。歡悅無量。但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詢對齟齬。皆叢于此。亦可爲士大夫不慎之戒矣。退谷內行過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爲生艱難。事皆迴環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緒。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部郎中封去毘陵。退谷亦秩滿。遷閩中督學。侍親還家。舟泊九江。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室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廝役。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起。問嫗安在。則猶牀上臥。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太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予爾時問之。歎仰而已。退谷爲諸生十二年。常不利。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爲夷陵雷公簡討所深賞。中第十七人。成進士。爲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部儀

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蓋五十有二矣生于萬歷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十八日塋去皂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全集評閱諸書俱行于世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景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卽公嗣父諱一理號裕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卽公生父諱一貫號魯菴公武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拜大夫宜人妻黃氏亦封宜人妾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繼公死黃宜人所生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邁早卒嗣子陔夏亦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懷早卒恠諸生詩文甚奇先退谷卒恠又先恠卒獨五弟快在身快眞朴長齋事佛通書畫事予如兄姪二人昭夏納夏昭夏亦諸生元春旣已爲誌憶昔年退谷之作魏長公銘也曰後死者之墓之誌烏知夫誰手予戲謂退谷有如我一旦填溝壑所謂君雖恨于臣無可奈何也當時戲言耳豈意一片幽石眞落予手乎悲夫何以銘銘曰

餐幽獵秀無終極冰性霜毫眞宰匿得意靜書不再飾海嶽如從君受職驅煙排霧待拂拭紛紛餘子不相識強來君前談法式鞭笞鳳麟助裁抑爾曹蠢蠢徒失色勤農堯湯費稼穡汗流至踵沒籍湜大勇猛人歸蓮域厭多聞障宜慈力海印放光只頃刻發棺求之不可得茫茫衣履我銘側

觀察使吳公白雪墓誌銘

吳公白雪天啓甲子卒於甯夏旣輿襯歸家五年二子寅驥將以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公於北郭

香稻園。園公所營也。其中綠篠幽石。水榭煙路。皆公平日耽玩徙倚之地。又其北爲三一菴。舊爲東林寺。公少與李少參長叔讀書處。兩君先後通籍。公湖州歸。葺之。燈火青熒。煙水空冥。公魂魄必往來是中。卜吉固宜矣。而二子以其狀乞銘于元春。記公家居日。予常過公貝閣。愛其天機鏗宏。道心超忽。固嘗以公爲韻人也。而讀其狀。想其居官。又不得以一韻而掩之。乃作誌曰。公諱文企。字幼如。白雪其號。又號屋菴老人。又號絮菴。毛恭人。孕公時。從兄方伯公文佳舉于鄉。旗至而公生。故小字旗生。其先世自三吳徙吾竟陵。曾祖諱瓊。祖諱政。潮父諱鏜。贈公也。贈公有四子。而公爲季。贈公早歿。伯兄文炳督之學。辛卯鄉舉第二人。戊戌成進士。初除南戶部主事。卽矯然以清節自治。往權武林北新關。公慨然曰。瓊爲虎。官爲狼。商不可爲也。澄心察之。度其利病所在。而一以商爲命。於是減織雜稅三千金。有翼璫而虎者。抵於法。除其蝨殆盡。少冢宰史公嘆曰。亭亭哉斯人乎。疏薦之。後六年出守甯波。曰。吾今日東海太守。惟知有法耳。定海邑爲防汛駐節之地。郡城闔常虛其地。以貯戎馬。豪者奪之爲市肆。而輸金賂守。號公用錢。吏抱牘進。公叱之。豈有是乎。撤其屋。卽相國家奴不得庇。蓋沈相國郡人也。又公座主。先是守令以折腰見。公曰。不可入而揖。揖而請。氈下拜。相國答拜。有橫于市者。相國家奴也。民訟相國。公械繫之。朱書其上。訟相國者罪勿赦。一郡人見械。上書相國。無所諱。莫不股栗失色。郡中以濱海防倭。有水陸兵餉數十萬金。向飽人腹。不得問。公身自支算。秋毫不受人漁。務使國家兵餉出于實用。而後已。大司馬青雷薛公作撫戎碑。載其事曰。安得九邊皆若人乎。豈憂南倭北虜哉。歲丁未。上計畢。取道還家。觴毛恭人八十。再赴郡。尋丁母憂去職。家居五年。始補郡。得湖州。湖州與四明壤相接。清栗之聲。達於境外。

舊多寇盜。出沒千流萬嶼中。聞公至。皆解去。予嘗過吳興。郡人譽之不容口。韓太史求仲導。予尋公故蹟。由桑
苧園上鵝鶴亭。因謁白雪祠。祠塑公像。予不覺失笑。何其似使君甚也。因爲予談在郡臥治。琴書悠悠。當置公
顏清臣柳文暢間。會太守秩滿。遷江西副使去。郡齋有石一片。宋元豐間物。公從林薄中出之。笑曰。太守落
落如此石。石應太守將去。遂歸里。與石相對。擲饒南節不赴。偃卽八年。始起家秦中。修兵關西。嘗署守道苑馬
兩印。一以考覈虛實。約身束下。墨吏皆望風而避。蠹有根穴。不盡搜剔不快。由是平涼固原之間。兵餉皆有紀
經。平涼宗室萬家。祿餼不均。不以時給。常聚族而譁。公曰。此非宗人譁也。在我而已。哀益之。去其害。宗人以悅。
未幾調寧夏兵糧。兼督學政。寧夏古朔方地。虜在籬落間。叛服荒忽不常。賓鬼宰僧松柏黃台吉十有三種。其
部落款貢效順。獨銀定黠不服者三十年。降夷或欲窺邊。則用爲口實。公移寧夏後。是時有一老胡。棄家薰修。
胡人宗信之。號爲佛僧。卽兵事亦咨焉。佛僧教銀定降。邊吏具以聞。督撫臣請于上。報可。乃以公出塞。平虜。銀
酋初譁議賞不合。公持之力。命撤去款宴。卽草檄飭兵以待。西見公不可奪。乃意絀。公于是登撫夷臺。宣命受
降。是日貢名馬數千蹄。乃給文錦金錢牛酒勞之。酋皆羅拜呼萬歲去。公在寧夏。修敵樓。易戰馬。造石閘百餘
里。不爲一切衰世苟且之計。賀蘭細柳。聳然改觀。巡按高公曰。民失一寇。軍得一韓。非虛語也。忽夢有幡幢鼓
吹來迎者。覺而異之。有頃端坐而逝。公爲人清通靈警。妙整風格。而臨事先發制奸。迎見逆決。尤其所長。每到
官。輒呼吏胥。問年久近。深者輒罷之。吏胥自言無罪。不當罷。公笑遣之曰。戀戀公家。卽汝罪也。公清冽固其
天性。然亦由嶽崎成之。官吳越時。家人舟舶往來。凡杭秣旨畜。皆自家中潛齎到。僮婢閑暇。日從署後園刈

草攀枝爲薪。不時時向外採給。民皆駭服。私相謂曰。吳府君不食脯鱸。猶可也。無薪何以炊。世固有清廉吏。能令釜自熱者乎。其忍情邁俗。不令人測。皆此類也。所著有絮菴懶錄。讀書大義。身鳴集。藏於家。公以嘉靖甲子九月初六日生。以天啓甲子八月初六日卒。得年六十有一。嗣子寅。驥。皆諸生。寅。樸雅能繼其志。驥有儁才。從予遊。初公艱。嗣息。一日夢贈公謂曰。無憂也。有子考。視其足。則着重屐。沒以二子爲後。始知考。寅。小字也。屐。驥。音類。夢竟驗。譚子曰。吾邑自魯振之祭酒後。德業名實。相踵不絕。而公於其間。具勝因。標佳事。有錫杖。胡床之思。古鼎奇字之好。可謂韻矣。紀之亦足以傳。然觀公關西款塞。恩威相輔。非但人不敢以韻盡公。卽公亦若恥以文士廉吏盡。而思以宗澤。種世衡之奇抱。一施用于當世者。予猶愧其未足以盡公。是宜銘。銘曰。

儁合道。巧中理。典兩郡。心如水。倚長劍。拭髭几。黠者服。降者喜。死頭落。馬驚起。緋衣迎。長吉死。獨樂園。通德里。我作銘。公瘞此。似吳天。煙月美。

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會稽陳復野公。生于弘治乙卯四月望日。卒於嘉靖甲辰八月五日。年僅五十。尋葬矣。至萬曆丁巳。其孫汝道先生名治安者。始來楚爲武昌令。又以天啓壬戌。補楚新化令。而是年四月八日。予過寒溪寺。忽見壁間有丁艱時別武昌六詩。甚不類今人作。驚喜而傳之。越三年甲子四月。自新化以書通予於家。始爲復野公乞銘。而予適在京師。未之見也。又一年乙丑。改教豫章之德興。是年十一月。復來取銘。而予因重有感。以公之葬五朝矣。何尙無銘。予何以得銘。公之孫何以徵予銘。予何以與公之孫交。其故皆荒奇。非由設施。已而得其

故曰知之矣。復野公懷奇好古人也。予往者眠寒溪殿門之壁。若有物焉。殆復野公耶。於是志之曰。復野公名秀。字大芳。性任俠。尤好讀書。然不好舉子書。舉子書一讀輒厭之。脫身走燕趙。交賢豪。有氣岸。不肯逐隊行。遂留都下。爲兵部掾吏。公鄉人居都下。爲掾吏。長子孫。率以爲常。相緣沿成魁猾。公慨然曰。顧其人何如耳。安見公門不可託身乎。爲掾吏。好讀書。日益甚。賓賓如士人。司馬尙書卽重之。使其子出拜。問業曰。是人殆江南學者也。汝師哉。考績還里。家日落。然性豪宕。輒以其暇日治具酣恣。與宗人子弟稱引書史。凡子弟師友。連翩招呼。以充坐客。未嘗與俗人飲。山陰有李真泉先生。受業于王文成。善教人。富人局其塾。不易致。公百計致之。載與俱歸。終不聽李先生還。李先生亦不復取其故館圖書衣履。遂留塾課其仲子。公因相與讀書討論。日聞所未聞。久之。兩人深相得。公雖家不及富人。然事李先生謹。暑月遷室。手斲松枝爲架。肅肅陰映。他生徒直日。供飲饌。身爲試筋旨。然後進。又親滌溺器。器中納蚶蛭。蛭漱之。尊師友如父兄。身操作如餓隸。此窳獨富人難耶。謁選得粵西桂林郡古田桐木鎮巡簡。時幕府有喪。太守欲遣官弔。烟瘴不可往。人皆避謝。公挺身請行。窳可以避難爲官。官無崇裨。失義均耳。太守大喜。遣之。贈一囊藥。曰。庶免于瘴。然竟不免。還命而卒。太守爲買棺。前所善邑之卿大夫。嘗令公會稽者。曰。王公文儒。爲視含斂極其誠。扶襯者爲僕人。陳瑞初從僕四人。或病以死。或逃亡。獨瑞萬里伶仃。乘傳哀訴。廩支贏餘。毫髮不以自盜。此亦有過世所稱士君子者焉。非公窳有此僕也。公之父恆齋君。生二子。伯子雲野。公節齋善治生。家故饒。厭公所爲。兄弟似殊志者。一日雲野公與人鬪。身往助之。不勝。閉門恥不出。忽出門去。從師武人。學擊刺。每月夜則步入僧寺。操械負劍而舞。盡得其法。無所用。

始棄去。然亦可以想公至性奇氣矣。公凡兩娶。元配金孺人。繼爲祁孺人。金出者一。祁出者二。師堯金出。交爻皆祁出。爻別號曰思野公。予亦爲之志墓。卽予友汝道先生父也。銘曰。

孰謂掾鄙。博聞心苦。孰謂官微。豈無靡鹽。孰謂歲遠。貞珉可補。

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

楚舊尹陳子汝道。嘗以其親將仕郎思野公一傳一志銘。請于春與鍾子伯敬。春諾傳。伯敬諾銘。迨汝道使使來徵。而伯敬先數月死。予傷其負也。因輟傳而從志。以終友信焉。志曰。公諱爻。字可效。復野公季子。年十二。孤。失學爲縣掾。事古公文炳。張公進思。入京三考。貼辦歸會稽。有同姓冒公名爲奸。當除名。古公張公適爲京官。辦之力訊官不可已。而指貼辦擅離職役。亦當除名。蜀人韓公怙爲吏部。雪其冤。捕同姓冒名者。且吏貼辦。非擅離職役。名因得不除。久之。謁選爲桐城典史。遷石浦巡簡。以歸。及汝道爲武昌令。迎養武昌。久之。又歸而卒。卒于萬曆之己未。距嘉靖癸巳生日。年八十有七。其配沈孺人。先一年卒。亦八十有七。合葬于西山。子治安。治本治策。安卽汝道。嗚呼。讀汝道之狀。可謂不以所賤事親矣。夫世所賤者。掾吏小官也。汝道所賤者。辱人穢行也。苟世之子孫。有能以科名文章揚其親如汝道者。談至先世爲公門掾。爲卑卑無所比數之官。則不欲盡其辭。有人問及之。則面發熱。若問者以此相譏病。而至其先世集詬。好貨財。戕賊人以行媚。反若可安焉。誰謂是人孝者。汝道述思野公。獨于一考再考三考。桐城典史。崑山石浦巡簡。津津然談之。如科目。縷悉之。如高官要地。子苦孫益榮增華。如得美蔭。考其實。勤廉長厚。自立無苟之地。稱爲當世賢者有餘。吾以知汝道真能

愛其親且尊也。凡他掾吏入京國，意欲何爲，不過取千萬如寄。公三年間躬躬黽黽，不囊一錢。在桐城時，太守蒲陽唐公重之，拉與上計，途次貸公八金，入都還公。公徑受之，無猜也。官崑山，崑山張給事家獲山木盜，公私念歲荒民苦，特拾山下殘枝，非盜也。呼之久不至，至則言曰：欲買女充所司用。公曰：吾所司自書記至兵卒，無需錢者，可無賣女否？曰：如此又安用賣女？其人竟得不坐。公介心亮節，雖可舉述，而子以爲却金還金，不賤窮丐。公生平總如是，但當傳此一二，使人想見古人之意而已。太守之八金可以取償，可以尉取償，可於上計時取償，無他患，而給事家之盜殘枝者可釋，可以巡司官釋，則天下舉安不難也。嗚呼！當汝道之時，恐已有不然者矣。予故三致意焉，以賀公之遭。銘曰：

賢者乎，抱關擊柝，長者乎，寶廉居約，吾何忍不志公墓乎，亡友所諾。

三十四舅氏墓誌銘

儒者見農人，一切漫不爲禮。祖父士大夫而後人務農，以爲降。春嘗竊笑之曰：是殆未見吾三十四舅氏魏崑山公也。孰可禮，孰不可禮，孰升孰降也。天啓乙丑歲十一月二十二日，舅氏死，得年六十有一。春特誌之，以告賢者。誌曰：魏在邑爲孝友族，三世不柝箸。外王父似朴公，兄與姪皆中鄉試。外王父爲博學諸生，每教人必以古人三男四女，皆日熟其言。吾姨吾母亦以女子知大義，往往有婦道母德。吾舅氏三人，其伯爲良翰，仲爲贊化，習舉子業皆不成。伯舅氏爲吾弟輩塾師，又予嘗從學律詩四聲，年七十以死。予詩中有二十九舅者是也。仲舅氏則未五十便死。予少時小學四書尙書，皆舅氏口授，恩勤倍深。但兩舅氏咕咕授生徒，貧困失職。

衣冠步趨。未肯失尺寸。稍似以詩書誤。而三十四舅。崑山者。則其季也。名良玉。不治儒。去學爲農。魏自三氏合。爨時。家盛歲豐。數十年後。歲常大水大饑。田皆瘠薄。耕者率不屑盡力。而舅辛勤力穡。牛種因時。簞食壺漿。約已豐人。故其春先衆及。秋先衆成。良田亦不能過也。農暇。或一至予家。問吾母安否。夏月稻登場。必遺以新。仲秋月圓酒熟。必寄予兄弟。每過予家。則教以安分行樂。勿向幻世作認真事。予兄弟往拜舅室。見其與婦喬孺人。子女四五人。所畜童婢二人。料理鷄埘牛圈。屋茆釣緝。寬然無辱于擔石之中。應酬不煩。王稅不逋。貴不知敬。富不知羨。若以今世士大夫。稍能知苦樂安危者。聞舅氏事。豈有不竊歎者哉。而及其見農人。又一切漫不爲禮。嗚乎。吾其可以不銘。銘曰。

古之農乎。眞吾舅也。今何士哉。甥所醜也。

先府君志銘

不孝聞貌眞者。惴惴曰。一豪不似。卽是他人。而人子狀其親也。欲以古今人之德業文章。并集于親一人之身。其意豈不甚孝。嗟乎。掇拾古語以稱今人不孝。惴惴焉懼其不眞也。人苟以名行自治。又使人望而稱爲快人。旣死而衆人耳目之前。覺少一快人。足以悲而思矣。况父子之間哉。不孝悲思吾先人。初爲狀。將以求諸志銘者。而久之。卽以爲志。且銘焉。字經三寫。則誤。故不孝仍自用其狀以求眞也。記先人言其少時。行當陽界。暮投村舍。龕上有潭公湘涯神主。異而悲之。父嫗驚問。故先人曰。見神主姓號。與吾府君適同。故悲耳。父嫗曰。郎君卽是乎。公爲我德。我是以如此。因泣下不能起。與先人羅拜。交相泣。先人歸而歎曰。嗟乎。人不可以不爲。

德有如此矣。先人九歲孤，十八爲諸生，性佻達，與諸少年爲衣馬聲伎之樂，尋自悔。今日游戲信快，有如興盡神憊，而我將安歸乎？藏其故所衣篋中，衣大布衣，諸少年望而走矣。當先人衣馬聲伎時，用財如土，然性實爽，不以謝諸少年遊，故卽錙銖爲富人，無則賣良田給旦暮用，有則復置田，無則又賣之。客至卽留，留必傾樽，作客卽自留，傾其樽，坦衷率性，直腸快口，暎帶一坐，越禮驚衆，雖其體稍肥，竊觀先人上馬歷階，步樾弄影，謾謾然如一癩人也。此豈無神情也哉！凡不孝所與多快士，過不孝之家者，不與不孝談，而與先人談，不孝退，其語笑倍不孝坐時，及不孝趨就坐，而客與先人笑頓止，子父之優劣，亦可以想見也。已嗟乎！不孝又惴惴焉懼其不詳也。先人諱某，字德父，以早孤，念先大父不獲與甘大母同養，故又號念湘。嘉靖辛酉九月二十八日午時主。萬歷丁未九月十八日酉時卒。萬歷甲寅十一月十二日子時，附先大父母白竹臺之墓。年四十七而卽逝。逝八年而始葬，痛哉！子六人，長卽不孝元春，婦劉子笈，籍元暉，婦劉子簡，次元聲，婦歐陽子篤，次元方，婦江子籍，女一，次元禮，婦楊，次元亮，婦王，女三人，長適朱運恆，次許字盧克，次許京山，魏繩理，當附志。銘曰：

不求於人而自銘焉，明乎其有子也。不求乎備而務實焉，明乎其有恥也。嗚乎！此先君之指也。

沈母改葬誌銘

孝感封給事沈鎮東先生元配曰楊孺人，沒十年而始葬，葬十二年而復遷，其葬也爲黃陂南鄉青鳥家，咎之，發視良然，距南鄉二十里而近，有丘壘如者爲匡氏地，岡巒環匝，可定也。改葬焉，孺人葬後十二年間，以仲子炎洲公令香河，居諫院，重有太孺人贈，又以國有曹節候覽之禍，抗疏不勝，與一世正人削籍里居，誥命

靡留後三年。今上御宇。不大聲色。誅磔之如卷殘雲。而給事公首召還。泉壤復一光。獨其幽寒沁骨。必議遷乃克安。而復誥命。適與遷會。若起而受新天子冠帔之錫者。人以爲榮且快云。是時長公滄洲。亦自武學徙吾邑。廣文與元春交甚善。一日歸濃中。父子兄弟謀曰。人生世間。惟師友志同而思深。爲吾母志墓也者。非師則友乎。曩者葬旣乞銘于座師韓太史矣。今竟陵譚子者。方有志于古文。是固吾友也。吾友則可銘也。于是給事公以其書幣來。而滄洲君與其五郎永親拜于吾庭。元春愧念之。是寧可以世俗名爵量其胸次者。諾而志之曰。沈楊同里閭。世爲婣姻。楊處士城有隱君子行。生孺人。極靜婉。十九歸封公。逮事舅姑。封公父至軒公。方嚴人也。束子婦不爲借。母陳濟之以慈。孺人敬順操作。身影在井臼舂杵間。不以勞貽姑。每農月。臧獲在田。孺人一手支壺簞。汗常浹衣。起而更衣。不令陳母知也。最能得陳母驩。陳亡。孺人悼思終身。又事繼姑張。得其驩。孺人亡。張悼思之。亦終其身也。嘗訓諸子婦曰。惟慎惟默。可以處娣姒。汝輩戒之。汝輩腹能妊子。難藏一語乎。聞者歎焉。孺人爲婦事姑。爲姑教婦。不出慎默兩者。亦近代之鍾郝矣。性尤澹忍。不鱸不鬱。甌盃如齋。特薄粥以爲生。身無縑帛。卽婚嫁歲時。一帕蒙頭而已。然孺人明大義。不爲一切齷陋。封公同產姊妹四人。皆孺人阻勉。旬以成。封公孝友。貧者田廬之。緩急時之。嫠者幃之。乏子息者媵之。有喪者衾之。樽之。嫁者奩之。孺人助居多。先是封公攻苦遠學。學成而試輒困。孺人督課諸子。涕淚最之。嘗曰。汝父數奇。王母以爲憾。汝忘汝父之困于一試乎。曰不敢忘。有度歲山寺不歸者。母喜治芋羹椒漿遺之。熟師。故江右人挈幼弟來學。孺人辦供具衣履。歲不衰。手爲薙髮。先於諸子。逢歲飢。魚菽艱辛。終不令塾中匱。而身則竟日廢匕筯也。自長公補諸生。餘皆能。

文章始勸封公謝經生業十畝之間甘之如齋有夫耘妻饁之風焉至丙午而給事公舉于鄉孺人蓋親見之其明年始卒長子惟耀卽滄洲方諭吾邑次惟炳卽給事公丙辰進士次惟輝次惟煌俱廩生女二孫十五人會孫七人孫女六人嫁娶皆望族名人諸子孫傷之曰嗟乎母則苦矣惜也同有今日也元春獨以爲不然夫母也古賢母也儉約主倡在顯彌篤且素風漠漠出乎天性豈以今日有加篋有贏篋哉銘之足以風銘曰幽宮冷闕松柏空長牛眠有所勿戀南鄉君子雖老黃髮嘆裳一門粲粲鸞鵠相將荆布糠覈約取奢償冢傳一經朝有封章天人同德地敢不臧易汝一坏降汝百祥我作斯銘千億年藏

先母墓誌銘

先母魏儒人邑世家女也外祖似朴公博學長者嘗舉古人懿行教授子女女雖不令識字然曉大義過於三男先母其最也年十八歸先父事姑率下及先父所爲磊落少尺度事則曰孰可孰未可吾聞之家訓如是十九生元春自是多男女年四十一卽喪先父一夕夢先父故所愛常乘白馬張口作人語曰夫人壽止五十三耳至五十三果病病漸失明在狀榻間進茗粥初無痛苦者凡八年始從先父地下得年六十矣人以爲五十三而後先母自用慈靜延年云孀後取婦五女適人三子僭皆諸生孝廉內外孫孫女成隊世俗稱量謂先母用是瞑嗚呼先母生平異甚生平喜諸子讀書而不以榮進責望每逢下第之歲輒置酒勞苦諸子曰此自有定分吾亦不須汝曹有此也嘗邀友人王君時揚輩同飲至醉私相戲曰賀不到門北堂傾樽蓋自寬也戊午省試罷歸元春意殊倦欲謝去之入白母母喜能如是乎是亦足矣元春是以謝巾衫如棄屣越三年辛

西閩周公鉉吉來楚督學。百計致元春入闈。元春心動。起而應召。又入白母。面有慚色。自陳亡賴。先母應聲曰。如兒者真可謂亡賴也。甘作勞薪於人乎。何尤。往甲寅冬十一月葬先父還。馬蹄響於門。訊之則前此郡所試童子中。吾弟四人俱列高等也。是時家祚衰。又父骨甫厝。獲茲好音。收泪啓母。聲跡歡動。先母方坐爐次。但以筋撥灰不答。元春懼而出。稍頃跪請曰。母何爲不喜。先母因切責元春。汝見汝喜時有憑觚而待者。非某姻家婢乎。明日歸。道汝喜若是。汝不自愧耶。先母情塵無繫。天性近道。子女恩深。本無可言。嗚乎。先母實異甚。現前逸膝則一倍憐念。纒離旬日。便無多記憶。少子愛女。一切情緣。至母略盡。惟兄弟同居時。日將諸子婦房闈門巷所出所經。來往於懷。一日而易之。語元春曰。人家端肅和睦。盡在於是。久之。遂析其箸。嘗曰。勿好和順虛名也。其恩愛脫然。獨具識慮。雖通明男子或不及。嗚乎。抑不孝元春所謂近道者也。隆慶戊辰之十二月五日。先母始誕。歷萬曆泰昌天啓三皇帝。歲維丁卯。九月十七日。卒於第五子元禮家。遵遺命。以踰月。祔先父白竹臺之墓。其明年崇禎改元。七月。念墓石無所托。又懼世之能文章者美而失其意。仍推昔所以銘先父者。泣血稽顙。而作銘曰。

子而銘母。自名也。自名者古也。後有仁人。應傷予苦也。

岸和尚壙銘

東湖僧覺岸。以戊午客辰陽。不得還。明年己未。徒某僮某。往火其骸。獲拾之歸。而瘞諸塔院。值予方出遊。其徒不知來請銘。予悲其志。爲壙銘。亦不納壙中。使後人知有岸從予遊也。志之曰。岸有術行。善取予。聞四方。

賢者樂就焉。又自目擇之。未嘗失。每出必求予作書于其方之士。意不主是書也。第用是書往。或投書其人不在。或見其人未有情力。而岸自以其辨智行于其所客之地。誠詭交用。身所一過。皆成故人。書實無功焉。而歸則德予書也不已。始爲邑無經藏。憤自任。遍乞士大夫作疏出募。意不主疏也。而貸于人。而復貸人。而更營之。而又以能與人取之。雖事之涉傭販者。不難居其辱。以資其智。凡二年。乃奉南藏歸寺。予以是益才岸。岸欲自建一閣。莊守藏經。爲湖中妙勝。意愈不主募。歷辰沅溪洞中采木。與苗人雜居。苗人愛其誠。樂其詭。爭爲之用。岸載木抵辰市。三倍盡賣之。復往返溪洞如販狀。卒中疫。與其所俱二人死。洞中人皆不知岸所以取予誠詭之道。皆以藏經閣故而竟不成。客死菁莽間。未償責有負人名傷哉。予旣與岸曠。而不爲汲汲明其志。世安用與古文士處。銘曰。

足目皆飛。志氣不止。汝是沙門。人曰客死。何其謬哉。各觸悲喜。取或傷廉。與或傷惠。死或傷勇。思汝憤憤。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三

鵠灣文草

文

祭鍾叔靜文

告先主文

告鍾嫂黃宜人文

哭徐乾之文

騷唁詞

唁葛師讀禮文

送莆田周師舟櫬文

傷曹姨母文(副刻)



傳

封郎中葛太公傳

聞母傳

雲眠居士小傳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文傳

祭鍾叔靜文

萬歷庚申三伏日。寒河友人譚元春。告于亡友鍾三郎。恡之靈曰。嗚呼。七月七日。世俗家設饌迎亡人。自七日至十五日。朝夕奠供新茗。剝棗浮瓜。以薦妻子。總總然如亡者之實歸。至望而送之。泣涕不已。沙門教有盂蘭會。延僧懺度。乞恩佛前。若亡人實有大苦于其身。妻子聞梵。未免泣下。則今年汝迎送家之奠。里門中元普度之會。子不幸而與乎亡人之數。嗚乎。我以終不免之鬼。哀子先無事之人。豈不甚愚。然世更有愚者曰。三郎不幸客死南都。我則無是說矣。夫鍾山之色。千變。淮水之氣。萬家。豈負子魂乎。今日一客自越蜀至。明日一客自閩廣至。豈負子趣乎。子之兄。世所謂有道文人也。死于其旁。不猶勝于死子闔閣之間乎。汝兄書來言。子嘔血盈升斗。勢將不起。我不以爲然。自與子交十六七年。子之血相尋于喉吻筋絡之中。未嘗去。記與子客舍同榻。蹴而起曰。來矣。來矣。口知之而吐嗽。足知之而踐蹋。不待謀于目。而以爲血。我見之駭甚。而子明日健如

故子下筆甚有清思。讀之氣亦不弱。子又知命。談人生死利鈍。未嘗自言死。子又明藥性。久于疾癘。自知增損。我輩小有虛怯。常來爾處乞方。數聞病。數聞愈。因循十六七年。反以咯血爲子養生之物。藥餌爲子茶飯之常。豈見汝兄書來狼狽。而遂料其定死乎。兩家兄弟凡九人。我六子三。長幼足以相使。學問足以相立。謔笑足以相明。孝友足以相及。遊處足以相容。顯晦榮辱。褒譏取舍。足以相化。而子辯睿疏通。趣浮于身。情高于性。朋友最難得。豈能少子閒雲冷夢之致。惜哉。所不足于子者。才足以自致于今古文之道。而力未堅以沈也。興足以立乎田舍錢穀之上。而或有所不能忍于取予之小也。夫有益于身後者。文章之道。無益于生前者。財用之途。我往往能規汝。而近日讀書自令荒。衣不厭華。而居食有所擇。甚矣入文章之道難。而出財用之途易也。子今死而吾幾悟乎。然則善取朋友之益者。雖死不止矣。我去年在南都。待子不來。子今往。我家居。兩舟如相避者。執手一訣。瓊瓊兒女情事。何足爲悔。但汝兄之書四月也。子之死則五月五日。有程山人者。以六月來。未入門。先投子寄書。怳怳然如青燐之照人。竦然骨寒。此豈冥路耶。三郎去此不遠。仍與予兄弟通書耶。亦有山人可薦耶。昨山僧來。方言募建盂蘭。救度一切。豈幽冥亦有道場。反以生人爲死去耶。不爲。何得闔浮世有鍾三郎手書也。少頃。山人入。始知爲二月書。書爲客踪而滯。予然後驚定。又從山人見其送行起句云。疎雨寒燈各有心。茫茫去此欲焉尋。氣格高亮淒渾。絕不似九泉下語。末世造化益無常。窮達死生毀譽。總不知其故。予何言哉。

告先主文

春兄弟今日敢告成人。各攜婦子。奉老母營宅寒河二里上下。析爲六居。各製木主。以祀先人。而舊堂適

圯自葬時所有木主已妥之靈。春以長子得而迎于新構之堂。神當離其故處。如人遷居。豈不忡忡。以此痛甚。又將爲我高曾祖父母祖父母與吾父勸駕也。一香火而六之。六之則其子孫雖不孝。猶愈于孝者之止一之也。衆不肖可以當賢。衆媯可以當敬。衆率可以當腆也。其爲言太自恕。我祖父必笑之。

告鍾嫂黃宜人文

我與夫子兩身一目。死別五年。如筵滅燭。自顧其影。一枝枯木。以是回心。哀樂莫觸。我交夫子二十年。篤嫂事宜人。山濤識足。爲文人婦。爲法眷屬。翟菲糞埽。更衣自浴。爾有順子。不異出腹。告慈氏前。牲醴屏逐。敢致懺金。爲嫂惜福。

哭徐乾之文

萬曆四十八年歲庚申。七月二十二日。表兄王時揚。表弟譚元春。同弟元暉。元聲。元方。元禮。元亮。致祭於亡友乾之徐九郎。而屬元春告其靈曰。嗚呼。人道所重。惟戚。而吾數人者。寧舍其戚而言友。世情必專所交。以私一友。而吾與王子者。任子泛交。而心耿耿其獨明也。子瞻之表兄。文與可也。其死也。哭之黃州。再哭之曝書。又哭之失聲。豈止哭所親。哭所私哉。風流盡而高韻歇。樂事終而愁腸始。欲復尋一快士作替人。何可得也。嗚呼傷哉。子在世有貴家華士之習。而前生種畸人野客之因。終日有式燕以敖之歡。而一念發山水清音之悲。外汎汎如鷗鳥之浮水。而中了了如日月之入懷。此吾與王子所同知也。子孝弟過人。不必爲人所諒。不見子猷之去世。竟以爲上牀彈琴而已矣。不見嗣宗之嘔血。竟以爲與客圍碁而已矣。此王子與子少壯親密時。

所深知。而予兄弟容有未知者也。子之倉箱。四方人之粟也。子之衣。四方人所燠也。子之僮僕。四方人所厮隸也。而子未嘗有德色。于客亦未嘗有所擇。夫多者不遑有所擇。佳者不受擇。物之情也。意所樂。卽客之人。以窮身歸我。豈暇復計其雅俗真僞。卽王子與吾弟知之。或未盡。而予深知其然也。人又言曰。子作無益。害有益。貴異物。賤用物。予與王子每正色以悟子。子性不可易。予常繼之以笑。王子常繼之以罵。惟恐無所附於益友。由今思之。損何及矣。不幸在此功名富貴之世。呿嵬握齷之場。波波吒吒之內。必欲作有益賤異物以相就。鬼伯不以是赦人。而生前無一事快人意。此吾數人與一世同其不知。而今始悔焉者也。子之去也。甚倏忽。是日也。方使使至寒河。貽書與筆。自朝至於日中。昇一竹輿。徧過其所知。午夜猶飲朱氏園亭。嘯歌不去。倚欄俯沼。若有幽寄者。未達曙而逝於家。誰召之而急若此。人謂子善書。必上清宮殿中。或有以相煩。彼北海魯公之屬。皆何在。子書亦未便及此。豈有是事哉。嗚呼。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詩所云云。豈爲無子詠耶。一則曰他人。再則曰他人。亦以衣裳非我着。車馬非我駕。庭內非我灑掃。酒非我飲。琴非我鼓。而卽有陶公之五男。右軍之七子。皆他人也。如是則子之有無。不足論也。吾弟云。無論乾之他事。卽一河上孤舟。主人不在。客不登。長年無事。淒淒然繫此流水明月之下。豈不可思。嗚呼。如之何不思。

騷信詞

鍾子試閩士纔三郡。而本生封君奉政大夫終于家。棄絨歸。其友譚元春深悲之。而申騷信之詞。其詞曰。憂心密而難治。古禮昭昭而不暇襲。惟君子克信其天。笑與歎之皆不可聞。窮武夷而遠望。舟在山以驚骨。自

一曲以九曲。茫茫洞洞兮。若逝者之赴夢。過昆陵而畏城郭。思教化之所淑。設廣官于州邑。惟先生獲有其原本。性孝弟以爲命。父事其兄兮。婦奉爲舅。胡弓冶之敢以自居。甘綸綍之後及。生嗣同衰以經兮。禮制定而非其心。旣花果之有托。何懷抱之可言。棘人憫憫于千里。思緒一而萬端。瘠不足以自竟其哀。坦緩焉而若不知。江水流其深深。如繁悶之中人。君自有兮美報。何獨愁此寸心。捨一悲以就我。相與究乎昭融。

唁葛師讀禮文

錢塘葛師峴瞻。以文行忠孝。追步古人。無毫髮誣其心。初發于南祠曹。再振于江州。三著于我楚之督學。天道王法。終日相持。皆有實心真蹟。非迂人者。而未幾輒以迂去。獨在我楚。以丁太公艱去。而未幾亦得迂。春爲師所拔士。坐以文。不可解。以爲師所以得迂之一驗。嗟乎。時文小道耳。春本自不工。收者與擯者。俱不足置恩怨于其間。獨吾師以君父師友神鬼之道。自立于末世。而遂無一人知之。此則可歎也。我朝無長子孫之官。傳舍相習。因沿闕茸。苟有一人焉。起而振之。曰君父在是。曰師友在是。曰神鬼在是。羸韁躍馬。其口不遑休。其力不遺餘。百端補救。稍見頭腹。而以迂去。不旋踵矣。再有一人焉。繼之勢。必更其法。更其法者。當得擢。勢必再有一人焉。以迂爲戒。而以擢爲幸。舉往時口不遑休。力所不遺餘。而僅得萬有一存之法。又蕩然如燼矣。然則世果不可有用。而君父師友神鬼。果不可不歎也。一至此哉。春又素奉明師友之教。平心靜觀。不敢以薄料天下。而曰遂無一人知師。惡惡可也。師嘗進其所著書于今上。今上輒下所部議之。雖其事竟寢。不得覆。然其君知之。獨君以下不知耳。凡諸生下等。亦非人情所樂。然亦惟顏赧意憤耳。終不能自謂其文善。此一念子弟知

之。獨其父兄不知耳。夫人皆有心。豈真謂吾師文行忠孝不如人哉。其有用之才。與決不肯爲之事。彼其心皆知之。獨其手與口不知耳。事不知師者。古今情事之常。飄風過雨。願與吾師忘之。而其耿耿未嘗不知者。天道玉法。猶存一縷。天地決不是架漏過時。吾願與吾師感之而已矣。師旣以艱歸。充充翟翟。用世一念。盡委松楸。而雖有以迂告者。師如不聞也。而過之。如不聞也。而過之。則卽有知己引援者。天亦何恩之有。而况于怨乎。且非惟讀禮時也。方春在諸生時。請見以時。語言有數。恥爲諸生。所以事其師德。其師之狀。卽吾師不罪之以簡。亦泛泛焉足矣。而師踉蹌歸舟之夜。四顧無春。若徘徊念于其人者。蓋聞之劉子侗云。春因思。不責春之不肯俯仰。是吾師不自俯仰之根。而其實深情至誼。原出于磊歷踈朴之中。世有一人如吾師者。以其不自媚人。恥人之媚人。因而不責人之不媚人。古人可立追。太平可立待也。以師至性不動。而春來聒聒于草土中。亦似可已。然而非恩非怨。不爲一已。以君父師友神鬼之道。咨嗟嘆息而反覆之。亦與師同其充充翟翟之意也。

送莆田周師舟櫂文

故督學師周鉉吉先生。終於吾郢分司。其門人景陵譚元春。率其弟元聲元禮。雨雪走郢門哭焉。春爲詩二章。蓋一時悽惻顛隕之辭也。其一曰。拔我耕桑內。當人謠詠時。遂殘山野性。空結海天思。疎密君忘物。敦寬世允師。何堪如此散。霜樹不相知。其二曰。全宅爲桃李。何曾見夏陰。且將羊舌泣。洒到馬融心。風雪晨村急。江流夜舫深。茫茫投孝愛。靈魄去焉尋。二詩旣成。常中夜哀吟自解。未遑焚告靈牀。則以公子陶士牙士方歸闔。諸公子尙幼無主者。越明年癸亥三月。陶士同叔氏齊吉來楚。迎師之喪。春終日雜儻忼於語笑坐遷之中。待

之於江上。而爲祖奠之。文曰。嗚乎。惟此江上。春青鞵布襪。始見師於此。師指水而拔之。田野。是此江水也。而忍見其素旆之隨舟。歸入閩山煙霧之中。而與之同散也哉。嗚乎。春行藏之不時。厭則忽棄。動亦復來。每自笑其無恆。而師若深喜其不繫世俗之人。以爲起蠖蟄。春非空山人也。而納之於功名富貴之中。卽春亦以爲當絃摧柱折時。賞晉之士。不知何如。愧憾。豈復計能琴者之肯鼓。而文安問與我之素識。不相識。彼其中真有以自急耳。迨春復出試。下第如故。人情不自悔。或尤人相負。不咎其文之忤時。或稍相勸勉。而師則情加篤。禮加恭。絕口不問文字。不知吾師汲汲拾卯補巢。惟恐不遂。豈惟不爲功名富貴。亦不爲數行文字。豈惟不是愛名。亦不止是憐才。春不得已而歸之。多生往因。庶幾近之耳。若以世俗之見。相憶相報。猶有盡時。若是多生往因。便自轉轉無窮。此番牽纏。復生於江上之一見矣。悔何可言。於是書呈齊吉陶士。悲歌當哭。而與之別。

封郎中葛太公傳

元春嘗讀陶元亮爲孟長史嘉作傳。其言曰。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蓋古人之慎如此。已未歲。謁吾師葛學憲公于杭州。命爲封郎中君傳。元春冰淵其懷者累年。于是始爲葛太公傳。公嗜學。重經義。嘗爲諸生講說。故學者稱爲麟郊先生。以伯子學憲公爲南京禮部郎中。遇覃恩。得拜封郎中。人又稱葛大夫。或曰葛太公。元春爲學憲公受知門人。義當比大父。尤得稱太公。太公云。太公名大成。字以時。其先出許州鄆城。後徙會稽。至元四。奉直。繇會稽。渡錢塘。遂爲錢塘定北鄉人。太公亮拔多奇節。十六補弟子員。二十六入雍。六館之士。翕然宗之。辛卯。首乙榜。主司琢菴馮公。植齋曾公。世所名爲能識文章者。手

其卷嘆焉。太公雖試屢絀，然下帷益奮，攜學憲公讀書吳山，分燈啖齋，不窮工析微不已。至庚子，試京兆，復失職。而伯子學憲公是秋舉于鄉，第一人。明年成進士，公歎曰：吾苦心績學三十年，老于道途，而收于堦庭，是則有命。吾其爲崔斯立乎？斯立嘗謂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旨哉言矣。去爲福建崇安丞，又遷廣東欽州倅，皆強幹清慎，壹意字蠟鋤暴，用酬生平，不敢有不屑之意。而臺御史目其才敏而練，志堅以貞，造軌者亦頗自信，自喜焉。太公之爲崇安也，丞耳，崇有訟山者，連年不決，咸以邑連江浙，率未可詰。太公曰：豈有是乎？捧上官檄，界而遣之，民不敢譁。崇有推稅中使，制其命，而丞尉望風倡和，買人重足而立。太公督給公上，惟謹而已。無浮額，無私獻，中使不得意去，然亦無以中也。太公丞崇，攝崇篆，倅欽，又攝欽篆，兩官皆滿，考最，致其政而歸。凡官之攝守令也，羈旅于其官，計且旦莫謝去，而又常不足于所自有之官，稍稍取償于攝。故州邑之苦失守令也，苦其攝焉爾。太公慨然，吾日欲伸其志，于不得伸之日，奈何暫得伸，自令屈抑爲。且州邑有何官可苦民，官有何日可苦民者？丙午，閩大饑，郡守禁米越疆，民攫取之，無問。于是閉糴者達江西，太公方攝崇，爲郡守力爭，郡守語塞，因請之江西諸道，得聽民轉輸矣。治州事，吏以羨進，太公叱曰：女不見吾平時作何狀，而敢以此浼耶？吏憚而退。欽州有夷寇，被兵，邑里蕭條，太公承檄往清民居，故例一戶錢百文，約可數百金，吏以爲言。太公笑曰：則是寇未退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可自我而凶年之乎？嚴勅勿斂，疋馬雙僮，自裹糴往，民無半菽之費。又招撫流亡民，以安集兩也。人皆至今德之。問太公，太公不言也。太公風格峻整，動繇禮節，飲噉服御，幙筮常如素士。家在西湖上，笙歌相沸，士女競華，而太公肅衣履，寡言笑，課子弟門人，皆孝友樸質之事，與夫忠臣烈士廉

吏之談。不以家之腴枯。官之升沈。鋼人趨嚮。損人骨體。其鄰虞德園先生曰。人多縛紉繞指。意蟠屈不自申。而葛公父子美意烈心。不申不已。知言哉。元春又聞學憲公在江州迎養太公時。湖口稅璫張湛。學憲公逮治其爪牙。瑞寤伺太公發武林。行賂求解。太公正色壓之。使者懼逃去。歸過湖口。又齎珠幣造請。太公局郵舍。不聽入。璫停車良久。然後去。于是璫喟然難曰。是父是子。果然矣。戒左右勿得以身試法。其後數年。學憲公衡文。吾楚。簡鏡肅然。紈袴之士。無所廕庇。顏氏所謂駕長簷車出入。望若神仙者。自悔不讀書。塞默入地。而太公在武林。終日步湖上。有匿踪伺太公間。欲以私干。不敢近。當此之時。太公與吾師學憲公父子以執法守素。名聞天下。譚子曰。春秋時多君子。爲孔子思剛。如饑人思江瑤柱。至蘇子瞻作剛說。得一人焉。曰孫介夫。至今日又得兩人焉。曰葛太公父子。何春秋時之難。而後之易也。然峨峨先生。天挺無欲。足知是剛者無疑矣。寶劍無折。無摧。無求于世。光芒屬天。固四拭以華陰土。夫讀古人書。則太公父子華陰土也。

聞母傳

聞母者。杭州聞汝東先生夫人也。夫人姓朱。亦杭人。冲和處靜。有名賢之美。夫人死。里黨之中。無不慕叫擗。標思一易其名。嚴子調御。母事夫人者也。躍謂夫人二子曰。吾無以名之。吾無以名之。其全德也。夫于是稱全德。聞母焉。初。夫人歸聞氏。年十五。事舅南江翁。孝敬備至。翁有所幸妾。日以啐語相侵。夫人煦煦然事之。卒賴以化。所幸妾晚失明。身自扶攜。嘗甘旨以進。所幸妾感泣語翁曰。而婦真孝婦也。翁壽至九十五。夫人逮事九十年。白頭粼粼。如初作羹湯時。相人至今豔爲盛事。夫人與汝東先生。如同志友。相莊無間。先生好節義。樂

施予。恤孤篤舊。不以亡爲解。皆夫人成之也。先生愛客。通人秀士。林僧杖老。率滿坐上。開樽設豆。絡繹簾屏之內。與客同聚散。終日未嘗一起。夫人亦不以恥罄亂先生談也。舉三子。長卽吾友啓祥。孝廉。仲啓初。季啓禎。皆才而自束。家學淳雅。夫人愛之如一子。愛諸子婦如一女。兄弟娣姒。亦並相愛敬。末世所謂雀鼠風雨。壁陷楹淪。塞窳殆盡。一門之內。不知世間何者。名爲乖和。下至僕媵。皆欣欣自得。不事嗔喝。自然勤整。夫人旣夙具道念。而汝東先生嚴持殺戒。魚蛤無犯。子姓婚友。刀俎含血。則羣起而呵之。如有嚴刑于其旁。年五十。卽皈依雲棲。長齋念佛。日可數萬聲。飲食抽解。悉無間斷。轉經數部。木櫬軍持。日有常度。所過尊宿。如憨山雲門。眞寂桐塢。諸老。皆肅心悲仰。稽首發願。所謁佛地。如普陀雙徑。皆兩三至其處。去來洒然。巾瓶無跡。歲己巳。忽病。供佛榻前。數日持佛號。令眷屬三匝和之。梵唄聲徹寢門之外。西向而逝。異香滿室。凡一晝夜不散也。生生劫劫。與慈氏俱。豈顧問哉。啓祥甫居憂遺。書其友元春使作傳。元春不能以文字作誑語。如聞母者。則常登其堂。知其誠然。乃爲之立傳。夫一傳之中。而梁妻狄姑。陶母龐婆。合爲一人。豈非翰墨之幸哉。任彥升曰。夫貴妻尊。匪爵而重。爲蒿簪藜杖。欣欣負載者言耳。况雨足離垢。世外栖心者哉。全德之名。予猶以爲世諦也。

雲眠居士小傳

楊修齡先生爲長安令。其大公封長安令。爲侍御。又封太公侍御。是時孫文弱亦成進士。而太公年六十五。太公恐我老書生身。積學不第。自以爲忘于天。今子孫貴相踵。吾安知天所爲。乃以退晦自處。令其孫授越中教職。因循由國子選計部。念侍御莫可損者。惟黔中荒菁。于臺班無所取大。乃請按貴州。至今子孫海內有

靜稱太公教之也。今上四十七年，虜寇屯堡失職，遼陽諸將吏多與賊通起居，事已壞。而是時侍御方與其太公逐花源漁父爲笑樂，聞臺召，父子相顧語，安可以靜晦失國恤。太公曰：且非獨汝在也，吾與汝偕往，向吾爲盜驚，汝自黔卽日歸。今國有寇，君父情等身，獨可以明日乎？驅車去至都，每侍御草疏，太公自起焚香，以爲憂不在兵餉，而引用當世膽智公忠之人，則其虜自退。疏七上，上動。太公教之也。尋侍御中人言，謂歸不宜卽入都，入都卽不宜七上封事，而太公愀然曰：此豈不知國有憂乎？吾向者南來，朝士挈家歸者相望于道，乃知不足怪耳。侍御卽拂衣，太公手一疏，欲劾以悟主上，爲計部所匿阻，自抵家。迄于病革，惟痛恨四事，及問遼警，何若，與遼中用何人，人何言而已。譚子曰：始予與文弱交，太公出肅客，聞客有川源雲壁之好，意甚喜，而太公亦自號雲眠居士，嘗出入吳越佳麗，又能道參衡嵩華，所以伯仲同異之故。戊午，予致書武陵，使者歸爲予言，書至日，三籃輿在門，筇履壺觴已具，曰：將往遊山水，予聞之嘆息，三世同堂，如此乃可嘆也。一旦國家有事，潭煙石霞猶在衣裾，而安危存亡之意，勃勃不可忍，然後知真山水人，能急君父也。

鶴灣文草卷之十三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四

鵠灣芳草

雜著

先隱園題門說

二杖說

女山人說

五華別號說

求母民五十文說

近縣五里募修路文

洪山四面佛菴建藏經閣募疏

跋白兆山桃花巖詩爲禧公墓藏

譚友夏合集 卷十四 目錄

又自跋禧公卷

湘署跋程子小文

題周氏遊宴詩後

題伯吹草

題周道一集

題王以明新刻

題筑吟

胡彭舉詩畫卷跋

二二三

其二

郊寒辨

朴銘

寒河遷葬無祀銘

寒河鐵磬銘

寒河鐘銘

合瘞雙鶴銘

硯銘

蔡硯銘

宋硯銘

端石硯銘

繡觀音頌

連環硯銘

宋繡觀音讚

繡關帝君像讚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四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雜著

先隱園題門說（乙丑歲客武陵作）

天啓乙丑十月予訪中丞楊公修齡于武陵蓋十年之約也公于家園山水真能欣欣然樂之不倦因思從來佳山好水靈窟奧區數百年中必生一人與之相得如楊公其人者公忽告我曰吾性落落然顏唐自放凡詩文仙佛琴酒俱不深而皆有以自得亦似不必深者但苦俗下黷我不置戶外之屨聞之而顰蹙案上之箋對之而太息顏氏曰腸不可冷腹不可熱吾所苦腸熱耳今幸落籍閒居以君父之餘恩爲朋友而受過管領江山廓清昏曉不杜門而客自謝不絕交而游自息吾事濟矣子能賀我乎予笑曰武陵山水清遠公適生是鄉妻子可以當梅鶴子父可以當金蘭閒則入山中棲神竦聽倦則好樓居登高望遠煙暮嵐朝琴心酒德書重經史友商老莊非獨公樂山水山水數百年中所歷奇人魁士無此相得今日始爲公一逐俗客耳此山水之靈公何得受賀因大笑不已

二杖說

郭子聖僕有二竹杖焉。其一純白而種方，吳公匏菴手自刻銘。其一甚圓，質似常竹，然光瑩皆可鑒。自二杖鏗鏗然出於爪甲也。凡所用之歲時，用之者之精神童僕之敬慧，主人之間無事，乍若見於髣弗光輝之中。予客南都過郭子，郭子潔蔬食，出法書唐硯，佳筆舊紙墨，相愛樂而自提一杖，欹側散綏於其旁。時以袖指優游之，惟恐傷。偶入市訪人，曳一杖自隨。遇其日所用之杖，或方或圓，俱若有意者。與人相見，令童子接杖，然後揖。予謂郭子形僻而性獨，當恆接於其前，以救酬對之太泛也。當恆與之坐起，以救人之面目太熟近也。而郭子則非其杖不出，杖亦若有助焉爾。予歸楚，郭子送之舟，再拜曰：方竹杖得之金一甫，圓者爲丹泉周叟所貽。二老者皆年七八十，不留以自扶衰，肯贈我，我守之至死，以報二老尙不足。願爲我明其意，使巧奪者塞望。夫苟明此意，以塞人之望，有餘矣。然郭子之與其杖也，相依如家人，相嗜悅如田宅美女，相發如神理，相得如朋友之無所爲而交深者。卽杖之出於匏菴，與匏菴之自爲銘，皆非其所重，決不盡以二老者故。維予曷敢隱諸，乃歌而別之曰：子涼涼，非二杖，疇發其光。子踽踽，惟二杖，宜與處。

女山人說

山人者，客之挾薄技問舟車于四方者之號也。予曾入小巷，訪所謂瀾如女子者。門戶籬幕，不可識辨。問之巷口人，皆曰：子問山人乎？此門中是也。予始恍然，瀾如善貌，蘭通書，粗知韻事，與一時素士交處。故一巷中相與山人之，似贊似嘲，此俱無足論。獨念世之爲山人者，歲月老于車馬名刺之間，案無帙書，時時落筆吟嘯。

自得而好彈射他人有本之語。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屬嚙噉人者。雖其中多賢者。然天下之望而穢其名者久矣。而今以其名集瀾如。瀾如樂而受之。戶外之屐。來求一觀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省其私。或自厭其尾瑣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篋笥之書。亦有以迴旋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由是觀之。山人固以喪風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實。則何也。山人之名。實未嘗不美。吾又不敢以男女之迹。論惠中之人。韓昌黎稱秀外而惠中。今吾友在草莽者非一人。有秀外而惠中者焉。是亦男子之瀾如也。吾仍爲存其山人之實。而去其名。使無射于世。吾何慙焉。金十公劉同人俾予爲說。堅瀾如所尙。予之說固如此。

五華別號說

名山與奇人相關久矣。宗生四壁之間。尙子婚嫁之後。或臥焉而深好。或好焉而遠遊。亦有寄情山水。而自名其齋。自署其號者。然皆枕岩漱流。保其枯槁。討松桂。訪薜蘿。空老于角巾鹿裘。青鞵布襪之中。造物者亦若聽其所之。而不爲之主。惟用世之人。奇情異才。慧業天成。其墮地時。已如巨靈鼉虬。高掌遠蹠。森森然有華峯之奇矣。嬾瓚撥灰而知其命。石馬缺耳而定其數。心存目往。足歷身經。以至一名一號。造物皆若爲之巧相。位置不可思議。同在人天之內。而獨有天人之稱。良不誣也。吾邑有五華山。而楊公五華先生。初卽以是爲號。事良奇。公治吾邑。懶幅清靜。更鼓分明。吏散鳥啼之朝。網間魚樂之夕。時與韻士商及雲霞。煙嵐如帶香氣。一日。過風后之區。尋墨池之蹟。登高望遠。三澁環匝。而後自驚其身之在五華也。願謂門人熊子輩曰。羊叔子之峴山。蘇長公之赤壁。皆宦楚而與楚山有緣者也。然其奇豈至此乎。門人退而告不肖春。春躍然喜曰。吾邑雖

有清淑之氣。而苦于無山。幸有是山。蜿蟺磅礴而鬱積。且以神農之國。不能使其必傳。而托於公之號以傳。是卽造物所以傳是山之道也。予觀杜光庭所記十大洞天。皆有仙真以治之。如王褒葛洪王方平司馬季主之屬。各領一洞。則皆人間奇情異才人也。今我公秋神玉骨。固不讓王褒輩。則吾邑五華。亦何必不是王屋委羽諸洞乎。客復有疑者。問長茲土者多矣。何獨公先署號。予笑而不答。但吟杜老詩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求母氏五十文說

古文起衰之士。或不作壽文。非止謂古無此體也。誠不欲以無益之語。投于無益之人。作之者媚篋篋。而當之者婉飲食。作之者避忌諱。祈五福。而當之者光婚友。集卷帙。作之者言短。勒之使長。事少。勒之使多。先自有賣菜之意。而當之者長以爲如椽。短以爲草草。尤驅人于濫觴之途。古文有此。有志悼歎。而真文章不見於世矣。春何敢以此例名筆。但春無他嗜。惟貴真古文。母五十而無一二人文。又泛然務多於衆人之文。則是以所賤事其親也。不孝莫大焉。或曰。五十壽乎。曰。亦有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四十五以上。皆不可不知也。吾父四十七逝矣。使得半百之年而壽之。春猶得爲子。母今未亡人。何敢不喜懼并。或曰。女人無儀。曰。請陳其無非。春門無俗士。無殘客。自吾父始。今未敢有俗士殘客。母供之極歡。曰。此有益吾子。外王父魏公似朴。多讀書。好逢人舉說。不問其解否。母嘗從旁聽。亦以此知道理權數。家中事大小。春兄弟白母乃行。行輒吉。不白母。亦不問也。然而多失矣。春兄第六人。百畝之田。三尺之童。母乘其俱出。析之曰。非兒曹意也。吾見魏氏數世同

居子孫不知世務。卒以此憤懣落其家聲。徒存義名無補。吾且所爲析者。便諸婦凌雜耳。其母妹兄弟同食。如故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談學業世事。母亦喜出聽。自出餅餌蔬醴佐春兄弟啖。兄弟中有求益者。母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家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婦女性多踟躕憂愁。而母谿達。遇事坦然。惟哀至一哭先人。春嘗思斯于之章。無非無儀。卽男子所謂無譽無咎也。有譽而無咎。與譽咎兩忘者。固不知孰難耳。酒食是議。議之中蓋自有道理權數焉。無父母詒懼。無懼之處。蓋自有深淺大小焉。此亦難言之。然而春之母真無負於讀書者之女若妻也。春先爲名筆慮。而後敢以請。母明年丁巳五十。無乃蚤計乎。春既不敢務多於衆人之文。又不敢無一二人文。然則此一二人者。恐其不易值也。貴早也。一二人者。今世古文起衰之士。不能強之使有言者也。

近縣五里募修路文

禹貢有過三澁之文。三澁蓋吾邑水。爲江水所過。如昔也。酈道元稱竟陵之水。含巾吐柘。巾柘在吾邑東。含之吐之如昔也。陸季庇千羨萬羨西江水。今在吾邑城下。可羨如昔也。獨漢水常自上流。決郊郢以下數百里隄防。怒而入。直抵吾邑城下。率夏漲冬涸。虛其地以供舟楫。舟人各操一葉。蟻而待。舟必滿。至無可坐。始發。先登者待至饑疲不滿。滿而發。舷與水齊。旁觀股栗。一遇風濤。忽生篙柁失執。不可測已。如是者二十里。數年間。邑人築土爲堤。以自庇。田畎號爲負郭。坑多黍多稌於其中。行人得取道焉。堤窮復登舟。舟人艤於是。而水益束。如箭如楛。一折而入於壘宮。昨秋之事。可謂寒心。如是者止五里。有一人趁舟不及。悵悵岸上。而舟忽覆。

是人以後至獨免。自矜重生。薙髮棄妻子。投西塔寺爲空門。叫號予門外者累日夜。以路成爲期。予爲之心動。然未敢以爲能也。一日胡君元闢告於邑令公。商於里之賢者。位置堤幾何丈。橋幾所。而日以書促予爲文。夫二十里之患。縮而爲五里。覆舟者羣然在劫數之中。而留一人不覆。予以爲皆持地菩薩。含荼茹藥數十年之事。而予輩安能不動。予嘗謂營建之事有二。快人足目者曰光景。切人焦腑者曰利病。少時愛弄光景。思得自寒洞至邑。長堤亘匝。雜木夾植。橋梁可以坐行人。菴刹可以蔭暘子。予輩瘦蹇徒步。且晚去來是里中。至樂而不敢告人。何也。其說止於足目也。必至河水齧岸。馬歇舟興。人命寄於柝艚。人天變色。而一邑之人。爲焦腑利病奔走如驚。然後有議有任。有作有成。農人販夫。不脫屣而行乎堤梁之上。車馬駢駢。士女雅雅。予輩所謂光景者。亦自是而攬焉。古今光景之事。未有不始於利病者也。明聖湖比於西子。濃妝淡抹。爲遊人馳驟之地。而其初開葑掘井。豈敢以光景言哉。予故疾首蹙額而言之。

洪山四面佛菴建藏經閣募疏

萬歷丁巳戊午間。元春讀書西菴。日與文上人遊。往上人方同給諫段公。議鑄四面佛像。其時土室如龜。像亦纒成一髻。銖銖拾銅。幾如聚沙。予私心難之。而上人者北人也。甚銳且朴。嘗謂予曰。有如不就。當以來生足之。至丁卯春夏。一再過其地。則金火相得。端然四軀。各向同縈。有金光晃晃。如千百日。俶人眸子。又一年。而張善人者。相其高廣。屹嶭爲殿。殿成而上人已示寂。作山中一祖矣。庚午早春。始得拜於雪柳煙柏之中。爲之浩然而一歎。念此上人者。十餘年間。無歲不以碑請予諾。諾至今。愚公之山已成。而圓澤之語未踐。亦世外交

道一恨也。會今方伯杜友白先生置隙地數笏。將募諸同志。建一閣。請藏其中。以鎮此山。而屬元春爲之疏。元春以意度之。鈞是佛也。而是佛以面面注視。氣格弘肅。使人生懽喜心。生悲淚心。生希有難遭心。先生欲於是間設一全藏。令緇閱禮拜之形。消人妄念。鐘磬懺悔之聲。警人靈魄。苦者衣糞埽。食麻麥。解者明心性。遠名利。程子所謂三代禮樂。盡在乎是。而我朝崇右佛法之意。庶於是乎明。何以言之。苟有人焉。身口意能淨。貪嗔癡能滅。殺盜淫能息。而太平之治。官司之守。可以不勞而化矣。予以爲全藏者。佛所以輔帝王治天下之書也。而苟非乘懽喜悲淚。希有難遭之想。則末法之人。亦頑然而不能入。若藏經於是中。佛似尤有力焉。經謂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我今願一切飽食衆生。皆依經住。且夫菴以東。卽修靜寺。李北海所捨宅也。自北海捨宅。而當時遊戲翰墨。生平罪過。無復有存焉者矣。今縱不必捨宅。而度世惜福之人。默念前後。但捨一椽一葺。一函一籤。無挂礙相。與捨宅等。則藏與閣必有言未畢而復成者矣。先生欣然而笑曰。子之言是矣。但其詳多似碑。元春謝曰。有之。竊不敢忘上人之諾也。閣成。請以勒於菴石。

跋白兆山桃花巖詩爲禧公墓藏

此李太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者也。禧公墓北藏。自丙辰發心發足。迄於今壬戌。凡七年者。卽其地也。予戊午見之於郢中。辛酉見之於鄂城。今年又至予家。其願力猶未就。其足尙不鞿。將由此之南之北。坐立門廡。其心彌以堅。其言其貌。依然戊午郢中禧公也。夫士君子聞山靈之深美。前賢之所遊息。涉入世之深幻。悟前後生之必有歸。豈真以一慳。自取淪墜。富人子取財縱有道。然守千萬。慎受享。必思所以處之。處

之之道利用消消之足以無咎而獲福莫如空門。又豈真以一慳罷。豈能見汲汲爲法奔走不休者。恬然觀其苦聽其去來。而毫不爲動。不過曰。此汲汲苦行不休者。豈誠爲法。淺者沒于利。深者尸於名耳。而我又捨其所甚愛。以資其業。是業由我也。故大夫士氓終不肯以業易慳。其說幾無以破之。有禧公之可寒。可饑。可辱。可七年者。其人之不能爲利名而造業也。亦明矣。親見其人。饑寒困辱七年。而其施猶未之或力。毋乃真有所慳與。禧公蹙然曰。僧何敢以一字限人。僧之不誠。僧之罪也。於是爲書太白桃花巖詩而往曰。卽此山靈。前賢亦可以感人。無論僧矣。

自跋禧公卷

崇禎庚午仲夏。予適樂靜居。禧公復過我。肩一木似梳狀。四用青油幕。鉢瓶巾篋具在。而置疏卷薦書其頂。匿之幔中。次第取觀。居然一茆菴也。肩入予隘巷。下幔匡坐。中宵雷雨作。予請其移榻亭子。搖手不從曰。是中甚好。是中甚好。明且欲別去。予留之。則大笑曰。吾爲藏經走燕。走州郡。十五年無成。安得在汝家修竹茂林下閒住。予聞之愧。汗流至踵。如予者。不作人間一正事。只愛在修竹茂林下。偃仰如死屍者也。急令家中人。給以米數升。青帙五十文。自寫一書。與黃宗之。非宗之莫有信予爲真愧者。

湘署跋程子小文

予入湘。謁蜀陳師。與其鄉程君飲署中。甚快。因出一卷相示。君風趣落落。然儁爽不可羈縲。而天機敏妙。厭薄時輩。以爲不可莊語。有清質濁文之思焉。予觀其鷺鷥傳。綠衣傳。臭蟲說。寄托恢奇。各有風刺。屈左徒鸞。

鳳雲霓之喻。閻朝隱鸚鵡貓兒之篇。異代同懷。不直則道不見。豈傷厚哉。但予以座師故入湘署。以湘署故逢君。得覩君。若伯惡惡之言。實有奇緣。嘗讀柳柳州跋毛穎傳。謂身在海外。聞人傳說。但稱其奇絕。而不能舉其詞。然後知奇文不易見也。

題周氏遊宴詩後

予再過潭中。周孔伯帆園。尋十四年前竹樓草亭。已不可得。而伯孔已築一湖岳堂。居妻子僮婢其中矣。偶春雨益漲。湘水上岸。出室入舫。有若接廬。是時平賦化爲荇鄉。長堤飛作柳塢。伯孔慨然高想。買機命酒。隨鼓吹而上下。循坡陀以周遊。弟姪咸集。士女爭歡。我行其間。愁心焉往。忽而望遠岫。登萬樓。曲折從波。潌洄到戶。然後一揖筵端。三爵不讓。清歌掠乎茗香。高燭照此吟諷。何曾記有深更。夫誰知爲郭外。既各賦詩。伊予作記。非獨使朋友念茲相好。亦欲令山川知吾不衰耳。

題伯吹草

有伯無仲。人誰與樂。仲存伯亡。人誰與生。同安蔡清憲公。在日經營四方。日慕念其仲。仁夫氏對之者。覺常有仲在焉。接其談。出其詩文。仲又在焉。司馬不作。仁夫氏無以爲生。輯其寄懷諸詩。朝夕悲吟。馳以示元春。多元春舊所見者。凡所過山水關河。若呼仲與之共游。所歷烟霜雨月。若呼仲與之共影。所見畸人魁士。所聞至言妙道。若呼仲與之共求也。曰。是其墳也夫。是其墳也夫。因題爲伯吹草。中有代仁夫氏見答四首。倡予和女。引人之墳。箴而相與吹。抑又大矣。

題周道一集

沈滄洲處有周道一集。口中雷響。手裏砲發。無論禮理。世間有此斬截痛快男子乎。同一血肉之軀。獨使人塗之以漆。飾之以金。明明是數十年前麻城一周秀才耳。不發信心者非人。

題王以明新刻

王以明年七十而好學益篤。發疇昔之彩。游變化之途。故日有新刻。予賞其蟻賦。蓋蜂詩。有詩人比興之遺焉。昔人謂注蟲魚者。非磊落人事。予頗謂不然。景純好學仙。以明好出世。挾出世之心。而游於翰墨。蜂蟻皆可悟道。磊落孰過此者。並欲爲郭子解嘲焉。

題筑吟

予友葛震父在都下。日苦吟。喜都下有此苦吟人也。題曰筑吟。而誦其詩。則有曰。悲歌今已矣。歡笑且從容。其意似不欲爲筑。嗚乎。震父之意厚矣。天涯久住。觸物悲思。忠孝不暢。心有斷續。震父之所爲筑也。然震父幽緒苦懷。埋照於乞米典衣之中。長安日月有光。鄉人消息不斷。都中士人。但覺其往來市上。馬頭塵厚。卽僕亦以吾主人翁有所營於此。而予與震父交最深。能知其不然也。有營者所以度日。久任者所以忘情。偶入山中。嬾至州郡。與偶過都門。嬾歸湖山。皆詩人之息機任運。似趨實舍。而苦吟終日。以爲一快者也。予故曰。意似不欲爲筑。使其意欲爲筑也。鈍如予。亦得而和歌之矣。

胡彭舉詩畫卷跋

彭舉年六十餘。坐起一齋。藤垣苔石。冲然無慮。然未免爲人作畫。其畫緣飾於雲林大癡叔明間。而踈踈自運。無驚跳束縛二者之失。居然有逸士老人之度。世知傳貴之。惟彭舉古詩。老枝少葉。自寫其質性之所近。則自吾數人外。誠莫有知之者。夫爲世所知。不如爲所不知。然苟無一物以掩之。則雖欲不爲人知。其道莫由。故畫能至於神逸。而又能蚤以之名於世。是彭舉所由以自掩其詩也。江南之俗。畫之易售。倍詩。彭舉爲貧而畫。鬻手用老。亦無可奈何。而以畫存於世。又無一人推本其爲人之貞朴以掩之。然則畫與詩。幸不幸何知也。

其一

彭舉爲人畫冊葉十片。皆生平所游山水。是其得意之筆。鍾居易見而欲得之。卽舉以爲贈。吾爲彭舉計。彭舉自爲其畫計。皆當出此。夫爲庸人可求而得。已非高士之情矣。况又使奇人求而不得乎。居易將復往南都。因爲題其冊。使堅彭舉曰。必不得已而爲庸人畫。可以屈其手。令不至於大佳。不幸而至於大佳。每逢奇人輒與之。夫如是。則吾他日亦可邀惠數片耳。

郊寒辨

詩有作至數十卷而泛泛言無一深者。嘗置之箱笈几案間。只如無物。故其收效常不如少。若使運用心力時。如鴻之滅雲。如峽之犯舟。如雨之吹燐。如檐之滴溜。竊恐不能過十首也。能過十首。吾何少之羨焉。朱無易先生出孟東野詩。相與論之。予目爲貌險而其神坦。志栗而其氣澤。其中送淡公弔盧殷石淙峽哀動踰十首。入其題。如入一岩壑。測其旨。如測一封象。其於奇險高寒。眞所謂生於性。長於命。而成於故者。郊寒島瘦。元

輕白俗。非不足於詩之言也。豈苟然而已哉。予盟諸先生。將於三家詩。推此類具思焉。

跋樂至知縣蔡先生傳

蔡敬夫。吾師事之。丁巳。以尊先公生平屬伯敬作傳。不肖書之。伯敬性最緩。於所願作之文。經年乃就。而願作之意。常見於行文之中。人多利其緩焉。己未秋前。春在白門。每以蔡先生傳爲言。忽下筆成篇。居然一蔡先生立於吾前。又居然從伯仲游。登堂拜蔡先生。有一陳安人出而肅客矣。其入陳安人最有法。所云陳安人紡績佐食。伯氏年十二歲。從紡車燈下誦史記。狀志中俱不載。蓋春與伯敬言之。此一事。差有功於傳耳。

朴銘（有引）

七弟亮出就外傳。其傳丈人王君二還也。老母慮其違教。削杖爲誓。命春數語竹上。春謹銘曰。我蒙父朴。血出如啄。願汝不辱。請竹附肉。

寒河遷葬無祀銘（有引）

萬曆四十五年。譚子築寒河莊。難邵氏之塚。有僭向姓者移附焉。譚子銘之曰。子無燐火。青我堦除。僭則遷子。稍東其墟。我慕仁人。澆奠歆獻。後千百年。所遇如予。

寒河鉄磬銘

以擊以拊。厥惟石苦。乃命冶氏。輔六時鳴於林澗。逸矣哉鐘鼓。

寒河鐘銘（有引）

萬歷丁巳四月。譚子命工鑄於江夏西菴。由大江載至寒河亭子。亭廢。捨諸寺。銘曰。嘗訪寺鐘。因作鐘想。虞人斯設。波高竹響。

合痊雙鶴銘（有引）

有贈譚子二鶴者。及門而迎之。斃於途者一。憫焉。使童子瘞諸阜。淋淋血其項者一。童子飼之。不達於口。飲諸池。俯視而已。越三日亦斃。譚子合瘞而銘之曰。渴於途。未暇及吾塘。血於堦。未暇及吾廊。請影於柏梅之間。而醉之曰。此君子之鄉。

硯銘

三山街一硯。不甚古。伯敬以價不高。購之相寄。且曰。我與子力於文事。其精神宜招致使來。而偏落俗人手。不可得。予用此意銘之。

嗟夫。奇質蒼性。聲光勃勃。曰。古人所寶。今人敢忽。遇富則止。市道汨沒。依愚溺瑣。奚取硯骨。有其人者無其物。

蔡硯銘

同安蔡公以自用硯寄予。銘曰。

從公幾年來。從我處多識前言。往行者惟汝。

宋硯銘

林茂之有宋硯購得之。嘉定李長蘅在西湖。一登舟。目攝案上。曰。此佳硯也。歸寒河。日親暱。思長蘅之言。爲作銘曰。

載筆墨以驅馳。非夫人之言。吾甯昧昧而不知。如得一士焉。淵以典矣。而喜人之相賞。以爲奇。蓋好古而樂羣也。其天資。

端石硯銘

袁田祖寄端石。蒼濕未圓。天然不匠。且告予曰。子可無銘乎。予因銘之。

無旁無足。無口無目。墨易生如蓄。水自出如瀑。大人書之金如玉。野人書之石如木。

連環硯銘

吳聖初得一連環硯。閩友人圖其形於卷。予爲銘之曰。

石田蒼蒼。一區二唐。

繡觀音頌（有引）

朱無易先生爲春作老母五十文。及寒河集序。念無以其慰其文。思藏有友人之女程辟支所繡大士

一軸。鬢盤蛛絲。鉤絡如畫。以手捫之。綫蹊泯然。乃延般若菴老僧妙香執別。獻於公而作頌曰。

騰騰白光。一鍼所始。何以髮之。旣結旋委。稽首審聽。瓶搖新水。春閨無怨。絲絲神理。幅帛莫增。捫如其指。

送大士行。月出烟止。

宋繡觀世音讚

我聞繡佛。慎哉勞絲。離朱晨曦。目午則疲。蓮花瓣瓣。紫竹枝枝。視手中線。觀音在茲。

繡關帝君像讚（有引）

壯繆畫塑。廟食滿天下。華亭顧婦。買絲作繡。號爲工巧。信官沈惟耀。得之。歡喜供奉。令其友竟陵譚元春爲贊。竊意壯繆精光擊射。依直怵宄。千萬世人。如魂氣薰身。不可思議。一切文士擬語。俱墮牆壁。

敬稽首浣硯下一讚曰

一生勇烈。如霹靂墜。欲叩精忠。鍼泯線碎。

譚友夏合集 卷十四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五

嶽歸堂已刻詩選

四言

介姑

華山五章送鍾子也

松實六首(有引)

枇杷菴禮地藏菩薩立像

雷太史家有送子觀世音菩薩畫像一軸

其地如西洋布而堅密設色靈幻菩薩手

一兒舉念珠似鸚鵡肉情巾袂俱動拜而

頌之

望白兆八章送朱公也

恭謁七章禮玄嶽也

淘師

園詩四章爲大司農周公賦也

天監七章爲報國寺二松賦也

樂府

擬讀曲歌四十六首

懊儂曲十解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五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四言

介姑

嶢嶢幽貞。班史之姑。姪從其姑。姑傷其夫。其夫云何。年命以徂。晨析鴛鸞。暮啼鷓鴣。豈不同穴。顧此女雛。何以報之。煢煢支吾。何以殉之。淑慎于孀。如山如河。如璧如珠。心無暇矣。遑恤無家。兄弟之子。惟懷永圖。有幹有年。有畝有廬。有甘有毳。有供其娛。玉還故篋。雲返昔墟。載木主往。抱祭器居。姑嫁得繇。歸妹睽孤。罹茲閔凶。老少須臾。血或有碧。顏不復朱。風雨晦冥。姪應姑呼。必恭敬止。怙恃儼如。泉水六章。豈謂是與。

華山五章送鍾子也

幽幽華山。的的南渚。女之還思。曰寒曰暑。予與女之。偕思曰暘。曰雨亦既。古處亦既。譽處我心。側女。

其二

將安將樂。其往有他。其往匪他。王事孔多。惕惕皇皇。孔多孔臧。不勞於行。

其三

惟女有鹿。尙其放斯。速僮於野。深之密之。必林其山。以鹿爲期。鹿亦有歸。鳥亦有飛。彼君子兮。焉違。 (時伯敬有放鹿事)

其四

羔裘白之。駱馬百之。胥徒磔之。又鞞革之。淵淵吉人。聊一客之。

其五

有塘凌矣。有河冰矣。寒旣升矣。夙且興矣。我不家溫。以念子行。子雪亦雪。子霜亦霜。

松實六首 (有引)

松實感聖供也。無念禪師學公歸隱九峯山。我高皇帝貽詩遠懷。供以松實。又賜衣履鉢盂。手澤爛然。春竊謂高皇帝之於禪深遠矣。乃撰四言六章。以松實名篇。

巍彼皇祖。篤生我明。顧瞻腥羶。載定載清。皇祖天只。皇祖佛只。非皇祖只。

其二

赫赫神武。旣龍旣虎。亦孔之怒。亦莫有怒。以救衆所苦。以痛衆所楚。吁嗟乎皇祖。

其三

苑苑九峯。靡峯不松。泉流其液。烟積其封。杖而出入。厥惟學公。帝曰念哉。松實攸供。匪松實之爲供。王言

雍雍

其四

乃錫之衣。乃佐之履。乃頌之器。乃下之旨。曰慧曰穩。其言維軌。如如開士。穆穆天子。無詖無詭。

其五

夫是以有開士。夫是以有天子。母曰諤諤。母曰唯唯。不言不應。瞿然靡所止。

其六

維鐘有木。尙其擊之。維几有簟。尙其席之。君子有心。尙其寂之。凡厥庶民。尙其惕之。

枇杷庵禮地藏菩薩立像

惟神安坐。惟民下拜。靡不知敬。或未知戒。菩薩曰嘻。敬何異懈。我甯不坐。爾甯不拜。風雨晦明。竦身諸界。人行鳥飛。不在眼外。蹙蹙惶惶。如在顛沛。一人有業。菩薩憔悴。爾坐爾臥。爾散爾會。無不繇爾。爾譽則怪。爾若無愆。我甯爾拜。

雷太史家送子觀世音菩薩畫像一軸。其地如西注布而堅密。設色靈幻。菩薩手一兒。念珠似鸚鵡。肉情巾袂俱動。拜而頌之。

何以布之。如鑄如繡。光浮寸許。大士靈透。手其兒手。味其禽味。大士目兒。兒目鸚鵡。以目相撥。鸚仰兒頰。甯兒嘻戲。勿爾椎魯。兒手念珠。是大士物。鸚鵡聰明。不與兒拂。以投鸚鵡。鸚鵡成佛。禪床曉坐。瓶花夕開。兒無

所懼佛無所猜。鸚鵡虎豹可以同來。

望白兆八章送朱公也

予望白兆是公攸蒞。山繇古人公去恐墮。往予望之。當雨而霽。

其二

公望寒河是予攸居。林木蒼蒼予出恐虛。胡公望之。宛白兆如。

其三

昔公知我我不敢曰。惟公知我引焉避焉。公曰士如此則可。

其四

昔公下士我不敢曰。惟公下士以潔以慎。公曰士如此則異。

其五

既一今古既略崇卑。飲之坐之雜語笑之。言莫有聞聞亦莫知。明月依依樹影垂垂。行步遲遲此夕當思。

其六

駕馬馬霜渡河河冰。比及三年天子惟徵。執玉來朝乃錫金縉。鄭國雖小古有曹滕。四方律公乞盟載興。

維天子神聖以莫不增。

其七

公之往矣。我不敢嗟。公何往矣。如松柏斯花。

其八

公之來矣。我不敢欣。公何來矣。如飛鴻斯羣。

恭謁七章禮玄嶽也

惟雷啓蟄。先之以厥電。惟風動物。播之以扇。乃神賢人。乃主賢臣。風止電息。爲天下春。

其二

水矩山長。風物有鄉。天柱斯光。

其三

爲帝者師。爲五嶽長。以禮以時。德馨孔仰。天子宮止。諸王菴止。海隅日出。稽首龜止。

其四

眺彼洩雲。與烟俱養。雲杳在下。烟無所往。亭亭澗木。千章必響。衆香來同。一音自獎。

其五

凡爾烝民。貿貿皇皇。所希纖微。號輿攀裝。彼有寸縷。此有孟粥。彼有一鍾粟。此有巢枝木。乃知山林。哀此

覺獨。

其六

誰貽神羞。識潛者希。殃祥繇已。應之以機。吉人坦垣。上帝剡剡。匪齋匪澣。

其七

慨世蒙頑。宜莫如我。既善其摻。庶求其可。崖谷惟晴。水木惟陰。浩浩蒼蒼。以起我心。

淘師

經宜城金花灘。從淘人論淘。賦淘師。

維金伊何。曰地四生。一以流之。天息其精。或宿諸灘。或湍諸水。或沈尺餘。或浮寸許。有淘者師。日下水深。匪惟察影。灘高知音。皇皇淘師。目光於燈。金不敢匿。如兔見鷹。于以牀之。力力揚之。沙臥水行。永乃將之。牀以巢之。斗柄搖之。金進沙退。汞乃交之。碎碎急流。金屑違鄉。忽復見冶。鑿厥低昂。嗟彼貪人。亦識斯氣。仰欽廉素。夕抱冥契。

園詩四章爲大司農周公賦也

漢之水。載停載曲。君子所篤。

其一

漢之礫。以廬以園。君子所藩。

其二

園之未成。絡草鈎棘。園之既成。先民之嗇。匪曰布之。帛亦不忒。匪曰菽之。粟亦可則。

其四

十年樹桐。十年種竹。桐繁有子。竹繁有孫。實惟爾公百福。

天監七章爲報國寺一松賦也

天監明德。京我燕強。我強弈弈。我松孔彰。天謂我松。勿苟蒼蒼。勿合抱斯大。勿干霄斯長。

其二

不雷不電。厥根孔固。不雨不露。厥枝孔茂。不照伊日。不臨伊月。曾不受命。祇異維則。

其三

鼃則首之。螭則尾之。鬼則否之。神則唯之。有西方聖。端之委之。二木同心。交濤接陰。

其四

一往十折。有枝峯結。數盤一樛。有條棧抽。莫知爾萌。莫知爾投。彼君子兮。莫知其繇。

其五

有蟲惑止。多岐維悞。有鴉迷止。鳴儔似顧。彼君子兮。莫知其故。

其六

睠睠帝京。往渡桑乾。彼送者兮。執辔忘言。彼君子兮。視聽不遷。

其七

桑乾不遠馬鳴暉短。彼送者兮不遑執辔。彼君子兮雙松之下。

樂府

擬讀曲歌

交歡久。貝齒有時落。歡獨常在口。

其二

慚恨浹香汗。知是他儂贈歡衣。不聽拭儂面。

其三

上樹摘梧子。有人牽裙拾。拾罷提筐歸。摘梧子人無半粒。

其四

幾番風雪妬。雪水隔瀾瀾。黑白子各六。郎今正違期。

其五

取壺倩歡投。一矢迴翔舞不休。初翔穿壺耳。再翔打壺頭。

其六

製成合歡帶。繡囊裝古琴。周天三百度。無處不經星。

其七

三刀治一雞。悞啼驚郎去。儂眠不覆首。也能知天曙。

其八

待曙時。闔家寢。門闌歡將何所之。

其九

不肯彈求鳳。戲郎不如鳳。鳳擇梧桐棲。但是紅粉郎心動。

其十

亦知所歡貧。要郎衣朱紫。出入乘軒車。光彩儂鄉里。

其十一

奈何許。儂固不足言。負儂卽負汝。

其十二

欺儂眼孔小。自往鏡邊照。不難得儂憐。畏博他儂笑。

其十三

愁緒如陰蠱。切切閨深更。吹笛不按孔。何處得歡聲。

其十四

纏綿半生心。分張一事錯。竹籬語琉屏。我踈汝脆薄。

其十五

菱生黃蘗浦。刺多傷儂手。賺歡合刺食。碎殺少年口。

其十六

不共新歡誓。只許一宵眠。煙微爐火小。合是不會然。

其十七

枉墮千行泪。要令歡目擊。朔風結檐冰。留待情晴滴。

其十八

儂家禁儂往。歡家斷歡行。木鐘語土鼓。爾我兩無音。

其十九

不敢出門望。憶歡在衷曲。籠雌語飛雄。不如同拘束。

其二十

伸玉臂。持酒與歡飲。亦不令歡醉。

其二十一

莫便怒。請轉金屏裏。思儂不答故。

其二十二

羅翡翠採羽作儂鈿。仍放翡翠去。

其二十三

少諛諧。荳蔻生口中。花言含禍胎。

其二十四

曳羅帳。詐作新歡聲。參伺試儂狀。

其二十五

羅縷感歡贈。問是阿誰縫。十問九不應。

其二十六

窺簾見播搯。中心已兪允。不恥自爲媒。爺孃氣難忍。

其二十七

緩步上粧臺。馨手捫儂目。歡莫太欺儂。儂已鏡中矚。

其二十八

不愁歡遂變。自恃顏尙好。歡愛儂顏誓百年。百年難保不衰老。

懷儂曲十解

今夕居一牀。明晨愁一家。倩郎後園裏。拔起夜合花。

其二

障儂欄間月。彈儂檠上燈。郎去天欲曙。見儂眉未曾。

其三

敢望校郎書。敢望持郎杯。一日天氣好。記得上樓來。

其四

纔上樓一笑。笑下樓去哭。哀樂太無端。郎知儂所觸。

其五

一派語聲中。儂聞郎嘆息。儂今不嘆息。愁郎方飲食。

其六

筆墨欲師郎。齋前一步地。疑儂音信通。知儂新識字。

其七

郎是磊落人。問儂儂莫談。致儂如此苦。反致郎生慚。

其八

疎是密所爲。厚是薄所寄。苟非有情人。看作無情事。

其九

萬事有徵兆。何知儂得偕。郎檢今年箱。拾儂去年鞵。

其十

今世古押衙。不須負儂出。一語堅郎心。是儂感恩日。

嶽歸堂卷之十五終

譚汝夏合集 卷十五



譚友夏合集 卷十五



二四六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六

嶽歸堂已刻詩選

五言古

趁月早行

送盧非敖北試

除夕同諸弟妹侍老母守歲率爾命篇

遠村

其二

輓謝通明

答贈胡彭舉

吳聖初許以園林見借讀書同茂之先往

譚友夏合集 卷十六 目錄

觀之因題壁

虎井

清涼寺訪謝少連

胡昌昱來永慶登塔始言寺後有太赤石

尋之則如臺如坡色紅如染旁土皆赤

下有清流環帶悔前此答康虞詩有深

林少一溪之句非昌昱幾失此石與水

矣作詩志愧

二四七

贈馮宗之

十月二日遠韻弟生子雨兒

夜汎

冬月可愛將赴伯敬招與孟和茂之彥先

諸子賞焉

山月

其二

湯池

南湖鼓吹曲（同諸子限作古體）

送江伯肯先生

送孟和兼寄海鹽馮宗之

寄懷胡彭舉

馮元成太參來官湖北移書垂問答贈一

章

得宋叔意書寄懷

謝彥父兄弟陸舟亭

南湖十一月二十四夜月

孟誕先見訪寒河約入九峯山讀書

其二

其三

其四

江酌

夜次陽邏同夏平尋山

遊九峯山二首（有引）

贈賀克山

閱西京雜記

詠夏統

啼雛引

客夜聞布穀

園中

得家書

其二

開看胡彭舉畫

菊圃

讀陶詩詩爲魯文恪手錄

答吳康虞謝公墩見懷

聞林茂之乘便上楚

商孟和以侍姬畫蘭見貽

麥枯鳥

得林子丘書

新月

歎菊

月下知伯敬到家不得茂之同行消息

其二

述憶

待瑩

答伯敬別河上入城中作

和伯敬省鶴

途中新月

夜出蒙泉過惠泉作

汎江尋三遊洞降觀于峽

伯敬典黔試過家還京與予遇于安陸以

詩三首

其二

其三

哭江伯肯師

寄黃貞父先生兼懷湯臨川（湯會序刻

譚子五篇）

立秋日寄答毛止生

南嶽歸得無易先生書兼蒙刻退尋詩于

都門

見弟遠韻服膺詩勉而贈之

秋野喜王朱明李朱實見過

訪鐘和弟遠韻服膺

掃除候朱觀察將枉寒河居

黃鶴樓下觀徐子卿明府所製太白堂及

移置湧月臺諸蹟呈成都朱公

愛紫竹菴路徑因宿其中

紫竹菴僧導予尋十方菴

行桃川道中憩于桃花源二首

讀蔡敬夫使君助謝少連歸葬檄

敬夫先生相飲于虎溪山予先往後宿垂

詩見問率有此答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六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古

趁月早行

穿林魄當午。出谷尙紛紜。螢燭次序朗。促織參差聞。愛伴追前儔。我僕自離羣。行子驚太早。不知農久耘。陰蟲各切切。行子各云云。涼意消殘暑。望望昏旦分。二曜輪晝夜。乾元何乃勤。全村未烟火。初日流野雲。

送盧非敖北試

仲冬氣凜冽。春陽自茲升。雁載日影往。淒響落汀壑。始念一二友。新被賢良徵。不善匿光彩。致爲世所稱。入門離母妻。涕痕積薄冰。上辭所生父。下別益者朋。執手語同申。曰爾遠飛騰。微哂罷祖帳。高言露孝稜。父命一以嚴。敢不心力并。冀友贈良訓。不揣語因仍。友棲梧與竹。使我葛與藤。友爲蚓與蟬。勉我蟻與蠅。夙誨焉在哉。勃磔上車轍。

除夕同諸弟妹侍老母守歲率爾命篇

煌煌燈九微。泯泯酒百壺。親弔各言歸。張筵列友于。五弟三娶婦。父道在須臾。四妹一贅壻。作婦尙踟躕。令弟師寡兄。靜嘿坐氍毹。慈母徐見謂。茲夕是歲除。暫許一追歡。俾毋忘母媪。始教呈百戲。角抵焉肯摹。嬉戲雖小道。亦得見敏膚。暢歌復暢舞。粵唱如灌輸。奇巧有天機。專精疑所趨。多能衆所營。肯使君子居。規瑱截歡謔。老成嘗避迂。四坐僉謖然。聽我做無虞。小妹不畏人。捋我鬢鬢鬚。

遠村二首

投足禮天竺。閒院木石香。有一長眉叟。背手看稻梁。近前果父執。朴野無他腸。隨我至我家。不揖徑坐床。呼我以小子。語笑皆上皇。見我多僮僕。導我鑿藕塘。繙案覩陶詩。欣然求數章。何以潤我筆。歸卽獻百觴。不然春蠶出。贈我絲衣裳。喜爲縱橫寫。字亦不尋常。與訂來往約。年高恐健忘。

其二

沙鷗差池飛。林鳥先後至。重陰漾日影。遠村無村氣。健母恕嬾子。不甚責家事。觀書領大意。命觴取微醉。池上照水笑。堦下選石睡。并逃上農名。尙愛圃閒利。聞是清人福。足是遊人騎。知止卽止矣。弗畏恐人畏。

輓謝通明

朱夏來淒風。有聲尙無淚。足自出郊坰。起坐失遷次。維歲在甲辰。與君初把臂。曰旣盟之後。歸好如兄弟。魏子病數月。死尙留一字。子病未嘗聞。三日流風墜。惜哉苗已秀。未實翻爲累。怨子不自珍。適以快衆忌。曰諸生存者。而皆斯人類。淒淒重淒淒。霜月冷枯芰。腰鑷斬葵藿。繁雜刷羽翅。正月來湖上。村村含煖氣。私疑子顏

色秋橙黃不啻。執手再三別。宛有永訣意。小窗孤燈時。弄影儻見覩。同志念疇昔。敢叱爲鬼魅。

答贈胡彭舉

揚柳森有行。云是君家路。梧桐古無葉。云是君家樹。到門雲不開。嬾石多防護。殊無延款意。致使君成怒。柴門乍啓時。歡笑如平素。此翁從不然。石深疑其故。數載良所欽。因與邀散步。納履抱深情。老人期敢悞。春風不相待。先我至蔬圃。

吳聖初許以園林見借讀書同茂之先往觀之因題壁

兩峯寒照眼。委巷露茅室。信步窮高下。不知徑所出。阡陌太縱橫。頓使城郭失。千竿修竹林。潤滑含雨質。春光與晴光。此中恍難必。結侶先結嬾。閉門志則一。靜對野塘間。以待花事畢。

虎井

披榛求山泉。寂寂入遠境。山泉出山濁。不如在山井。紆曲斷行人。蘚氣斂碧冷。上無幹與欄。下無瓶與綆。淺汲不盈盃。微月生盃影。坐對茗床間。色味深以永。鐘磬善護之。幽菴正隔嶺。

清涼寺訪謝少連

久雨喪春光。微曦勤躋攀。日偕二三子。尋幽千萬端。朝因看山往。暮因穿竹還。稍窺竹外竹。忽覩山上山。中有枯寂人。著書歲月闌。叩戶久不應。開門知春寒。榻設鐘磬裏。苔侵窗櫺間。流鶯語初滑。臺峻飛未安。送迎心意嬾。分手門旋關。

胡昌昱來永慶登塔始言寺後有太赤石尋之則如臺如坡色紅如染旁土皆赤下有清流環帶悔前此答康虞詩有深林少一溪之句非昌昱幾失此石與水矣作詩志愧

來茲已浹旬一塔伴幽獨舍利放窗紗倒影涵林木我侶異常情導以幽人躅歷歷穿僧房頭與檐牙觸園窈窕伏石簡質踞空谷紅旭亂峻壁朱霞棲崖足弱蘋覆小溪碧波細細曲遠近周覽時初往意何屬登頓未歸前再來徑當熟

贈馮宗之

畸人懷堅質達士無常盼所期有琴瑟清徽永不變吳楚已隔絕矧子越中彥聲氣借有聞未契以初見子若雨後旭予若霜中霰萬物覩恩威寒燠恣所便

十月二日元聲弟生子雨兒

萬情歸書史阿才來掀翻(阿才小米子)知我未嘗子特與弄晨昏去冬送我南欲步尙扶門今秋聞我歸狂走之丘樊庭中無乖氣小兒知本原宛伸我膝下親親非講論曉雨打寒被殘菊香籬根老母晨攬衣喜聲到北軒聲也孝過我生男兆後昆眼見不三十需次入嫁婚輸我無斯累而專伯氏尊阿才率阿弟無敢不寒溫老母顧而語未若汝有孫

夜汎

楊柳照火光上下流波影烏鵲飛月色差池穿雲鏡汎茲素心人歌吹動而靜秋意存汀洲冬情生坡嶺

棹知河源涸。衣知河氣冷。諸人同不言。其心亮耿耿。

冬月可愛將赴伯敬招與孟和茂之彥先諸子賞焉

寄托無全適。友朋西以東。會面不可暢。景色雨以風。夙昔備茲艱。償之自今冬。前月月太明。冬趣畏其窮。及此復皎皎。清絕不言中。孤雁一聲烟。星辰惟有空。磬氣入窈冥。千里高寒通。來宵留月在山間。照青松。

山月二首

清光不厭多。高人不厭閒。心目周境外。置身于其間。上山月在野。下山月在山。

其二

衰林無一留。葉與月俱落。光已散廣除。寒仍枝上着。竹影沈山影。欲令霜華薄。

湯池

不必與人異。茲泉行非獨。未知冬何往。寒風乍不肅。窮源雖移步。難測何川瀆。石釜鄰廣阡。中虛通百谷。不薪復不爨。有若旦旦旭。烟霧相氣質。水火同風俗。分流廢桔槔。往汲便櫛沐。魚亦游其間。能以煖爲寶。苔蘚安固然。四時中邊絲。有何賢與愚。不令同濫浴。

南湖鼓吹曲（同諸子限作古體卽成）

良夜宴君子。萬籟歸中正。水凍無興波。條衰貞餘勁。眇嘿何以歡。鞞革通人性。深寒溼鼗鼓。歛與簫管競。廣楹散喧闐。密坐還淵靜。聲音之所爲。仲冬行春令。融融冰以解。溫溫霜欲竟。心樂同與衆。耳力竭惟聖。賓也

詩言志。人協自歌詠。

送江伯肯先生

吾師不可及。淵然若老衲。遠遊動三年。歸家纔一臘。徂冬往鍾山。遇師在蕪關。人聲雜檣影。意色翻爾間。臘月燕京道。車馬爭遲蚤。人盡師乃發。道京生青草。閉戶飽風霜。出門見日光。淨默理幽思。黃沙空一囊。

送孟和兼寄薄鹽馮宗之

朝朝出門望。新與林生期。意氣附楚舟。非子當爲誰。相見不勞苦。問子今所爲。十日山煙滿。九日湖風吹。歡娛不可極。子又當別離。家山遠復遠。子今何所之。曰聞鍾子北。亦遂從此辭。南北無定情。臨行人未知。萬里不告家。古人類如茲。入京見馮子。爲我視光儀。人亦有至言。嫵婉當淒而。白門深風雪。黃河流冰澌。良朋散四方。是予閉門時。

寄懷胡彭舉

懶出存天機。于予來去頻。猶云江頭日。送我不如人。此情非流浪。公性自來真。慚我尙寒士。憐翁有老親。世道眼光薄。兩兒空沈淪。感此不能飯。拂拂私自陳。臘送我友南。煩爲致情神。舟楫無踪影。江水非車輪。計到君邊時。寒梅交冬春。年華未肯駐。白髮慎勿新。

馮元成大參來官湖北移書垂問答贈一章

辭人凡九變。大要歸楚辭。三百孔黜楚。楚賴靈均垂。無論賢與聖。不磨在精思。我所必起者。人亦難廢之。

南郢沅湘畔。不見芷與蘿。武陵自有溪。桃花所莫迷。已非古人境。空想古人奇。芳菲存毫素。我公幸臨茲。愚生本踈內。異采難華滋。靜中悟離騷。稍與初體宜。屈子何哀澹。楚原非猖披。振衰還古則。舍公當爲誰。

得宋叔意書寄懷

小廬枕寒河。蒼木寫子子。四序惟墮戶。有時湖鳥絕。野人正惆悵。遠書到手拆。喜乍無細讀。首末倉皇閱。竟陵水邊影。貯爾華亭月。

謝彥父兄弟陸舟亭

憶昔乘月色。叩園登城際。忽見城頭光。波爲月所碎。齋竹借清容。是時百雉潰。水月不可常。官吏興其廢。二謝步柳下。慨然念荒穢。纍土與堞平。亭之但點綴。孤洲分漁牧。遙煙裹松檜。閒坐看蒼茫。嗟彼勞人輩。此亭有佳致。不在此亭內。我家臨流水。羣木良可愛。鳩工且置亭。落成皆此類。

南湖十一月二十四夜月

明月涵南湖。湖中鳧鴈呼。霜氣結亂聲。能使明月孤。明月平湖水。水明光未已。奇寒欲作冰。冰成寒不止。

贈孟誕先來寒河見訪約入九峯山讀書

我作竟陵歸。子作江夏送。子一回首情。入我經年夢。夢殘將欲續。江帆門外凍。

其二

訪子自去秋。白月指江路。今也冰未開。寒花不可度。忽于是時至。交道見歲春。

其二

退谷與杯湖。元孟分主客。不爲人所厭。至今人嘆息。幸而子相念。使我如古昔。

其四

終日學古人。負子九峯約。慚感子重訂。萬松如有托。松影近何如。往見樵僧縛。

江酌

長年循古港。林屋相爲依。羣山悵已遠。回首夕其暉。缺月吐秋嶺。高深光欲微。一觴聊復滿。舟蕩遙波歸。水涯接荒岡。烟蓑花飛飛。

夜次陽邏同夏平尋山

靜人真可借。高趣晚無逆。人家殘漲後。初乾沙紋迹。軟步過秋草。寂寂林下宅。宅邊如有逕。諒爲茲山關。微茫犬吠巔。向下人聲積。高處天地靈。長江動空碧。一燈馨杳然。嶺爲溪所隔。不必詣其所。惆悵亦有獲。

遊九峯山二首（有引）

癸丑八月晦日。寒溪汎次江夏。由小洪山。經卓刀泉。至九峯寺。從寺望之。但見松而不見山。從山下望。又見山松竹石而不見寺。武昌夏平。衝病相先。而友人龍夢先朗伯讀書其中。終始予游。語默酒茗。皆得其所。足力竭即目之。知力竭即耳之。足與耳目會即心思之。藉草撫松。踞石枕股。行止坐臥之間。有詩二首。授寺僧藏焉。

衆山作寺圍。羣松作山護。纏綿青翠光。山欲化爲樹。根斜卽倚磴。枝隙已通路。陰雲貫其下。常令白日暮。藤刺裹山巔。飛鳥慎勿度。

其二

將尋前山去。先望前山影。風日沉午巒。細行君始省。山蟲秋草深。遠江隨步冷。一自高皇闢。悠然怪石永。安知月明夜。學公不半嶺。

贈賀克由

短刺不宜暮。難爲欲見心。望暝投君所。持此相待深。安雅觸外觀。已備銘與箴。洞然懷密鑿。津津非浮沉。志士豈不藻。指歸在素襟。

閱西京雜記

青青漢文陵。杳杳商湯丘。高識破今惑。遠覽欽前修。南山誠有隙。石槨詎良謀。唾壺玉蟾蜍。空復爲人留。屏間列雲母。牀上列鬪髀。枕錯男女。暴露多王侯。黃霧宜繁寃。白狐起相讎。千載有遭遇。問焉恩與讎。傷哉瓦槨人。而亦罹厥憂。厚葬愚復愚。薄葬空慮周。所以賢達士。但保生無愁。能逃廣川虐。終爲來者搜。

詠夏統

會稽有真隱。曝藥來維城。士女競上巳。顧瞻良匪輕。賈充是何物。亦欲知其名。鹵簿耀浮橋。砥堅木石貞。胸中多所曉。抗節與奇行。語仕則不答。閒談卽縱橫。水戲雲波駭。歌嘯沙塵生。欲令驕倨化。須使豐俗驚。至人

若仙佛指點一世明。太尉自太尉。歸途仍尊崇。

啼雛引

夜雨濕鴉巢。一雛落榆樹。毛羽尙未成。苔滑初試步。鴉啼古瓦間。啞啞伴朝暮。如何將雛憐。不能將雛去。莫謂鴉不言。鴉啼是鴉訴。仁者此其時。心心視欺捕。卯生自天地。慈根有攸固。靜坐通物性。反哺非無故。

客夜聞布穀

百鳥宵正寂。鳴蛙臆未起。布穀何處啼。關我鄉園喜。昨得湖田信。新雨潤一指。日者諒已耕。田事皆經始。莫我出門來。事事後鄉里。賴有此聲切。或入家人耳。

園中

寂寂向何處。一園相昏曉。有塘自能深。鹿眠春雨少。光風吹二月。生滿萋萋草。細花布野黃。裙帶知之蚤。得家書

客路纔兩日。鄉夢易爲靈。近客久不歸。亦若千里情。書來報我弟。孟春一子生。以此開母顏。承歡勝其兄。問使靡所遺。乃今麥隴青。資生非末策。高閒賴此成。

其二

書尾一二事。焉知遠情傷。既逝西鄰叟。復道中丞亡。貴賤此莫分。皆我先人行。泉下相聚期。常較生前長。屢遊凋鄉里。旅燈逢悲涼。惟我出門人。親見流電光。離家只似昨。已度三春陽。

開看胡彭舉畫

因憶胡居士。將畫時一看。在目但須臾。行遍江南山。空陰結積翠。羣林聲響乾。蒼蒼溪雲并。溪寒雲亦寒。人度石梁盡。晴開野庭閒。高卑幽氣入。下筆非有端。可以獨依依。愁中通夕安。

菊圃

愛菊待佳花。良非知菊人。微雨過青色。遠舍重九神。有韻即堪對。黃白非所論。除草疏餘塊。澆別當必身。螟螣胡爲來。捕殺于其晨。既害我田稚。傷菊罪唯均。感此不能去。籬邊行數巡。計到花開候。踪跡難具陳。

讀陶詩詩爲魯文恰手錄

陶詩淡如此。微雲沉古潭。密奧了無際。冥冥真氣參。高非由簞瓢。趣豈關沉酣。素而不近枯。心聲如可探。我欽鄉先達。已深躁銳慚。想其寫此帙。清風吹茆菴。

答吳康虞謝公墩見懷

旅次有君詩。是君向時作。新句忽復續。腸如泉未涸。自言上古墩。憶予獨蕭索。東南名雋區。此意挽浮薄。暮年急棲止。土功手荒度。白門以自永。君其善寄托。

聞林茂之乘便上楚

金陵傳春信。云同鍾子船。步履不妄投。由其心想牽。茫茫離家事。將發語多遷。言笑靜波濤。何難江路千。我亦方羈旅。愁心正悄然。歸家不問期。只在君到前。

商孟和以侍姬畫蘭見貽

聞子有新人。敢向問顏色。彈琴淮水深。將之閨思卽。貌蘭花莫莫。斜倚自拂拭。點染發靈通。摘花如可得。韻格與子同。勝處嬌無力。男子樹不芳。此理入筆墨。寫以寄故知。見子未迷惑。

麥枯烏

麥枯當曉窗。啼作田家聲。青黃接平疇。老農一飽情。開窗語麥枯。啼時莫向城。城中富人子。挾彈傷汝生。舊穀正須賣。恐令米價平。

得林子丘書

猶未開君書。先射書中語。怨我胡不南。相思徒煩汝。動以淮水月。泛舟歌白紵。或稱遊屐滿。聞聲遙見許。開書向書笑。何無乖貳處。則知納交深。意嚮傾囊與。可以影寫君。呼君于寸楮。

新月

早夏寒盡脫。園夕餘陰森。不知明所自。如霜白空林。淨衷澄遐觀。漠漠天外尋。良久乃可得。月魂一縷深。

歎菊

菊色日以好。閒情惟所觸。常憂蝨賊侵。曾防小鳥啄。籬門未周密。意外至藥鹿。青草亦自肥。物性鮮知足。所憎蓬蒿長。雨露受命獨。勿令遂得志。除之惟我僕。

月下知伯敬到家不得茂之同行消息二首

一步不能遠。此時園囿東。黃鶯啼明月。人幻明月中。幸聞所思歸。江上過春風。歸時未卽見。情更怯形容。去來關文物。因想舟所同。問月還自答。乃驚孤客蹤。

其一

交遊不待擇。與君共朋友。數年月光多。同志領已久。一自散五華。作客不無苟。不歸非初意。况在君歸後。遲退先自理。焉用空攜手。

述憶

憶家無昏曉。忽忽心想作。一思周全家。相引如線索。諸季安荒村。庭槐受陰博。幼弟伏師仁。十齡獨城郭。次妹髮過肩。老氣知局鑰。小姑不刺繡。取懽止簾幕。骨肉無厭時。啼聲皆至樂。一生多子姪。添累覺產薄。幸而老母歡。安問琴書托。將歸情更繁。寂寂燈花落。

待螢

此物來書幌。我昔多仁慈。禁人下衫袖。安用撲扇爲。如何今庭院。光影未相窺。因此亦歎息。微客萬事遲。草蟲團一燈。亂投非所期。惓惓望寒火。休燈以待之。應于草頭點。亦向林際追。空闊豈不有。或我掩扉時。

答伯敬別河上入城中作

幽光映五月。槐柳交涼魂。上堂尋故途。河情搖後門。漁商火兩岸。農圃煙一村。客去如落葉。子獨住若根。形影有無中。動息以吐吞。斂子殘語笑。催子上車軒。世上所難別。故人與丘樊。

和伯敬省鶴

昔子移鶴歸江中月影長。今子共鶴居。搖搖竹樹光。清種根造化。頂霞毛則霜。洗然不可肥。又非絕稻粱。貴在飲啄一。不染以爲良。我住子山下。省視亦多方。分其數日勤。于見同行藏。請子啓柴門。步趾自有疆。高人畏羈縲。勿令守者防。

途中新月

微路下纖月光。委秋天薄。昨宵已如是。山行夫乃覺。僕夫不借照。靜者知起落。

夜由蒙泉過惠泉作

懷挾蒙泉情。安坐惠泉裏。二泉自相友。合流爲澗水。天風語蛟虬。詭激竦心耳。秋踏暮山空。奇響纏踵趾。泉亦茫昧然。聽命于元始。物各以所感。相近爲悲喜。聰明而靜篤。肅肅發妙理。還寢告衾枕。清夢當如此。

汎江尋三遊洞降觀于峽

峽意霧邊動。寒江隘相束。石旁攀青草。參差踏水木。地靈不肯凡。崩剝爲洞屋。何年空其中。覆幬人寒燠。潛澗自成碧。聽傾聲如告。有壑因有徑。徑窮心魂肅。下巖立壑底。秋氣蒼然綠。夾壁遲日月。前路問出谷。澗不離於耳。江忽然在目。舟人守月光。帆順亦交勗。

伯敬典黔試過家還京與予遇于安陸以詩三首

文物奔王命。子之黔中行。不敢薄其荒。况肯引爲榮。問答策朋友。肝腸忽有聲。以家爲道路。驅車仍上京。

霜雪我無緣。寒香村氣生。

其二

北馬頭相向。無我霜影少。天命我知之。投放於飛鳥。作客子道旁。肯作蟲依蓼。知音少。嫌猜相與就深杳。
(謂朱無易) 繼彼束羈思。豈無昏與曉。靜聽車鈴聲。屢爲桐葉擾。經過盡萬重。貽蕩日月小。欲上安苗書。朔風吹矯矯。

其三

路陰客子天。閨陰靜女日。暗懷悶淒冲。水霰不能悉。徒御所莫聞。抱膝歎孤驛。深情不自諱。能以情爲質。志士閱我躬。我後敢不恤。

哭江伯肯師

始信勸君時。我亦非過慮。至今丹火間。只同江水去。在日好神仙。云我此道未。骨寒輕萬物。秋心之氣備。後昆君意外。天道暗中曙。(君有遺腹子)神理想古松。哭君在其處。

寄黃貞父先生兼懷湯臨川(湯曾序刻譚子五篇)

我昔愛文章。論公與臨川。語似註易理。舉世以爲然。臨川抱遠想。遙題我新篇。曰今之譚子。世遂子其編。以子方易注。如室到籬邊。頗覺籬尙疎。竹槿亦幽妍。若從室中覲。猶恨在風煙。前後生正接。疎密界何縣。不報臨川書。凡寄公兩箋。但知注易處。莫擬常周旋。

立秋日寄答毛止生

桐葉不妄落。靜待秋光入。一葉蟬雨間。風吹踈簾急。秋紅欲愁人。振衣光中立。想君白門夜。淮水兼露濕。三年書不報。字字成疇昔。

南嶽歸得無易先生書兼蒙刻退尋詩于都門

楚蜀路循環。久官如鄉俗。燕楚音不斷。相訊如家屬。我蓄山居情。退言於水木。曠眼經國門。懸之而後宿。技成墮煙霧。君子以爲辱。初下嶽雲來。精魂無收束。披公書久之。始知身倚竹。

見弟遠韻服膺詩勉而贈之

自閱古今書。佳處止人懶。誦聲繚水木。柴門之內滿。我自經年來。城闌迹常遠。塞爾舊聞見。爾心如乍泮。鐘磬藻爾思。桑麻淳爾眼。魚鳥寬爾拘。風花資爾婉。詩句是何物。出腸能暫緩。驚怪爾初學。爾自謝太晚。不見蒼蒼陰。筍高而竹短。

秋野喜王朱明李朱實見過

暇日多在秋。懷孤照曉月。白鳥飛高冥。一聲砧際滅。我友同涼風。出入於林樾。帆影過天機。亭端有超越。各盡丘墟務。庶清煙火骨。秋草是何情。霜露莫相忽。

訪鍾和弟遠韻服膺

鐘聲泛波濤。不爲前溪隔。安知入夜深。細與書幌迫。僧鐘兩不休。每夜至數百。人鬼奔餘響。靜者如指摘。

片愧踏平蕪。觀鐘所爲迹。佛火疏似星。諸天來無席。

掃除候朱觀察將枉寒河居

河上沈吟遍。空林疏草廬。問有使君至。且還輟我書。雖是素心人。敢不候其車。補籬將及亭。寒月夜空虛。貧家豈言備。得使落葉除。

黃鶴樓下觀徐子卿明府所製太白堂及移置湧月台諸蹟呈成都朱公

奇字產頑石。我昔念荒榛。此情抱幽獨。遂通志氣人。不知何端委。爲樓生精神。如舟搖月波。江光蕩芳辰。日也與之居。詩魂搖江津。來時月已過。散步非一巡。竟乏登樓思。新處領其真。君子巫峽來。湧月上車輪。

愛紫竹菴路徑因宿其中

竹柏殘冬葉。荆南易爲春。煙稠下菴路。吐翕開其神。微哇入古塚。稍探知有人。菜甲裹晴色。農圃僧多真。飢渴想寂寞。鳥語聽村晨。

紫竹菴僧導予尋十方菴

隔風吹磬未。問僧此何菴。其名曰十方。廣大令我慚。導從來處去。好徑喜重探。森森衆香林。禪滿任君參。香飯觸眞性。古佛立相談。接引知無已。朝花先上龕。悟矣松栝旁。相視如空潭。

行桃川道中憩于桃花源二首

夜與檐霑語。所祈光暫開。川源頗歷歷。未可令風蠶。自顧世情稀。能察仙所裁。輕舫渡天地。山水如胸懷。

一洩漁人氣。井竈車馬哀。

其二

千桃夾一徑。未開已光輝。何必自秦人。肯種卽芳菲。高壑蓄春雨。雜與泉源飛。磴磴挂聲響。升降之際微。羅木交濕光。幽獨穿翠圍。斂步隨鐘返。風雷司巖扉。

讀蔡敬夫使君助謝少連歸葬檄

謝子客清涼。我嘗開其牖。散帙妨出入。環坐一窺叟。呼之兩三聲。心常不應口。肅肅氣欲無。歷歷於蝸蚪。漢唐鑠老儒。唐史介成否。傷哉苦心人。死亦近二酉。理齊故鄉亡。孤兒抱骸走。文章卽交道。檄行翼廣柳。唯恐著書人。或先蒼梧朽。目之以才鬼。魑魅焉敢忸。奔謝洞庭黑。質疑夢拜手。

敬夫先生相飲于虎溪山予先往後宿垂詩見問率有此答

晴雨轉倉卒。山靈非區區。欣霽出郭西。春明詳衆殊。檐葉濕未墮。酉雲吹衣襦。夕陽與新月。相繼同一孤。夜宿經梵中。理言如串珠。片語偶失記。慚歎至啼烏。

華洞

黑雲埋地底。煙霧不得結。潛與炬同入。以此爲日月。陰濕沁空冥。初日照難徹。偏僂尋石隙。容光隨曲折。石筍亂棕欄。拂音皆清越。目縣高下朶。彬彬相錯列。疊成八撮紋。龕影窈古雪。萬象不可窮。閒坐石上閱。

大酉洞

奔湍肅人清。流作谷中籟。陰崖暗相轉。不出寒火外。誰其覆載之。深廣自映帶。石色想周秦。蒼然不待繪。如見所藏書。簡質安用汰。一吸精液還。始落白雲界。

玉田洞

數日穿壁屋。潛氣元氣間。輕舟愛新水。近洞生餘寒。一泉鳴深黑。終古音可觀。以石爲起止。與沙相更端。微明露崖末。過此亦知寬。

從敬夫先生泛舟登塔至別日作

一舟是別舟。汎眺已非昨。長歎春水前。山花棹外落。舟歸路不歸。悵矣尋靈嶽。

嶽歸堂卷之十六終

譚友夏合集 卷十六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七

嶽歸堂已刻詩選

五言古

玉華洞

大酉洞

玉田洞

從敬夫先生泛舟登塔至別

將發答敬夫貽犀杯詩

將至嶽同伯孔舟望

由絡絲潭至觀音巖

兜率菴閣上聽泉對天柱峯

譚友夏合集 卷十七 目錄

飛昇石禮魏元君

出嶽路

別伯孔子長沙

憶今年春夏黃美中與予兄弟讀書河上

近聞其客浣川

已未歲呈無易先生

江夏晤陳元朋

龍潭尋蘇端明所書擊空明石（同黃美

中童平寓玉五嶽孟誕先官凝之綏之

金卜公諸君子

衡嶠同異寄報蔡敬夫朱無易二公

送妻父劉悅翁自淮上還里

鷄鳴寺贈徐牟父

送王學憲永啓還閩因懷錢塘葛師

伯敬書古木寒泉寄董崇相廷尉令予題

之

七月初一夜宿天界寺觀老僧登座施食

懺度亡遼將士春亦附薦先魂稽首悲

感爲之篇

九日同王永啓自龍井尋新菴及十八澗

西築贈界公

裏湖午眠適鄭孔肩韓求仲王季和嚴印

持鄒孟陽聞子將小舟尋至

與李長蘅舟寓

其二

入靈隱寺看紅葉同孟陽

子將山居幽甚是宋人方圓菴遺址與李

長蘅嚴無勅同過

月會詩爲嚴聞鄒李諸兄弟作

別葛師吧瞻

復留吳興與俞彥直同遊

汎苕水至夾山漾迴舟（同求仲令則）

自夾山漾汎至草蕩漾（同求仲彥直令

則延平諸子）

梁溪遇伯敬越遊予別去西歸

訪鄒彥吉先生山莊談讌兩日夜作

唐仲言爲其友籍隱生素詩仲言盲而好

書亦異事也因并贈二子

贈李校書同潘景升作

贈方孟旋兵部

竹谷中答袁未央

楊修齡侍御寄德山先和尚塔銘見示唐

大順碑也且云父子剝剔想像乃還舊

觀予奇其事因憶文弱丁巳同伯敬德

山碑事甚奇追用其韻

弟遠韻帆閣成

夢徐九

送夏乾乾守備慶州

天啓元年復出應試呈莆田周學使者

其二

妹僧魏純吾友魏太易子也贈勉二首

其二

天啓壬戌歲感時寄敬夫先生

與孟誕先住寒溪寺中見武昌舊令陳鏡

清留詩六首中有三鹿魚課之篇讀之

感人風雅之遺也題句紀異約知我者

賞之

劉濟甫持顏魯公浯溪碑見贈是其先人

景垣文學遺物展觀之暇率有所感

武昌郡贈胡太初司理

柳菴成贈眞公

其二

黃以實自蘭溪來汲陸鴻漸第三泉見遺

且有贈詩清真洞密喜而和之

譚友夏合集 卷十七 目錄

成都圍解後什邡令謝彥甫歸致朱菊水

先生書益蜀未諫時寄也答懷一章用

寫歎聲

陳正甫先年舟訪園居紀贈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七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古

將至嶽同伯孔舟望

緩纜過衆妙。灣轉約青蔥。回思數日舟。如行晴月中。安卑審羣情。秀色皆童蒙。五峯不氣勢。端然爲五峯。澹澹後雲存。肅肅分天空。大哉古今色。安敢置蒼紅。我去爭飛鳥。一杖事無窮。

由絡絲潭至觀音巖

晴爽投靈異。古潭開音旨。其聲石開合。朗朗光遙起。泉源潤巨靈。交竦左右耳。峯峯欲至天。倏忽在地底。及乎臨半山。高者似已矣。山半雲亦半。翠微連趾趾。雲忽遮我後。固知高難恃。從僧指白烟。幽菴或在裏。不聞振錫聲。黃花落澗水。

兜率菴閣上聽泉對天柱峯

陰徑下晴祿。峯近菴亦尊。春筍青在中。古泉流到根。天柱洗晦沈。閒雲孤出門。與我聽泉心。相合如一魂。

飛昇石禮魏元君

黃冠樵採去。盤石能自守。獨松覆仙色。聲下溪流久。慧人悟莓苔。不在語言有。當有天飛時。流盼光川阜。去來自悠悠。月明一至否。

出嶽路

靈雨記起止。在山皆晴望。意豈不忘歸。歸心聞江漲。何以迎送予。青松同微尙。愛濤步遲遲。人以為惆悵。我則實不然。方寸嶽萬狀。

別伯孔子長沙

夏水滿江甸。予亦難久留。離人不可爲。細雨先上舟。念子心不近。志氣勵松楸。不爲嶽所厭。再來當有籌。諱言送長沙。曰同林麓遊。各自登舟去。青翠光悠悠。

憶今年春夏黃美中與予兄弟讀書河上近聞其客浹川

昔栽齋後竹。春風吹筍長。林成值籬朽。因以爲隄防。家衰存誦讀。兄弟各匡牀。黃子愛其靜。請住我東房。其人冷月性。酷貧如添霜。盛夏得桃李。手捧意蒼涼。頗待世人厚。閉戶爲文章。萬歷戊午秋。奇士墜崇岡。是時黃子恐。鳳啄四海瘡。雨雪不就飲。懷異走四方。

已未歲呈無易先生

我生未入峽。先盡峽之變。夫子蜀中人。幽奇能不幻。其才不浪出。閉戶深鍛鍊。處長如處短。因知胸中電。

偶泄爲文章。怒石波濺濺。磊落恥蟲魚。此語古或漫。多識草木名。然後三百粲。酈生水經注。山川之行卷。公爲遊者地。淨遠拈數卷。小囊出輒攜。最于鄙人便。詩短句長句。紙一片兩片。光怪雖自匿。春也皆得見。爲守至憲司。部人色寒戰。納一布衣人。容愚如容賤。記在鄖子時。與鶴苔上踐。東齋銀花生。西齋月影戀。退在逆旅中。筆常不離硯。有詩必見和。公更出獨撰。有文必見藥。對之常發歎。果于乙卯秋。失落青桐爨。公時不得報。露立衣常換。及乎戊午歲。公俱臨貢院。草鞋束健毫。低頭不敢盼。指示二三公。此生何時旦。春也又不遭。一城狂暘暘。傳知公是日。咨嗟上秋宴。何意墮昏蠶。此特其微霰。斯文真吾病。微躬人憂患。幸而寄託別。再拜辭寒泮。公知我無僞。猶勸留一綫。此事雖不成。千古消見覩。乃有張子元。是公快女倩。能當衆毀時。肯出謀一面。與公第二郎。年少卽爲彥。相見亦斯時。數年前繾綣。名門無俗事。開口多可羨。縱使衙齋閉。高趣春光徧。因思中才理。賢聖非迂誕。父兄行古道。自令精神貫。憲司禮體尊。入見背沾汗。何況下茅宇。脫粟亦無憚。辱來寒河時。于旄渡將半。公遽呵止之。莫使禽魚亂。蕭蕭一草堂。門落補仍綻。鄉人窺平易。月明時始散。至今寒河水。不風亦波瀾。

江夏晤陳元朋

論交已未夏。君曰非此時。十年之前後。蘊彼悠悠思。鄂鄉雖我鄉。江路亦孔遲。閩車雖我車。君又涉湘湄。一泊宛相就。如使舟車知。雨月正能代。洲草芳前期。

龍潭尋蘇端明所書擊空明石（同黃美中童平寓玉五嶽孟誕先官凝之綏之金卜公諸君子）
一河風日守。夏水來寂寂。回環舟不怠。相就石磊歷。石上三字寒。不爲苔所食。江漲有來去。波撇幸未漬。

如茲空與明。何物爲之擊。擊之以幽獨。雷霆于焉息。未免千年枯。掬水親潤滌。同趣非一人。爭來致涓滴。剝剔數小字。欲向坡求益。細認始覺非。三歎惜心力。

衡嶽回異寄報蔡敬夫朱無易二公

五峯木石身。沃之以方廣。不踏嶽山泉。空作衡山想。太霽捐山情。將無失懍恍。猶念祝融前。衆雲寒俯仰。中外奔一豸。百祥無他往。古詭任其天。所以荆榛長。

送妻父劉悅翁自淮上還里

曾未出闌闌。出忽千餘里。泊情我自門。敝裝夏雲起。繫翁太百心。誘之遊淮水。碧檻與疏簾。了了多纖指。翁遽鄂而問。周視曰奇詫。則知課女訓。內言不出矣。感翁工勸誨。無妬以當美。孀姑旣無間。姬勝有所倚。請翁迴嬾嫁。數往視吾子。吾子弟所生。奚必綴腹裏。天性于茲明。江帆挂莫止。

鷄鳴寺贈徐牟父

斜巷向鍾山。草色連午陰。君若不在茲。茫茫將焉尋。奇情老乃見。年少老可欽。常恨逝湍中。無數少壯心。終不至大海。此流安用深。愛而與之語。金玉保爾音。

送王學憲永啓還閩因懷錢塘葛師

君昔爲魯師。我爲楚諸生。遙遙不相蒙。運會忽以并。我師躬自厚。汲汲求精誠。與君入魯心。神鬼鑿權衡。師登玄武巔。君上仲尼塋。跪拜百靈起。松楸照生平。時文本小道。何以感俊英。擲管一日罷。志氣萬古爭。君歸

閩山去。殊無田可畊。亦無宅可入。以此勝尊榮。長于留不住。母在鄉難輕。我尙欲遊越。一別骨當驚。

伯敬畫古木寒泉寄董崇相廷尉令予題之

鍾子不言畫。偶然生數筆。自取木石疎。非以愧人密。躊躇未肯竟。竟卽寄友日。能于添染中。常寫其人出。會畫一古木。衝紙紙爲絀。旁忽露半舟。寄子惟恐失。又畫兩古木。橫有冰霜質。久之拂其塵。添壁與瀑一。聞人往海上。寄懸董公室。

七月初一夜宿天界寺觀老僧登座施食懺度亡遼將士春亦附薦先魂稽首悲感爲之

篇

柏林燈火新。早涼人鬼急。行僧七十餘。鬼王相服習。端然成阿難。得使諸魂集。漠漠萬人場。親見熊羆入。兵氣不可訴。楊枝徒灑濕。國辱且未伸。何爲先幽螫。我知忠勇心。仍望玉關泣。餘鬼多碌碌。趨飽如不及。情知我祖父。意氣輕殘粒。招之不在茲。不孝空竚立。

九日同王永啓自龍井尋新菴及十八澗

兩日湖中居。意想行冥穆。久客分山趣。守此如碌碌。蟲聲如晚秋。馬蹄知空谷。人語匿其身。豈不驚水木。溪流淙淙然。花雨奔晴旭。老僧開青山。遂與猿鳥熟。愛泉不多取。客到瓶往觸。湖靜與澗動。有似先相屬。心清不覺殊。高底是耳目。

西築贈界公

蒼蒼長耳院。空林蒼無極。山僧愛前峯。經餘必登陟。過一石矯然。菴此爲願力。梅竹非由舊。雨露隨手植。我來梅竹長。泉聲在石側。羨爾自爲山。不借他山色。

裏湖午眠適鄭孔肩韓求仲王季和嚴印持鄒孟陽聞子將小舟尋至

湖中復有湖。微茫寄空朗。白蘇十二橋。高不至于舫。時容野航入。神爲孤山養。盡割段橋南。付之歌吹響。素鷗常內飛。蒼烟不外長。我日宿其間。以絕賓朋想。清魂少夢寐。寂寂生兩漿。秋水微有聲。謝君聞來往。

與李長蘅舟寓詩二首

今日泛一舟。明日添一舶。晨昏主清波。不欲但爲客。悠悠我友來。雲光通消息。冬氣寬舫人。霜嚴止一夕。十年欲見心。索之已無迹。如此祛惑物。早眠便可惜。燈火兩舟明。僮僕一纓擘。仰看天寥寥。衆星學月白。

其二

湖上止一月。訝我言歸速。我竊自計之。出沒十得六。屋居失湖情。儼舟以爲屋。山氣起我懶。星影止我宿。盤餐就我招。篙楫閒我足。寒水初知波。兩人共幽獨。寓者一日事。遊人一句福。因君見道深。舟久亦登陸。

入靈隱寺看紅葉同孟陽

南屏紅已秀。相玩近孤艇。遠羨雲居紅。毋乃薄城井。孤山幾株幽。先霜歷波影。遊子無足心。更上靈鷲嶺。能使虛空界。一紅高低逞。眼耳與精魂。如夢行炯炯。俯見青松光。然後發深省。

子將山居幽甚。是宋人方圓菴遺址。與李長蘅嚴無勅同過

杳杳一溪水。隨我上空林。可見人境外。青山本易深。尚士縱遠步。息之以清音。籬邊菊疎放。爲閣納青森。闌丁不掃葉。永然懷冬心。一坐仰松竹。泉浮山乃沈。往來古今色。前山石陰陰。

月會詩爲嚴聞鄒李諸兄弟作

杭州有素友。來往三四姓。人受子弟拜。天成母妻性。清齋止蔬豉。物踈意則敬。大歡不至笑。言取卑幼聽。是日粥飯長。卽有天竺柄。故人李居士。湖山以爲命。客中與茲集。四往常一應。招攜入靈鷲。欲使風物并。各愛百年身。恥爲禮俗盡。惓惓庶可廣。歸向弟友訓。

別葛師峴瞻

去城苦非遠。湖邊獨爲村。歌笑所不及。黃葉積其門。叩闥無人聞。謁闥無人聞。良久通水薪。始得展子論。師弟有夙緣。目視心吐吞。置身古人處。不知私所恩。冤親埋世界。返觀冥天根。雷峯雲日蒼。紅葉石火翻。從師學大道。一別安足言。

復留吳興與俞彥直同遊

我欲乘月發。子忽乘月到。相遇自成留。主人向客笑。尋溪不知返。身心舒一嘯。野菴達城闥。酒茗生幽妙。坐疑霜天月。日在斯城照。

汎茗水至夾山漾迴舟（同求仲令行）

雲雲從此逝。落日萬流卷。安波未生紋。欲因孤月顯。蘆港通桑村。隨棹天空淺。身在一溪行。旁見數溪轉。

寬狹澹左右。山情不徒衍。餘霞蕩千峯。若使澄波眩。老僧仰天水。憇我山阿眼。釣舟爨晚火。倚月知霜善。與君莫再深。溪幻精魂緬。

自夾山漾汎至草蕩漾 (同求仲彥直令則延平諸子)

既愛溪無限。又愛溪如隔。往來由此熟。冥然順心迹。乃知汎他水。不成家與宅。機動若浮空。鱸轉若向夕。一光浸擘氣。元化流幽蹟。日月散高霞。全力僅爲碧。杳杳城中外。蘆花溪鳥白。

梁溪遇伯敬越遊予別去西歸

我歸趨歲暮。羨子全家攜。毘陵與白門。僮僕來亦齊。若有一微衷。相向顏色低。世道輕朋友。人前安可悽。驅馳風霜中。陽鳥飛提提。我上錫山道。子尋苕間溪。各自有衣帶。勿爲冰所淒。坦坦一世內。何有濁水泥。贈子以早晤。明年春江西。

訪鄒彥吉先生山莊談讌兩日夜作

昔爲童子時。雜聽父老言。水鏡照江湖。日落成淵源。至今三十載。明德莫能諉。今日登公堂。其健如飛翻。長衫裹光儀。執手無不論。霧心行高簡。亦似納之門。如茲勤接引。乃羨壽者尊。四日攸好德。以酬康甯恩。築場刈稻子。十月在郊原。中堂理靜思。不聞穰穰喧。靜思相與理。微歌窮旦昏。光響凝爲一。顧盼深吐吞。賞音節游樂。華素探其元。哲人述作心。何事獨匪存。慨然受滿酌。古意歌舞敦。是夜寒可戀。疎雨滴霜根。

唐仲言爲其友籍隱生索詩仲言盲而好書亦異事也因并贈二子

所賴神明用。今古遞泄蓄。造化厭人淺。有時停耳目。失聰手代口。失明身到腹。往往見小慧。奇奧多不屬。唐子揣日形。已是籥與燭。耳根獨洞然。靜壹如空谷。別煩頌讀人。一耳十行熟。誦者或欲怠。聽者嗟不足。點畫秘未親。字字相推觸。筆墨付有兒。舟車動有僕。來住愧人疎。風義反覺篤。自言有一友。籍隱無危辱。幽心及猛尻。清音散梵牧。匡牀與君共。利聞勤誦讀。相期各有獲。何用羨眼肉。

贈李校書同潘景升作

十萬戶中人。數年眼底事。始見李氏妹。一天落秋翠。乍聞出房櫳。衣香來無次。緩步初有向。未行而忽至。顏非暫與朱。性非滯與媚。秋水不停流。注看手中字。將空散秋雲。形與影相制。清宵慎所投。生才天不易。是夜燈始涼。孤衾安取寐。

贈方孟旋兵部

昔嘗友君友。近復友君徒。老梅不枝葉。一株嘆數株。隱身絲竹中。多年住西湖。日上孤山塚。以此見區區。我從湖上來。逢君官南都。躑躅戎馬世。點兵朝夕拘。奇畫未及施。瑣瑣寄忠愚。官軍如跛鱉。發君長嘆吁。暇心念秦淮。與我共須臾。常覺眼中人。一一皆黃虞。冠裳是何物。得與簞笠殊。

竹谷中答袁未央

幽谷綠娟娟。芳草竹中顯。寂坐成蕭疎。能使聰明淺。徐步受音影。俱至荒亭返。久對君兄弟。自然尊酒晚。榮華隱高言。一歎懷已遣。空林人散後。新月竹香遠。

楊修齡侍御寄德山先和尚塔銘見示唐大順碑也且云父子剝剔想像乃還舊觀予奇其事因憶文弱丁巳同伯敬德山碑事甚奇追用其韻

松筠心影內。古塔抱虛寂。螭纏李唐碑。茫茫夕陽歷。龍潭大師號。已被苔蘚食。因緣合天資。精神射蒼壁。父念子眼光。出奇相奪覓。或用口吹雲。或用手畫荻。須臾成誦讀。高音覆浙瀝。寫寄八千字。難矣初搜剔。割剝古今色。氣與全山敵。坐獲異文觀。晴明落霹靂。香風電空語。何人節不擊。香入其風。電入其空。碑中語。深山舊法侶。再來建幽續。神僧向晦昧。且止莫盡滌。

弟遠韻帆閣成

割園爲汝居。竹木三之一。情高緩妻拳。且使閣先室。相勢分水土。檐間一尺出。常有萬里船。帆影從此失。蟲聲齊木杪。蒼翠中唧唧。日月送香光。高處念其疾。平生淺丘墟。低高有蒼卒。朱牖耀青冥。非復貧士質。事在奢儉外。止之嗟無術。豈惟不相止。愧我營蓬葦。

夢徐九

君死已三月。咽斷如漸忘。昨夜夢見君。煎迫我中腸。無氣無耳目。深墨凶衣裳。明明夢醒間。人鬼相陰陽。亦不聞所語。尋魂來悲涼。冥路終草草。君真栖何方。誰奪君聲氣。使我夢荒荒。衾枕受涕淚。多于前撫牀。安能空不寐。瑣瑣以自詳。總角爲兄弟。中表禮俗場。愛君都雅質。從少交至蒼。一村一城闔。綺朴宜相妨。一年數過我。杯盤不相當。君能儉恕人。獨以奢自將。水火一夫力。道里熟鎔湯。主友就客濕。言笑浩茫茫。沙潭王夫子。直

諒輔以行親交二十年。不省何低昂。今春適小園。夜靜步履良。是日東風多。桃花飛過墻。燈火醒殘紅。君之一
嘆長。舟酒送杜子。明日下黃岡。迴篙日已西。坐我愛弟堂。踟躕不肯去。昇夫怨于旁。我生如翟羽。身有雜文章。
韜精安泥滓。弓矢猶蹶張。機先赴寥廓。罕見學鳳凰。白雲固難射。挽弓者力彊。君能于是時。愛我如自傷。刮我
如是奮。蓋我如自藏。托生本貴盛。止知仕宦臧。我嘗笑語君。富貴夕瑩光。光不怯雷雨。天曉則無朗。歌舞雖可
作。日日嬉不祥。草書雖可存。人人慕不揚。賓客雖可集。筵筵設不香。我年三十五。事理識微茫。前歲登太和。去
秋客錢塘。極知好山水。可以送年芳。母弟蟠一村。屈抑在此鄉。嗟君志遠遊。終年說裹糧。糧非君所乏。猶豫從
中戕。

送夏乾乾守備虔州

前年道士磯。送我上越舫。數月我歸來。君已萬夫長。當其問弓槩。臨風淚恍恍。詩書不忍焚。避衆猶自賞。
勸君勿自賞。矛端送深廣。勗哉無愧心。恬然荷戈往。

天啓年元復出應試呈莆田周學使者二首

夙生師友債。人間榮寵好。兩念未盡忘。根淨器猶躁。久閒令人肥。山澤癯者誚。十日學磬折。九日猶不肖。
前果厭巾衫。今又厭樵釣。無恆則有之。亦曰任運妙。夫子校南國。展矣淵鏡照。選士如看山。佳處領其要。吾家
二仲氏。坐收良工效。竹箭將盡日。仍來搜空峭。念此何因緣。思拔出泥淖。想在多生中。曾一識面貌。弟也充騎
驛。濯濯歸相告。靜女夜半寒。天曉媒妁到。欲許憚衾裯。不許嗟猶少。

其二

豈不愛長隄。豈不戀林籟。末俗賤孤往。此舉衆共錯。平生飄忽性。相諒在寥廓。棄置兩年中。世態填寂寞。道逢冠蓋人。志咀聞噴噓。歸掩草堂扉。氣微驚剝啄。出款高明士。神辱忍譏謔。始信古人事。今人不愛作。還視吾筆墨。猶在案頭躍。昆弟制科文。已許令我學。異哉錢塘師。風采瘦卓犖。貝錦不自嗟。傷心念落拓。六橋是何處。行藏烟棹覺。勞苦有定命。欲避趣反惡。知已有奇因。強邀神理薄。如此忽去來。颯然終不著。寫此浩蕩思。留以答猿鶴。

妹婿魏純吾友魏太易子也贈勉二首

字妹越百里。傷我慈氏懷。言念吾友子。湖山鑿所諧。亦嗟吾友逝。亦慰子也才。逝者能造物。相報必以佳。到門拜兩雁。嘉慶煎成哀。入羣幼弟如。房簾欣新開。雖有耀首資。支梧卽荆釵。父兄結友時。詩書爲良媒。

其二

大妹方邑邑。次者方衢衢。女生自有命。隨風生泥珠。母也依少女。恪恭理衾襦。自然有離別。諸子意崎嶇。常見鄉人女。嫁鄰亦嗟吁。爲女母所有。爲婦女則無。此淚亦易止。僭好輕長途。

天啓壬戌歲感時寄敬夫先生

休我健步趾。節我良飲食。逢人多委曲。閉門存我直。舉世植蒿梯。怪不生黍稷。良田已所蕪。相怨于螟螣。日月兼豺虎。變化將相力。僵卿而腐公。天地不相恤。腹春安可解。此豈關盜賊。近者西蜀信。亦蒙小醜迫。草草

行燔燒。公然乘凶德。今日粗盪平。數月頗孔棘。楚人憂輔車。中各有所憶。我雖無敢言。傷心則逾益。憶朱公無易也。公成都人。因思公數人。能勵官吏職。敬身抱一靜。或以退反側。太平良晤多。有日同語嘿。學成老農圃。以待征徭息。

與孟誕先住寒溪寺中見武昌舊令陳鏡清留詩六首中有二鹿魚課之篇讀之感人風雅之遺也題句紀異約知我者賞之

山雨出山流。過草淙淙然。遙立山寺聽。知爲菩薩泉。文殊光不沒。溪禽白如烟。蔬素以相對。遂忘終日焉。舉首看殿門。有板塵中懸。其上六古詩。字字如大篇。故人誦至半。山僧錄其全。卓異乎爲令。自處于昔賢。取世不願餘。立身惟清堅。魚鹿我萬物。仁心周天淵。以告後令尹。况我民顛連。安能枉詩書。日求身所專。安能負性質。去趨世所先。草草得古人。落日千萬年。山僧愛我喜。雨夜同未眠。

劉濟甫持顏魯公浯溪碑見贈是其先人景垣文學遺物展觀之暇率有所感

顏公書法卓。方圓皆欲除。平生嬉怒情。向此無不抒。碑版盈山川。暇矣德業餘。能令天與地。如人華冠裾。次山頌中興。公也拜手書。欣然執末技。甘遜爲不如。推讓事君父。何事肯自居。以此鍊心腕。墨妙有本初。損爾上世傳。報之以勗諸。

武昌郡贈胡太初司理

胡公李鄂城。淵懿不可及。能令江水深。能令楚山立。江山飛鳥閒。百務相吐翁。生殺和天倪。除日對囚泣。

皇皇豈弟人。自無繾綣習。我逐征帆來。雲烟花嘆息。時衰事事難。天漏荷一笠。自願如江魚。來吸海光濕。

柳菴成贈真公二首

真公乃吾師。依我十餘年。軒亭凡幾易。不嗔鐘鼓遷。經聲如野水。禮拜骨鏗然。古佛坐其上。如與相挽牽。我遊師常住。晝夜循溪邊。僕妾進蔬粒。知以鉢爲先。視師所坐處。竹末自茶烟。饑飽不可問。莫若白竈專。伐柳爲師室。芟竹爲師椽。取予一園內。息此幽居肩。惜哉老僕逝。薪水莫之虔。師勿更置人。納我十年前。

其二

路自橋外得。門任園中通。何處師經行。草木與虛空。前留數步地。牧笛吹其中。月處金橘光。香時梅花風。覽物懷救度。一目意無窮。磬歇我叩門。不言神溶溶。

黃以實自蘭溪來汲陸鴻漸第三泉見遺且有贈詩清真洞密喜而和之

陸子茶神聖。出入于淵湫。水鏡自遙照。碧寒幽明愁。我拜惠山足。挽綆窺所由。瓶甌雨天下。舟車裁其流。又嘗過練湖。頗懷玉乳羞。苔滯久無光。嗟哉暴棄儔。感此蘭溪石。泉性中颺颺。長河不敢入。維獲亦孔周。恥與茶逢迎。高人或偶收。附君扁舟來。可謂得良仇。對之殊數日。烹煎未忍投。相見竟陵人。慎勿念故丘。

成都圍解後什邡今謝彥甫歸致朱菊水先生書蓋蜀未譟時寄也答懷一章用寫歎聲

成都門已啓。謝尹迴楚車。瘦黑喜燈光。致君亂前書。尹歸裝散盡。是書獨袖諸。字字未沾血。猶存嵐烟餘。揖尹問君家。云攜入崎嶇。探幽性所投。未免爲亂驅。小醜喧西蜀。乘我遼陽虞。誕敢窺堅城。無濟亦饑虛。婦人

抱膝走。城下骸。瞿瞿登城望。遠樹如。果挂頭顱。邑里化一燼。火興土不鋤。聽尹雜愁說。益思避者殊。繁莊竹。橙陰在。否知何如。賊退理林亭。悲喜上殘株。高人逢亂離。詩句不可拘。忝住靜遠鄉。得使菱芡舒。構屋君俸多。寒暑慚寧居。各自私安危。寄君以嗟吁。

陳正甫先生訪舟園居紀贈

霜月迥扁舟。寂寂纜柴關。待晨過茅宇。禮數如輩班。青蔬適滿器。賤子適獨閒。林塘立古今。取益消懦頑。卑棲多流水。以公爲高山。磬聲自園出。僧老一揖艱。羨公天機深。踏葉蒼蒼還。

嶽歸堂卷之十七終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八

嶽歸堂已刻詩選

七言古

南湖蕩船引

飯性空上人眞公作

病中奉侍老母上紅濕亭子

過張無疆

滯歌

寄唐宜之京師

商孟和爲予畫山水林茂之題其上余竝

作歌

送耳伯

從俞羨長讀宋幼清九箴集宋復以長歌

見贈

阿丟歌

贈姚百雉

夏夜古意

寄王穉恭南歸北上

雪朝得茂之書及讀余秋尋草歌

題伯敬詩集

吉祥寺松下夜歌示伯敬

玉泉寺鐵塔歌

隋大業十一年鑊歌

早春入鄖贈無易先生

雪蘭詞(有引)

逢終南老僧歌

沿月步蒙惠二泉見予與伯敬之詩在焉

向遊可慕清感憑心

放啄木詞二首

山雪引

湖南清絕地

觀水簾歌

仇英宮蠶圖引

迎浦兒詞(有序)

觀南巖一帶奇巖歌

牛首閱祖像及鍾子所書各祖始末八十

餘軸歌

攝山看玉小大走馬歌

俞仲茅潛池隔雨聽鼓吹歌

范漫翁贈予五詩三畫感答其意

住尤時純家別去作歌

分杖上鏡花閣

喜李長蘅至

聽李長蘅所攜客絃索歌

又聽長蘅所攜客搗鼓歌

重送永啓還閩予亦從湖上西歸

上海顧繡女中鍼神也已未十一月十一

日與雨若相見蔣榭適有貽尊者二幅
舉一爲贈時地風日往來授受皆不知
爲今生相顧歎息乃爲歌識于二幅上
集李客星伯仲宅隔簾聽侍姬徵曲（同
康虞獻孺諸子）

送徐子卿先生

雨兒除夕搗鼓歌

江夏女客行

松石園歌（有引）

譚友夏合集 卷十八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八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七言古

南湖蕩船引（宴諸子作）

湖如盆盎船如葉。兒童要篙不用楫。幾人曠蕩任所之。歌船吹船忽相接。放船正值日落時。天地漸小雲烟隨。喧聲四合客不言。新月滿湖湖未知。漁人渺渺還其村。我亦落落歸黃昏。風吹湖水凍兩岸。異情各趣同入門。

飯性空上人眞公作

深溪淺溪寒事足。老僧呼門深如木。衝雲踏霜凡幾重。昨夜風便偶聞鐘。視聽已遠靈心退。向僧問禪僧不對。但言今年老去年。去年別我雨雪邊。欲邀一飯長無期。正值村家飯熟時。飯罷自度綠溪去。行到夕陽僧歸處。

病中奉侍老母上紅溼亭子

侍母渾忘身健無。以身作杖任母扶。母坐亭中愛流水。水照是母與是子。賢母多識古行藏。手指荊花勉諸郎。

過張無彊

七年不見中常思。問君不必君盡知。同作遊人各鄉里。我歸或非君歸時。此來無事亦無意。與君翻若有定期。九月八日露爲霜。門庭槭槭黃花滋。足前一半天下路。案上七年未見詩。生剝荔枝與客啖。手捲蘆葉學人吹。到來窺君青鏡間。鬢毛雖蒼猶未衰。世間名流盡奔波。或有遂如寒梅披。君笑不答我重來。明日黃花枝枝開。

滯歌

一事已過一事存。狂風始憶微風恩。客舫怯江繫短垣。人家向水閉其門。細雨滴篷秋氣屯。曠斷炊烟居瓦翻。前江後浪爲村村。青蔬價高于鷄豚。大別山影障酒罇。故人百里夢有根。

寄唐宜之京師

靈谷寺中松謾謾。靈谷寺外一林竹。竹中人已入長安。澗水打戶竹光綠。聞知君自長安回。白雲去盡還自來。與雲同宿者誰子。澗邊竹邊戶未開。

商孟和爲予畫山水林茂之題其上余並作歌

商一畫景但畫意。林二題畫無畫字。山光水光不歸紙。無故烟嵐落階次。泉欲濺衣畫分寒。樹不落葉冬

留翠觀者縹緲于其傍。眼光不入神高寄。

送耳伯

得君在此不蕭槭。或過東林或南陌。手攜一卷伴深更。避人私語露肝膈。雖狂何曾眼盡空。極窮尙免頭來責。事心經奇始開口。友恐尋常寧掩宅。同聞俱在數年前。同往只作一月客。朝來別我上京去。欲言不言忍至夕。君前留君意不宜。客中送客愁積轉。舟人緩發欲經旬。鷄籠山色夜夜碧。

從俞羨長讀宋幼清九籀集宋復以長歌見贈

俞君示我集九籀。恍從地底見巒嶽。江南骨體傷秀媚。此君出語何淵博。書等于身文充屋。把君半帙見君腹。寥寥晨星不幾人。相與撐支若一木。曉見山雲暮已掃。回首螢光卽腐草。感慨萬事不肯言。向我但言官妓好。此身只在南都裏。出門相見動十里。何況扁舟歸去來。漠漠新秋點江水。

阿丟歌

華亭童子得名早。未滿十八自言老。禿衾小袖恥爲客。掩面低頭影亦好。昔事風流老太守。笙篴絃索不停手。今侍蕭蕭槭槭人。不歌不舞寒秋辰。桃葉渡頭百女子。素矜婉麗亦羞死。名下人多抱嬾情。亂髮如油垂到耳。豔豔相向倚寺門。癡來不語徒有魂。山鳥亦解識人意。恰欲語時飛過村。

贈姚百雉

身長九尺鬚眉蒼。前有張鎬後姚郎。一見慷慨夏葉黃。纖思軟語爲子藏。提子且置佳人旁。酒酣羞問客

短長吟詩一章或兩章。聲罷瞪目目有光。江海偉人驚紅妝。明發買棹衝菰蔣。大江日夜流肝腸。

夏夜古意

吳女織羅添花作。江南諸姬身上着。夜來怕遣香風度。裁縫裁羅作羅幙。明月皎皎照羅幙。羅花一一影香肌。郎來諛妾肌生花。取衣覆肌花在衣。

寄王穉恭南歸北上

王郎秋寄在家字。嚴冬早聞稜陵至。單車往返若星馳。走過城門傾城知。我往一年君一月。始知才力更超越。下馬換裝復北去。笑我南歸歸何處。

雪朝得茂之書及讀余秋尋草歌

十月風霜寒如鷺。厭人踏破柴門路。忽得故人病中書。氣凍江花年事暮。颯颯短歌吟未了。涵澹賞我秋尋草。愁君苦思深君病。因君高唱卜君好。病起清坐客停車。自往應門未還家。梅塢分香不出簾。大小瓶中疏密花。此際相憶人不知。昔年同作詠梅詩。幾欲躍上長干船。思往思來又一年。

題伯敬詩集

人見祇作藪卷詩。我見鎔裁成光彩。歲歲顧影步步入。取次觀之深淺在。嶺秀潭空雲未作。靜者獨居百花落。有聞無聲肅肅如。惟恬惟澹涵其博。予古不背今不襲。升沈其外中而立。古人變化真難窮。內有浮餒人誤拾。與子勸戒非一端。如子深究者實難。

吉祥寺松下夜歌示伯敬

星漢不可爲光輝。輦路下矚深壑微。隔院笛與斷香散。一聲磬如秋花飛。來步殿前訪古松。禿頂傾枝老人容。子言燕寺勝于此。有松乃若巫山峯。憑仗深厚松不知。見松應以佛拜之。亦知世上多松柏。神理茫茫空爾爲。

玉泉寺鐵塔歌

冶人爲治道技徹。神奇可以救頑鐵。瘦硬清老螻螻纈。雲嵐起手波濤結。漢王漢製鱸性滅。眞幸嵌空佛流血。半山雷雨試飈颭。層層天眼瞻蠓蠖。古苔難生蠱虛齧。水鶴銜泉巢鳴咽。倚臨隋鏤氣精覈。自忘其高若同列。寺有隋大業鐵。陰古如之。因思古人意想別。金石土木無妖孽。神之格思焉敢覈。

隋大業十一年鏤歌

鏤兮鏤兮。不復鏤兮。以之爇香。大損沈水。以之煮泉。將苦提攜。其放置於山水車馬之間者。使夫歌而問。仰而思。念唐以後之古人。後此鏤生。先此鏤朽。而因是以發深省而悲啼。

早春入鄖贈無易先生

柳枝氣動春在晴。動我搖搖瞻眺情。梅花香暖春生烟。速我含緒過公前。徂春與公隔郡樓。鶴銜青草立墻頭。今春見公郡齋中。月澹梅影吹虛空。

雪蘭詞（有引）

蜀山蘭有奇種。莖特一蕊。其花正白。與苔蘚相依。生石稜間。香獨杳遠。土人呼爲雪蘭。成都朱公無易。來守鄖邦。向余而說。余爲蘭花逸品。而此更皎皎有不屑之韻。此亦花中之王。無功井大春也。公曰。蘭本清物。又以雪得名。而不使聞于世。鄉人何所逃罪。子筆不俗。爲長言以永之。余感其言。退而成歌。托公之家人往來于蜀者寄題焉。

綠葉兮無光。紫莖兮徒芳。蜀山深深兮。白雪朝出而暮藏。山有石兮石有苔。苔繡石瘦兮。蘭花自開。一枝一蕊兮。山禽靜飛。一蕊一花兮。山澹其暉。

逢終南老僧歌

院立老僧映松藤。自言本是終南僧。亦知終南遠綿綿。老在他山心不能。夏月浮梁募茶來。獨上祝融下南臺。倒墮寒壑自扶起。至今頭上猶嶽苔。今日不出勝早歸。纔完縱衲霜已飛。坐到僧再出定時。草間秋月光上衣。

沿月步蒙惠二泉見予與伯敬之詩在焉向遊可慕清感憑心

惠淙淙。蒙齒齒。如思復如驚。初亦何絲喜。良久流向石窪遠。然後任他紛紛耳。怒者看同石俱落。喜者月亦化爲水。神鬼豈不坐碑陰。客履剡剡神或起。蒙惠泉感客心。二泉一音生衆音。與客孤聽山夜深。

放啄木詞二首

丁丁投林邊。虞人意默然。君莫一放事便已。幸坐相守飛遠天。

其二

叩木如叩門。逢君感君恩。明日驚蟄盡滿谷。我往啄爾齋中木。

山雪引

豁然明眼素輝迫。獨上一峯千峯白。衆山嵐淺光難久。雪來秀之山光有。素林杵杳蕩遙巒。駐視良久身上寒。

湖南清絕地

岸青點點浮沮洳。直看天日菰蒲去。隨波流山山不知。鷗與前帆落何處。輕舟二月桃源間。有此奇秀無此閒。雲中湘娥不斷魂。疎雨如秋涼萬山。山水照耀晨復昏。南方自有湖嶽尊。人來其間亦如此。孤懷落落千餘里。

觀水簾歌

潭水溪水滿山淥。別懸飛瀑覆寒玉。閒花引入亂石邊。壁銜聲光冷遙矚。空山年年不自絕。若有人兮司蓄泄。久立盤石智勇生。寂寂回首巖壑明。

仇英宮蠶圖引

麗腕寫宮晴。蠶房幃幙明。朱梯擁上桑就手。不是人間提筐情。一人采采幾人拾。禿衿小鬟掃葉及。旁坐白頭欲相催。前曳後擔肩踵急。處處切桑如切玉。餽蠶未忍纖手觸。請望碧欄丹楹中。蠢蠢眠來驚新綠。束葦

抽絲繭無虛。自蠶至繭數日餘。先蠶有神敢不拜。后勅宮中修禱書。仇生本是山林士。宮中機杼何曾識。國朝以來稱好手。細寫王家秋毫力。盆中出手宛自嬌。繰車連連運紅絹。熨柄刀尺雜織凍。其間三五十細腰。就中多是含怨人。生蠶死蠶手裏春。仇生似欲愁緒歇。不向流黃寫明月。

迎浦兒詞（有引）

予幼失嚴君。長無嗣息。惟五弟三妹。孀母不免勤苦。予以長子佐力于外。雖鮮克盡道。然過耳縈懷。似半生沈淪婚嫁中。不復堪自作尙平矣。嘗置妾。三年不子。卽遣之。所遣妾輒生子他處。始知身不宜男。不當歸過婦人。戊午夏六月。元聲弟生雙子。予喜謂聲曰。天賜也。拜而迎之。天之所賜。不迎不祥。聲哽咽不能對。吾寧使吾兄獨有子。奈何令吾兄終子吾子乎。予笑曰。然欲愧世之盼盼。然于兄弟之無子者。則可矣。然安見汝子不可子乎。我于姪數人皆若子。而復曰。迎之則子。我則世人矣。乃止不迎。後十二月五日。是爲老母誕辰。又迎焉。母賀春曰。喜兒今日得一子。予因大悟。此十二月五日。是吾浦兒生日矣。戒家人無復言六月生日者。或以爲奇。夫兄弟子姪。甯有奇耶。當六月報生雙子時。吾心動欲迎。心動欲迎。卽爲精爲氣。乳媪抱而告知祖。祖已見而授吾妻。然吾妻受而置諸懷。卽爲胎。母子兄弟之所跪拜。友之所聚觀。僮僕之所歡迎。卽爲形。不從十二月五日始。安始乎。歌以永之。俾無改焉。

汝卽臘月五日生。伏時出腹臘時迎。迎反爲實腹爲名。祖母悅期靜哉貞。接汝天性移汝情。又懷抱之堅。汝誠。新堂新竈巢神明。老僧立此烟磬鳴。

觀南巖一帶奇巖歌

一巖兩巖常經奇。南巖獨以巖充之。上天下壑鬼所斧。中留一隙人所施。削與鑿。松與杉。風日蕭蕭如海帆。石以屋。龕以谷。左嗟右嘆勞我目。遙指有人坐枯穴。欲往無路呼如鐵。形儼口噪留不得。我對白雲常面熱。

牛首閒祖像及鍾子所書各祖始末八十餘軸歌

名手匿名圖諸祖。祖不能多高僧補。恭迎尊者上素練。三十三外始去取。酣然一筆無生滅。氣滿幽明化金鐵。亦知歲遠練當非。意與他年遊者結。愛山臨笥心忽動。收召墨魂重裝送。贊頌不免爲文字。因祖書祖以示衆。始知畫者勤心想。弘慈滿眉勇露掌。牛首以南多山色。年年供汝蟬聲上。

攝山看王小大走馬歌

城中尙未收秋輝。城外秋荷香儂衣。山空馬響麗人靜。去來野紅光中飛。初見夕陽照怪石。再見素衫搖空碧。松柏陰陰不障道。萬步一折秋雲襲。髮欲亂時勒未收。感郎意氣當馬頭。盤馬身輕如墮馬。春螺再向鏡中寫。

俞仲茅潛池隔雨聽鼓吹歌

一天秋氣行漣漪。秋風秋雨同在池。坎坎伐鼓鼓聲濕。主人南歸未幾時。雨溜漸多檐竹亂。前竹後柳秋離離。就中鼓聲吹向水。風雨在前猿坐疑。將鼓來近燈燭前。始覺耳中秋雨天。

范漫翁贈予五詩三畫感答其意

范翁名迂字以漫。以漫濟迂性習平。四十年後畫溪石。生氣早與詩相亂。古人詩畫必有以。我見漫翁輒然喜。衰薄場中常坦步。羅網干戈盡可已。相見便談談未了。蕭蕭肅肅欲幽杳。嚶然一士過城中。雲流烟翔停花鳥。漫翁居止亦難測。朝安夕徙無迴惑。家人茫茫若仙去。眼中空有琴書色。聞我朝來尋湖山。五詩三畫投不聞。敢謂漫翁勤心手。嗔人妄乞多搖首。

住尤時純家別去作歌

烟雨到門柳行直。良久不揖察顏色。驚我枯槁拂子髻。微染新霜止不得。男兒慷慨意無如。寸心欲剖血有餘。龕外兩幅酬恩畫。篋中一卷窮交書。冠蓋如雲空草草。獨攬衣裳自顛倒。萬事嘻笑天地昏。半醉吞聲一野老。夜夜瞻星愁遼陽。婆娑筇竹看精光。有時笑向路傍人。行歌猛虎秋復春。

分杖上鏡花閣

老僧愛客山志篤。欣然出贈幾筇竹。未老而杖愧佳山。我拜辭之瓜甲間。山雲扶我如杖好。垂垂不滑過苔草。須臾先登竹裏閣。回聞杖聲響冥漠。

喜李長蘅至

殘客場中望獨友。待君欲來日叉手。千頃波中影倏忽。看君登舟反恍惚。人傳君貌多似予。相見先問如不如。皮毛百年散寒烟。諸君莫問然不然。夜夜城中如遠俗。閉門便向山水宿。我歌止時君畫起。起止蒼茫鼓擘徙。君欲約看太湖梅。置君且在霜紅裏。萬葉一色紅易終。我愛黃邊綠邊紅。

聽李長蘅所攜客絃索歌

李郎不肯不蕭槭。攜得江南三絃客。蕉陰沈沈未知霜。將進一杯秋草白。初彈調絃絃聲同。纔出清喉應寒鴻。喉所欲急絃不緩。三絃萬疊沈虛空。浙浙瀝瀝如將泣。背人時抱聲響立。靜者生喧喧者靜。幽琴哀箏氣相及。歌歇李郎向予言。此人恬憺如丘樊。世上萬事皆有以。我發長歎從茲始。

又聽長蘅所攜客搗鼓歌

李郎所攜三絃人。又解搗鼓辭秋辰。霜風徑入鼓吏前。楓丹梧黃立冬天。雙手不停擊者鼓。半欲生歡半欲怒。有時如絃赴清歌。有時如雷擊驟雨。諸君俱向聲中落。借繁華事存寂寞。城中夜半天早寒。能使空堂爲高閣。

重送永啓還閩予亦從湖上西歸

白門別時已難別。又復栖盤添幾時。敬君爲人交自深。外廣中坦志不移。昨日獨上南屏顛。前湖後江森眼前。已恨不曾與君往。沉隔閩山萬重烟。閩烟楚蠶朋好稀。望家各似不欲歸。夜半長嘆驚榜人。我竟入楚子入閩。閩中二三人了了。見之說我與君好。韜光山下紅葉落。敝車過嶺無青草。

上海顧繡女中鍼神也已未十一月十一日與雨若相見蔣榭適有貽尊者二幅舉一爲

贈時地風日往來授受皆不知爲今生相顧歎息乃爲歌識于二幅上

女郎繡佛人天喜。運鍼如筆綾如紙。華亭顧婦嗟神工。盤絲劈線資纖指。如是我聞猶未見。以紙以筆想

靈變。一見驚歎不得語。竹在風先。果浮水面。拙哉筆紙猶有氣。安能十七尊者化爲線。有鶴有僮其佛性。托汝鐵神光明映。浪浪層層起伏中。以手捫之如虛空。可見此物神靈肅。來向沈郎現水木。沈郎愛予初見予。寒日霜湖贈一幅。尙留一幅亦奇絕。同是顧婦幽素結。相視恍然各持去。我歸荒郊草菴處。

集李客星伯仲宅隔簾聽侍姬徵曲（同康虞獻孺諸子）

霜森月寒曲房清。一聲乍從簾裏生。宛宛瀝瀝千萬轉。細聽始有兩人聲。起如穆穆琴欲作。接如涓涓泉始躍。放如鳥踏梧影疎。收如冰凍潭光落。肉聲已兼絲竹有。若翔若停若回首。不如簾外有人聽。一歌自賞隨更久。中有一姬不見月。閉目凝想清喉竭。隔屏偶聞絃索響。取絃學彈驚林樾。主人孝友天機篤。洗盡高堂與華燭。與客階除行月光。回聽簾內天茫茫。

江夏送徐子卿先生

林亭不得穩。命舟乘涼夕。送我知己人。還鄉上京國。自出山來卷文史。兩爲令時邑皆劇。手口眼耳一時用。餘但枕簟與酒弈。磊磊作令凡幾年。無人敢諛花與鳥。我在西菴時。言笑寡嫌迹。曾共登岡坐亂草。忽聞騎馬過夾柏。如此敏妙經綸手。當時上海猶被譎。一片次山春陵情。君雖不言我歎息。歎息上高樓。黃鶴散空碧。靜夜徒侶稀。機聲鳴礫礫。樓所未納君作堂。能使山川歸李白。江臺湧月月湧波。初照千古苔蘚石。送君至此莫離傷。重攜數子飲如昔。

雨兒除夕搗鼓歌

殘菊細雨霏霏夜。披衣喜汝啼聲乍。不知已過十年事。鼓聲卽如雨點下。兩槌在手一槌急。肆行中邊如呼吸。吾家子姪仗人天。初賴天性後賴習。決知誦讀從此生。明年入塾忘鼓聲。

江夏女客行

昔年秋泊孤山趾。鄰舟夜半一女子。空杯久坐厭明月。各掩船扉繙書史。雁過人絕無衆聲。不聞咳唾聞響紙。別後流落吳越間。好名卜宅梅花裏。前日寄我江州書。我笑不答動其恥。不知何處得金錢。兩三畫舫游未止。近道江南有女郎。好訪良朋移行李。往過其戶蘆簾驚。深心察客良有以。孤山女子清照物。同心雖結未可倚。不如坐此爐香消。細雨酸風街鼓起。

松石園歌（有引）

吾鄉少司農陳正甫先生。澄懷物表。洗氣象先。人莫窺其際焉。一日出松石園記令春詠之。春盤旋其間。不覺累日。深逖而方廣。瑩拂而幽尋。茗香岸潔。花豔湖明。春雖未至。亦曠然天真之想矣。其或感新指之俄謝。悟來生之津梁。春固無繇得知。卽以叩先生不應也。惟是松檟陰沉。牧樵躑躅。此亦人生之常理。而先生哀樂過人。恭敬寄慨。以至于杖履從兄。教養子姪。敲厚退讓。衣乃德音。則夫竹柏之懷。水木之好。烏足以窺先生之際乎。吾無以窺其際。吾姑且歌且歌。

里名松石無松石。初移松翠與石碧。豈惟堅潤瑩心神。若因栝樅慰朝夕。蛻丘藏壑水雲處。有嶺蜿蜒入雲去。位置仍憑經濟才。淳朴恥獲清遠譽。恍然身世太古中。往來村墟如野翁。情閒獨上百果嶺。岸近不畏偏

舟風湖光開。宇月開扉。荷香林香含笑歸。把鋤常爲墓草剪。倚杖還向池草依。兄弟相將看平原。攜種渚茶青。滿園風便已傳伊。吾起雨過或聞禾稻翻。西疇日在周遭綠。南華日在園中熟。二楞幾卷不自窺。齋明時與僧共讀。歷歷松子落僧前。臺尙伊呂俱悠然。雖就林嶺非就隱。五朝聖主恩如天。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九

嶽歸堂已刻詩選

五言律

憶五弟正則

道逢饑人候賑官不至

送魏二十九舅之承天

送章德開美二兄北遊兼寄李屯田

抵白下尋林茂之

同彭舉子丘茂之看春遇雨

逢潘景升

二月十八日彭舉茂之同予葺理園林其

明日予丘送予入園

登清涼臺

園

三月三日懋清招登雨花臺

除竹

同身伯雨宿唯心菴

齊王孫屢招入社不赴作詩謝之

送陳荊生

得家書二首

其二

自園中移永慶寺

病中同茂之尋菩提場

贈馬巽甫

與吳從聞夜坐

伯敬孟和茂之叔靜同坐河上

又晴

讀陳白雲遺詩

題叔靜居易新齋

道乾之北菴不值值吳彥先一宿而去

寄懷吳康處二首

其二

寄懷林子丘

寄南中諸子

散步

送茂之南還

同王明甫過謝吉父

雨夜念茂之江上一首

其二

代書答伯敬燕中五首（有引）

讀伯敬鄴中歌至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

爲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

何中不平且賞且歎遂得一首

伯敬以新刻陳昂集見寄并所作陳昂傳

書中甚惜吳兆湯因二山人之死

書中喜商孟和得馬仲良館胡昌昱得張

金銘館

書云李長蘅清真佳士貌絕似友夏尤奇
伯敬舊有連珠小玉章甚可愛書言頃已
失之惋惜異常形于夢寐乃復購向手

刻大小玉章十枚

漢口大風

江發

劉旦寅邀遊寒溪西山

卓刀泉謁關祠

憶諸弟

鍾伯敬兄弟見過二首

其二

夏夜

聞伯敬泰和幽期

送黃美中還江夏

其二

夜過野菴

奉贈朱郡伯無易

將離九峯答無易

下第後答寄無易

月夜郎歸道中得蔡敬夫先生札子約至

辰州且問入成均消息蓋公曾有夢予

詩又索魯文恪墨蹟將以所書陶集歸

之綴其事于馬上成三首隨箋奉答

選其二

寄吳康虞

歸菊寄舍弟

新歲赴蔡使君辰州

沙市逢袁述之王天根

連雨

宿桃源縣水樓

雪後

晴夕宿華嚴菴

過龍陽二湖

雨中舟進

春深

贈同行僧

方廣（有梁海惠尊者洗衲石在泉中）

廟雨

齋僕詩爲懷刺持戒作

從澗上玉虛巖作

洞庭湖

夏日送諸弟郡行

秋日客高哀之竹柏軒在古陽春臺旁

遊西山歸示孟誕先

舟出南溪尋鴻漸第三泉留別美中卜公

綏之

南京與伯敬相見

同唐宜之入鷺峯寺作

訪郭聖僕同伯敬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九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律

憶五弟正則

一時忽不樂。五弟知何如。臨別曾相訂。未痊當寄書。幸因書不達。遙揣病當除。寂坐賓筵上。魂驚夜叩閭。道逢饑人候。賑官不至。

盡說君門遠。皇仁荷有司。三年生寇盜。百里至衰疲。足以嗟重繭。心能憤漏卮。來臨遵故事。愚賤敢申詞。送魏二十九舅之承天

眼看我舅氏。茲度出門艱。見樹知村落。無波是郢山。時大水後。舟行秋色外。人往雁聲間。郡邑何嗟遠。甥將東出關。

送章德開美二兄北遊兼寄李屯田

兄弟愁何并。之京風雨裝。途中行一月。馬上度重陽。勞者歌無闕。歸歐歎必長。故人如問及。身正作菰蔣。

抵白下尋林茂之

霧蓋蔣陵天。先尋古巷邊。寄書非晤後。拜母在交前。地闊狂名小。人歸幽事傳。高齋殘雪竹。相見亦欣然。

同彭舉子丘茂之看春遇雨

含嬉未肯出。攜手奈朋何。雨後尋車馬。春先入綺羅。梅傳花信到。簾隔豔情多。惱亂惟今日。林鶯漸有歌。

逢潘景升

曲巷驚相識。十年遊楚顏。喜深無一語。坐久始開端。俱歎飛鴻翼。同收墮馬鬣。高情兼遠趣。勸我到黃山。

二月十八日彭舉茂之同予葺理園林其明日子丘送予入園

移床先淨穢。淨訖入木中。散步驚殘白。凝眸窺小紅。跡拚三月匿。徑許數君通。來莫全看竹。主人殊不同。

登清涼臺

臺與夕陽平。同來爲晚晴。隔江山欲動。半壑樹無聲。艇子遙歸浦。菴僧近掩荆。烟嵐處處合。殘興尙能清。

園

反鎖蕪園裏。孤尋徑徑嘉。柔條青過草。初葉放如花。燕到寒無職。鳶來雨共斜。午眠能適意。不肯夢歸家。

二月二日懋清招登雨花臺

此日宜臨水。偏尋鄧外山。草能如柳綠。鶯似讓鷗閒。賴有晴光助。莫愁歸路艱。雨花臺上好。全在夕陽間。

除竹

萬竹須臾盡。其如客舍何。山從此際見。月比舊時多。影斷寒塘水。虛通隔嶺歌。要知終悵望。無處避人過。
同耳伯雨宿唯心庵

念君容易去。來傍佛龕眠。雨響三更後。山寒薄暮前。溼能增樹色。暗定結江烟。行遍無窮寺。茲庵若有禪。
齊王孫屢招入社不赴作詩謝之

亦覺王孫雅。招搖道廣時。偶因園禁足。若爲社攢眉。花落花開事。春陰春盡詩。閒將揀數友。來爾小山嬉。
送陳荆生

從前漫相識。近自友邊聞。真朴無遊道。余心方重君。歸懷衝疋馬。畫意入奇雲。五月焉知到。閩中山氣紛。
得家書二首

開封心不定。母弟定催歸。何意良朋札。亦言遊久非。湖田秋在麥。河水夜浸磯。堅我遲遲發。家人幸未饑。
其二

尺素愁相瀆。家書不厭長。石頭雖逆旅。漢口易舟航。未向來人悉。先知老母康。所交敦古道。說此十餘行。
自園中移永慶寺

深園通客徑。久住卽無幽。鐘磬引人徙。鶯花難我留。知非朝暮計。欲避往來儔。僮僕私相謂。何時反復州。
病中同茂之尋菩提場

僻徑渺無際。君來約細尋。香花行處是。老樹到門深。抱病生閒時。逢僧長慧心。有誰送歸路。返照與啼禽。

贈馬巽甫

肯復輕還刺。能來過我先。因知良友晤。多是往生緣。高欲爭鍾阜。清如寄惠泉。相逢時苦淺。猶幸及歸船。

與吳從聞夜坐

幾度換居亭。惟求戶反扃。龕塵僧出院。塔響鳥銜鈴。子謬推三益。予叨長數齡。幸從禪理入。文事尙空靈。

伯敬孟和茂之叔靜同坐河上

人家將盡處。已卽接孤村。水落沙邊渡。天寒川上原。各分衰草坐。相對夕陽言。羣動息歸路。山房明月存。

又晴

不能成雨雪。陰氣自當歸。昨夜空山外。烏鴉無故飛。雲開晴在嶺。霜重曉生扉。幾處人爭曝。猶然寒上衣。

讀陳白雲遺詩

（翁避難金陵。織屨賣卜。有人誦其詩。輒從旁哭。）

痛哭當時意。其言豈望傳。過情君子恥。微顯古人然。兵火離家日。饑寒織屨年。胸中常湛朗。一世眼光邊。

題鍾叔靜居易新齋

幾回留此地。動靜必同君。近日書齋獨。山光兄弟分。園仍蔬一半。徑但葉紛紜。亮有高明見。尙其尊所聞。

道乾之北菴不值值吳彥先一宿而去

有約亦何久。相逢如此難。賴茲僮意洽。能使客心安。松小風吹壁。水明星下灘。此中迎送者。俱冒異鄉寒。

寄懷吳康虞二首

向人無不道。公信自高貞。齋日佛相與。衰年山有情。出遊尋澗坐。得句遶墩行。憶罷追隨事。牕中湖月明。

其二

高人豈問齒。交爾祖兼孫。一飯知無益。寸心猶可原。寺逢看塔語。江失上舟魂。不第遊情有。重逢未敢言。

寄懷林子丘

寂寂楚江事。搖搖朋好情。聞君不得意。爲我未成名。有約毋同望。無書弟寄聲。扁舟暫難發。諸累在家生。

寄南中諸子

作客東園久。文成烟雨親。一驢同近遠。幾筍向宵晨。此後多相憶。當時非有因。明年江水小。來看藕花新。

散步

無事出門望。沿湖過小齋。漁船霜共薄。鳧網月相乖。農理重茅屋。僧投寒水涯。不知何所切。亦覺動予懷。

送茂之南還

君家事頗悉。肯不速君歸。同樂見帆了。孤吟與良依。裝成白門薄。身過漢川微。曠野良朋遠。惟餘一掩扉。

雨夜念茂之江上一首

一從上舟後。風雨未曾停。凡子路相阻。皆予心所經。近春江氣活。傍岸梅花靈。萬想馳遙夜。孑然留此形。

其二

風雨相終始。心知未秣陵。頻年千里雪。殘臘一江燈。舟子數常有。家人卜屢憑。大都關念處。驚悸諒同增。

同王明甫過謝吉父

起從城上看。城外水光明。漸近伊人宅。園門開晚晴。竹陰殘雨落。簾影一階平。歲暮此中隔。全無歌吹聲。

代書答伯敬燕中五首（有引）

九月十四日。江黃遊返。得伯敬六月書。書與詩各滿十紙。讀不易竟。竟即復讀。遂與累幅。不舍晝夜。以至客到。迎送慣如。搜其要者。筆而爲詩。語之至者。揖伯敬于其前也。

讀伯敬鄴中歌。至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

平且賞且嘆。遂得一首

會疑鄴中事。快讀鄴中歌。不有憐才意。其如定案何。韻高生險怪。氣結怨蹉跎。屑屈談香履。英雄所感多。

伯敬以新刻陳昂集見寄并所作陳昂傳

永矣白雲詩。讀君傳可知。餓開山水眼。泣發古今悲。俗久譏衰鳳。人將重仗龜。褒揚先晦辱。持論有何私。

書中甚惜吳兆湯因二山人之死

豈能太平世。草莽一人無。次序收其最。徬徨恐至孤。詩非安苟簡。卷不釋斯須。肯似生存者。冥然車馬途。

商孟和得馬仲良館胡昌昱得張金銘館

德色勝于饑。貧交不易依。肝腸吾愛汝。館穀至如歸。何有四公子。能知一布衣。世情從古薄。莫以厚爲非。

書云李長蘅清真佳士貌絕似友夏尤奇

聞道李生久，兼知亦慕予。清原可厭，惟肖獨何與。畫已將詩有，神能令貌如。他年誰後死，優孟免躊躇。
伯敬舊有連珠小玉章，甚可愛。書言頃已失之，惋惜異常。形于夢寐，乃復購向手刻大小。

玉章十枚

南士攜私印，忍從北地遺。愛憐君久矣，惆悵我同之。微物常徵厚，清人不厭癡。玉章金滿篋，新故動深思。
鍾伯敬兄弟見過二首

君來當我歸，忘却此廬非。雨過桑麻覺，月分榆柳微。遙舟與歌往，時鳥帶啼飛。自信無人入，盡開南北扉。
其二

草堂無不素，茗粥以爲歡。早月春溪變，涼風夏雨難。夢惜古人別，歸問客中安。冉冉斜陽裏，良朋影莫殘。
（非敖明甫至）

夏夜

此處果星月，南方聞薄雷。安知今夜雨，不過一邨來。案帙慎新漏，溪苗危昨栽。良非山可比，天意幸加裁。
問伯敬泰和遊期（癸丑燕中寄詩云：玄嶽須相待，金陵莫便行。）

名勝如玄嶽，遊蹤遠近殊。普天皆禮謁，其類有招呼。境內慚登晚，岩間慮杖孤。自然君信士，相待語非誣。
夜過埜庵

暮始尋庵利，祗緣扉尚開。秋聲隨步去，月影與林來。戀磬立青草，先僧坐碧苔。最干流水便，倦則一舟回。

將離九峯答無易先生

是公相送入。招復出荒岡。情思去來際。耳根聲影旁。近秋通月性。每夜吐松光。若果懷神理。應非山所藏。

下第後答寄朱公無易

窮山甘久住。泉月達秋礎。歸後湖如改。愁中天屢陰。自憐常失意。還問舊知音。于此嗟蹉跎。諒非君子心。

漢口大風

風雨秋全有。江程不可拘。誰能險處險。忍此孤舟孤。燈黑雁聲疾。氣涼蓮子枯。寒溪何處是。烟樹自爲途。

江發

童子一漁竿。看人江上寒。離湖葭菼斷。出市水烟寒。客裏晴相得。愁中秋易殘。徐徐雙槳落。風止洩雲乾。

劉日寅邀遊寒溪西山

日落湖光動。江流烟物微。情閒隨路去。行緩數峯歸。二寺交幽磬。一樓容澹暉。太平劍花死。石上但苔衣。

(上有吳王試劍石)

卓刀泉謁關祠

萬松如有意。聲冷漢侯祠。幽隱臨泉得。靈光入境知。真禪能久照。大勇必弘慈。休咎紛相瀆。精詳無厭時。

憶諸弟

伯氏南還後。始知兄弟馴。全家皆可友。閉戶豈無人。明月花棚夜。長河柳岸春。時傳慈母語。勿得遠遊頻。

送黃美中還江夏二首

驅馬歲將終。繁霜下爾躬。用情野夫處。行路古人中。不屈仍高筆。相宜是舊衷。月郊寒未徹。深夜望晴空。

其二

臨河曾夜步。路細浦沙平。重過苦思處。自然新恨生。出蔬明圃道。考牒養遊情。主客俱難必。予常山水行。

奉贈朱郡伯無易

春初來此客。一鶴便風聞。寄想山川別。低頭牒訴勤。衆皆言有母。鄰欲以爲君。請望郡樓內。無非白兆雲。

月夜鄖歸道中得蔡敬夫先生札子約至辰州且問入成均消息蓋公會有夢予詩又索

魯文恪墨蹟將以所書陶集歸之綴其事于馬上成三首隨箋奉答

霜夕衣裳薄。逢人是遠將。照書星月下。含緒道途旁。無嫌青樓理。仍爲閨閣藏。向君呈古意。肯作盛年傷。

寄吳康虞

自由燕入楚。失意定南歸。間說數年老。常縫萬里衣。歲添新事送。月放衆生肥。我亦僧來往。香緣共一扉。

歸菊寄舍弟

孤舟菊所依。舟返自先歸。見此黃無改。知予寒尙微。更因曾伴侶。須異衆芳菲。置在亭東次。明年記密稀。

新歲赴蔡使君辰州

別梅上道路。年鼓緒風沈。晴在半村屋。雪知千里心。憶人成內媿。隨意住天陰。杳杳聞踪跡。將因青草深。

沙市逢袁述之王天根

松杉城外路。雨雪沙中期。春色何曾滿。故人同在茲。寺從今夕靜。書寄隔年知。款款一瓶側。水香梅落遲。

連雨

家家雨掩門。行子欲何言。無益山川晦。徒成天地尊。烟深人墮馬。雲密雀迷村。久矣斜陽少。春光安忍論。

宿桃源縣水樓

一樓春水向。身忽寄漁舫。孤燭風烟動。翠微波浪騷。冥心終夜迥。無語曉星高。夢惜仙人去。此生何太勞。

雪後

風烟一以斂。四際杳無分。溪好晴非日。峯邊白亦雲。險夷行失次。深淺照同文。獨往心多悟。光清若使聞。

晴夕宿華嚴菴

高山新月就。敢不及時看。漸夜天如去。方晴春未寒。行常隨襆被。眠亦爲峯巒。待曉披衣出。烟鐘且莫殘。

過龍陽二湖

枉山離數日。寬狹一舟移。渚動江沙落。湖安溪水遲。橘洲恨芳草。魚稅到鷗鷺。懷意不能訴。洞庭吾所之。

雨中舟進

新晴娛上已。過此又如前。港氣知花正。雷聲入水圓。湖窮仍兩岸。舟迥只高天。意已無卑濕。孤懷春悄然。

春深

如此雨兼風。我愁春易終。地寒隨客久。天濕與江同。口燕飛生病。林鶯去若空。似青實碧處。人其在其中。

贈同行僧

可憐顏倍臘。心力佛前枯。放去禽魚外。從行笠鉢無。入舟添爾靜。因伴悟身孤。相倚五峯上。虎狼來亦俱。

方廣（有梁海惠尊者洗衲石在泉中）

日下寺峯靜。水流橋路深。清暉向前去。奇影自相沈。以我倚松意。知師洗衲心。聲光融萬物。不獨在長林。

廟雨

不聽下山雨。何知山霧難。遊情成委曲。天意示波瀾。塔蠢動新濕。松禽變夏寒。此身衰俗內。入廟敢求安。

齋僕詩爲懷刺持戒作

肯向舟僧學。江聲共木魚。身微歸果報。山返動清虛。可見佛兼愛。深慚主不如。此中無異理。恭謹但當初。

從澗上玉虛巖作

後上窺前上。如猿綴一溪。幽幽生物役。側側有神棲。水鳥飛明影。山花界遠倪。竦然清聽久。非夜亦難齊。

洞庭湖

夏淺湖心伏。不分天水非。新帆隨數點。好鳥擇邊飛。日月光難遍。江湘氣盡歸。客舟來此汎。孤似嶽僧扉。

夏日送諸弟郡行

亦有家居際。閒看汝遠行。林塘新雨後。車馬夜涼情。兩日途無幾。萬端心盡生。始知吾久客。諸弟念難經。

秋日客高衷之竹柏軒在古陽春臺旁

大人秋似浴。枕簟有蛩心。柏入鄰家古。竹從來路深。吹燈明遠火。止笑受微吟。坐盡昏兼曉。古台無不陰。

遊西山歸示孟誕先

必自寒溪返。青蒼非一情。涼螢光草色。微磬立泉聲。又有江邨火。映予山路行。懷坡亭上望。寂寂覺前生。

舟出南溪尋鴻漸第二泉留別美中卜公綏之

河流明一縣。斜港屢通村。不厭故人送。能將往跡言。暗泉新月事。遙火野舟魂。陸子吾鄉里。茶心終古存。

南京與伯敬相見

與汝同鄉里。思之必遠行。友朋惟故物。經史是平生。勞不全從衆。閒當一出城。昨宵非有月。淮水坐來明。

同唐宜之入鷺峯寺作

客路我先到。蔬園君易行。用禪養餘力。留病伴長生。家只隨身去。數常無事成。先投佛一拜。冉冉數年情。

訪郭聖僕同伯敬

齋心閒日夜。亦未理桑麻。世上瓜俱老。庭前豆乃花。六時經課女。三代器爲家。所急非人急。吾知念物華。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二十

嶽歸堂已刻詩選

五言律

傅遠度水閣柳下作（同唐宜之茅止生）

徐牟父）

夜泛秦淮得愁字（同潘景升冒伯麟洪

仲章）

偶出寺伯敬坐至暮留三詩于壁而去

又過青海林塘（同子丘茂之）

吳凝父七夕招泛烏龍潭尋雨至就泊茅

止生森閣（同冒伯麟許無念宋獻孺

譚友夏合集 卷之二十 目錄

洪仲章）

伯孔客廣陵寄懷

送伯孔還湘潭

攝山道中（止生招凝甫子雲同往）

京口雨進

舟夜寄伯敬

徐牟父曾約同舟訪之嘉興死去二十日

矣解纜傷懷而去

三二五

游十八澗贈佛石僧

近西陵橋邊息舟

移宿段橋

月坐法相寺門

鄒孟陽移具法相宿月（同王永啓聞子

將嚴忍公）

答嚴忍公無敕兄弟

一日兩上孤山作

鄰舟詩贈鄒孟陽李緝仲

後鄰舟詩贈葉行可陸嗣端諸子

夜同慧公過宿南屏衡公

同李長蘅尋聞子將龍井山齋二首

其二

過韓求仲同出城看吳興山水

過王修微山莊

無錫答茂之見懷卽以爲別

過沈雨若蔣榭得觀字（同伯麟比王子

丘）

送丘長孺還麻城

太保周公舟枉草堂賦贈（時同令弟華

翁）

蘭如見訪題麗人書爲贈

送王明甫南遊

寄林茂之書適塘堤成

集劉繩之宅留別公安諸子

瘞老僕八齋公詩

聞鍾叔靜恠卒于伯敬南邸傷心賦此

送魏定如還南儀曹與伯敬同部

雪夜與譚訥菴同宿

久雪後同弟正則發舟江黃

得伯敬南中書作三詩記其新事

其二

其三

宿恆度上人庵中兼贈王五岳

雨過汪閣夫山庵二首

其二

過馬冲然郡齋水亭

寄懷王永啓

尋林茂之新巷答其詩

丹陽夜步逢賀氏諸仲

送陳沂公會試

別朗伯自用前韻

僧寒碧見過

喜伯敬自白門到家

漢江看放燈懷黃美中

官舟紀夢(有引)

得蘇州徐元歎書

其二

戲爲納侍兒詩和服膺

其二

寄盧非敖初度

留二十九舅過夏以初秋別去因柬三十

四舅

遠韻弟寄詩歸訊答懷

齋堂秋宿

晦夜同弟姪妹偕菴宿

譚友夏合集 卷二十 目錄

伐先人所種柳爲真公置菴園內名曰柳

菴

遠韻弟新居作

哭舊督學師周鉉吉先生終于吾郢分司

送譚訥菴寒河歸村

鍾伯敬作家傳每一傳成令童子越村二

十里送觀觀已復持去予因感歎題其

傳後

譚友夏合集 卷之二十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律

傳遠度水閣柳下作（同唐宜之茅止生徐牟父）

閣共家家水。柳環兼柳穿。爲陰覆良晤。下露濕遲眠。文物既相命。愚蒙如自專。一酣莫易視。稽阮潔身年。

夜泛秦淮得愁字（同潘景升冒伯麟洪仲章）

卜萬籬中戶。燈光照去舟。人人知有夜。事事不曾愁。稍傍野花岸。細看新漲流。屢宵心澹豔。皆未藉筵篔。偶出寺伯敬坐至暮留二詩于壁而去

雖出仍留戶。知君必午來。居然書是主。自可榻無猜。視濕吟方去。舟陰棹未回。高天如此向。何肯惜風雷。又過青海林塘（同子丘茂之）

隴隙得山根。攔邊何必言。藕塘風雨去。苔路霽陰存。似野能留鳥。常閑不用關。幾人城裏步。移必到君園。吳凝父七夕招泛烏龍潭尋雨至就泊茅止生森閣（同冒伯麟許無念宋獻孺洪仲章）

寒潭久不響。雷雨作其聲。野篴蒼蒼亂。秋陰汨汨生。電隨波出入。燈與閣昏明。天上重今夜。定然橋處晴。
伯孔客廣陵寄懷

知君久欲返。愁說上維揚。親老千餘里。身存幾日糧。高踈添客累。憔悴值秋涼。我欲尋江舶。悠悠路更長。
送伯孔還湘潭

豈不深相念。送君亦旅中。入江鴻雁後。爲客柳絲同。田舍薄才士。聲名慰侍童。自從聞汝歎。秋露溼新紅。
攝山道中

湖上卽城外。殘荷氣一灣。綠隄午陰後。白日暮光間。輿偶遲經塢。雲先自上山。野田沿水去。秋與寺方閒。
京口雨進

汀外轉前隄。長河如短溪。舟輕惟雨熟。秋老是天低。芳草高緣屋。桂花香出蹊。江南吾所憶。不可怨淒淒。
舟成寄伯敬

世事每同見。知交已半生。記予商飲啄。約爾杜柴荆。此會秋花發。纔離寒雁聲。毗陵江泊夜。燈雨不求明。
徐牟父曾約同舟訪之嘉興死去二十日矣解纜傷懷而去

舟來一月遲。存歿失前期。自覺是君友。君家多未知。無言但上岸。欲弔已收帷。亂水浮全郭。人生空有爲。
游十八澗贈石佛僧

雨已離三日。亂溪流若何。僧間有詩積。路誤得幽多。柴少虎相送。花殘猿未過。不攜餘興返。留半與山阿。

近西陵橋邊息舟

湖人一氣合。上下映星辰。近艇不知露。遠燈如有人。堤邊黃葉步。水外素秋神。過盡歸飛雁。孤烟直到晨。

移宿段橋

橋上行常好。因來橋下眠。秋真在此晚。月尙不遑圓。所有遠山照。無多閒夜船。終宵一人影。頻步兩隄邊。

月坐法相寺門

光芒雖覺滅。能霧亦誠難。林木未通處。雲峯蒼可觀。霜前衣不急。鐘後寺如安。頗有山僧愛。相思黃葉殘。

鄒孟陽移具法相宿月（同王永啓聞子將嚴忍公）

遍倚森森樹。流光溼磬聲。山空有處響。月色不難明。幽侶桐相引。道心泉始生。雖會聞虎出。肯廢影中行。

答嚴忍公無勑兄弟

未免春湖雜。茲來亦爲秋。見人兄弟好。卽起別家愁。良友山中約。閒踪船上樓。陰晴容易測。火色看漁舟。

一日兩上孤山作

來往無期數。此翁不厭予。請看芳草塚。便是梅花居。萬嶺氣如暇。一湖烟有餘。高人發深省。肅肅者何如。

鄰舟詩贈鄒孟陽李緇仲

內外湖爭碧。朝昏時覺遐。友朋非一處。山水作鄰家。偶逐葑船散。同隨漁火斜。頻呼免相失。橋隔是天涯。

後鄰舟詩贈葉行可陸嗣端諸子

漁父漸能識。二三烟舫回。琴簫浮水去。緇素與鷗來。泊必相依泊。開常不覺開。有幽須互質。久住得新裁。
夜同慧公過宿南屏衡公

踏葉葉盈路。訪僧僧印扉。夜寒山更黑。冬蚤磬先微。貧共殘齋鉢。閒分一燭輝。昨因良友集。其負宿城非。
同李長蘅尋聞子將龍井山齋

楓色紅難已。黃從翠處分。偶然亂葉下。風雨似同聞。谷鳥臨寒路。籬花開遠雲。逢幽無一語。心眼自氤氳。
其二

十里蒼蒼路。非深亦覺遐。陰晴澹山氣。雞犬靜人家。閣迴生溪水。坪香過薜花。紅黃光莫豔。羣動豈無涯。
過韓求仲同出城看吳興山水

欲訪本疇昔。翻因邀始行。到門蒼雪合。出郭石沙平。帆滿投新口。□□□野泓。此方山照水。落落寸心明。
過王修微山莊

綠溪天外沒。宜有是人居。殘葉埋深巷。新牕變故廬。心心留好月。夜夜抱奇書。女伴久相失。荒村獨晏如。
無錫答茂之見懷卽以爲別

好懷向吳越。仲夏至于今。聚散半生事。寒溫一夜心。始知貧賤好。能在友朋深。以汝贈蒼雪。如予寂寂吟。
過沈雨若蔣榭得觀字（同伯麟比玉子丘）

湖上遊雖遍。來茲不改觀。敗荷依水盡。落木與霜安。洲凍樓臺影。人分魚鳥寒。豫知宜雪際。光滿爾凭欄。

送丘長孺還麻城

我尙逢君發。江帆有後先。家雖同在楚。會亦不知年。歎盡疆場事。來思筆墨緣。亦知鬢落落。終未屑歸田。

太保周公舟枉草堂賦贈（時同令弟華翁）

一舫移風俗。來非爲辟疆。愛予能共被。携弟亦循牆。閣燭搖眠鷺。庵鐘定薄霜。誰堪榆柳分。冉冉學松長。

蘭如見訪題麗人畫爲贈

客寫娟娟影。君來輟筆時。聞君真未貌。持此卽相貽。畏月穿疎竹。依花隨半池。不將神韻想。猶謂畫差肥。

送王明甫南遊

愛遊吳越地。亦欲令君遊。到卽登牛首。歸須問虎丘。寡求宜作客。無繫始知幽。暫減良朋跡。林園且莫秋。

寄林茂之書適塘堤成

開鑿山冬霽。陂塘入雪深。此身隨畚插。多事是園林。設宇如停月。通庵不借陰。訖工應報爾。寄爾一年心。

集劉繩之宅留別公安諸子

村菴行未盡。歸路滿明朝。最後君來晤。相同卽久要。杯涼城響隔。雨止草光遙。欲結花源夏。江城數日消。

瘞老僕八齋公詩

孤亭一載內。木訥運齋心。用盡老農力。俱爲鐘磬音。僧衰忠茗粥。主出慎園林。般若是何物。那須識字深。

聞鍾叔靜痊卒于伯敬南邸傷心賦此

既知兄友愛。何至使傷神。且尙爲人子。得無憂老親。焦桐空一尾。瘳鶴不多身。良藥同寒骨。匆匆達四旬。
送魏定如還南儀曹與伯敬同部

兩年江上下。有似客頻遊。官况值茲日。客心方欲秋。地天新主禮。霜露故臣愁。爲語鍾祠部。樂亡當細求。
雪夜與譚納庵同宿

茲夕讒同臥。相憐非但今。積寒隔年雪。殘火老人心。持我身邊榻。添君夜半衾。殷勤翁未覺。默默向翁深。
久雪後同弟正則發舟江黃

冰開隨進艇。踪跡向幽堅。明月見今夜。斜陽記去年。陂陀形觸物。燥溼事由天。携汝行空朗。汝心應颯然。
得伯敬南中書作三詩記其新事

人傳君病甚。亦覺久無書。近始來音旨。中仍略起居。藥香諸佛下。歸志一官初。我信田園好。山川或未如。
其二（吳孟子伯敬姪人也書來稱其事佛）

有姬吳孟子。同事古先生。蔬笋藏餘豔。蘭筠吐一貞。將身依淨域。爲爾懺高名。悔往思來世。閨中引導誠。
其二（謂徐元歎蘇州詩人也）

久交恩怨雜。能不廢初心。饑渴求徐子。神明錫好音。厭聞人愛惡。分共我崎嶇。暮得晨馳告。君真此念深。
宿恆度上人庵中兼贈王五嶽

筇杖石翁邊。銅瓶五老前。再歸漸上屋。曰愛主人賢。遊息嚴冰日。臆開細雨天。磬聲不盡聽。飛作一湖烟。

雨過汪闍夫山菴

平野度河灣。高低一步間。人稀僅臥徑。僧出客局關。梵響多依竹。雨聲如下山。只疑白門住。猶未與君還。

其二

欲來非一年。偶泊亦成專。無妬分良友。多憂學昔賢。野空鐘若磬。春淺雨兼烟。頗欲羈游舫。君常起望天。

過馬冲然部齋水亭

蘆荻春相暮。池桑晴亦深。與君看鶴浴。意忽念魚沈。細務存高致。多言表靜心。秦淮今夜水。不及此森森。

寄懷王永啓

小向西湖歷。看君猶衆人。詩從此地易。水見夜來真。天地催人別。鄉閭妬子貧。念予不得已。重浣硯邊塵。

尋林茂之新巷答其詩

十載過君舍。常霑苔竹痕。不知人已易。仍叩舊時門。漸有鄰家出。始將幽巷言。年年花鳥思。如以病爲恩。

丹陽夜步逢賀氏諸仲

泊來無可訪。屣履月光中。深夜交難卒。危時路不窮。捨舟踪跡幻。近燭貌言同。何似袁宏夕。猶因咏史通。

送陳沂公會試

不可無茲捷。良朋得第難。當予羣聚好。反覺北行寒。世路防終熟。人情慎始安。與君戎馬內。出處各思寬。

別朗伯自用前韻

何處可深對。將無負妙蹤。幸成橋上屋。未遠草堂鍾。春近連舟動。天寒贈布重。孤帆不帶雪。鴉與夕陽從。

僧寒碧見過

跡無僧遠到。枉自說林幽。甚愛孳孳意。專爲犖犖謀。天寒衣履夜。年富性情秋。約至園成日。來當數月留。

喜伯敬自白門到家

寒河一步地。白下七年人。門巷君難記。芳菲我亦春。素心晨夕願。慈力盛衰因。野水長林外。非菴不結鄰。

漢江看放燈懷黃美中

萬光迎舫入。生滅總無歸。因念山中友。能堅物外扉。孤燈存磊落。滿月助希微。縱值滔滔際。何妨耿耿輝。

官舟紀夢（有引）

往歲夢與鍾伯敬同一官舟。泊岸登嶺。伯敬指示余曰。此閩中山水也。奇麗照人。顧視其山上有一子雲碑。數年來屢述茲夢。不省何驗。今伯敬官閩學使。予送之黃州。舟泊赤壁。在山水影中。臨發將別。吾友王子雲忽投刺。相顧恍然。人生豈能任意自行一步耶。賦詩一章。庶幾迷行妄想。不復萌作焉爾。今君官與地。前五六年知。并此舟中客。鑄成夢裏碑。牧人心有慧。石馬身無奇。可不翻然悟。空成擾擾爲。

得蘇州徐元歎書

自顧無相識。書常報汝安。庶幾君不病。寂寞事多端。日月空山急。身心落葉乾。想應初見處。必在萬峯盤。

其二（前一語示歎事也）

巖裏逢高衲。下山辭故遊。志嘗聞子勇。生益念人浮。燈火物相警。風霜天正愁。書來惟一恨。追我昔江頭。
戲爲納侍兒詩和服膺

頓覺身翔貴。多拘不自由。慚非珠賜號。僭用玉搔頭。逢怒無良慙。工歡有近憂。閨涼諳舊性。枕簟亦宜幽。

其二

屢將衾枕換。後者或多疑。女子誰知靜。家人聽所宜。竹釵妝不學。花路步原知。侍立無他伴。森森弟與姨。
寄盧非敖初度

何能不五十。交爾亦多年。喜慍全由已。榮枯頗笑天。迂宜常帶怪。老莫遂忘顛。盡改園中舊。君來似夢然。
留二十九舅過夏以初秋別去因柬三十四舅

老年勿僕僕。且息我林端。敢效嘉賓謙。如添老母餐。殘書同坐臥。先德慰艱難。歸有古農父。忙持子粒看。
遠韻弟寄書歸訊懷答

汝閣雖堪上。嗟予季在他。弟兄真不易。亭館是如何。堤遠諸陰足。宵涼一卷多。治生非盡拙。近效見菱荷。
齋堂秋宿

寒暑兩無接。眠宜就一堂。齋明欽夜氣。夷靜沃秋涼。蟲響如成世。雞鳴不近牆。此衷清擾擾。弘願學耕桑。
晦夜同弟姪妹壻庵宿

骨肉聚纒半。房廊紛有人。一齋迎朔望。羣動謝宵晨。禮簡希冥力。情疎入往因。微躬何足省。甘苦爲慈親。

伐先人所種柳爲眞公置菴園內名曰柳菴

居士庵初踐先人柳未枯罪難辭剪拜恩益想劬勞露電過前事食烟失舊株吾師勤施烏亦以慰巢無
遠韻弟新居作

移家上五里快比聚云何行作他村往來如遠友過鶯花人各致伏臘事增多差勝王居士東臯尙隔河
哭舊督學師周鉉吉先生終千吾郢分司

全宅爲桃李何曾見夏陰且將羊舌泣灑到馬融心風雪晨村急江流夜舫深茫茫投孝愛靈魄去焉尋
送譚訥菴寒河歸村

此行筋力憊緩步似將難僦蹇資翁返迎門望客安光輝杯酒覓造化薄由干首向吾家過春遊稍有端
鍾伯敬作家傳每一傳成令童子越村二十里送觀觀已復持去予因感歎題其傳後

亦覺君家傳宜君此際成文章攢後死花果結前生天在淵中寫聲從影外驚桑林霜雨內相念至殘更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二十一

嶽歸堂已刻詩選

五言排律

茂之孟和至湖上作

二夏邀遊雷山十韻

住伯救家檢校唐詩訖復過京山

客雷何思太史故宅見伯敬理其後事感

而弔之

德山

方廣路

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寄曹能始閩中

自天開巖千佛嶺歷中峯下飲池邊兩月

相代作

八月會詩呈別李長蘅王季和嚴印持陳

亦因鄒孟陽聞予將嚴無救諸兄弟兼

懷嚴家忍公往餘杭吾家諸弟在寒河

又客白門賦得欲歸翻旅遊

承郡使君葉公玉壺徵及近狀寄謝十二

韻

己未除夕王明甫留寒河與予兄弟守歲

喜得袁六述之書

泊江夏晤諸故人作

重過鄒彥吉先生惠山園

李本寧太史之任南太常八韻

七言律

將移往幽處留示同志

答友人

遊徐氏西園同林子丘茂之

尤時純見訪

同康處諸子遊靈谷寺

復雨示伯救

登白龍寺閣

山夜聞鶉（同諸子分韻卽成）

伯敬將還朝始同孟和茂之往湖上

庭前冬草同諸子詠

馬巽甫書至以湖山草元白集見寄感而

有懷

誕先新置一樓客予

尋葛更生不遇

黃美中姚長虞置酒雙峯山待子九峯遊

歸

六月一日同二十九舅諸弟對雨生寒喜

魯幹李至

九日與伯敬居易在玉泉

飲朱公西齋起步樹月下

至辰州呈蔡敬夫使君

漁仙寺

嶽路

出方廣路

叔靜月夜舟至寒河

無易先生下訪寒河談至月出始去

答劉濟甫黃美中陳沂公龍明白四子見

憶

哭西安徐無疾子卿先生長公也

其二

上巖頂

從頂下澗作

俞伯彭芥圃作（同康虞子丘彥先茂之

居易）

答贈魏定如儀部

過青海王孫水榭同其令弟渤海舟還

周大司農明卿留飲示以新詩奉贈

七月十二夜宋獻孺招泛烏龍潭（同景

升伯敬止生子茂之）

懷楊修齡先生

初至西湖

過張文寺園看月（同宋比玉）

過贈陳司徒正甫先生

孟誕先冷光亭看西山殘雪

伯敬過園中

王修微江州書到意欲相訪詩以尼之

七月十五夜同諸弟蓮湖作

慰服膺弟喪女

譚友夏合集 卷二十一 目錄

濟甫至寒河予以事即八鄂令諸弟留之

伯敬閩歸屢至寒河別去江夏寄贈二詩

乃有此和



譚友夏合集

卷之二十一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排律

茂之孟和至湖上作

晴遊仍雪汛。從此度朝昏。壞道行多里。貧家住一村。馬兼舟竝用。湖與河相吞。有賴情文古。無慙風俗敦。入廚勤老母。愛客導諸昆。賁主非常調。悠悠同入門。

一夏邀遊雷山十韻

不後西山色。西山較得名。林丘多用晦。蟲鳥亦含貞。樹點知洲沒。簪安見水平。扁舟樊口夾。野寺嶺腰橫。別有塘分谷。旁通徑入城。無心遊止逸。回首往還輕。峯外孤烟立。江中落日生。老僧歸未息。一棹夜鐘聲。

住伯敬家簡校唐詩訖復過京山

在家君是暫。思與共秋蔬。百里何勞隔。一窻相對居。看多天下士。來論古人書。搖筆門庭肅。開心固陋除。勿嫌同或異。常恐密翻疎。仙佛精神耀。賢惶準則如。既須存谿達。亦以戒孤虛。解者須之後。勤焉慎厥初。聚防

離悔恨。歸勝出躊躇。坐到蜚兼客。行非鶴卽余。尋山從此往。光彩不無餘。

客雷何思太史故宅見伯敬理其後事感而弔之

歷覽真奇士。情惟我友敦。與君雖不識。聞此卽爲恩。殘墨散親故。遺文當後昆。母腸霜露裂。師道日星尊。竹石無心好。池塘有數存。世添君子歎。葬待衆人論。所見會題壁。何須昔在門。正如觀往史。氣結不能言。

德山

維舟無所住。深入亂雲間。江水高僧性。梨花古佛顏。塔靈抽寸寸。周金剛自言。塔長三寸。吾當再來。今一寸矣。碑晦想班班。祕密聞幽鳥。威儀見別山。穿筠不願盡。烹蕨有時還。移步孤峯下。如同樹影閒。

方廣路

真幽難測識。古路自多驚。深錄搖靈魄。空青蓋衆聲。山登如水汛。地暗雜天明。曲直度千劫。高低分一泓。鹿禽人共道。花草樹同生。如此十餘里。難言有限情。爲冥常是夜。奇奧幸而晴。梵火濃陰裏。何僧不可清。

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赴淵辭未畢。不忍此心愁。已過千年事。何須代者憂。羣然歡出舫。勉矣靜同修。哀樂原爲繼。形神莫再口。一言聊舉似。隨地可相投。非必節臨五。敢云湘始流。牢騷君旣足。寄託世焉求。良夜清淮上。夢來當有酬。

寄曹能始閩中

每過匡廬色。作君鄉里看。家山仍莫舍。野水自相安。手注十洲記。神營一釣竿。生來嵐翠福。歸去菊松歡。

慕匪從人說。游將往自觀。亦如閩海熱。猶畏嶺霜寒。含思君同久。寄書予頗難。荔枝秋瑟瑟。終欲就林端。
自天開巖千佛嶺。歷中峯下飲池邊。雨月相代作。

斜陽倒深壑。光影鑠金珠。人力生千佛。神工開一隅。平裘搖遠盼。升降效微軀。竹密僧邊路。花紅物外區。
野江秋淼淼。靈雨月瞿瞿。池坐歌常定。門扃磬易孤。有時亦獨往。何處似相呼。衣濕空山翠。悠悠靜夜徂。

八月會詩呈別李長蘅王季和嚴印持陳亦因鄒孟陽聞子將嚴無勅諸兄弟兼懷嚴家
忍公往餘杭吾家諸弟在寒河

此會留余入。歸雖緩亦甘。似知無結習。相誘到瞿曇。以志忘殊里。借舟成野菴。主賓期有益。網獵自生慚。
今夜冬山影。明朝客路含。燈高霜不落。絃罷水初涵。于舫猶難別。爲朋何以堪。數家兄弟裏。遠思動湖南。

又客白門賦得欲歸旅遊

上馬寧非路。見舟因起情。裝移嫌故國。刺減念同聲。每雜遊人語。仍觀別者驚。形骸他處寄。肉骨寸心明。
前月有書到。此番無意行。卜錢知未有。釵是舊時荆。

承郡使君葉公玉壺徵及近狀寄謝十二韻

一從山澤好。邛友渡邊呼。敢謂勝情有。自知長策無。驚魚聞罟急。閒鳥見林趨。逃雨雨盈野。放雲雲過湖。
使君頻致惜。長者自當殊。訪道黃兼老。留心狗與屠。謁寧煩草芥。問卽寵菰蘆。清靜真能載。形骸安肯拘。已無
裾可曳。幸此杖相扶。白社慚前輩。青溪似小姑。如泡終幻化。惟谷且躊躇。知己腸猶在。難言性大孤。

己未除夕王明甫留寒河與予兄弟守歲

並無兒女念。來此聚墻東。明旦予當拜。故人君不同。先靈萬卷內。天意雨年中。出久欣初返。情高肯共窮。舟車心又始。海嶽氣難終。燭得茲宵滿。杯非往日空。家閒筵事缺。村淺鼓音通。吾弟更闌去。方欽落落衷。

喜得袁六述之書

酬答真煩事。厭人頻致書。此書殊不爾。所奇是開予。文事君家有。素心先哲如。躍鳴無足羨。弓冶特其餘。同是水邊住。何妨相傍居。殘陽口口久。恐此意成虛。

泊江夏晤諸故人作

兩年離此地。一泊見深情。未免尸饔事。俱停洛誦聲。止觴言暫負。閉戶計難成。益有翻如損。虛懷肯妄盈。引看殘瓦雪。或納遠江明。文事春消息。香才夢志誠。(予往年客江夏夢香才二字) 酬知惟自重。寡過荷相旌。不是因予出。徒令楊柳生。

重過鄒彥吉先生惠山園

冬深與春晚。兩度見枯榮。記得前年到。冰霜非此情。重來青不隔。久坐翠如輕。鮫背人天供。鷗心主客并。肉絲留運數。苔石厚總明。步緩移山氣。廊迴通水聲。一堂堪數日。後谷可前楹。雨去澗彌有。烟消塔始生。空冥迷舊鶴。杳靄長初鶯。載此高深往。知無幽獨驚。

李本寧太史之任南太常八韻

黃髮盈朝日寅清。託豈微英君。讒失志良史。鄙無譏神自周。千古腰新長一圍。老成能夙夜。孤立肯從違。
名壽山河借。鬚眉雅頌歸。秋雲習舊色。江月上卿衣。傭販爭相問。賓遊欲再依。似因文獻缺。物望答南畿。

七言律

將移往幽處留示同志

招搖多在板橋邊。寶鴨銀箏十五前。野水乍生船弄月。諸峯不動柳殘烟。繁華事作寂寥想。今古人如新
舊年。將欲掩關心未了。一留詩問到諸賢。

答友人

再過桃葉水初生。與子朝朝暮暮行。雪女歌應憐句好。秋娘妬不待粧成。紙鷲牽落歸雲鳥。畫鷁驚飛戲
柳鶯。卜得幽居漸深入。君來莫話此中情。

遊徐氏西園同林子丘茂之

新主怪惚鎖舊園。小童遮犬爲開門。潭邊白影交紅影。石下松根臥藥根。幽徑全忘城裏住。山房尙自國
初存。好遊從此無期約。任意來行祇莫喧。

尤時純見訪

與我年年姓字通。傳君事事古人風。掀髯一見春光駐。捧腹千迴夜漏終。桃塢晴雲分竹嶼。柳塘新水問

瓠宮相留稍住華林館。畏送江帆細雨中。

同康虞諸子遊靈谷寺

出關途徑已經奇。難測幽深到轉遲。澗水荷香殘雨後。寺門松影細風時。因臨古殿侵涼氣。除坐僧房抱遠思。爲語同遊閒眺者。高皇典則盡如斯。

復雨示伯敬

已除山下亂流聲。又聽前山未肯晴。葉再經風無可落。麥須頻雨始能生。問知蹊路高低溼。來見橋梁大小橫。也自曰歸歸不得。行行且止異常情。

登白龍寺閣

偶遊荒寺將窺處。一閣高深出自然。村鳥不飛紅樹外。行人半在綠溪邊。寒通遠里無非旭。冬溝平疇但有烟。欲豁南來山水目。此中風物不須全。

山夜聞鴉（同諸子分韻卽成）

寂歷空山何所聞。寒鴉離樹不離羣。東西南北皆來宿。雨雪風霜若有云。萬點淒涼從此遠。一聲哀樂向誰分。同時聽罷憐孤客。是物含情可似君。

伯敬將還朝始同孟和茂之往湖上

匹馬輕裝不計遙。來如驟雨去如潮。齋前竹樹閒時共。山外陰情寒裏消。我所思兮人已至。子將行矣客

富邀村家酒是重陽熟。與逐溪禽過野橋。

庭前冬草同諸子詠

冬氣先從湖上真。草根何幸託閒庭。茸茸一任林霜落。寂寂長無野火經。袖手人誰分款坐。驚心客似在離亭。別將幽澹開天地。節候翻如向此停。

馬巽父書至以湖山草元白集見寄感而有懷

談兵下筆肯誰如。近往江南何處居。寄我湖山三歲草。損君元白一函書。顛須從衆嘲難止。貧不依人餓有餘。記在東園繡毳發。精神落落到期初。

誕先新置一樓客予

愁我遊多展或艱。好秋涼月意相關。有樓能致朝昏色。無檻不收遠近山。欲列奇書居穩後。早移行李話深間。主人時向林塘笑。煩爾清幽滯友還。

尋葛更生不遇

長安寄語未相聞。舟過江城自問君。信步不知何處往。遠心猶肯與誰羣。閉門全有山中意。向客欲分衣上雪。素侶從來無幾見。因思世法太紛紛。

黃美中姚長虞置酒雙峯山待予九峯遊歸

負却遊山約已非。猶能待我自山歸。召稜秋露先生履。誕先有見予履穿詩。泉氣寒通客子衣。所遇

惟松無落葉。相將有雁共斜暉。大峯信信雙峯憩。品罷烟雲又掩扉。

六月一日同二十九舅諸弟對雨生寒喜魯幹季至

寒暑近來多失期。卽如今日怯涼颼。聞蟬野館空亭外。下馬輕雷密雨時。筆硯影清一門戶。桔槔聲歇幾塘陂。與君談到斜陽出。收盡陰森大有爲。

九日與伯敬居易在玉泉

豈意登高如此清。重陽何止愛其名。鑊依寒寺藏興廢。葉下平沙聽重輕。飄爽能飛四時雨。蕭森不學衆峯晴。閒心一意尋泉去。尋到源邊月亦明。

飲朱公西齋起步樹月下

東齋松竹西榆柳。西較寬閒月滿衙。光欲照人先照地。影能生樹并生鴉。常兼勸勉無浮譽。雖有源流莫定家。獨向霜風霑酒意。安知去郡不天涯。

至辰州呈蔡敬夫使君

使者來時顏闔來。褰裳寧待復相催。四經蒼雪山如閉。九過寒城門蚤開。師友勞生無數息。君民異數許徘徊。青鞵便欲尋岑去。後往知能鑿不才。（曾有境內所當謁公兼參上山之句）

漁仙寺

竹外藤邊探淺行。近來焚剪得山情。纔開古洞禽知路。盡復禪居虎夜鳴。泉道冷然離磴去。石梁奇絕爲

樓生細將理數分興廢。更上一峯春水明。

嶽路

冥然近遠不知分。消盡閒游舊見聞。鶯外松聲有時默。鹿邊花氣自相薰。田高野路過蒼水。嶽露旁峯破白雲。漸覺驅車人物外。世間亭午卽斜曛。

出方廣路

溶溶水木澹多思。長歎聲如良友離。素蝶黃花春盡日。暗泉深樹雨來時。將橫石上過馴虎。欲溼橋邊立子規。去住飄然吾夙昔。白雲生滿下山遲。

叔靜月夜舟至寒河

一河涼月是秋痕。維爾輕舟疎柳存。露氣行來分夜釣。鐘聲斷處聽敲門。別經年隔添亭子。語接天明留病根。光影請從簾內察。密疎俱可洗心魂。

無易先生下訪寒河談至月出始去

詩過黃初誦數章。自將行止發幽香。扁舟所渡肩輿簡。十畝之間落葉光。晴午臨河紅就溼。涼宵渡月白爭霜。重來若補燉煌事。昔別依依問草堂。

答劉濟雨黃美中陳沂公龍朗伯四子見憶

莫用彈文日日驅。素心遐氣亦差殊。慈親漸老無多望。執政方嚴敢亂吁。時挺漁父迎野客。舟分燈火與

浮屠避人猶吐冰霜句。傳到君邊不可無。

哭西安徐無疾子卿先生長公也

酸風惡浪怕經患。久矣魂牽一病危。別院草中香藥處。山菴栢下衲衣時。瞳人剪剪如仙向。筆意深深學父爲。能不羨君烟鳥散。總無相妬與相知。

其二

雖然賴有鍾期在。頗解餘音是此人。還越遂爲青草塚。悲君只似落花晨。情纏往日朋儔事。夢遠他鄉祖父身。識盡人間無一味。再來何可踏秋塵。

上參頂

松過十圍曉亦昏。萬峯相次不相存。回看來路驚人險。漸了層巒兒汝尊。藍笋通天雲入谷。香爐插澗石爲門。蒼然霽色鴟飛去。春氣沈沈何可言。

從頂下澗作

無杖無輿一野身。徐窺坦步自情親。日星所照皆能曉。杉檜雖青不爲春。在僻樵蘇應見道。最高鐘磬亦傷神。山禽弄羽精靈內。猶有人間學獵人。

俞伯彭芥圃作（同康虞子丘彥先茂之居易）

所謂伊人在此潯。夏雲無事落餘陰。高林盡作悠悠勢。止水能生一一心。悵矣開簾向魚鶴。永然憑閣想

清深雖知不是僧居住。童子微知烟磬音。

答贈魏定如儀部

八載重逢同里顏。蕪湖水氣秣陵山。詩能念我今羅網。熱不因人素往還。弄子笑啼羣務在。課僧鐘磬一官閒。出江蘆葦蕭蕭夜。卽報君知覺意關。

過青海士孫水謝同其令弟渤海舟遠

疎林面面有村光。日見鐘山影在塘。夏水夏雲兄弟朴。荷風荷露主賓香。似聞茶沸因尋竈。時得鶯啼只適堂。園好自然明月入。忽驚初照是歸航。

周大司農明卿留飲示以新詩奉贈

每羨吾鄉古道垂。白門相見學威儀。安危未肯忘桑梓。肥瘠非徒倚繭絲。漢水流來閒綠野。鍾山秀處照龐眉。冰盤六月涼猶小。拜誦清風吉甫詩。

懷楊修齡先生

一詩曾寄到園林。三載懷中未報音。聞議沙場徒氣塞。若歸原野本情深。德山風雨吹秋舫。穿石雲濤漲古琴。閒却此人邊事急。明君何可但無心。

七月十二夜宋獻孺招泛烏龍潭（同景升伯敬止生子丘茂之）

夜夜潭光不盡然。卽今流止已非前。雲霞落水紅生浪。草樹依岡綠到天。遙散漁燈先照閣。未殘荷葉尙

留船風涼月好俱朋侶。莫道良儔祗坐邊。

初至西湖

湖水蔭山山氣搖。娟娟蔚蔚與秋遙。孤舟竦聽行千古。新月留魂照六橋。客少波閒難此日。材空草冷易爲宵。泛觀流覽蒹葭外。澹爾冥茫無可消。

過張文寺園看月（同宋比玉）

路由松竹若山空。尋徑登城塞信通。明月纔生即在水。殘陽不了尙留紅。幾人氣落高天外。一片光深小閣東。已是將歸歸思少。愛他冬夜與秋同。

過贈陳司徒正甫先生

今古情兼海嶽情。出階魚鳥不相驚。欲師至德嫌奇譽。益歎前賢邁後生。憩寂松間三昧活。寄愁天上六經爭。此疑難決深年載。潔已從君洒掃明。

孟誕先冷光亭看西山殘雪

春初雪事動精靈。晴引輕寒入小櫺。着日山烟能不散。出江溪水未遑奔。磬存流濕餘羣響。林祕高光結一形。羨爾當時心目向。遙情野思共泠泠。

伯敬過園中

與君尋徑致君疑。橋上草堂君不知。花柳殊光緣物化。禽魚一暢若人爲。頻添水土生閒日。漸作鄉鄰爲

老時且坐春風簾影內。七年魂夢正如斯。

王修微江州書到意欲相訪書以尼之

無言無思但家居。僮婢悠然遂古初。水木橋邊春盡事。琵琶亭上夜深書。隨舟逆順江常在。與夢悲歡枕自如。詩卷捲還君暗省。莫攜慚負上匡廬。

七月十五夜同諸弟蓮湖作

別將聲影寄幽涯。小艇人人可自拏。若爲新秋添野水。天然明月下荷花。此身香出三生外。無事情高五里家。少取榮名應得老。弟兄門巷各漁車。

慰服膺弟喪女

性本端凝豈易驚。亦從愁恚試平生。夢中墜瓦消人累。空際飛花澹爾情。織素雖嬌亡則已。金鑾太慧齋難成。笑予求出憂歡外。猶向中宵理歎聲。

濟甫至寒河予以事卽入鄂令諸弟留之

似茲賓主可無論。君泊舟時我出門。正值空簾桐雨落。全留野戶竹香存。丹鉛所祕私嘉客。魚麥無多輔衆昆。肯待歸來鶯亦老。架西橋北淨心魂。

伯敬閩歸屢至寒河別去江夏寄贈二詩乃有此和

好移閒步步清暉。開徑添茆久望歸。冬早秋如因閨在。塘空月亦照霜飛。氣連砧搗俱流水。聲過樵蘇只

野扉堅住不知君是客。似予相值與依依。

其二

欣然坐處是荒疇。竹木沿綠漸可遊。常易亭名煩客問。每窺菴火愛僧休。月明岸水皆如路。年熟瓜芋各有丘。我設柴車兼木榻。君來尙治一輕舟。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二十二

嶽歸堂已刻詩選

五言絕句

戲寄伯敬

江行四首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送茂之入燕

獨吟

譚友夏合集 卷二十二 目錄

代楊姬柬友人

其二

姊妹詞

托小米弟收雪

上山（以下三十一首皆九峯山詩）

下山

穀雨前日催僧採茶

松柴

三五七

拾松枝婦人

長廊

勸山僧工課

頭茶

二茶

三茶

同遠韻服膺坐泉橋

納涼于廊

開佛殿仍反鎖之與諸子寂然坐地或任

意遶行

客至

出谷

飲山中人家

晨起開樓看諸嶺松色

同舍弟默坐小塔上察山間秋色一人禮

塔不言周視而去予怪焉尋跡之無異也

夜別九峯山

踏青詞

春暮見岸上草

戀響臺

汲君山柳澁井水試茶于岳陽樓下

其二

其三

繁川莊爲無易詠

其二

發舟答別陳元朋

忽憶

在錢塘吳興間皆逢王修微文冠每用詩

詞見贈臨別答以六章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題伯敬畫贈俞彥直

代燁如四解

其二

其三

其四

少弟元亮端午回勗以詩

徐元歎寄二畫詩

二十九夜同木從齋宿柳菴呈真公

六言

月泊洞庭

山還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家園示弟

其二

其三

其四

答王以明遠訊

其一

答彥先雨夜兄東

其二

題李長蘅畫寒林

其三

閏十一月新月

送胡用涉之越訪徐西安

夢到上新河而醒因寄張克雋尤時純林

寄徐子卿

茂之

其二

舟聞

其三

其二

其四

赤壁示同遊諸子

冬夜過村聞迴向菴鐘聲懷亡友徐九惕

聞伯敬南姬生子消息

其二

歸經玉泉

七言絕句

歸經蒙惠二泉

送伯肯先生還里

紀行

鄭季卿移家至題其春草齋

坐雲中勸僧

贈妓同汪閣夫袁述之作

行參中絕句

得止生內姬楊宛叔書扇遙贈一絕句

將至錫山望尤時純

秋盡逢劉同人

答修微女史

西菴與男女十一人拜佛

西菴贈伯芽校書

與同人赤山哭汪閣夫

其二

逢妓朝餘江樓病坐

團風別同人兼寄黃美中

月中舟趨劉子不覺遂至黃州

有以水晶瓶盛薔薇花露見寄者戲有所

與爲二小詩詠之

其二

住孟誕先新居送之北上

伯敬閩歸得閩中曹能始王永啓商孟和

蘇州徐元歎四書各題一絕句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譚友夏合集 卷二十二 目錄



譚友夏合集 卷之二十二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五言絕句

戲寄伯敬

前車馬欲佚。後車幔欲開。歡儂各相照。忘度歌風臺。

江行四首

花樹空如洗。鵝鷗凍不飛。逢船試借問。半是爲冬歸。

其二

棹轉盤塘口。鴉銜片肉斜。愁他征不息。有稅到神鴉。

其三

盛世寬儒士。褒衣每自如。爪牙來大索。怒是一牀書。

其四

安慶臨江潯。城高比塔高。漢文繇代邸。何有打城勞。

送宜之入燕

久雨傷羈客。依依復送行。莫愁前路滑。漸入異鄉晴。

獨吟

強讀架邊書。遠籬飛白蝶。舉頭如有人。階前落一葉。

代楊姬柬友人二首

閒坐妝樓下。買花不買葉。客從何處來。戲郎兼戲妾。

其二

今朝出桃葉。明朝折柳枝。不及渡頭船。尙有無人時。

姊妹詞

姊欲養鸚哥。問妹妹不許。笑姊一何癡。鸚哥能言語。

托小米弟收雪二絕句

忍寒提甕行。行到無人處。明夏北牕開。一甕先及汝。

上山（以下三十一首皆九峯山詩）

人眞抱勝情。具卽爲之生。青蒼看不厭。移足踏松聲。

下山

俯身松下路。石與屐相商。落日催人返。幸逢東月光。

穀雨前三日催僧採茶

晴有雲不採。吾聞諸季疵。貴精兼貴少。莫待葉舒時。

松柴

松枝可憐綠。樵樹伐山光。不忍香生爨。但言春氣香。

拾松枝婦人

婦人不斤斧。所愛松枝殘。靜倚牕邊較。濤聲何口口。

長廊

東廊穿西廊。風雨徒然有。信是風雨時。閉門不可久。

勸山僧工課

山僧欲戀山。成佛是第二。人趨鐘鼓聲。云是山中寺。

頭茶

萌芽不可折。除却桑茶論。桑老傷蠶意。人情亦有新。

一二茶

同是嫩而拳。何知非雨前。辨茶如辨水。江半南零泉。

二茶

生意窮三摘。纖毫貴一真。采山牙笋外。不慕遠峯春。

同遠韻服膺坐泉橋

苔草水光浮。行人飛兩眸。但知橋上過。安知橋上休。

納涼于廊

磬聲隨扇住。遠我散松風。風力迴衣帶。還來鳴磬中。

開佛殿仍反鎖之與諸子寂然坐地或任意遠行

香燈歸杳默。金碧入深沉。坐與行非我。諸天門裏心。

客至

鶯旁有客至。茶笋與相嘗。見他初入坐。眼亦在山光。

出谷

足音清歷歷。林鳥未思飛。高興有程限。不聞鐘處歸。

飲山中人家

荷氣生前坐。榴花紅一溪。牧童歸應客。黃犢過山西。

晨起開樓看諸嶺松色

看松有分合。品松無淺深。氣于多處肅。曉在烟中陰。

同舍弟默坐小塔上。察山間秋色。一人禮塔不言。周視而去。予怪焉。尋跡之。無異也。山空秋一歲。何處辨秋天。靈蠢俱無說。方知山悄然。

夜別九峯

招歸是明月。追送此泉聲。峯亦知予去。秋天一杖輕。

踏青詞

隨人風俗出。不解閣中藏。見客遙分路。自知是女郎。

春暮見岸上草

春草岸邊出。亦在岸邊深。君莫踏春草。離人三月心。

登太子巖晴望

上山如鹿駭。上巖如猿急。條理橫與豎。仰資三光力。

戀響台

山外始春盡。山寒多落葉。溪聲下葉聲。反怪飛黃蝶。

汲君山柳毅井水試茶于岳陽樓下

湖中山一點。山上復清泉。泉熟湖光定。甌香明月天。

其一

臨湖不飲湖。愛汲柳家井。茶照上樓人。君山破湖影。

其二

不風亦不雲。靜發攀月色。巴丘夜望深。終古涵消息。

繁川莊爲無易詠

不杖入寒雲。雲深見父老。曉來春水生。語笑相聞早。

其二（川分清白江水灌田）

雲濤盤不盡。穡事動川香。江水存民力。何辭百道光。

發舟答別陳元朋

我卽石尤風。如何舟得去。鼓枻誦新詩。是予風順處。

忽憶

小姬未解事。一拙係予思。不避堂前婦。問予歸幾時。

在錢塘吳興間皆逢王修微女冠每用詩詞見贈臨別答以六章

相送萬里碧。月光生道心。始知人意淺。不及雪流深。

其二

離時碧萬里。晤時黃一色。與汝看孤帆。不霜何可得。

其三

西陵松已暮。潛在橋邊行。夜半候舟出。沈沈作鳥聲。

其四

不用青衫濕。天涯淪落同。前夜三絃客。一聲霜露空。

其五

素澹出閨來。怒人稱小小。我在鏡邊過。妄言君尙好。

其六

播糶無從入。山莊獨閉門。自然水滿研。我亦到荒村。

題伯敬畫贈俞彥直

寒林初幾株。久漸生林薄。吐納一亭中。何須上山閣。

代燁如四解

寒宵一片箋。頻放筆牀處。學郎書未終。忽寫蘭花去。

其二

數枝臘梅花。香透別離處。花在此瓶中。餘香出簾去。

其二

與郎愛月光。行入霜多處。無事亦無言。同眼看月去。

其四

有客畫溪山。是郎歸路處。嫌他添一舟。真使郎西去。

少弟元亮端午回勗以詩

諸弟撲黃梅。汝在梅邊立。莫羨衆爭嬉。威儀小時習。

徐元歎寄二畫詩

一爲十洲女畫櫻桃

寫鳥啄櫻桃。啄之意如渴。上口是何時。櫻桃子不落。

一爲馬姬湘蘭寄王百穀芝蘭圖

寫蘭兼寫芝。老妓心如乞。默思大易言。同心正一物。

二十九夜同木齋宿柳菴呈眞公

梅花寒寸心。照磬亦能響。老衲與香住。此香隨磬往。

六言

月泊洞庭

全迷起止何在。忽過朝昏未警。眼闕雲霄岸遠。心閒月上湖平。漁人漠漠無火。商舶勞勞有人。獨立清波。最久亦如山夜深更。

山還

青嶂秋江影倒。黃州夜渡聲齊。潦餘人住峯頂。送罷僧投澗西。

其二

僮僕皆宜客裏。形神盡在山中。孤菴坐處秋色。野艇移時晚風。

其三

牛羊落日途遠。麕鹿當時價平。若問交道今古。王生潘生胡生。

其四

西山雷山興盡。竟陵秣陵思煩。夢去常先書去。弟婚常先男婚。

家園示弟三

凶年殺禮人怨。暇日新文自刪。聞往江南色喜。偶遊村北行艱。

其二

池水留分北里。木橋移置西偏。此中興廢雖小。何事規圖不然。

其二

穿屋綠筠無礙。邊隄烏柏不宜。也愛秋霜染處。但防春水生時。

答王以明遠訊二首

蜀山兵定人靜。老友天寒信來。自笑草堂雖閉。野橋邊有門開。

其二

聞汝園居竹滿。又聞梅幹尤奇。繇來草木堪敬。能共高人老時。

其三

讀書益人意智。學道吐爾聰明。欲待聰明盡吐。方從爾問無生。

送胡用涉之越訪徐西安

月爲今冬全好。江惟寒夜覺深。高堂一拜舟遠。不告妻孥寸心。

寄徐子卿四首

交情世情不定。故我今我無他。背人常慊以慨。獨居或嘯也歌。

其二

蘭杜不如青草。年年洲上春生。倚樓與客烟覽。遙過江帆骨驚。

其二

記君當日山志。春到西山可尋。亦履危巖習膽。遍收雲物吹心。

其四

將學陰符智短。欲謀陽羨徭苛。壺口年來可惱。鷄聲夜半如何。

冬夜過村聞迴向菴鐘聲懷亡友徐九惕一絕句

宵光滴瀝今野。朝響依違昔牀。聲耳如相來去。幽明各滿徬徨。

其二

燼入多霜不滅。寒兼欲雨惟危。孤齋記我行處。老衲如君在時。

七言絕句

送伯敬先生還里

鵬磯握手未經旬。忽指金陵別返輪。寄語慈闈悲弟妹。道子知勸久遊人。

鄭季卿移家至題其春草齋

會讀巴山采木行。似聞山上子規聲。微宮得罪休言早。春草留君住冶城。
答彥先雨夜見柬

一嶺寒雲催凍葉。全村密露下餘花。從來作客依僧舍。閒看僧歸尙有家。
題李長蘅畫寒林

野老風霜不出林。未知何事尙關心。上無落葉下無葉。山遠天寒冬事深。
閏十一月新月

祇有微痕未有明。重添湖上仲冬晴。依依寒水堪憐處。似怯年光不忍生。
夢到上新河而醒因寄張克雋尤時純林茂之

大江汎汎夢焉之。曰去東南尋所知。夢裏相逢亦有激。竹風敲醒泊舟時。
舟聞

楊柳不遮明月愁。盡將江色與輕舟。遠鐘渡水如將溼。來到耳邊天已秋。
其二

檣燈隱見碧波紅。頂禮聲聲惜福同。始覺凡夫有白業。萬船俱靜木魚中。
赤壁不同遊諸子

三遊赤壁偶興思。下拜蘇公荒穢詞。往蹟不須深抱恨。只如壬戌以前時。

聞伯敬南姬生子消息

子未生時少女愁。不須全問到箕裘。懷中若有攜持物。卽減郎前片片羞。
歸經玉泉

蟬立山光山薄寒。晚秋聲短應泉難。幽鐘秀塔泉同性。音在其中請細觀。
歸經蒙惠二泉

元氣蒼蒼勝玉泉。細源分出一溪烟。靜看今夜衣邊月。知落蒙邊落惠邊。
紀行

竹將松補青諸塢。河與沅連碧一船。寒裏覓春真不易。寸心搖處是春天。
坐雲中勸僧

投戶輕雲共遠心。老僧依火怯春陰。山雲出入艱難際。莫便關門此念深。
贈妓同汪闈夫袁述之作

衫回扇掩目相因。盼欲流光辨客真。若待山紅霜灼灼。攜君去作晚秋人。
行巖中絕句

山在皇虞猶未春。可知天地亦栖神。忍將光響私蟲鳥。不引奇山見古人。
得止生內姬楊宛叔書扇遙贈一絕句

新詞自寫未曾歌。郎有良朋謂若何。角枕豈無孤寢夜。不如筆墨共郎多。
入山尋可結草亭處。

最憐門外蒼蒼路。欲理泉邊颯颯心。閒置小亭僧不管。二三入與鳥蟲深。
將至錫山望尤時純。

秋積扁舟水滿隄。聞君不出在梁谿。八年相見天猶暗。未到門前山雨齊。
秋盡逢劉同人。

不知君亦至江城。江甚涼時寒未成。城裏逢君郊外語。共將閒思待霜生。
答修微女史。

宵燈曉火共西湖。船隔書聲聽又無。歸後憶君先憶此。春晴春雨長蘼蕪。
其二。

奇跡不定可天涯。傳汝梅邊亦有家。人妬人憐俱未受。或將宜稱問寒花。
西菴與男女十一人拜佛。

男身友志各從容。相照樓邊五載冬。君不思惟好年力。看予涕淚聽烟鐘。
西菴贈伯芽校書。

性習文人欲自除。君仍學此是何如。幽香一炷休潛禱。恐惹他生愛讀書。

與同人赤山哭汪闇夫

劉郎共往我孤還。伴約琴樽多未閒。莫恨長君今幾歲。能來一拜卽朱顏。

其二

寒草平沙路有因。赤山殘雪記今春。一言未有君先死。猶恨東風挾彈辰。

逢王妓朝餘江樓病坐

欲待風消看靜江。月邊烟下是君臆。秋橙顏色無多盼。頗愛孤鴻不易雙。

團風別同人兼寄黃美中

善處行藏與霽陰。別時只有太平心。建奴未死蜀先譟。問是山川何處深。

月中舟趁劉子不覺遂至黃州

飲老江黃製一船。米薪書史向遙天。他年未必帆中月。泊到城邊卽汝邊。

有以水晶瓶盛薔薇花露見寄者戲有所與爲一小詩詠之

一瓶冰玉照無痕。收得名花曉夜魂。是露永香香永露。附君身影欲長存。

其二

濕香賒爾發天真。頗爲花魂揀受人。何事一瓶香不散。幽花曉露是前因。

住孟誕先新居送之北上

每構樓居住不輕。令子先住識檐櫺。笑看經世人間日。常遶晨昏几案行。

劉濟甫諸君約以臘月訪予兄弟寒河

經月苦無多笑處。寒河近有一鐘聲。冰霜凍滿庸人路。莫與春舟待水生。

伯敬閩歸得閩中曹能始王永啓商孟和蘇州徐元歎四書各題一絕句

粵西山水若高煙。紫蓋蒼梧俱道邊。作客作官翻似乍。石倉幽住十餘年。（右得能始書）

其二

湖上山中念共居。身閒月好遍僧廬。只須一夕風篔嶺。抵過年年病起書。（右得永啓書）

其三

聞我園林非舊觀。自言出戶較前難。閩中天地不能雪。積入君書一寸寒。（右得孟和書）

其四

交游散後與君親。未見君時作故人。書寄笑言詩寄魄。愁君兀兀只孤身。（右得元歎書）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二十三

嶽歸堂已刻諸選

諸稿詩序

題虎井詩

題自訂制藝

題西陵草

題秋尋草

題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題客心艸

題遊首集

題仙室艸

譚友夏合集 卷二十三

題霜湖艸

題秋冬之際艸

題拭桐艸

題簡遠堂詩（附諸名家序）

譚友夏詩序

寒河詩序

寒河集序

簡遠堂詩序

三七九



譚友夏合集 卷之二十三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諸稿自序

題虎井詩

客南中一園其東數十武土人言有虎井愛其名披榛往尋上無石欄木榦中無長綆旁無車馬澆溺汲不敷家家不敷甕親汲之其味甘冽與河水泉水相亂日煮一瓶以試客客即韻不辨也茶罷輒有遠思以詩爲清課井益有微助焉題曰虎井詩物固有不可忘者古來勝蹟常因一人得名後世或有知予詩者過虎井而指曰譚子名詩者卽此也予報虎井矣

自訂制藝序

予生平見人中後必談文人亦傾耳而聽之以爲中固文章之效也中而冠其曹則尤文章之力也嘗從而笑之牛已肥而始欲探其爵祿不入之胸中鴻已飛而始欲留其雪上偶然之指爪嗚呼世安有此哉默省前事予於諸生時棄時取於其業時作時止於世所號爲名文章者時傲時鄙縱心一往恥爲教束終身老巾

衫。吾不怨。而隨科推移。忝竊至此。正予不敢妄談文之日矣。獨恨壬子以來。文字多在人間。坊間之刻且四出。懼其無故而加之以定論。又懼其一字一句無故而冒之以成法。大乖予向者不衫不履之意。適有以文請者。草土中借以遺哀。合舊來師友圈點過寬。評隲過厚者。削之以幾于盡。而更自下圈點。自下評隲。略明孤往之懷。且以見得失真不在此耳。家弟元聲元禮。識之過乎予者也。同詞以請曰。斯言出而世復有以君爲欺人者。將奈何。嗚呼。是又不然也。人各有才與志耳。才有分。志有數。字千寫而必肖其初之肥瘦。思萬變而必依其初之高凡。是豈無分數耶。人一切枉之。而舍平趨奇。舍奇就平。希一旦之合者。造物之所必怒也。有道于此。盡其才。篤其志。勿逢造物之怒。是其人也。於遇不遇何有乎。而遇未嘗不在其中。或者有之耳。往甲子。予以恩貢上京。念道里長。去親遠。年迫四十。食玉炊桂。出入沙糞之中。似不容空返。此念偶邪。誤聽人言。束心學程墨時文。晝諷誦之。夜覆被思之。技將成而精光退。雖閩中爲本房所收。彼造物者安肯聽其苟得。于是謬訛其五策字句。以巧行其怒。予懼甚。退而不敢作一字者三年。夫予固退而三年不敢作一字者。而又敢欺人乎哉。

題西陵草

甲寅之歲。予與鍾子選定詩歸。精論古人之學。似有入焉者。而適以其時往西陵。遇境觸物。所思所筆。遂若又進一格。宜都劉子。手是詩而歎曰。我知鍾子之甲戌。而子丙戌也。百里之內。十年之外。而造化捷若此。予與鍾子蹙然改容。急掩其口曰。何至遂如子所言。

題秋尋草

予赴友人孟誕先之約。以有此尋也。是時秋也。故曰秋尋。夫秋也。草木疎而不積。山川澹而不媚。結束涼而不燥。比之春。如舍佳人而逢高僧。于綻衣洗鉢也。比之夏。如辭貴游而侶韻士。于清泉白石也。比之冬。又如恥孤寒而露英雄。于夜雨疎燈也。天以此時新其位置。洗其煩穢。待遊人之至。而遊人者不能自清其胸中。以求秋之所在。而動曰悲秋。嘗言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後人未嘗有悲而悲之。不信胸中而信紙上。予悲夫秋者也。天下山水多矣。老子之身不足以了其半。而輒于耳目步履中得一石一湫。徘徊難去。入西山恍然。入雷山恍然。入洪山恍然。入九峯山恍然。何恍然之多耶。然則予胸中或本有一恍然以來。而山山若遇也。予乘秋而出。先秋歸家。有五弟冠者四矣。皆能以至性奇情。佐予之所不及。花柳草筵。柳隄瓜架之間。亦可樂也。曰秋尋者。又以見秋而外。皆家居也。誕先曰。子家居詩少。秋尋詩多。吾爲子刻秋尋草。

題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秋尋之三年。予懷九峯。率兩舍弟往往焉。自春達秋。殆山中也。已而退家湖上。復爲湖上人。始追搜之。始審可之。而後乃今有詩。凡山之妙。不在游而在住。游則客。住則主人。主人則安焉。作入九峯詩。春秋過眼。悵然歸與。作別詩。非雷雨窈冥必登山。作上山詩。既上低回不能下。作下山詩。遊九峯者攀平林。度泉橋。禮香刹。信宿山房。以爲好事。未暇登峯。從某至某。子則否矣。作遍行九峯詩。有學公塔。學公者開山祖也。念其精神不出山外。作禮塔詩。學公法力堅永。如浴佛誦經諸教。至今不廢。作浴佛詩。此外獨二三僧房木魚耳。作勸僧工課詩。九峯之勝。其一在松。其一在茶。其一在筍。筍不數園。家有二小童。善尋筍。作食筍詩。茶葉卷者上。舒者下。

有三採。作頭茶。二茶。三茶詩。雨前者真不在芥下矣。作雨前催僧詩。隨造隨嘗之。不以僧。不以童子。予與舍弟烹啜焉。作造茶嘗茶詩。予對松久。私謂松之神。栗然宜寺。松之響。縷然宜枕。松之烟。憤然宜晨。松之狀。矯然宜樓。松之影。澹然宜月。獨未察盛雪時。想當宜耳。故作樓宿聽松詩。作晨起看松詩。作月下看松詩。作遍上僧樓看松詩。詳愛敬也。見樵子入山。則勸止之。止之不得。然後歎息之。作松柴詩。其松枝。頽唐焉在地。或繇風。或繇老。或繇鳥雀。或繇斤斧。繇斤斧者。蓋不忍言矣。拾者何罪。作拾松枝婦人詩。性好閒行。遇可留處。乃召弟友與俱。在橋作坐泉橋詩。在池作坐池上詩。在石作攜卷選石詩。在廊作納涼于廊詩。廊東西通。雨中不蓋不展。又作長廊詩。在殿作開殿反鎖詩。在田作寺田詩。因而遠想焉。則出谷矣。作出谷詩。余先舍弟元聲。元禮從。孟子從。或劉子從。或柳子從。若諸子先。予從亦如焉。聞一客來。則欣然迎之。作客至詩。有招予者。予亦往。作食山中人家詩。其詩題。或次。或不次。凡五言絕句三十二章爲集。是集也。山谷之開閉。蟲鳥之哀樂。僧農之隻偶。雨晴之升降。鐘磬之潤燥。予雖終身不忘也。而况其始離乎。此廬山諸道人遊石門時。所謂退而尋之也。往而尋之者。淺。退而尋之者。深。昔者秋尋又何也。

題客心艸

客有自竟陵歷郊郢。過江陵公安。至于澧。尋武陵。達晨窮西。見閩之蔡先生。抗言析義。惟日不足。忽思南嶽。一日。汎桃川。沂蒸湘。將從此上岳樓。觀洞庭。夏漲以歸。往返且五千里。而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題之曰客心草。客之言曰。我乃今後古人。而往返此路也。古有以萬乘客二酉者。穆天子也。其心荒。有以依人客江陵者。

王粲也。其心卑。之二者不足言。此公安也。子美所數月憇者也。心沈沈乎其滯也。此澧也。三閩所爲思公子也。心涔涔乎其若淚也。自武陵桃源也。劉子驥所有志而未往也。乃心之寄。則已遠矣。此五溪也。太白所以入夜郎也。因爲洞庭葉飄落之瀟湘。其心至今耿耿在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我以蔡先生來。以二酉窺兩屐。以仙源問舟車。復欲以洞庭南嶽爲歸路。若卹若失。獨行乎五千里之間。無穆滿之荒。無仲宣之卑。無子美之沈。無靈均之怨。亦無子驥之高尙。無供奉之曠宕。而自成其爲客心。人各有心。不可強也。于是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而定之曰客心草。

題遊首集

山首南嶽。波首洞庭。質之人無異詞。予之好遊山水也。其天資固然。不至嶽而山。不至洞庭而水。不讀五經而先之以子史。無篤論。無正眼矣。湖嶽詳而後他山水之美。可以無溢。他山水之幽。可以不勞而闡也。自題其所撰詩文曰遊首集。虎井不得以金陵爭。西陵不得以玉泉爭。秋尋不得以寒溪爭。退尋不得以九峯爭。客心不得以二酉爭。寒河亦不得以閩里之情爭。安然而聽于斯遊也。萬一心有得焉。將賴斯遊。而以其詩文首諸稿乎。乃質之人。或異詞矣。夫善其首者。必顧其後。亦猶夫人之屋然。冠者裸之跣之。其又何稱焉。則安知今之首斯遊也。非以自勵耶。

題仙室草

知慕峯者二十年。與鍾伯子約同遊者十年。丙辰歲旣上衡山。閩蔡公嘉其遊。貽書囑以衡峯評次。然公

信士聞其有舊約。勸無負。丁巳與鍾子恠至襄陽。待伯子。伯子不至。仲亦病罷歸。已未二月。勃勃有山志。諧友人王明甫僧凡公往。在山中五日。在路十五日。詩成于山中最多。惟赴嶠以下四首成于路。清明詩成于界山。隆中習家池詩成于歸舟。恭謁七章謁時不暇作。亦補予舟。與舍弟談山中事一首。答談叟一首成于家。凡詩之字句竄更者。亦定于家。居家閑十日。始作記。記營度又五日。始成今稿。念伯子寢處詩文。他家可忘。使其讀之。丁丁然。將恕我負十年約也。嶠山一名仙室。僭以名吾集。吾愧之。

題湖霜草

予以已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三旬有五日而後返。又過吳典。窮蒼雪。以爲西湖之美在裏湖。蒼雪之美在二漾。汲汲乎爲之賦詩。以顯于士君子間。而士君子之賀其遭者亦衆矣。當其不寓樓閣。不舍庵刹。而以琴尊書札托彼輕舟也。舟人無酬答。一善也。昏曉不爽其候。二善也。訪客登山。恣意所如。三善也。入斷橋。出西泠。午眠夕興。四善也。殘客可避。時時移棹。五善也。挾五善以長于湖。僧上鳧下。觴止茗主。篙楫因風。漁菱聚火。奇唱發。流光升。霞斂。星移。烟高。霜滿。或聞鄰舟之一歎。或當空閣之無聲。當斯際也。屬秋冬乎。屬之人乎。屬之湖乎。曰。不知也。細而察之。意綿綿于空翠古碧之中。逢客來而若斷。目恍恍于衰黃落紅之下。觸松色而始明。衆阜欣欣。借紅葉爲魂魄。六橋歷歷。仗明月以始終。我懷伊何。誰念及此。夫哲人早悟。入山水而神驚。志士多憂。聞黃落則氣塞。况乎望山陟嶺。杳然無極。泊岸依村。動必以情。有西湖幽映其外。不待十里。而步步皆深。有兩高環照其內。將至千重。而層層欲霽。江海倒射乎韜光之頂。溪流送陰于龍井之前。響聲依然。如蘇子過亭之日。

泉事甚遠。同駱丞剝木之思。又因而自念不已也。予清緣既不如人。壯歲又將去已。若得一間草閣。臨澗對松。半棹野航。藏身接友。老母肯俯從于外。子弟不相念于家。任野人之所之。朝在山而夕在水。度才力之所及。書一卷而詩一章。則西湖二漾之間。足吾生濟吾事矣。縱不能。亦必踐李三長蘅之約。樂饑忘返。往來小築間。自勾盟以之于紅落。自霜雪以之于炎敲。自喧雜以之于無人。靜觀一年之消息。默審百物之去來。其爲弘益。豈詩文而已耶。然二漾者。又予之所入而懼。懼而返。返而復思入者也。苟不憚精魂之微。年載之久。遊于其上。立于其中。映于其外。將使人蕩蕩。默默而不自得。長蘅何擇哉。

題秋冬之際草

昔人言秋冬之際。少難爲懷。以之命篇。非是之謂也。何嘗快。獨無憂子之爲懷。良易矣。然則曷取焉。夫已冬而秋。不猶之方春而夏乎哉。鸚花藻野。則春同在夏矣。紅黃振谷。則秋不遠冬矣。故君子際之。以答歲也。况獨往苦少。同志苦多。汎則方舟。登或共屐。非甚暗滯。其何默焉。然當斯際也。以遊則山澹澹而不至于壟。水宕宕而不至于嬉。故淵明所謂良辰入奇懷。靈運所謂幽人管坦步。每臨境下筆。皆抱此想矣。

題拭桐草

萬曆庚申。迄天啓癸亥。予四歲多在家。意不欲爲詩。卽爲詩亦不能成編。吾師蔡公敬夫。開府鄖陽。招之于承天。喜其到。作詩曰。拂拭焦桐始。塵中七八年。讀之內訟焉。夫公日夜以去其心耳之濁。身意之垢。何嘗一日在塵中。如春者乃當如公言耳。輯其四年之詩。以質而題曰。拭桐草。當其焦尾而識其足以琴。琴矣而又塵。

之無是理也。出之于火而棄之于塵。乃不如復在火中。予所居多桐。率凡下。不足以琴。而竊愛之。比于琴。月來風去。光響竦切。嘗身至其下而拭焉。未嘗責其爲琴。亦未嘗聽其爲塵。故題之曰。拭桐草者。桐焉耳。

題簡遠堂詩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爲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朴。能養一句之神。乃爲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寬裕朴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必真如古人之寬朴。苟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于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裹皮肉膚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于所謂靈與朴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沈碑于水。安知後世不在山嶺。所以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忍百年之寂寂。以自結于不可知之人。其爲根亦良可念矣。嘗見迫于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切于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趨古人。久淹晚出。以爲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以傳之處。未必皆在所傳處。而古人所自傳之路。豈有復爲人可以傳之路。雖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深。漸迷矣。譚子言至此。竦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吾所不敢忘也。傳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譚友夏詩序

李維慎

友人譚友夏嘗敍鍾伯敬詩謂子亦口實歷下生耶不知者河漢其言而余竊以爲獨知之契也輪扁不云乎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今所讀書古人之糟粕耳取糟粕而爲詩卽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清言秀句皆若殘津餘沫而何有于歷下友夏詩無一不出千古而讀之若古人所未道夫三百篇未敢輕許人其近者莫如漢魏漢人詩傳流較三百篇更少六朝惟晉人去漢魏未遠曹子建謂仲宣數子不能飛騰絕跡一舉千里晉陸士衡云精曠隴而彌鮮物昭華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又曰雖杼柚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友夏持論類此宜其詩之不爲今人爲古人不爲古人役而使古人若爲受役也余欲以宋齊迄唐人語目友夏友夏必姑舍是鍾記室品王仲宣在曹劉間別構一體劉公幹仗氣生奇動多振絕眞骨凌霜高風跨俗張司空道左大冲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殆近之矣試以質諸伯敬何如

寒河詩序

朱之臣

譚友夏已行詩有簡遠堂虎井秋尋西陵退尋客心遊首諸集大半皆遊覽所作而家刻止簡遠一種耳余過寒河問友夏讀書處盡發於藏得諸集前後詩刻之題以寒河序曰夫詩道最爲情韻情之所至乃能日新而不可窮然惟絕有情人爲于晉影之外別具英變以轉未墜之綫故情不能至詩亦不至焉今夫詩情之死也久矣先是于鱗輩專任浮響如土鼓之不韻中郎于是以趣救之今攬其筆味正得嫣然蔚然耳李北海云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中郎之所謂趣任彼法孤行可也前余刻友夏退尋艸于長安邸中時有淺中郎者適

見之曰惜也。才但微近中郎耳。余遽曰：子試舉其近者。其人無以應。夫世不能盡明中郎以薄。安識友夏。友夏至惟遠情。其爲詩清微靜篤。一以傳古人之深意。而生之以變。讀之正如春光搖曳。忽徙人之魂氣。以赴之。而又莫能問其消息之所在。蓋非常哀樂矣。夫山嶽密移。有力者覺。視友夏諸集于寒河。顧影懷新已。更有鍾處。况執前所云云。于友夏謂何也。友夏舉明詩。追古者。首鍾伯敬。是稱知言。然友夏于伯敬。絕無阿格。我所必起。人不能廢。友夏自道矣。

寒河集序

蔡復一

詩樂至一也。三百篇何刪哉。存其可以樂者而已。詩而不可樂。非真詩也。音曰清音。感曰幽感。思以音通。音以感慧。而詩樂之理盡是矣。吾居有疑焉。音行五而寄八。無非自然也。自然之徵。人之所宜。不若其所未宜。傳送之直尋。或不若依寓之隱約。孰謂絲竹肉之有間者。而取舍其中。曰漸近自然。千年心耳。莫能自出。嘈然和之。彼殆未聞夫非絃之絃。非指之指也。樂亡而稱詩者。離音而事藻。離感而取目。而真詩危存於人代。衆波沿接。持論益膚。一以爲摹古。一以爲運我。皆然矣。而皆未然。夫自然真詩。雖無擇而存。而其行于世也。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迹。古作者遺編炯炯。向人如精神之在骨體。非善相者。孰察其人之天。而學人心成子習。借來者衆。而故我日以孤。真想一綫。如石火之瞥見。而不可再追。蓋生熟安而主客變。已之精神。莫知其所往矣。况能深求作者之精神乎。嗚呼。古之爲樂也。受其一器。莫不喪我以從之。五官七情。蕩然無留。而後高深爲之。遇入之愚。出之聖。是謂幽感。幽感之於音至矣。通乎神明往來之無間。古之與我。無地可寄取舍。而可浮且易言。

之哉。吾讀鍾伯敬譚友夏所定詩歸，而於樂若有會。伯敬自有隱秀軒詩集，不論論友夏詩，其行者爲簡遠堂，爲虎井，爲秋尋，退尋，西陵，同遊，未行者爲寒河集，而其情理之離合深淺，亦若與年而相長。今春就我於二酉，因有客心草，予贊之遊南嶽，因有遊首集，南嶽詩出，而友夏欲以其遊首諸遊，并以其集首諸集，觀者不盡然，予謂諸集如秦青之謳，客心如冬長之節，嶽集如叔夜之琴，客心之清，能使諸集自秀，而嶽集之幽，又能使客心自遠，蓋自酉以之衡，而友夏所挾以偕來者，窅然無餘矣。偕來者喪，而真我真古出焉。此真友夏之樂也。伯牙移情於海上，吾非成連而贊友夏嶽遊，以滅沒之祝融君爲方子，春則吾學雖不能移人之情，亦差於友夏此行無負，因爲序歸之，而題其所未行之寒河集，噫，安得同執伯敬手，而三人者相與言樂哉。序友夏詩可也，以序詩歸亦可也。

簡遠堂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札中所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子爲刻詩南都，而戒余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頗從事汎愛兼容之旨，浮沉周旋，欲以居厚而免于忌，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并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徑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游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于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

耳目形骸塵雜臭處。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不已遠乎。况乎性予而習昵。則心違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借而中疎。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友夏之欲汎愛。正恐其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謀也。欲以明厚而友薄。欲免子忌而媒之。非計之過者也。素居自全。挫名用外。虚心世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予又嘗謂古詩人衿局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勁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持論。必有與痛癢不相中者。友夏年少才高。識也廣。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中。雖其言出畏友。不能強以必聽。而片語隻字。向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余。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持論。儻亦有以相中乎。

跋

鍾伯敬譚友夏不過兩枝筆耳。一文成一詩出。覽者艱於目。誦者澀於口。謹厚者腹非之。狂肆者指斥之。以爲非所熟覽。非所習誦也。非所熟覽。非所習誦。此鍾譚之初不能媚於其世也。鍾譚詩文不能媚於世。而不能不作。故其作日多。而腹非者指斥者日衆。於是殘燈斷壁。竹窗茆屋之間。漸有淵淵眞賞者。會心不遠。默然尋繹其所以致非斥之故。而恍然其若有可覽可誦者在。而鍾譚之精神出矣。有進而數之者。若細流之歸於江海。決北地之藩籬。破茶陵之壇坫。竟陵文派。遂沛然莫能禦之。而導其源者。固不過兩枝筆耳。故夫文章之道。當其不得不做之時。雖千萬人之衆。不能撓之。當其不得不興之時。雖廊廟宰之勢。不能懾之。師崇之者。不足助其勢。指斥之者。不足撓其鋒。文章家何患乎孤。予校讀鍾譚二家集。幽奇峭遠。其故爲矯拂。當時流俗詩文之跡。恍佛若有可尋。而深感夫其心力之雄且悍也。綴數語其後。爲當世文章家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施蟄存識於無相庵。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陸月廿日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八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初版

譚友夏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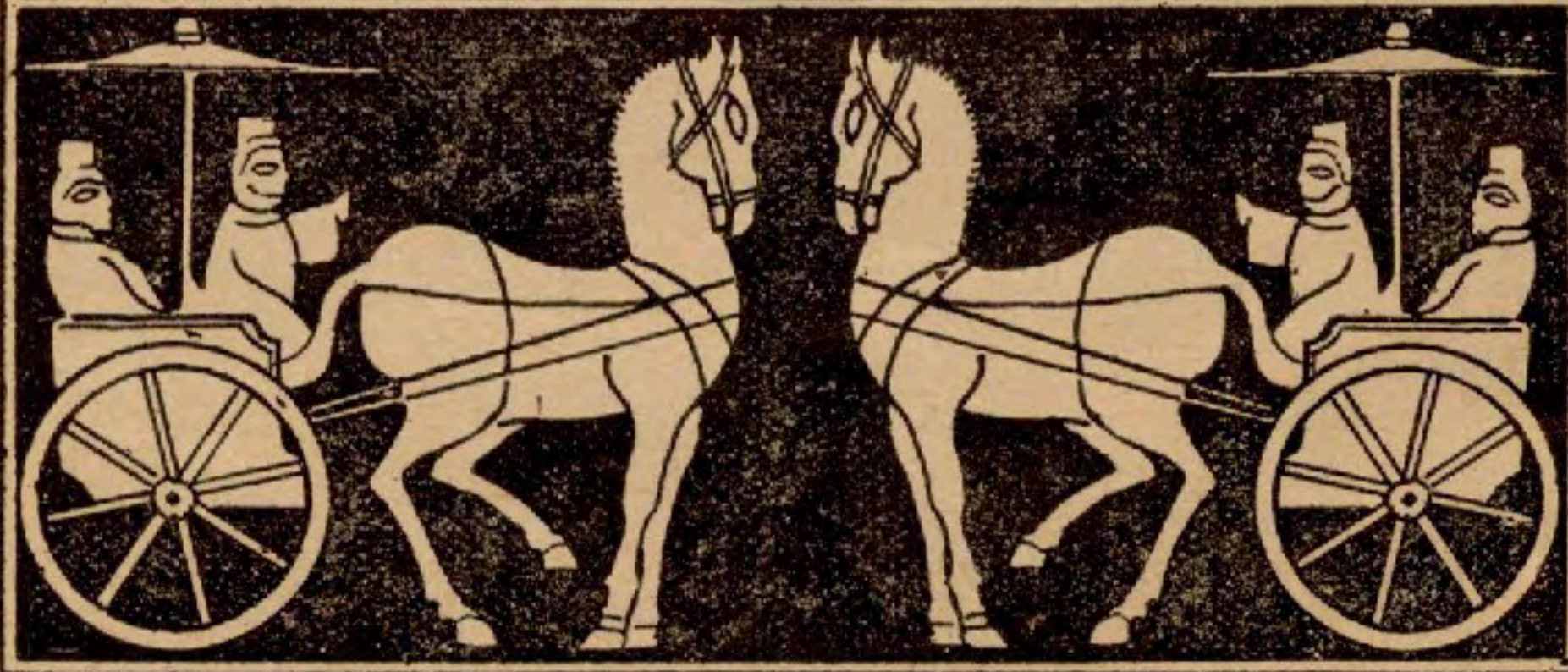
普及本實價五角
特印本實價七角

著撰者
校點者
主編者
發行人
發行所

譚元春
阿英
施蟄存
張靜廬

上海誌雜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二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初版本1—3000





國家圖書館



001101113

